

我和斯大林

——斯大林情妇薇娜·达维多娃回忆录

列昂纳德·亨德林 编著

苏黎 云海 刘漓 翻译



宝文堂书店

封面设计：孙荣山

版式设计：肖国华

书号：ISBN 7-80030-106-D / 1 · 7

定价：6.15 元

我和斯大林

——斯大林情妇薇娜·达维多娃回忆录

编著：列昂纳德·亨德林

翻译：苏黎 云海 刘漓

宝文堂书店

一九八九年一月 北京

、 本书据列昂纳德·亨德林著《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深院之内》，
1983年伦敦里查·特列维尔斯出版社俄文版译出。

我和斯大林

责任编辑 张洁

*

宝文堂书店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 *

787×1092毫米 1/32 17.25印张 372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ISBN7-80030-106-D / 1·71

定价：6.15元

内 容 介 绍

薇娜·达维多娃是斯大林最得宠的情妇，她同斯大林的关系持续了二十年。本书通过她的观察和感受，叙述了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同僚们，在政治生活中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掀起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惊涛恶浪，以及在生活上的享乐和玩弄女性的凶残手段。达维多娃虽然拥有生活上的荣华富贵，却在精神上受着非人的折磨。作者不重词藻，不求修饰雕琢，据实娓娓道来。因此本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译者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在翻译本书时进行了史料的核对，文笔流畅自然，有较高的可读性。

序

薇娜·达维多娃是斯大林最得宠的情妇，本书系据她的口授写成的纪实体小说。原名《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深院里》

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西方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斯大林的回忆或专著，这里有当事人的回忆，如《斯大林秘书巴然诺夫的回忆》，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莉卢耶娃的《只有一年》，信件和回忆录。有集中描述斯大林的“宠臣”的，如罗伊·梅德维杰夫的《斯大林身边的人》，有令人怵目惊心的揭露，如《斯大林罪恶史》。这些书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的真实形象，特别是他对苏联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及后果。

由于上述著作多数出自“持不同政见者”之手，所以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诚惶诚恐的顺从共存，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交织。展开薇娜·达维多娃的回忆录书卷，读者会不寒而栗，令人发指的野蛮镇压几乎难以置信，在宗教与政治奇特嫁接的产物——二十世纪苏联大地上的神——斯大林身上，人们恍惚看到了一个暴虐的封建君主。

无疑，在斯大林当政的近三十年中，苏联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一改过去落后的面貌，上升为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

那么苏联又是怎样发展的？——这一切书中没有更多阐述，因为薇娜·达维多娃写的不是历史著作。以她的身份也不可能评价斯大林。这个任人宰割的女性只能记叙她的感触。不过，据书中所述重大事件看，作者还是花了不少精力去核对史料。作者不重词藻的修饰、雕琢、据实娓娓道来。因此本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很高的可读性。

苏黎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第一章

1

我与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是在1945年底相识的。我们有许多极有趣的，难忘的会见。斯大林去世以后她问我“您有胆量吗？”

“要看什么事情了。”我回答说。

“我可有些事要回忆。您愿意把一个女演员的经历记录下来吗？如果您把我讲的故事写成小说，我不会反对。这样甚至更好些，因为回忆录是要负责任的。”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与斯大林的暧昧关系长达十九年之久，为什么我要走如此重大和冒险的一步，把根本不为人知的斯大林的私生活讲述给您哪？”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神经质地咬了咬嘴唇说，“也许您会认为，我想趁活着的时候再增添些荣誉，或者在死后成为名噪一时的丑女人？如果您这样想，那就错了。我有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的荣誉称号，我得过勋章、奖章，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除了积蓄之外，我还领取个人特定的退休金。我是第比利斯音乐学院教授，除进行辅导外，还向私人授课。也许您认为一个怒气冲天的，在某个时候被抛弃的情妇要对过去拥有无限权力，而现在已经死去的领袖进行报复？不，不是这样！我知道斯大林以他自己的方式爱我，他常常急不可耐地期待

着我的到来……但只有现在，他不在人世的时候，我才能说，所有的岁月我是不得不逢场作戏，玩弄感情罢了。我是女演员。大概我是多疑的斯大林在世界上完全相信的独一无二的女人。虽说还有一个完全相信的人，最忠实于他的助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

许多年中我不得不在剧场、排练场、演出地、音乐会及他的热烈的，有时是疯狂的爱抚中过着双重生活。

我所以说这些，是想在我死后，让人类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斯大林，赤裸裸的……”

2

我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一个土地测量员和女教师的家庭。不久我们家搬到远东地区的阿穆尔沿岸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从孩提时起我就爱上了原始森林、钓鱼、麻杆、抢劫者在阿穆尔河的号叫和悲鸣。1920年日本人企图侵占我们的城市，我们家只好撇下一切，逃往勃拉戈维申斯克。中学毕业后，我教了几年合唱。1924年我有幸考取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作曲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是主考人之一。我们学生对他的声望都非常珍视。年高望重的音乐家对我的声乐素质给予好评。我在歌剧学校唱了《卡门》的独唱部分以后，我应邀去了马林斯基歌剧院（以基洛夫的名字命名的歌剧芭蕾舞剧院）。我的舞台洗礼是在梅贝尔的歌剧《法国新教徒》中扮演风流少年乌尔班。

我幸福极了，简直上了天堂。那时我刚满二十三岁。最亲密的女友在暗暗地忌妒，她们为我创作上的每次成功感到痛苦。剧院开始让我担任歌剧《阿依达》、《卡门》、《霍瓦斯

基叛乱》的主要独唱部分。

当时索菲娅·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①主宰着列宁格勒的歌剧舞台。很早以前，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成为彼得格勒实际独裁者的时候就很赏识她。

有些晚上我几乎在空空的大厅里唱。夜里我把房间倒锁起来，避开大家，我咬破了嘴唇，我哭泣，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大发作，并继续练唱，盼望有朝日子时来运转。

1932年早春，我们剧院来到莫斯科，在大剧院举行巡回演出。有人预先通知我们说，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要来观看演出。我们激动极了。排练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我很想在著名剧院的舞台上演唱。同平时一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了我。索菲娅·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得了咽喉炎。只好把歌剧《阿依达》换下来，把《卡门》换上去。要我担任主要独唱部分。演出前我化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妆。由于激动身上一阵发冷一阵发烧，双膝颤抖，满脸满身通红。盼望已久的，同时也是令人忐忑不安的第一遍铃声终于响了，接着是第二遍，第三遍。指挥走向谱架。合唱队中的独唱演员走向舞台前部。观众和演员的目光投向政府首长的包厢，里面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李可夫、雅戈达、季诺维也夫、基洛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我第一次这么近看见斯大林。他亲切地微笑着，站着同大家一起鼓掌。热烈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①苏联女中音歌唱家。

吊灯缓缓地熄灭了。

乐队奏起序曲。

短暂的一生一闪而过。幸亏指挥亚历山大·梅利克——帕沙耶夫帮我进入了角色……

在大剧院的第一次演出结束了。锦缎的帷幕最后一次降了下来。大厅发狂了。

小剧院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叶夫托季娅·图尔恰妮诺娃^①、亚历山德拉·娅布洛奇季娜^②、奥莉加·克妮佩尔——契诃娃^③、阿拉·塔拉索娃^④向我献了花篮和一小束鲜红的玫瑰花。塔拉索娃亲吻我，并低声向我说：“薇罗奇卡，您唱得太美了。莫斯科已很久没有听见，没有看见这么有魅力的卡门了。这些迷人的鲜花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送给您的。”

我的眼睛流出了幸福的泪水。我被邀请去政府首长的厢座。还未等我醒悟过来，已经来到斯大林和他的战友的面前。

“祝您成功，达维多娃同志。”他轻声说，“您要控制自己，不要骄傲，当心，不要头脑发热哟。”

伏罗希洛夫送我一盒巧克力，奥尔忠尼启则送我一个奇特的小匣子。在短暂的间歇之后，斯大林再次转过身来对我说：“达维多娃同志，您想住在莫斯科和在大剧院工作吗？”

①苏联女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

②苏联女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1888年进入莫斯科小剧院。

③苏联女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契诃夫的妻子

④苏联女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

我回答说，当然想。

“决定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这么想。关于您的工作调动，这段时间我们要请主管剧院的同志作出有关的决定。列宁格勒不缺人才，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在那儿工作得挺不错嘛。”

我感激他的关心。

斯大林皱皱眉看了我一眼。这是一个有权势的男人向看准的对象寻求爱慕的目光。这目光虽然刹那间转瞬即逝，却永远记在我的心里。斯大林要揭开我内心的秘密，小心谨慎地估量着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一个月以后，我接到了调往大剧院的政府调令。

我在列宁格勒时嫁给了歌剧演员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姆利德利泽·尤日内。从结婚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复杂。在长期争吵之后，我们相互约定，我们每个人都

01510

1932 年

3

大剧院经理处对我很赏识，接受了我。当时我天真地想：这是对我这个声乐演员的技巧应有的重视。但无论如何我内心深处的理想总算实现了。夏里亚宾、索比诺夫、涅日丹诺娃等在大剧院创造了最完美的形象。我也成了这个国内一流歌剧院的独唱者。11月7日上午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大会。晚上演出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普斯科夫姑

娘》。斯大林坐在政府首长的厢座里同身边的人兴致勃勃地交谈着。8日晚上我应当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传统的节日音乐会。晚上六点钟人们通知我，音乐会取消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猝然”死去，她曾在列宁的秘书处工作过。

我象所有女人一样，对领袖的妻子是什么样子很感兴趣。她聪明吗，漂亮吗，讨人喜欢吗，有教养吗，充满活力吗，她是否热爱艺术，喜爱音乐、绘画、文学、芭蕾舞，或是一个普通的已不工作的党的太太——女学究？

我们演员对小事好寻根问底，常向自己提出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出席正式接见看演出时不带自己的妻子呢？

在首演《徒劳的谨慎》时，我匆匆瞥过斯大林一眼，12月底他来听歌剧《恶魔》。

在除夕之夜我在克里姆林宫演唱。音乐会结束之后，演员们应邀参加节日晚宴。让我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坐在一起。斯大林吃得很少，几乎没有喝什么。他用非常喜悦的目光观察着我。心里很平静、愉快、轻松。晚宴于午夜结束。

在短皮大衣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个小纸条，认不出是谁写的，上面写着“有汽车在跑马场附近等您。司机将把您送到应该去的地方。请把纸条保存好。”

纸条上没有署名。我感到很害怕。又没有人商量，时间已经很晚了。街上很冷，这是个暴风雪的冬夜。我对比发生的一些事情，回想起斯大林在大剧院第一次会见时投向我的目光。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新年晚宴上我和他在同一桌进餐？我撇开萦绕不去的思绪：他真的爱上我了！？控制住自己的

感情：归根到底漂亮的女人生下来就是让男人们爱的。千百年来哲人、哲学家、诗人、剧作家一直写这个主题。

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迎面向我走来。他彬彬有礼地向我打招呼，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说：“小汽车在等您，请在车里暖和暖和吧，现在街上很冷，有零下三十二度。”

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把我领到汽车前，很殷勤地打开车门，帮我坐上车。马达发动起来了，汽车加快了速度。窗外，莫斯科基辅火车站的轮廓，多罗戈米洛夫斯卡亚城门的小房子依稀可见。我们来到僻静的围墙前。司机通报了一声。从门卫室走出几个军职和文职人员。

“太太，您有什么证件吗？”一个大汉问，看样子他是头。

他那宽厚而低沉的声音震得我耳朵感到疼痛。我出示了工作证和身份证。大门自动打开了。眼前出现了一座房子，好象十八世纪末的古老庄园。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把我领进舒适的客厅。我冻得满脸通红，咕咚一声笨重地坐在沙发上。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你已经到了？”我听见斯大林那熟悉的喉音很重有非俄罗斯人腔调的声音。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刚到。”

“现在我叫人帮你脱衣服。”

一个女人帮我脱下了皮大衣、暖手筒，脱去皮帽子，手套。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没有任何表示。

“您大概饿了吧？”斯大林温柔地说，“咱们到餐厅去，那里已给我们备好了饭菜。在我们的家里不要不好意思哟。”

走在这非常松软的地毯上多么令人惬意呀！在小餐桌上铺着雪白的透花台布。上面摆着两份餐具，极精制的碗碟，餐叉，餐刀，旧式的质地极好的银匙。

一个亲切的中年俄罗斯妇女招呼我们吃饭。连大剧院的小卖部也没有这么精美的食品，看到这些我的胃口大开。我高兴地品尝着百年的醇香葡萄酒。我不相信，在元旦竟吃到新鲜的黄瓜、四季萝卜、西红柿，还有梨和苹果。我愣了一会儿。斯大林见我心慌意乱，便轻声说：“我们的食品储备不多，给您准备了葡萄酒，鱼子，鱼，甜食，蔬菜和水果。”

“太谢谢您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时间已晚了，我该回家了，您大概也累了吧？”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需要认真谈一谈。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那里没有人打扰我们。”

要了解斯大林很是困难，不接受邀请是非常可怕的，我不敢再问他。喝过浓烈的咖啡，味道美极了的格罗格酒，完全好了。恐惧、慌张都消失了。我跟在他的后面。原来斯大林身材比我矮。我们走进房间，里面摆着一个低矮的大沙发床。斯大林请求允许脱去军上衣。他换上一件宽大的罩衫，坐在我身边，问道：“可以把灯关掉吗？在黑暗中谈话更方便些。我想坦率地同您谈一谈。”

还未等我回答，他已把灯关掉。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斯大林拥抱我。我默不作声。他很灵巧地解开我丝绸内衣的扣子。我的心颤抖起来。

“斯大林同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亲爱的，不要这样！我害怕。放我回家！”

他对我下气不接上气的苦苦哀求连理也不理，黑暗中只见他那野兽般的眼睛燃起熊熊的火焰。我再一次试图从他那搂得紧紧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退路是没有的。斯大林继续亲吻我，抚摸着我的脸，他那又硬又扎人的胡子刺得脸、下颚生疼……

早上我梳理完，吃了点东西。脸刮得光光的，洒过香水的斯大林过来问道：“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觉得怎么样？”

我默不作声。他要回小纸条，当场把小纸条撕成碎片。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得到房子了吗？”

“没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住在剧院的集体宿舍里。我打算在单元住宅里租个房间。”

斯大林笑了笑说：“我相信，您是善于保密的，您不要把我们在一起如何度过除夕夜这件事传出去。”

“当然，斯大林同志！”

“您可以叫我的名字和父称。”

分别的时候，他那灰褐略带黄色的眼睛再次闪烁着光芒……

寒冷使人恢复了生气。

接受斯大林眷顾和恩惠，唯命是听的司机把一匣子食品提进了我的房间。

“请您直言不讳地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我把几件事写入记事本以后问道，“我讲的事情使您感到十分难堪吧？”

“万事开头难，但是，如果我们已决定走这一步，那么，

不论我们多么困难，也要继续走下去，并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

“您要十分小心谨慎，”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警告我说，“您的记录不要给任何人看，也不要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打字时请您打在卷烟纸上，不打日期，只打一份，最好留一定的间隔。我所以说这一点，是因为我对国家安全机关的能力和威力是非常了解的。您应该知道，我们都在冒险。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只好矢口否认，您也应当如此……”

1933 年

4

我被叫到大剧院经理处，在那儿把我引见给莫斯科苏维埃一位领导同志。他要我一个星期以后找他一趟。就是那天我得到了三间一套的住宅的住房证。不久运来了时髦的家具，安了电话。

我走每一步都感觉到他的关怀，我明白他在找到“新欢”以前是不会断绝来往的。这种前途对我合适吗？斯大林已经五十四岁了，而我才二十八。年龄差得太多了！但是我对他的追求能不同意和反对吗？他是主宰者。根据他随心所欲的要求，死神可能随时到来。

一个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他一次也未来剧院。在最后一个星期六，我刚走出剧院大门，司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迎面向我走来。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如果您要回家，我可以送您并等您一会儿。”

司机的殷勤使我很高兴。在家里我卸了装，换了衣服，我知道斯大林不喜欢袒胸露臂的衣服。为了他我穿了一双矮跟便鞋。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要我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我发现车窗上拉着深色的窗帘。

又来到了那熟悉的别墅。周围一片寂静，显得很古朴。

浅色眼睛的男仆们向我献殷勤，帮我脱去衣服。我未发现斯大林已出现在我的面前。

“达维多娃同志，有人告诉我，您得到了三间一套的特别好的住宅。”

“太谢谢您了！房子的确好极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您叫我的名字和父称吧。”

斯大林脸涨得通红，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要记住，您不要打断我，尤其是在我阅读、回忆、讲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清楚应该怎样同别人讲话。”

他的眼睛冒着怒火。我后悔我这样冒失地打断了他的话。斯大林发了脾气，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我呆在那里发愣，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一个小时，这位显赫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勋章获得者走进客厅，甘心情愿满足一个女人的任何要求了。

“您想用饭吗？”他径直地问。

“谢谢，我不饿，我在剧院吃过晚饭了。如果喝杯咖啡，我将会很高兴。”

在卧室里斯大林抽着烟斗，说：“我想在灯光下看看你那

脱光的身体，不要不好意思，你必须在各方面帮助我。”

斯大林把床铺叠得整整齐齐。

“哎，您怎么坐着呆若木鸡呀？我们在白浪费宝贵的时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难道可以这样同妇女谈话吗？”

斯大林关上灯，声音嘶哑地叫我。我随着那呼唤声来到了地狱……

他拿来了洗得干干净净的橙子、梨，还有饮料，核桃，葡萄酒，巧克力糖。我什么也未动，伸直了脚，休息。

“薇罗奇卡，您来作客，不要使主人尤其是高加索人难受哟。”我在床头小桌上无意中发现了福雷尔教授写的一本书《性的问题》。

“您拿去看吧，”——斯大林无精打采地说，“这本书很有教育意义，送给您吧。”

关于这本书我什么也未问，我知道，是他要讲讲自己的隐私的时候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睡着了。我也睡了一会儿。他那轻轻的抚摩把我弄醒了。

“在我们这条路上不能停顿，不能休息。”

他说，“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你长得很美，你勾起了高加索人的情欲，燃起了高加索人的情火。我很难克制自己的感情。”

早上他悄悄地起来了。没有告别就走了。女管家亲热地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到我们这儿来，做了一件好事。看见您我们很高兴。我给您准备好了早餐：沙拉子、煎

牛排，我还煎了土豆，煮了可可。都是新做的，您吃点吧，请多包涵，否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会生气的，以为您看不上我们的饭。”

我吃得 very 香。

一位不爱说话的妇女拿来了衣服。老妇人有一双突出的黑眼睛，宽鼻子，薄薄的嘴唇，紧紧地咬着牙，——瞧她那副长相。

5

一个星期天我本打算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因很久没到那儿去了，但我青年时代的同学，列宁格勒的电影导演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来电话约我。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白天我们在索科利尼基公园散步，晚上在餐厅小坐，然后到我家吃晚饭。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打电话预先通知我，要我在星期二晚上六点钟在我家附近等他。我从他的话语中觉察到暗藏的威胁。那天好象故意跟我作对似的，干什么都不顺当。接电话前，保姆同我说话，我说得牛头不对马嘴。

我在家等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我与斯大林来住时，我个人有权偶尔同别人来往。司机来了，他还带来一个面色阴森的陌生人。这个淡红褐色皮肤的陌生人伸出了汗毛很多的铲子一样的大手，自我介绍说：“我叫图佩林·萨夫拉斯·伊万诺维奇。达维多娃同志，让我看看您的房子行吗？”

我带他看卧室。并让他看了其他房间，厨房、浴室、盥洗室，他对一切都察看、嗅闻得很仔细。他还细心地检查了电线线路，翻了翻书、乐谱夹，长时间地翻寻着照片。

我摆上了饭桌。“客人们”说正忙着，不肯上桌。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图佩林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才喝了杯伏特加，吃了些鲱鱼，煮好的热土豆和肉饼。图佩林在酒足饭饱之后说：“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因为您常到斯大林同志那儿去，我们有责任保护您。”

“从谁那里知道的？”我吃惊地问。

“从国内外敌人那里知道的。莫斯科苏维埃已作出决定，把与您同住一层的邻居搬到别的楼去。”

原来，我已落入圈套。我一直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时刻警惕的眼睛底下。

图佩林好象顺便问了一句：“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知道电影导演叶夫根尼·韦尼阿米诺维奇·切尔维亚科夫吗？如果我未说错的话，您和他去过索科利尼基公园，后来去了吉普赛餐厅，夜晚您才把他领回家，是吗？清晨他才回到‘萨沃伊’旅馆。”

我大声斥责说：“干涉我的私生活是谁给你们的权利？我的行动凭什么要报告你们？总之，你们是谁？以前我从未见过你们。”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回答说：“请不要生我们的气，我们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有责任保卫我们国家的利益。”

争论是没有好处的。同我一样，他们的处境并不佳。他们可能害怕了，怕我一怒之下向斯大林控告他们的非法行为。

我心平气和地说，切尔维亚科夫是我的老同学。“客人们”似乎放心了，我们出了楼，一辆小汽车停在门口。车窗上装的是毛玻璃，我看不清把我往哪儿拉。

证件检查过后，我们的车开进了一个很隐蔽的院落——一个十分严密的监牢。我们顺着楼梯上了二楼。接着被带进一间明亮的大办公室，里面摆着笨重的橡木桌椅。一个上中等身材的男人向我走来。他獐头鼠目，把我仔细打量了一遍。

“哎，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我是雅戈达，负责国家政治保安局，您知道这个机关是干什么的吗？”

“我这是在哪儿？”

雅戈达嘶哑地笑起来，说：“在卢比安卡，莫斯科中心。”

“您要我干什么？”

“我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就放您回去。为了讨斯大林同志的喜欢，您干了些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好去问约瑟夫·约萨里昂诺维奇。”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想同您建立经常联系。我们应该知道您与斯大林同志关系中的一切。”

“私人关系，即使存在这种关系，也只涉及我们两个人。”

雅戈达皱皱眉说：“您是明白人，当心别犯错误！沿着您的那条路走下去，有朝一日会掉进沙的陷阱，掉下去就出不来啦。”

他再次以审视的目光端详着我，说：“再见，达维多娃同志。——姆切德利泽-尤日内娅，今天我深感遗憾，没您的事了！”

他没有向我伸出手。

（附送！）

6

忧郁而沉闷的不眠之夜过去了。

我在剧院里小睡了一会儿。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通知说，他晚上十一点来。

做时装的女裁缝按照我设计的式样缝制了一件连衣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见了很喜欢。我们一起吃了东西。他猛劲吃烤肉，边吃肉边喝着葡萄酒。他吃东西很贪婪，样子很不雅观。

女管家走进来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请您快去接电话。电话是从列宁格勒打来的。”

斯大林象撵讨厌的苍蝇一样，挥动着手，冷冰冰地说：“我没功夫，请他与马林科夫同志联系好了。”

吃过甜点心以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提议去散散步。我高兴地呼吸着林中寒冷芳香的空气。钨光灯照亮了冬天美丽的花园。

斯大林温情地问：“薇罗奇卡，您为什么心慌意乱？您不要怕我，我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我已处在深渊的边缘。一边是多疑的，爱上了我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一边是亨里·雅戈达及其无所不知的机关。

由于起了大风我们回到房子里。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好象有什么话要向我说？谢天谢地，我是不记仇的。您认为不该告诉我的，那就埋在心底吧！”

我简要地讲述了与切尔维亚科夫的会面，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图佩林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曾来我家，雅戈达在卢比安卡以不能容许的声调同我谈话，以及他对我的威胁。

斯大林的麻脸上沁出汗珠。他勃然大怒道：“流氓、坏蛋！非剿了这帮家伙不可！让雅戈达知道我的厉害！”

他骂了一通之后，问我：“电影导演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是您的情夫吗？”

“斯大林同志，我以生命担保，不是！”

我不加思索地说，“他是我青年时代的同学。”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不是爱吃醋的人，但请您尽量审慎一些，您要珍重自己，尤其不要败坏我的名声。”

斯大林歇了一会儿，温和地说：“当情绪冲动的时候，应当使它有可能冷却下来，然后给它找一条适当的出路……”

我看清了他本来的样子：个子不高，身体异常难看，骨瘦如柴，锁骨突出，脊椎鼓了出来，躯干窄而短，而手臂和脚又过长。右手比左手长。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高声说：“当你有欲望的时候，就情意绵绵！你们演员，特别是女芭蕾舞演员和歌唱演员是不可信赖的，”他以教训的口吻说，“你们反正也不懂道理，”他突然问，“夏天你打算在哪儿休养呢？在克里米亚，还是高加索？”

这个我还未考虑。

只有我一人吃早饭，有一双慈祥的大眼睛的女管家侍候我。

在汽车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兴冲冲地说：

“我得到了一套房子的住房证，现在我们成邻居了”。

我不听他讲下去，而是傲慢地说：“您住哪儿与我毫不相干。”

7

我在的剧院已开始排练穆索尔斯基歌剧《霍瓦斯基叛乱》。我担任玛尔法的独唱部分。我心里感觉到，斯大林一定来观看这场演出，如果我演的水平很高，他会高兴的。

这次首演，莫斯科戏剧、文学界都来了。开演前五分钟斯大林走进政府首长的厢座。

第二幕演完后，服务员给我送来了花篮，上面插满了冬天的郁金香和风信子。这些花总是激起忧伤。也许，我象所有女人一样过于多愁善感。

一位仪表堂堂的十分高傲的莫斯科戏剧界所崇拜的人物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来到了后台。

“尊贵的，无与伦比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他说，“如果您什么时候想到话剧舞台上来，请您记住，我们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着。为了证实我的话，请允许我向您赠送花篮和剧院经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签发的记有您的姓名的永久通行证。”

此时我幸福极了。

我应艺术剧院演员的邀请，去看了“白菜戏”。戏很滑稽、有趣、朴实。话剧演员表演了吉普赛情歌；男低音歌剧演员拉长声音以宣叙调朗诵了萨沙·乔尔内、叶赛宁、古米廖夫的诗；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演出了莎士比亚、索福克勒

斯、席勒的悲剧片断；小剧院大名鼎鼎的“老太婆”演唱了特为这个晚会创作的四句头。

伊万·莫斯克温和米哈伊尔·塔尔哈诺夫驾着马车把我送回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塔尔哈诺夫本应先下车，但他拖延了一会儿，他想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先下。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拥抱着我，温情地说：“薇罗奇卡，您是女皇，您知道，那些最高贵的男人，国家的元勋会随时追逐您，这种比喻使人感到不愉快，请原谅！但他们喜爱高贵的马，高贵的狗和高贵的女人！”

聪明透顶的艺术剧院演员伊万·莫斯克温说得一针见血。他彬彬有礼地吻了我的手后严肃地说：“薇罗奇卡，您如何对待中等身材和下中等身材的话剧演员呢？”

我吻了莫斯克温的前额，这时被冷落在一边的绷着脸的塔尔哈诺夫走到我跟前，我只好吻了他……

电话铃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我半睡不醒地问，谁呀？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回答说：“我已把您与斯大林的电话接通了！”

刹那间睡意完全消失了。一个熟悉的抽烟斗的咕嘟咕嘟的声音：“达维多娃同志，您演得好极了！晚上第一次看歌剧《霍瓦斯基叛乱》。我十分喜欢您的表演。”

我下意识地不加思索地说：“谢谢斯大林同志！”

“为什么这么一本正经！”

我窘住了，不再作声，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说什么。

“我应该在星期二同您见面。”

8

艺术剧院的信差送来一个纸包。我双手捧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派人送来的《我的艺术生活》一书，扉页上写着赠言：

“赠给尊敬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感谢您使我们得到了艺术享受，感谢您扮演的令人惊叹的热情洋溢的马尔法。祝您万事如意。您的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当天我给他拍发了感谢电。

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从列宁格勒打来电话说：电影制片厂厂长建议他提出离职申请书，我劝他不要这样做。

晚上排演结束后，我们剧院的独唱演员潘捷列伊蒙·诺尔佐夫来找我。在餐厅喝咖啡时，他说：“薇罗奇卡，您为什么这么孤僻？您经常忙着到哪儿去？星期二剧院休息，让我带您到森林去吧？”

我很想接受这诱人的建议。但我能接受吗？从我跨进这命中注定的大剧院门槛那天起，我的生命已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很抱歉，星期二我没空儿，朋友邀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诺尔佐夫并不罢休：“那么，我们星期四见面吧，我买最后一场电影票？”

“好吧，一言为定。”

9

星期二白天，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来过一趟。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请允许我同您谈一谈，”他迟疑地开始说。随后大声咳嗽起来，他要了一杯茶。我警觉地听他讲，“想向您提个私人请求。不过不知怎么说才好，想简短点说，又不知打哪儿说起？”

我仔细地打量着我陪伴的这位来客，我实际对他一点不了解。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高大、有力的男子汉。他那傲慢、严肃、刚毅，清晰的脸庞好象黑石头雕塑的一般；高而发亮的前额，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浓密的睫毛；严肃紧闭的嘴唇说明他有聪明过人的智慧；他的下颏大而威严，牙齿大而雪白。

“我的家在罗斯托夫，”瓦西里·彼德罗维奇开始讲述了，“昨天接到弟弟的来信说，父母被赶出了故乡。在密林丛生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叶尼塞河畔给他们拨了新的住所。如果您能接济我点钱，我将永远为您祈祷，设法报答您的好意。请您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说说，要知道他们掌握着一切权力，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我把秘密都说了，不过您不要把我说出来。我姓莫霍夫，我的另一个名字，即身份证的名字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是化名。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剧院在严格地监视着您，每天都要向卢比安卡的大头目汇报三次。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忽然想起来，他看了看表，该走了。迟到了，斯大林是不会宽恕的。我把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莫霍夫的姓、名和父称记入了记事本。

三月的风令人陶醉。春天已经临近。当我们的车走到多罗戈米洛夫斯卡亚城门，眼前出现了昼夜排队买煤油、面

包、火柴、肉、盐……的长蛇阵。

斯大林忍住笑意，迎面走来。他穿了一套雅致的毛料服装。

家里坐满了客人，有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布琼尼、莫洛托夫。因为我是唯一的妇女，大家都争先恐后竭力请我吃好东西。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富有感情地讲了淫秽的笑话；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唱了俄罗斯民歌，最后还唱了大家早已听厌了的《国际歌》；米高扬谈了贸易合同，并请求批准开办新的“外宾商店”及分店。基洛夫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来客。当香槟酒和冰块端上来时，米高扬举杯说：“为伟大的不可战胜的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干杯！”

大家站着干杯。

斯大林半侧着身，对着米高扬高声说：“阿纳斯塔斯，你是所有人民委员中最狡猾的一个，虽然我们还有一个狡猾的谢尔戈同志，而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叶努基泽同志。”

客人们哈哈笑起来，米高扬和奥尔忠尼启则也跟着大笑起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仍笑着谈着他那“深刻的”见解：“米高扬走到哪儿，那儿的格鲁吉亚人就没事可做，那儿的亚美尼亚人就甘拜下风，而犹太人和阿塞拜疆人总是上当受骗……”

午夜时分人民委员们散去了。我们走进花园。忽然起了风雪，我不想回房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恶狠狠地说：“达维多娃同志，你应该到索科利尼基公园和切尔维亚科夫、沃什金、普切尔金……同志去散步。”

就这样我偶然发现了他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即凶狠加上爱记仇，晚些时候就变成了爱报复和多疑。而且越演越烈。我难为情地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让我向您讲一件牵涉到我们俩人的十分重要的事情吧？”

“你会有什么问题？表达思想要简明。”我讲了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请求，和电影导演切尔维亚科夫从列宁格勒打来的电话。

“我要好好查查，警告肇事人规矩点。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为什么总是干预国事呢？”

他尖刻的讽刺，把我弄得面红耳赤：“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怕是怀孕了。”

“达维多娃同志，我不想再要孩子了。孩子少点好。反正也得不着他们的好儿，十五年以后他们就不要父母了。听说打胎很痛苦，是吗？我和保健人民委员，和专家教授们商量一下，看他们怎么说，如果需要的话，您去听听他们的意见，我想方设法搞到必需的药品。”

我们回到房间以后，他气冲冲粗野地说：“我不要人工流产。您不是高大粗野的女人，不是流落街头的村姑，如果我的话伤了您自尊心，那就到茅房哭一场吧。”

我由于受了委屈，便嚎啕大哭起来。十分钟后斯大林软下来了“薇罗奇卡，我怕你不高兴！我和你在一起感到很愉快！你是女魔法师！你是真正的女人！有回生之力的女人！坦白地说，在你以前我有过普通的婆娘，但不是女人。”

对“这一番恭维”我以亲吻作为回报，斯大林兴奋地说：“两颗心融合在一起是人世间最神秘的事情。我听说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诺尔佐夫一再向您献殷勤？”

“他想跟我会面，并约我去看电影。”

“我喜欢您说实话，您若说谎……”沉默了好一阵以后他说，“电影当然要去，这没什么不好，就不要跟他睡觉。您是有夫之妇，我劝您不要同他离婚，我打算把他调到莫斯科来，好让您高兴高兴。在我们保持关系的时候，您谁也不要找。您休假定在什么时候？”

“我休假两个月，七月和八月。”

“您需要什么吗？”

“谢谢，我什么都有。”

一个外表平常，浅色头发，说不准岁数的男人迈着小碎步悄悄地跑到我跟前。

“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吧。他讲话象军人那样干净利落，我是新来侍奉您的司机费奥多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库贾耶夫。”

我激动地问：“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在哪儿？”

“他调别的工作了。”

这是斯大林对我的请求作出的反应。他再次使我感到，我是他手中任人作弄的小玩物。

10

长时间没有睡意。忧愁使我的内心不得平静。忧伤的心在流血、在颤抖，就好象被打伤的失去翅膀的鸟儿一样。我受尽了这些思想的折磨，跪下了。夜已经深了，象往常一样平静、安宁、寂静无声。我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莫霍夫和他那不幸的一贫如洗的双亲祈祷。泪水情不自禁地一下子

从我的双眼倾泻出来。我为自己的遭遇而痛哭。我得到的是什么呢？我成了什么人啦？斯大林的情妇？他床上的软垫子？今后怎么办？将来怎么样，我的前程又如何？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早晨列宁格勒打来电报说：“我继续留下工作。吻你，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苍天有眼！他听见了我的祈祷，他助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一臂之力。

11

我和诺尔佐夫看了查理·卓别麟的喜剧《淘金记》，然后我们到咖啡厅去了。

“可以请您来作客吗？”潘捷列伊蒙·马尔科维奇低声说，“我有夏里亚宾、斯特拉文斯基、威尔京斯基、列先科、卡鲁佐的唱片。”

“谢谢，亲爱的，我一定到您那儿去，但不是今天。”

诺尔佐夫忧郁起来：“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早就想说，没有您我会很痛苦。我爱您！我内心深处最向往的是把您称作我的妻子。我知道，您有个不喜欢的丈夫，您孤身一人，很不幸福，让我来温暖您的心吧？”诺尔佐夫吻了我的手。他那一双漂亮的眼睛闪着泪花。“薇罗奇卡，您为什么不报之以爱情呢？我说这个是很严肃的。您不愿住在莫斯科，让我们到任何一个有歌剧院的城市去吧，我们到哪儿都会幸福的。只请您说一句话！请您不要折磨我！”

“直言不讳地说：我不爱丈夫，但我已起誓，直到死还是他的妻子，您永远不要向我提这件事了。”

人们建议我去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巡回演出。

夜里，斯大林来电话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请坦白告诉我，诺尔佐夫想要您干什么？”他恶狠狠地嘟哝着。——我对他消息如此灵通感到惊讶。“您拒绝与他同居，做得很对，您根本不需要他。我不明白，象他这样高大粗壮的淫棍能找不到合适的女人？”

一秒钟后他完全以另一种寻常的，平和的声调说，“您打算到哪些城市巡回演出？”他听了我的回话后，说：“艺术局的同志已经同意我的建议，演员巴尔索娃和诺尔佐夫到列宁格勒演出，而您到敖德萨和基辅演出。请放心，给您另配个同台演出者。”

我真想再到列宁格勒去一趟，看看朋友，看看亲人的墓！

一转眼两个星期过去了。音乐会开得很成功。库贾耶夫在莫斯科基辅站月台迎接我。

“达维多娃同志，嘱咐您今天要休息。水果已顺便送去了。”

我天真地问：“您从哪儿拿的钥匙？”

库贾耶夫笑了起来：“明天下午两点钟，我开车来接您。”

我一到孔采沃，斯大林便粗暴地说：“我再不许您演出这么长时间了。让其他演员巡回演出去吧。演员太多了，数不胜数，书记处的同志关心我的健康，派了一个年轻的胸部丰满的女服务员。我用完之后让她滚蛋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也

许，我们非讲这些细情不可？”

“薇罗奇卡，我一摆脱尘世间的事情，就想您。”接着他恳求说，“我请求你只作我的女人！我一见到你，心情就非常激动，头痛得要裂成碎块了！是的，我凶狠、尖刻、固执、我本性难移。你不该和姆利德利泽·尤日内睡觉。他常在火车站搞下贱的女人，有机会我让您看看那调情的照片。”

“我请您不要提我的丈夫。”

斯大林一声未吭，砰的一声关上门，出了房间。

晚上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叶若夫、马林科夫、加马尔尼克、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都来了。政府的骨干现在还没换。我仔细瞧了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周围的人，我明白了，一切国家政治大事都由他一个人决定、解决。

叶若夫那五短身材和那职业窃贼的面孔给人留下了不快的印象。加里宁言谈举止端庄持重，但因近视眼他成不了活跃的人物，他患青光眼，虽然年事已高，也被年轻的女芭蕾舞演员吸引住了。

客人们对我显得特别彬彬有礼。这不是为了我，而是要作斯大林的宠臣。叶若夫喝得比谁都多。他用不太高的男高音说：“薇罗奇卡，您坐我的车，一眨眼功夫就把您送回家了。”

斯大林眼睛闪着怀疑的目光，笑了笑，一语双关地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不必费心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我们敬爱的客人，我会尽力给她安排车辆，她不会徒步回去的。”

矮子叶若夫立刻醒悟过来。他明白，他有点过火了。上

层人物用淫荡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想，他们已猜到我们的亲密关系，并且多半会妒忌已经不年轻的斯大林。隆重的宴会清晨五点才结束。他们走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有时候我们只好在别的地方见面。”

“也许我不该参加您的接见？”

斯大林眯缝着眼睛，说：“您说得对，薇罗奇卡，我们得改变方式。以后我一个月开两次宴会，请女演员、女体育爱好者、女运动健将、工厂的女经理来参加，大家不分彼此坐在一起，人民委员们的脑子里就不再想扒您的衣服。如果让这帮坏家伙得了势，开了闸门，他们二话没说就会在这刚吃喝过的房间的地板上把您强奸。要善于遏制这群畜牲。”

我细心看了看斯大林。

13

第二天排练时，剧院的党组织把我叫了去。几个陌生的同志详细询问了我父母和我青少年的情况。他们还查问了熟人及朋友的情况，并要去了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备万一”。后来我在卢比安卡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又重说了一遍。检查在继续进行。

在我与斯大林会面时，风波暂时平下来了，去休假以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来过一次电话，连好也不问一声，开口就说：“给您送一张特快列车票。”

“约瑟夫·约萨里昂诺维奇，我要准备一下，处理些事情，还要商定音乐会事宜。”

“您打算在索契、苏胡米、第比里斯演出几场？”

我没有把握地回答说：“两三场……”

“这个问题您看着办吧。祝您全部演出成功!”

一个小时以后。一位主管音乐会事宜的女士来找我。我签署了八场独唱音乐会的合同。晚上库贾耶夫带来了一个密封的信封。

“开车前四十五分钟我要呆在您的家里。您只要带上最必需的东西。”

信封里除了车票还有一大叠钱。这一天是在忙乱中度过的。诺尔佐夫送来了鲜花。他看见手提箱，问我到哪儿去。

“薇罗奇卡，亲爱的，您必须休养。一个星期以后，我也到索契去，我要设法找到您，很遗憾，您也不知道您将住哪个疗养院!”

我亲热地同他告了别。

我在国际包厢包了一个两个座位的单间。库贾耶夫和搬运工把三个雅致的手提箱提上了车。

“达维多娃同志，您不要提不必要的问题，手提箱是您的!我在隔壁的单间，和医生在一起。您若需要我，请不要不好意思，随时叫我，我拿到了工钱。一切已和餐车说好，先记账，菜您随便定。餐车还特意为您准备了压实的黑色咸鲱鱼子、上等鲱鱼子、鲑鱼、风干的咸鱼脊肉、精肉。”

当然我首先关心的是手提箱，里面放的东西可别丢了!里面有毛料女上衣，夏天穿的连衣裙、无袖女衫、斗蓬、裙子、便鞋、美国的长丝袜、法国的全套内衣、一系列香气幽雅的香水和一套买来想修指甲的用具。衣服鞋袜的大小尺寸完全合适。

清晨我们来到索契。库贾耶夫把我领进一个豪华的别墅——政府的府邸。

“您一个人住在这里，”他说，“房子完全是为您安排的。我给您留下电话号码，以备万一。”

一位身材高大，大骨骼的五十多岁左右的夫人来见我：“我叫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如果您不感到疲乏的话，我领您看看我们的别墅。楼下是客厅、餐厅、厨房、电影放映厅、小菜间、洗澡间、淋浴室、台球室、池塘。二楼有卧室、办公室、休息室、洗澡间、盥洗室。另一边的房间同这边一样。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不必按我们的制度作息。菜饭请您在头一天早饭时间预定。”这位女人喘着气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里面有喷泉、秋千、吊床、摇椅和珍禽异鸟。从花园乘缆车可到海边。那儿单开辟了一个设备完善的医疗用海滨浴场。别墅安了无线电，每处都有电话。有个音响效果极好的音乐厅可供您使用。前两天从莫斯科运来一架钢琴。钢琴师每天都来调音。这儿有个图书馆，藏书十六万册。这儿还有各科医生，一叫就来治疗。”

我向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道了谢。

“一句话，您在这儿就象家里一样：手提箱在上面，衣服物品已摆放整齐，熨平、挂好，明早七点钟按摩师来，八点钟修指甲的女师傅来。”

所有房间都摆着鲜花，清洁异常且已消过毒，房内的一切都放着光彩。在那极讨人喜爱的卧室里等待我的还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带轮子的桌上摆着大自然恩赐的礼物：带酸奶油的樱桃、桃子、杏子、葡萄、石榴、橙子、核桃、西瓜、果汁、葡萄酒和各种饮料。我来到了与世隔绝的仙境！

每个人对必将到来的幸福都有感觉。幸福好象等在门外

面，门一敞开，它就随着风和树叶喧闹声闯了进来。

我在空荡荡的海滨浴场长时间的徘徊，拾贝壳和五颜六色的小石头，随着时光的流逝，那小石头已被海水磨得光溜溜的。我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打滚。晚上在音乐厅演出。钢琴和音响效果比我预想的要好。声音不比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差。我在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半夜里我被电话铃声吵醒了，听出是斯大林的声音。

“薇娜·达维多娃同志，您休息得怎么样？生活安排得如何？感到寂寞吗？”

“当然感到寂寞，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好象生活在仙境中！从尘土飞扬，令人憋闷的莫斯科来到了‘一千零一夜’的神话世界。”

“很高兴。后会有期。”

14

海上起了暴风雨。大雨倾盆而下。我跑回了别墅，被浇得透湿。我忘了乘缆车。在客厅里看见了斯大林。他穿了一套白色夏装。他面如土色，眼眶发黑，显然是过度疲劳。我洗过澡，穿上漂亮的无袖长衫，从楼上下下来见他。

“薇罗奇卡，您的气色很好啊！高加索克里米亚使人变得年轻，精神更加焕发，人更加漂亮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感谢您为我安排了一套住房。您和库贾耶夫为什么寄来这么多钱？”

“难道钱能够妨碍一个人的活动吗？您很少向我提出愚蠢的问题。我想休息一会儿，午饭后我们到海滨去。”

花园里出现了阴暗的影子，斯大林的秘密卫队。他叫来

了别墅的值班人和私人卫队长。身材高大的保克尔卑躬屈膝地向他点头哈腰。

“我已不止一次对你们说过，工作要悄悄地，秘密地进行，你们得向我们革命的不妥协的青年学习。”

傍晚大海平静下来。我穿着游泳衣躺在温暖的沙滩上。安静，平静的大海使周围更加宁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微微地蜷缩着身体，走向大海。他几次胆怯地浸在水里，然后用长绒的毛巾把身体擦干，换上衣裳。他和我并排躺在躺椅上。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已向服务人员说过，您是我的堂妹。我相信谁也不会问，但也不要说漏了嘴。有时候我们要到其他别墅去。音乐会以后，您不要耽搁，不要住旅馆，汽车和司机归您使用。”斯大林点着烟斗，深深地吸了几口，又说了起来，“已派纳哈尔·诺尔佐夫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巡回演出去了，然后他要到极北地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了起来，“年轻人换换脑子有好处！”

他回自己的房间去了。第二天吃午饭时，我见到了他。

“我睡得很晚，我有个老习惯，睡觉前总要看会儿书。薇罗奇卡，摆在我面前的一项最重要工作是，一月份我要主持我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我还有许多东西未解决。”

我们长时间在海滨浴场徘徊。斯大林首先打破了沉默：“我的童年很艰苦，父亲当过裁缝和皮靴匠。象革命前俄国的所有手艺人一样他也酗酒。他不喜欢我，我和母亲常被他打得半死。九岁那年我被送进哥里神学校，六年后我被第比利斯东正教学校录取。但我没毕业，就被开除了。”究竟为什么，他未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第一次向我讲起了自

己的身世。“教会学校当时只接收有钱人家的子弟。我进那所学校，究竟受到谁的庇护，对我来说到现在还是个迷。妈妈希望我作个神甫。照她那小市民的观点理解，神职人员的生活是安定的，有保障的。”

一个隐藏的人影悄悄地一闪而过。脸色被吓得苍白的斯大林惊叫了一声：“出来，坏蛋！”

斯大林手里拿着一枝小左轮手枪。显然，这正是那天打死自己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那一枝。一个红面颊的二十三岁左右的小伙子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走到我们面前。

“你是什么人？恶棍，你姓什么？部队番号？”

红军战士自豪地说：“斯大林同志，奉命来保护您，以防内外敌人。我在莫斯科亲自接受了雅戈达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掏出了警笛。卫队长跑到他跟前。

“把这个蠢货拿下。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有谁再跟踪我，就地处决。”

“卫队长奴颜婢膝地说：“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们一定完成您的一切指示。”

“笨蛋，快走开！我不想听下去！”

他转过身面向我，恶狠狠地高声说：“你去游泳去吧！不用管我。”

海水温暖、柔和、清澈。我象鱼儿一样，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当我离水上岸时，他心平气和地说：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给您带来了一小盒美国的打胎药。您不要把它打开，我国妇女有义务生孩子，我们也需要人口增长。薇罗奇卡，今天您是女主人，我请几位同志来吃

饭。您有深色的，不袒胸露臂的衣服吗？”

“您要我穿什么样的？我顺便带来了黑色的深蓝色的，还有两套英国式的衣服。”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大笑起来，他对我问他这个感到满意。

“您穿那件黑色的吧，那是部长会议的服装店给您做的。”

客人们象老相识一样同我打招呼。斯大林故意让我和身材矮小、思想幼稚的叶若夫坐在一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叶若夫再一次确信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善于机敏地利用人的弱点，首先是兄弟般的战友的生理缺陷。他经常利用这一点。在上第二道菜时，马林科夫清楚地说：“同志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又在翘尾巴了。”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您解释一下，此话什么意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慎重地问。

“这些疯狗准备建立新的集团。”

“快到时候了，等我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什么是小集团，什么是反对派，他们终会知道，谁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意志钢铁般坚定的基洛夫激昂地说。

“没什么好等的！”虚弱的叶若夫压低了嗓音说，“我立刻把他们全都制服。非把布哈林的舌头连根拔掉不可，他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把自己打扮成伟大的仲裁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查一查，就会清楚，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善于词令的爱说空话的人。”

有心计又善于察颜观色的斯大林倾听着，并把一切牢记

在心里。他常举行午宴和晚宴，目的是让人家开怀畅谈说出秘密。

“就是国际舞台上也不总是风平浪静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这些领袖们转身面向斯大林，“机会主义者，两面派，犹太托洛茨基疯狂诽谤我们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同志和我们的工人阶级。应当把他开除！越快越好！”斯大林气喘吁吁地说。

任何时候都没人同他争论。大家知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无论如何总要占上风。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也许您要为我们唱点什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问，“伴奏者正在音乐厅里等我们呢？”

我唱了斯大林十分喜欢的几首古典歌剧的咏叹调和俄罗斯作曲家的抒情歌曲。头发发黑、身体发胖的马林科夫用嵌花银托盘端上六个小碟，上面放着六小碗咖啡。

斯大林不满意地说：“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们给她这么好的礼物，可别把她宠坏了。”

“您瞧，她还挺骄傲，不愿同我们来往！”

基洛夫走了过来：“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回列宁格勒去吧，我们为您提供最好的条件。”

斯大林沉下脸来，听我们的谈话。“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过去的事情是不可挽回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您那里无事可做。您知道她已到大剧院工作了。达维多娃同志大概不会抱怨给她提供的条件不好吧。”

我用感激的目光看了一眼斯大林。他帮我摆脱了这微妙的处境。夜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

我卧室的门。他见我还没睡，坐到安乐椅上，点上烟抽了起来。

“薇罗奇卡，我一生中接触过许多女人。但没有谁象您这样使我迷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理的需要，才占有了你。你看，我又来找你了。你说实话，你不怎么爱我吧？”

我没料到他的自白如此言简意赅，我必须立刻作出回答。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如果我说假话，您会生气，如果我说实话，您会不相信，还是让时间对我们的关系作出判断吧。”

心情平静的斯大林头枕着我的胸脯睡着了。他的鼾声使墙壁都震动了。我再次陷入沉思，我的命运将如何呢，和我同床的是罗圈腿、矮个子、骨瘦如柴、喜怒无常、爱嫉妒、任性的俄国统治者，我必须吻他、拥抱他、同他亲热……这些不便说出口，但我已发誓，要把一切都讲出来。

早饭时间卫队长保克尔走进餐厅，迟疑地问：“斯大林同志，我可以向您报告吗？”

“您说吧！”

保克尔瞟了我一眼，我在他眼中是局外人。

“请说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威严地说。

“我们的工作人员，卫队长说，就是您发现的那个红军战士托尔昆以身殉职了。”“请给他父母拍封电报，以表示慰问，并提请政府对红军战士托尔昆给予嘉奖。还请您把他的生平登在报刊上。可能的话，把他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

生性活泼的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给您准备了快艇。您要愿意，随时可到海上兜兜风。”

星期六，斯大林表示想乘快艇去兜风。服务人员一声不响地工作着。愉悦平静的大海在欢迎我们。白色翅膀的海鸥象不知疲乏的护航者紧跟在我们后面飞翔。厨师向休息室端来了水果、葡萄酒、粉红色的鲑鱼，干咸鲟鱼脊肉、压实的黑色咸鲟鱼子、上等鲟鱼子、肉拼盘、干炸里脊、各种饮料和冰激凌。我们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快艇迎着炽热的太阳疾驶。一股耀眼的光线照进了船舱。我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拉上窗帘。他恼怒地嘟哝了一句：“什么，我是您雇的听差？干嘛拉上窗帘，您怕鱼？鱼看您，您不会遭殃。”

我忘了，我早已不是人了，他是我的主子、上帝、统治者。我紧紧贴近他，拥抱他，斯大林才变温和了，息了怒。

晚上我们乘小汽车兜了一圈。我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坐第一辆车，我们前面坐的是一名警卫和一名司机。叶若夫、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则和警卫人员坐第二辆车。还有几辆跟着我们后面，里面坐着武装的军官。我们选择了通往第比利斯的一条路线。斯大林讲着笑话。当汽车行至二十公里处，带假面具的几个陌生人突然开始向汽车射击。子弹打中了司机亚历山大·德罗博特的鼻梁。鲜血涌了出来，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他却奇迹般地把我们的车停了下来。窗玻璃甩了出去。脸色苍白的叶若夫与最近的区党委会和政府机关取得了联系。格鲁吉亚的驻军接到警报也立刻行动起来。被吓得发抖的斯大林不知被带到哪儿去了。我返回了别

墅。军事检查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侦察员已在那里等着我。其中一个侦察员对我说：“女公民达维多娃，您必须同我们一起到莫斯科去。”

“这是命令吗？”

“我们的全部行动都征得了斯大林同志的同意。我们有责任向您提出讯问。司机德罗博特在送往医院途中死去。罪犯没有全部抓到，您是这个悲惨事件唯一的非军方见证人。您的东西随后带去。”

“我可以洗个澡吗？”

侦察员们看了看表。一个南瓜形脑袋的军人说：“达维多娃，请您不要向我们提出问题和没完没了的请求。得了，别争论了！请上车吧，四十分钟后，火车就要开了。”

他们不许我同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和服务人员告别。回莫斯科也不让我舒服，幻想的田园生活落了个悲惨的结局。在包厢里坐了四个人。我周围是三个男人，他们一枝接一枝地吸烟。连我上厕所他们也要轮班看守。在莫斯科，车厢被军职和文职人员团团包围起来。马林科夫冷淡地问了问健康情况，我不想回答，我不相信他的诚意。我抑郁，并开始感到沮丧。我担心被逮捕、殴打、刑讯……从火车站把我带到卢比安卡。第一次审讯是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办公室里进行的。由雅戈达、阿格拉诺夫、叶若夫和维辛斯基进行审讯。副总检察长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同意由列宁格勒调往莫斯科。我说，是艺术局、大剧院经理处和苏维埃政府成员坚持要调的。维辛斯基不再往下问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是恐怖分子企图谋杀斯大林同志这一令人发指的放肆行为中唯一的目击者。一切情况我们都必须详细查清

楚。”

雅戈达深深吸了一口烟，问道：“女公民达维多娃，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您就断然拒绝讲与斯大林同志会见的情况。现在，比较合适的时间已经到了，也许您该讲了吧？”

“与此事无关的一些问题我坚决拒绝回答。”

雅戈达阴险地笑了笑，嘶哑地说：“你这个野母狗，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斯大林同志远在天边。他也不会干涉国家政治保安局和检察院的事务：或者你开始详细回答问题，或者为了你的脑子清醒清醒，我们只好把你送进又湿又冷的牢房，在那里你可以与饥饿的老鼠为伍，二者择一。”

我害怕得发抖，这个被赋予此种权力的人，对斯大林怀有多么大仇恨。叶若夫和马林科夫态度冷漠，沉默不语。看来，他们最关心的是审讯结果。他们不知道谁有嫌疑。维辛斯基尖刻地笑了笑，办要案的侦察员默不作声。雅戈达觉得自己占着优势，便故意摆出一副架势。我问雅戈达，要我干什么。

“你说，组织谋杀斯大林同志的任务是谁交给你的？”

“您同我说话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把我升为国事犯是您开的头？”

“达维多娃，您不要装腔作势，不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英雄。对我来说你不过是贞德？”

我吓得昏厥过去。当清醒过来，已躺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五天以后又开始了审讯。他们在策略上已有某些改变。雅戈达变得客气了，冷漠中带着殷勤。无论什么我再也不相信了。不久前他还是另外一种人，卑鄙而令人厌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以慈父般的口吻希望我老实实在地招认一

切。他用那蹩脚悲剧演员的廉价感情一口气背完了一段准备好的独白：“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应当明白，我深感遗憾的是，您的舞台生涯已永远结束了。亲爱的，您葬送了自己。斯大林同志已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再也不愿知道您的情况，”检察长意味深长地停顿了片刻，“您的逮捕证是我签署的。判决以后我们要把您枪毙，也许法庭会减刑，那我们就要把您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刑事犯劳改营。罪犯们喜欢漂亮的体态匀称的女人。头一天把您戏弄一番，而以后就会在臭气熏天的铺板上把您轮奸。您的红颜很快就会憔悴，营养不良和坏血病会使您的牙齿头发脱落。为了吃到面包您要在地上爬着拣拾每块面包渣。”

我受不了这种辱骂，大叫起来：“住口！够了！不要再嘲弄了！您十分清楚，我与谋杀斯大林同志毫无关系，我什么也不怕！”

我凭着第三者某种下意识的直感猜想到，需要继续演出因没完没了的审查而发生的又一幕悲喜剧。由于宣判了死刑，我已成了原告。

我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是谁给的权力？你们疯了？你们忘了我是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会让你们这么轻率地对待我，我最了解他！你们等着，时间一到，我就找你们算账！”

还没等他们醒悟过来，我大叫了一声：“立刻把我送回家去！”

维辛斯基不得不缓和下来，用甜言蜜语说：“薇娜·达维多娃，我们为您骄傲！您出色地经受住了对一个成熟的人进行的最复杂的考验。我向您表示祝贺，并再次请您原谅。这

是我们的工作，不得不这样做。”

他想吻我的手，但我把手抽了回来。雅戈达按了一下安装在写字台里的暗铃。

一个秘书走了进来，他臂膀的肌肉发达，象受过训练的拳击运动员。

“请您用班车把女公民达维多娃送回家！”

雅戈达走到我面前，想伸手，又未伸过来，说道：“我希望，我与您将成为好朋友。”

“雅戈达，您使我极为反感，我不想跟您说话。”

“我这个人爱记仇，请您记住，就是漂亮的夫人侮辱了我，我也决不会原谅……”

我用同样的腔调回答说：“据说，雅戈达不是浆果……”

16

我的寓所被翻得乱七八糟，都认不出来了。只好找工人安上新锁和整修外面的门，全部电线重新换过，我又撤去了旧家具，换上了新的。

到休假结束还有整整一个月。我和大剧院的芭蕾舞独舞演员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芙娜·黑尔策尔到奥卡河波列诺沃去了一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小宅院里租了两间不大的房间。每天早晨，农民给我们送来鲜牛奶、酸奶油、草莓、浆果、磨菇。主人家的孩子还为我们打鱼。我和黑尔策尔长时间散步。她讲述了在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演出情况；还讲述了同佳吉列夫、拉赫马尼诺夫、布宁、夏里亚宾、巴利蒙特、安娜·巴甫洛娃、斯特拉文斯基、福金、莫尔德金、巡回演出的组织者尤罗克等人的会见。

“亲爱的，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卡佳感伤地说。“我的这段生活已失去光泽，落后于时代了。薇罗奇卡，我早就想看看您，我想了许多事情；您漂亮，有天才，您要当心，不要象我似的，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博。在世界上我最喜欢艺术。在我微不足道的收藏品中有俄国和西欧画家的油画。难道我能忘记，那杰出的，眼睛里闪烁着狂热的光芒，对我扮演的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中的奥杰塔——奥季莉娅赞叹不已的帕布洛·毕加索，是怎样把早年的作品赠送给我的吗？一天晚上他单独来蒙马特勒找我，希望我永远留在巴黎……薇罗奇卡，您常到我这儿来吧，您能看到奇迹。我搜集了善本书。您知道，我受到观众们的爱戴，每天都从全国各地寄来许多信……我个人的幸福象飞舞的小蝴蝶一样，一闪而过并永远消逝在高不可测的天空里。许多人爱慕我，死乞白赖地想求得我的爱情，仅凭我的微笑和为应付他们而表示的敬意，他们就赠送了用珍珠、钻石、金银制作的贵重的礼物。在演员生活中我收到了多少只钻石戒指呀？当然有许多短短的相遇，只因我漂泊不定，真诚的邂逅已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还是孤身一人，没有孩子，没有丈夫，也快退出舞台了。岁月在流逝，女舞蹈家的年华是短暂的，以后只好用回忆来结束自己的生活了。薇罗奇卡，我恳求您，看在圣者的面上，您不要再重复我悲惨的经历了……”

八月的奥卡河多么美呀！碰巧赶上举行乡村晚会，人们唱着忧伤的歌，欢乐的歌，做着各种游戏，跳着轮舞，勇敢地跳篝火！我与叶卡捷琳娜也应邀参加了晚会。我们和姑娘

们唱歌，和小伙子们跳舞，并和他们一起嗑葵花子。黑眉毛身材高大的格林卡缠着我，售货亭管理员，俄罗斯舞蹈迷叶夫谢伊·普里霍季科转弯抹角地陪着卡佳。腼腆的格里尼亚在门廊旁边对我说：“薇罗奇卡，听我说，你留在我们村里吧！我们要举行隆重的婚礼，我是货车司机，我很快就成为拖拉机手了。我的家产不多。你给我生几个漂亮的儿子，将来他们就是我们的帮手。你太中我的意了。我不是不知廉耻的庄稼汉，我会爱你的。这么漂亮的女人我还没见过。”

我感到忧愁，也许格里尼亚·普霍夫是对的，难道让波列诺沃人与奥卡河结婚吗？但他不知道真情，人们从农村到城里是愿意的，毫不犹豫的，而任何人都不情愿从城市到农村去。

夏天一转眼过去了。应该回莫斯科了。舍不得离开那舒适的小城市，窄小的街道，微风吹来庄稼摇曳的田野。舍不得离开在白桦树和松树之间长着最美的稠李的树林，舍不得离开那令人兴奋的芳香。我亲热地告别了女主人，她的孩子，她的温和而稳重的丈夫。格林卡开始用小船，后来用四轮双座轻便马车送我去赶火车。

“再见吧！上帝会让我们重逢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薇罗奇卡，这是给您的一点小礼物，路上吃的。请随便吃点吧，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原谅吧！”

他递过用绣着大红公鸡的亚麻巾包得工工整整的一大包东西。他腼腆地说：“里边有新做的鸡肉、鱼、羊奶干酪、一罐酸奶油、浆果和自家造的葡萄酒。”

我吻了一下这位朴实、善良的农村小伙的前额。

“薇罗奇卡，心爱的姑娘，到死我都爱着你，即使你将

来生了孩子，我也永远等着你。”

此刻我在想，也许我真的离开了那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了？

开始上车了，心潮还在起伏。火车加快速度远去了，而他，格里尼亚·普霍夫还在小车站上，直到化作一个小点……

17

我在克里姆林宫毗邻的亚历山德罗夫花园散步。由于下雾出现了露。前沙皇花园的铁栅栏上凝结着一层细小的水珠。罕见的晨雾好象窗纱一样挂在地面的上空，十月潮湿、晨雾弥漫的日子，真令人烦恼。我没注意，一个身穿深褐色大衣的男人向我走来。当他走到跟前，摘掉茶色眼镜，我才把他认出来。雅戈达仍在跟踪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鞭娜，我想在一个非办公的场合同您见面！”

“您不要打扰我。”

“您让我再重复一遍请求吗？您今天晚上好象有空，我在晚上十点与十一点之间来。”

“对如此慷慨的关怀让我怎么感谢呢？”

“您太爱刨根问底了。”

焦急不安的叶若夫来了。

“我了解您的一切情况，我知道亨里·雅戈达晚上要拜访您。我们应该把你们的谈话用速记记录下来。口头转述不合我们的要求。把我们的同事锁在衣柜里怎么样？”

“这个办法不行，雅戈达可能派自己的人事先对寓所进行检查。”

“说得对。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快成了老练的犯罪侦察学家了！我们的一个人住在你那个楼的三层上。我们把电线接到他的房子里，再安上听筒，电影制片厂，录音员和熟练的女速记员就可把您与人民委员雅戈达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

这次行动是马林科夫领导的，他善于处理技术问题。我没有说错，雅戈达没有履行诺言，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五个人。他们对每一小块地方都进行仔细地检查。他们出去以后，雅戈达嗅了嗅空气，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今天有什么人到您这儿来过？”

“卖牛奶的冬尼亚大婶来过，她每个礼拜从农村送两次刚挤出来的鲜牛奶给我。”

雅戈达皱了皱眉：“卖牛奶的我不感兴趣。”

“这是审讯呢，还是文雅的谈话呢？”

“现在让我们友好地谈谈吧。”

“您说吧，我听着，人民委员同志！”

“有个大集团参与了反对斯大林同志的阴谋。根据苏联法院的判决，罪犯要枪毙。幸好，您没有什么过错，您受了委屈，我个人向您深表歉意。从现在起让我们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忘掉吧。”

“您向我道歉，这就是您要对我说的一切吗？”

“干嘛这么严肃，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有一个妥贴的建议！”

“您说吧。”

“命运把您和斯大林同志结合在一起了。保安机关的责任是了解他全部生活的细节。我对他的性格、个性、日常生活、会见过谁、在公事上和私事上谈些什么都感兴趣。为我们效力，我们将给予丰厚的酬劳。不管取得多少情报，您每月还可另外得到两份酬金。我们不要您写书面保证书，我们相信您不会失言，每季度我们提前给您发工资。不要打收条，只要核对一下钱数就行了。”

雅戈达从皮加克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皮钱包，“这个建议您满意吗？”

“您现在给我出去，今天在这的会面我就当作没有这回事。”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为什么不想请我喝杯咖啡呢？”雅戈达厚颜无耻地笑着说。

“我已很累了，明早要排练，明晚要演出，我需要休息。”

“亲爱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大脑有点简单，请您原谅，不过这也是一种最重要的考验啊！”

我再也不理他。我走到窗前，把绒头巾披在肩上。雅戈达企图拥抱我。我用力推了他一把。这个有着无限权力的国家政治保安局长滑了一跤，跌在嵌花地板上，他向我爬了过来：“薇罗奇卡！我给您很多钱！我有钱。请原谅，我也对自己毫无办法。我爱您！您别笑！这是真话。您为什么要屈从于这个恶棍、虚假的格鲁吉亚人、麻子朱加斯维里呢？他是酒鬼的儿子，他那臭气熏天的父母的抢劫本性在他身上深深扎了根。我要和妻子离婚，我要离开机关，回去干我药剂师的老行当。我明白，慎重的考虑需要时间。我跪着恳求您，

请您重新考虑一下对我的态度！我能弄到外国护照，我们到美国、法国、英国去，只有到那里您才能体验到真正的生活。就看您一句话了！”

“雅戈达，您这可怜的小丑，别再装疯卖傻了！快从我家走开！您使我感到非常讨厌。快到马戏院演您的丑角去吧！”

雅戈达站立起来。在我面前的还是那个保养得好好的、冷酷的、狂妄的、目空一切的肃反工作人员。

“达维多娃，我再说一遍，有朝一日，您出点小差错，落入我的罗网，那么请您记住，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您。我要亲自把你送往诺温女牢，并把你关在最下流的淫荡女人住的囚室。”他已失去控制，恶狠狠叫喊道，“你这个娼妇，我迟早要找你算账！要你在地上爬，吻我的皮靴，并要你用舌头舔屁股。”

我精疲力尽，没脱衣服，便倒在床上了。清晨我没有力气去剧院。请来的医生不让我上班。

白天剧院经理来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病得真不是时候！今天是内部专场演出，票已售出，政府里的人将出席观看，亲爱的，您救救急吧！我派汽车接您。”

我不记得是怎么来到剧院的。负责服装的女工作人员帮我穿衣服，我半死不活地坐下化妆。我出场……什么也没听见，不知怎么乐队不见了，指挥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响起了过分激动的掌声。我向政府首长的厢座瞥了一眼，只见微笑的斯大林和他下面的首长们正站着鼓掌。演出结束以后，我被请到他们的厢座。我借口自我感觉不好，回家去了。夜晚斯大林打来电话：“薇娜·亚历

山德罗芙娜，出了什么事？有人欺负您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原谅，我没力气说话。”

“那我什么时候见您？”

“下星期一我有空。”

“您好好休息，给您送些水果、鱼、鱼子、肉和巧克力吧。”

18

星期一到了。晚上七点钟我到斯大林那儿去了。我被带进他的办公室，里面坐着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叶若夫和莫洛托夫。斯大林一副担心的样子，坐在写字台后面。马林科夫开动了—个什么装置。我听见了雅戈达说话的声音，不禁颤抖一下，并用眼睛寻找他。斯大林用审视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请您注意听这个录音，然后要提出几个问题。”

雅戈达的表演已被拍照下来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向我走来：“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知道，您近四个月来受了许多磨难，严峻的考验落到了您的头上。您可否写个材料，证明所有这一切不是预先安排好的。”

“当然可以。”

“那您坐在写字台旁，不用着急，竭力把一切都回忆出来，我和同志们出去，免得干扰您。”

我写了一个多小时，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了斯大林。

“我们现在吃饭吧，您写的说明要发表。”

由于心情抑郁，饭我碰都未碰一下。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我们来谈谈吧！”约瑟

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温和地说。他点着了烟斗，抽了起来，坐在安乐椅上。“我们不信口开河。我们早就知道，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个大坏蛋。我们对全部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事实作了比较，然后我们才采取措施。您不要生我的气。在这个世界上我很孤独。”

如果这个人要想作一名戏剧演员，他定能达到空前的水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具有惊人的魅力，他能使任何人神魂颠倒。在某一瞬间我为他感到惋惜。斯大林借我片刻感情脆弱之机，拥抱了我，并对我温存亲昵了一番。

“薇罗奇卡，我又感到寂寞了。自从那天你离去以后，我身边没有一个人。”……

早饭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温情地说：“我给你读一段亚历山大·布洛克写的诗吧：

白昼的幻影在飞奔。

钟声的召唤高亢而清晰。

教堂的台阶闪着光彩，连石头也栩栩如生——

等待你的脚步来临。

你打从这里经过，将那披着世代圣洁之光的

冰冷的石头抚摸，

也许在这里，在迷雾中那些严峻的仪容旁，

你放下春天的花朵。

玫瑰色的影儿在增长，无响无声，

钟声的召唤高亢而清晰，

烟雾笼罩着古老的台阶……

我身心豁亮——等待你的脚步来临。”

老实说，斯大林和亚历山大·布洛克使我大为震惊。

19

11月7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整个晚上伏罗希洛夫寸步不离地紧跟在我后面向我献殷勤。他是一个令人讨厌而又爱提要求的人：一会要跳舞，一会讲述那平淡无味的军队里发生的事情，然后他把我领到格奥尔吉耶夫大厅里一个僻静的角落：“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咱们到我的别墅去吧，高高兴兴地呆一会儿，没人知道。”

“谢谢您的邀请。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您不是想让我给您介绍一位年轻可爱的女芭蕾舞演员吗？”

“我要交好运了，非常感谢！”陆海军人民委员彬彬有礼地说。

年轻的女芭蕾舞演员，舞蹈学校不久前的毕业生奥莉加，高兴地接受了这位打扮少相的人民委员的邀请。他们刚一走开，不择手段的雅戈达便走到了我的面前。他挎着我的胳膊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游来转去，这位人民委员用勉强能听见的声音说：

“如果您把我出卖给什么人，我就把您干掉。近几天我们打算为您组织一次有趣的参观，参观莫斯科的一个监狱。”

我跨过两级台阶，奔向存衣室。气喘吁吁的马林科夫在出口处追上了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刚才同您谈话的是雅戈达？”

在汽车里我讲了他对我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威胁。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要发疯了，要自

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们不会让您受欺负的。无论白天或是晚上，只要您随时往办公室或者家里给我打电话，我就立刻与您取得联系。”

“如果雅戈达非要我跟他一起去监狱，我该怎么办呢？”

“您不要拒绝同他会面，也不要表现出不必要的惊慌，如果头疼，不要吃雅戈达和他手下工作人员给的药。”

20

上旬雅戈达来过一次电话。

“我要赶快履行诺言了。”

他开车来接我。除他以外，车里还坐着两个文职人员。

“请认识一下吧，”雅戈达说，“这位是诺温女子监狱的监狱长涅利多夫，这位是他的副手巴鲁什诺伊。”

关得紧紧的大门打开了。我们走进一个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高高的围墙上围了几道铁疾藜。咔嚓咔嚓的开锁声，典狱长打开了囚室的门，传来了口令声：“全体起立！”

长着一绺绺灰发，没有牙齿而又瘦弱的女典狱长喊道：“母狗，各就各位！”

雅戈达问值班的女典狱长，一个牢房关多少人。

女典狱长，用吸烟人那种嘎哑低沉的声音扯开嗓子喊道：“首长，每个牢房 60 个……，我想说六十个一模一样的母狗。一顿痛骂以后，除我这老太婆以外，可任您享用。对不起，老兄，我已不中用了。”

雅戈达瞪了监狱长一眼。涅利多夫立刻下了命令：“玛拉尼切娃犯了狱规，送单人禁闭室关五天。”

没牙的老太婆脱下内衣，赤身倒在地上：“亲爱的，好心的监狱长，别送大婶去单人禁闭室。我已去过那里了。可怜可怜我那些没人照管的孩子吧，你饶了我这有罪的糊涂人吧，我再也不敢了。”

雅戈达厉声说：“单人禁闭室去过了，那就把这个坏蛋送往羁押站！”

另一个囚室关的是少年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女孩子向我跑了过来。过早的淫荡生活已在她那美丽的面容上留下残酷无情的痕迹。

“太太，赏给善良的小姑娘几个钱吧！”

我问：“你要钱做什么？”

“买烟。”

我掏出了钱包，雅戈达和监狱长制止了我。

一个坐在铺板上耷拉着腿，脸上长有雀斑的女孩子刺耳地尖叫了起来：“曼卡·斯维斯特，让我们给亲爱的首长们表演个文艺节目吧！”

女孩子们也兴奋得尖叫了起来，一眨眼的功夫，这些女孩子把光着的屁股转向首长们，唱起了下流猥亵的歌。

“为什么把这些下流东西关在莫斯科？”雅戈达向周围的随员不满地问道。

“过了十六岁我们才有权送往羁押站。”

在下一个囚室里住着女小偷、女骗子、女惯犯。我开始感到头晕，雅戈达递过一小瓶空心排草酊、几粒治恶心的药丸和一片头痛片。

“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只能吃大剧院医生开的药。”

雅戈达坚决要我吃他的药片。我假装吃了，实际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藏到了小手提包里。监狱长要请我吃饭。我以严格遵守饮食制度为由回绝了。

晚上见到了马林科夫。

“您没有吃他的药，做得对。”

我从小手提包里掏出了那藏好的药片。我们到科学研究所去了。服务人员把一条饿了几天的德国警犬带进了专门的房间。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教授把药片夹在一大块牛肉里。这只警犬贪婪地猛扑了过去，一小时后它就死了。电影摄影师把这可怕的情景拍了下来。在返回的路上我问马林科夫：“既已证明雅戈达是个恶棍，为什么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本人迄今还让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呢？”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点点头表示谢意。

剧院里一件意外的礼物在等着我。我担任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中柳芭娃的独唱部分。

1934 年

21

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为本部工作人员举行了盛大招待会。正式会议之后是莫斯科一些剧院演员的音乐会。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反对派人士皮达科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皮达科夫的教条主义狂热令我十分惊诧，就其智慧和能力而言，他是独一无二的。布哈林能

言善辩，他很有分寸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很懂俄国文学，谈吐挥洒，旁征博引。加米涅夫没说什么话。笨拙衰弱的季诺维也夫一直在吃，休息时前来向我献殷勤，然后去送我，踉踉跄跄地边走边恭维我：“我喜欢您这样的女人，高雅，健康，一双秀足。至于长相如何，我无所谓，只要那双秀足和那个什么……”

无论共产党员还是非党员，反对派还是斯大林份子，季诺维也夫给人产生的印象都是一样的——空虚、无能、下流、胆小怕事的庸人。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外，季诺维也夫是唯一的一个绝不能称之为知识份子的人，季诺维也夫很有口才，但他的讲话言之无物。虚伪而权欲心极强的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搞了一块自己的领地。

当我们走近我的住所时，他热情地说：“薇罗奇卡，可爱的姑娘，让我们再见面吧。向上帝保证，我不会纠缠你。我还是照旧，到茨冈人那里去混上一夜。我可知道一些富丽堂皇的地方，你去了绝不会后悔，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

我告诉他我不敢见他。他气鼓鼓地象一只火鸡，嘟嘟哝哝地说：“好时光对我们转瞬即逝，然后就无所谓了。不想给电话号码，这是您的事！反正我能打听到，给您打个电话，然后就来接您。遇上我打心眼里喜欢的女人，我可没有后退的习惯……”

可以再次看出，每个玩笑之中都包含着一些真理。季诺维也夫自己并未意识到他已捅了马蜂窝。有一点他错了，没有无布料的棺材，也没有坟墓……

在塑造玛尔法这个形象的过程中，我认真地读了一阵圣经，哲学和神学。与修道士纳法纳依尔交上了朋友，这是一

个极有教养的人。他送我一本圣经。我们一道去新圣母陵园。在一座墓旁见到一个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雕像，我以为这是为纪念国内战争的无名英雄树的碑呢。走近后才知道这名战士是在看守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墓，1932年斯大林把她枪杀了。我心里很不自在。善良的修道士低声说：“我们到圣庙去吧，您会体验到上帝降福与您。”

纳法纳伊尔的话应验了，做过祈祷之后真的感到心情好了。后乘马车到麻雀山，这是莫斯科的至高点，可俯瞰整个城市。傍晚，我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散步，回家时轻松愉快。斯大林打来电话：“我很忙，过几天就要开党代表大会了。已给您开了旁听证，开会期间每天您都可以去旁听。”

“谢谢，亲爱的，不要费心了，多保重身体吧，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需要您。”

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了：“很高兴听到您对我说这番话。”

第17次党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十分压抑。在克里姆林宫里我见到一片可怕的景象。这个攻击另一个。最吃苦头的是反对派，当然还有那些他们的后台。新闻记者米哈伊尔·科利措夫也在包厢里，与我并排坐着。他手不离笔记本，拼命记录。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用近视得几近失明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说道：“我好象在哪儿见过您，是吧？”

我说了姓名。

“达维多娃同志！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亲爱的，我在大剧院听过您演出，记性不好了，早期脑血管硬化！我早就想为《星火》杂志写一篇关于您的随笔。我和妻子都非常佩服您的金嗓子。什么时候能给您打电话？”

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

米哈伊尔·科利措夫和所有与会者一样，急切盼望听斯大林讲话。谁也不知道他何时讲。直到大会最后一天，主席隆重地声带微颤地宣布，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要讲话。代表和来宾一个赛一个地拼命呼喊：“斯大林乌拉！”，“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我们一切胜利的旗手斯大林万岁！”，“跟着斯大林向十月的新胜利前进！”，“光荣属于伟大的所向无敌的斯大林！”。这些口号声淹没在一阵高过一阵的雷鸣般的掌声之中。主席团全体委员站着欢迎斯大林。而他则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主席台。记者科利措夫兴奋地转身向我说：“我们有斯大林同志，多么好啊！”

2月9日，呼号为共产国际的广播电台广播了科利措夫的政治评论文《直率的谈话》。现引述我记录下来的一段话：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是对形形色色的托派份子，苏联人民公敌的无情判决。我因自己是地球上最英明最伟大的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同时代人而感到无比幸福。”

1934年2月10日代表大会闭幕。斯大林以胜利者身份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招持会。山珍海味摆满了餐桌。代表和来宾是机关和工厂企业的领导人。鱼子酱是用大勺子挖着狼吞虎咽地吃，葡萄酒、白兰地和伏特加酒成桶成桶地喝。词藻华丽的祝酒辞，通宵达旦频频举杯……而国内各地这时嗷嗷待哺，几百万人饿死。掘墓人来不及掩埋尸体。人们死于霍乱、胃溃疡、伤寒、贫血、猩红热、肺炎、白喉。食品凭证供应，数量极少。半饥半饱、没有权力、赤贫如洗的苏维埃

国家的公民毫不懈怠地工作。而他们超负荷劳动的成果则被五花八门的食客攫取。在那些年代，我们被迫把绝对的教条当成现实。

晨曦微露。浑身慵懒，我便拿起莫泊桑的作品集，翻到《羊脂球》这一篇。斯大林打来电话，也不问好，就对着话筒喊：“我已经多年不见您了！”

“可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相信您已把我彻底遗忘了！”

“达维多娃同志，您为什么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我没想到这电话会突然如此令人不快，只好耍点花招：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好长时间不来电话，我想您都想得甚至不高兴了。”

我从电话中听到远方愉快兴奋的叹息。

“什么时候能见您？”“活上帝”结结巴巴迫不及待，几乎是喊着问道。

我看了看日历，星期五至星期天没有事情。

“我尽量从我们极为有限的时间预算中，给您抠出几个钟头来。”

可幸的是这次我们热情地告别了。

天公为这次春天的会见作美。五月灿烂的阳光令人陶然欲醉。我无心想其他的事，思绪混乱，不能集中考虑任何问题。晚饭前有人来接我。

莫斯科的郊区一年四季风景宜人。德米特罗夫公路。汽车驶进一个大门。高高打着裹腿、服装整洁的哨兵先行举手礼，同时认真查验证件。

这是一所古老的房子，里面是一个几近荒芜略加整理的花园，花坛上春季最早开放的花刚刚冒出嫩芽。迎面映入眼帘的是菩提树，这些年代久远的古树散发着甜蜜蜜的芳香。象孔采沃的别墅一样，这里的摆设并不显得富丽堂皇。手织的地毯使屋内典雅美观。

一位上了年纪形容严厉的女人睁着一双金鱼般的眼睛，从脱掉的牙齿缝中喔喔噜噜地告诉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很快就来。她以讥讽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严厉地说：

“别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耽搁太久，他很累了。”

这个值班的管家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希望您和我一起吃点东西，好吗？”斯大林进来，很体贴地问道。

“如果您允许，我很想喝一杯浓茶。”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可给您准备了一顿想不到的好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高兴地说，“从格鲁吉亚给我们运来了一些水果，鲜肉和各种各样的酒。今天咱们吃美味烤羊肉。”

“可是已有人提醒我，说您很疲劳了，让我别耽误您的时间。”

“谁有权在我房里发号施令？”

斯大林生气了。我则因失言而很不高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用怀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这些好心的保护人派来了一个新傻瓜。我要立即警告他们，并把这个傻瓜赶走。”

我们进了餐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点燃了烟斗。值班人报告说基洛夫、米高杨、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来

了。

基洛夫吃得很快，只用一个盘子，一把勺，一把叉子。卡冈诺维奇懒洋洋地剔肉吃。米高杨则十分熟练地使用所有餐具。

“阿纳塔斯，你真是天生的贵族。”斯大林唇齿间流露笑意说。

咖啡、茶和点心，甜酒是送到客厅去的。大家随便谈了起来。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斯大林说，“你尽快把列宁格勒的事了结，转到莫斯科来吧。你自己挑一所房子，让米高杨和奥尔忠尼启则去搞家俱，这些事情他们比我懂行。”

我与斯大林相处的这些年里，他一直爱拿叶努基泽、米高杨、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赫鲁晓夫、麦赫利斯开玩笑，很少拿贝利亚开玩笑。

“我还没有看见联共（布）中央的决议呢”基洛夫语气坚定地说。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已该知道了，我们不会取消已做出的决议。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以后不再回头议及此事了。”

卡冈诺维奇插话道：“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你家人多吗？”

“妻子，姐姐和我。”

“同志们，要能生几个好孩子真是够有本事的”斯大林象是自言自语。

没有人接他的话茬。尽管许多领导人、人民委员和党的干部生活都很优越，应有尽有，但许多人没有孩子。

斯大林建议看查理·卓别林的新片《城市之光》。谁也不敢拒绝。我远离所有的人坐到最远处的角落里去。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看得一清二楚：“达维多娃同志，不要躲着男人们。”

我只好服从，坐到他身边去。看完电影后领导人各自回府去了，只剩下基洛夫。他趁斯大林不在走近我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受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委托，打算邀请您去巡回演出，我会派剧院经理前来同您谈判。”

斯大林进来了，我重复了基洛夫的邀请。

“对我们最好的朋友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任何要求都不能拒绝。”多疑而嫉妒心很强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肯定地回答。

你们会从后面的叙述中看到，斯大林的性格如何发生变化，日益残酷，不饶人的衰老又怎样使他极为怪癖，反复无常，精神萎靡，出尔反尔。因要展开叙述，我们必须交代一些情况，介绍某些人的特点，为各种各样的人勾勒画像，详细介绍某些事件。

“如果你同基洛夫睡觉，我马上就让你见阎王！”斯大林怒吼道。

我象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别怕，小傻瓜，跟你开个玩笑都不行。记住，要是有什么外心，可怨你自己！”他严厉地说。

两点钟时我醒了。一个新来的不认识的女人服侍我，她叫玛丽娅·菲利波夫娜。斯大林的对策多么及时呀！我暗下

决心，同他相处要更加谨慎。早饭后我出去散步。

“您喜欢这地方吗？”斯大林问。

“很喜欢。”

他充满幻想地叹了口气说：“格鲁吉亚比莫斯科还好，还干净。而我们高加索人比俄罗斯人更有才华。薇罗奇卡，您想到索契去吗？”

“什么时候？”

“9月或10月。”

“过个把星期告诉您行吗？”

“不急，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坐到藤椅上。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能跟您开诚布公吗？”

“要是有人凭伪造的罪名逮捕您，那时我们就要分手了。在这里没有什么人可提防，您放心说吧。”

“一天24小时都有人盯着我，这太侮辱人了，我的住房附近总有人晃来晃去，在大剧院也是这样。我到‘突击手’电影院去看电影，旁边就坐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总是盯着我。请求您，撤掉这种不光采的盯梢。您是知道的，亲爱的，我忠诚于您。”

“尽量满足您的要求。”

“太感谢了。”

斯大林满意地用鼻子呼哧起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能不能再提一个纯属个人的与我们的交往没有关系的问题？”

“您说，我听着。”

“请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杨诺

夫)作为一个革命者对您的影响大吗?”

“列宁是一个狂热的、孜孜不倦的传统的冒险主义者，不善使用手段，”斯大林眉飞色舞，我触到了他的要害之处，“列宁把革命引入歧途，没什么值得向他学习。我已经对您说过，我的世界观是在第比利斯东正教教会学校形成的。等我高兴的时候，我向您仔细地讲列宁同志。今天天气温暖，我们在花园吃午饭。无休无止的谈话，我厌烦了，不想见人，清清静静呆一会儿。”

我娇声娇气地问：“也不想见我吗？”

“您，薇罗奇卡，是少有的例外。”

我们缓步向房子走去，大菩提树下的荫凉里已有人在忙碌。值班秘书跑来，点头哈腰地报告：“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来了，让他进吗？”

“告诉他说我刚走，上莫斯科去了。”

丰盛的午餐之后，斯大林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傍晚散步时他说：“薇罗奇卡，您知道吗，我喜欢洗蒸气浴，用白桦树帚，让一个俄国大汉拿他那双强有力的大手搓揉全身。您想到我的浴室去洗洗吗？”

“谢谢，我已经洗过了。”

斯大林开怀大笑：

“您放心，我们各洗各的，男浴室里没有人妨碍您。水温可以随意调整。”

我曾多次在远东的城市浴室洗过澡，那设备是相当原始的。一个一层的木架子，生锈的水龙头，低矮的长椅都很滑，旧的漏水的盆，每逢星期五供一次热水，要想洗上澡，就得排几个种头的队，妇女洗澡时都自带水盆。

我不太放心地走进了斯大林的浴室。墙上嵌了壁毯，软沙发，窗上挂着厚厚的窗帘，有放衣服的壁橱，大落地灯，光线柔和，放咖啡和茶的小茶几。一个很健壮的高个子女人向我走来，她明目皓齿。

“我叫娜塔莎”她伸出一只手痛痛快快地说：“您想喝点什么吗？”

“波尔荣矿泉水，不要凉的。”

“马上拿来。”

过了一分钟我就喝上了美味饮料，吃上了夹鲤鱼和鲑鱼的圆面包。

“我帮您脱衣服吧！”娜塔莎很有礼貌地说。

一个姑娘递来橡胶拖鞋，预先打开了门。我走进了浴室，窗上的玻璃映出悦目的花纹，墙上嵌着彩色瓷砖。

“请先淋浴！您要开蒸气吗？”

“不！我怕感冒。”

淋浴之后，娜塔莎让我躺到一个宽宽的木头长椅上，她灵巧地搓揉我的身体，然后又洗了一遍。

“您太美了！随便哪个女人都会羡慕您的身体和匀称的线条。您的乳房太迷人了，富有弹性又很丰满，让我吻一下吧，好吗？”

听了这种柔情脉脉的恭维心中很不愉快。

“娜塔什卡，别说傻话了！”

“请原谅，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不想伤害您。”

桦树条帚擦过以后，血液登时发热了。然后娜塔莎给做了头发，修了手指甲和脚指甲，她的手艺再高不过了。我很想向她表示谢意。

“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这里不能收钱。”

“请记住我家的电话，我想法给您弄一张去大剧院的票。”

“您演出时我很愿意去看。”

斯大林在客厅里休息，他的身边堆满了报刊杂志和书。

“洗了个好澡，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的浴室好吗？您感觉怎样？”

“好极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的浴室太棒了。”

“娜塔莎伺候得还好吗？”

斯大林阴险地看了我一眼，吓得我魂不附体。

“她手艺很高，两只手强壮有力，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做这样的医疗按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继续不眨眼地看着我。

“难道有什么事发生了吗？”

“谁让您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一个搓澡女人并请她去看戏？您和她能有什么共同语言？记住，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这些人是靠信仰和真诚为我们服务的，若有人违犯这些圣谕，那他就要遭灭顶之灾。”

无尽头无休止的说教已使我作呕。再次同斯大林会面已令我不高兴了。

22

1929年。我要回溯到学生时代。风雪交加的二月。一个生有鹰鹫般眼睛目光不寻常的高个子的人到我们列宁格勒

音乐学院来听课。在这堂重要的课上我很努力地唱。麦伊耶尔霍利德全神贯注地观察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在彩排后对我说：“我要同您十分认真地谈一谈，一块儿去吃午饭好吗？”

我慌了手脚，突如其来的邀请使我不知该怎么办。车夫在音乐学院门口歪在雪橇上微睡。他的大胡子结满了霜，浓密的胡须和冰花几乎遮盖了他那双细小的猪仔眼睛。

“唉，好先生，真够我等的，这么大冷的天，冻坏了。”

“请不要生气，老兄，我会报答您的！”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漫不经心略带歉意地说。

麦耶尔霍利德容不得无拘束的态度。

“我可知道你们这些人，在路上答应得很好”老人从鼻子里嘟嘟哝哝地说“后来就掏钱包，怎么也算不清账。老爷，给钱买桶酒喝，否则不拉您走！”

麦伊耶尔霍利德火冒三丈，眼露凶光，好不容易才压下盛怒。看来这位大师给了不少钱，车夫满意了。

“上哪儿去，老爷？”

“到‘欧罗巴’饭店。”

“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我这身衣服太寒酸，不能进这样豪华的饭店。”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有这副长相，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他关切地用厚毯子给我盖起两腿。在饭店里我们挑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水晶花瓶里插着金合欢花枝。

“我知道您迫不及待想知道，打听明白！为什么？怎么

回事？干什么？到时候会告诉您的，请包涵一点，我有点饿了。”

坐在我身边的，与我同桌而食的是著名导演，俄罗斯戏剧的革新者和奠基人。我仔细端详他：微瘦，有些驼背，中长身材，褐色卷发间已有银丝，黝黑的面孔线条分明，薄薄的双唇，大额头，高高的鹰钩鼻，灰蓝色眼睛射出集注的目光。

不管谈及多么严肃的话题，在我们见面时总会感受到诙谐的气质和对可笑事物的高度敏感。他很少让人感到种种磨难（到后来他的道路很是坎坷）对他的沉重打击。

麦伊耶尔霍利德沿着创作生活之路急速前进，经常变化，但同时又自成一格。他发展过程中信守不渝的一大特征就是最深刻的原则性，最真诚地坚信他选择的正确道路。他力图不磨损棱角，而突出棱角。他因热情和不可调和的脾性而树了不少敌人，但是这些特点又使他博得了艺术和先进青年中优秀人物的同情。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对于麦伊耶尔霍利德来说是特别珍重的。麦伊耶尔霍利德一向敬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甚至在他与艺术剧院的分歧特别严重的时候，也是这样。1923年4月2日麦伊耶尔霍利德在纪念庆典上答谢各方祝贺时，热情地向自己的老师表示了一片谢忱。

麦伊耶尔霍利德心中再明白不过，他们两人在创作上要比别人的想象接近得多。众所周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身处逆境的1938年，当以符谢沃洛德命名的国家剧院被封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真正助了他一臂之力——作教师的把学生吸收到以他自己的名字命

名的歌剧院从事创作。

麦伊耶尔霍利德点燃了一支烟。在老戏迷、最可爱的餐厅主任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舒伊斯基的指导下经过严格训练的侍者把桌上摆了餐具，送上了饮料、小吃、鱼肉菜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读过大仲马的作品吗？”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问。

我回答：“他长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玛尔戈女皇》和《基度山伯爵》。”

“我想在这个剧院里排演小仲马的情节剧《茶花女》。我在音乐学院排演练习时见您表演《卡门》的唱腔时应付裕如，音色很好。您理解了民间英雄纯朴的西班牙女郎的命运，表达了她善于强烈爱一个人和痛恨一个人的性格。”

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说得津津有味，不可能打断他，他热情地继续说：“听我说，最可爱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别演歌剧了，我要把您培养成一个话剧演员！您看，您如果演玛格莉塔·霍蒂艾一定会非常成功。”

“我非常感谢您这个诱人的建议，但是您有现成的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您就不能再找别的女演员了。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您为什么要让她遭受这样沉重的不应有的伤害？难道她在您面前有什么过错吗？”

麦伊耶尔霍利德神色黯然。然后他清醒了，接着又热烈地说：“不！请原谅，我没看错，您是真正的，尘世间的人。是的，对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我是无比热爱的，她是非凡的人。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我向您这个姣好的陌生人，

素昧平生，说出了我深藏于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现在我明白了，您，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生来就是演高雅悲剧的天才。您形影不离的舞台伴侣应该是席勒，汉姆生，莎士比亚、洛佩德维加、易卜生、豪夫曼，甚至奥斯特洛夫斯基。”

“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演歌剧是我命中注定的！我已终身许与歌剧了。”

“如果是这样，我很希望您有时间到我们剧院来走走！”他踌躇起来，然后冲口而出，“我和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将很高兴请您光临寒舍……”

就这样，符谢沃洛德·麦伊耶尔霍利德这位难能可贵的人物走进了我的生活。人们都喜欢他，根本不问他是否喜欢他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向来把他放在心上，从来不把他与任何人相比拟。安东·巴夫洛维奇·契柯夫与符谢沃洛德是好朋友。高尔基对他也很热情。麦伊耶尔霍利德与诗人和哲学家维亚契斯拉夫·伊万诺夫为莫逆之交。后来他认识了亚历山大·布洛克。他们本打算与丘尔科夫一道建立《火炬》剧院，布洛克为该剧院写了《江湖艺人》的剧本。但是这个想法没有兑现。到莫斯科后我就常去拜访麦伊耶尔霍利德一家了。他们住了一套非常精美的四居室的住宅。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莱赫既是主妇又是管家。他们总是门庭若市——音乐会和文学晚会。演员、作家、歌剧演员、芭蕾舞演员、作曲家、诗人、画家、院士、外交家、时髦的服装师、学者、军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高朋满座。有时从饭店请来能歌善舞的茨冈，于是欢声笑语通宵达

旦。这一切都是为了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

列宁格勒小歌剧院（原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演出了用特殊手法排练的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从艺这些年来，我从未见过如此新颖的手法。导演麦伊耶尔霍利德改革了导演方法，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整整六年一直在酝酿《茶花女》的演出。我曾经去看排练，在他剧院里见到几场不落俗套的戏。

1936年3月14日我有幸在列宁格勒讲演大厅聆听《麦伊耶尔霍利德反对麦伊耶尔霍利德流派》的著名学术讨论会的报告，会见艺术大师。他热情洋溢地颂扬自己的教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传统的继承性，讲不仅应牢记而且应予保护的前人遗训。

秋天，一个阴暗的细雨蒙蒙的日子，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从巴黎归来。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与巴布洛·毕加索会晤的情况。

“伟大的毕加索同意前来莫斯科并答应为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哈姆雷特》画布景。”

厄运使麦伊耶尔霍利德这位大师、导演和艺术家未能如愿以偿。我的档案中还保存着克尔任采夫（当时苏联人民委员部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1937年12月17日在《真理报》发表的《异己者的剧院》一文。这篇文章是对毫无防备的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麦伊耶尔霍利德的频繁打击之一。

1938年1月7日星期六，莫斯科戏剧界人士济济一堂，在他的剧院看戏。《茶花女》演出第725场。演员们呕

心沥血地演这场戏。当大幕最后一次簌簌降下的时候，观众涌向舞台。莫斯科在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剧院，以符谢沃洛德·麦伊耶尔霍利德姓氏命名的剧院告别。

我受大剧院派遣去参加在演员之家举行的全苏导演代表会议。我们所有与会者都为原任检察官的“伟大的”法律理论家、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安德烈·维辛斯基的发言而大为震惊。他一如既往，避开主要题目抽象地夸夸其谈。接着是叶夫盖尼·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员和导演鲁宾·西蒙诺夫发言。他对麦伊耶尔霍利德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许多人认为下面就该个人自我痛悔了。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拍案而起毫无畏惧地发表了一席讲演，他始终是一个正直的有气节的艺术家。

第二天，我和他那个剧院的演员们一起到勃留索夫夹道。满目泪痕的女佣开了门。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已面目全非，一夜之间她变成了一个求告无门的老妇：她倒在地毯上低声啜泣：“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被抓走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些人会把他杀死！”

符谢沃洛德·麦伊耶尔霍利德 剧院第一个女演员的简历

23

只有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麦伊耶尔霍利德能够把这个普通女性

塑造成一位杰出的演员

符·伊·涅米罗维

奇-丹琴科

1917年1月麦伊耶尔霍利德偶然来到不太著名的报纸《人民的事业》编辑部，见桌旁坐着一位倾城貌美的女性。三年过后，这位编辑部的秘书齐娜伊达·莱赫与丈夫——生有一头金色卷发的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离婚，嫁给了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麦伊耶尔霍利德·莱赫——大胆而心细，意志坚强又风骚多情，固执而慷慨。她非常得意，因为这样一位著名的导演成了她的丈夫，可是她却成了他的主宰。

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为把这个普普通通的人塑造成最优秀的演员和把她培养成光彩夺目的贵族，让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上流社会仿效她的风度而花费了惊人的心血。

这位艺术大师为她而离开了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夫娜·蒙特——一个上好善心的女人和三个女儿：玛鲁霞、托尼娅、伊林娜。为她齐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莱赫建造一所非同寻常的剧院，非同寻常的住房并为她安排了非同寻常的一生。对于艺术大师的深厚忠诚和一片苦心，她是否感恩戴德呢？我们说，莱赫是脾气暴躁的阿格拉诺夫的情妇；她通过了雅戈达的魔爪，相当长一段时间钟情于情气十足的李可夫。

有一次齐娜伊达·莱赫打电话给我说：“亲爱的薇罗奇卡，到我们家来做客哟，不要早于晚上10点钟，您会满意的。好了，再见，我太忙了，老有一些急事，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向您致衷心问候。”

他们夫妇二人喜欢一块儿迎接来宾。

“噢，这是我们偶然飞来的夜莺。”主人吻我的手说，“请多关照，她是大剧院最好的独唱演员，未来的世界歌星——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

客人有：雅戈达、阿格拉诺夫、叶努基泽、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米高杨、卡尔·拉狄克、米哈伊尔·科利措夫、列夫·奥鲍林、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加林、肖斯塔科维奇、舍巴林、亚罗斯拉夫·斯麦利亚科夫、莫尔恰诺夫。雅戈达举杯邀喝香槟酒时小声对我说：“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赶紧告诉您一个新闻，您喜欢的演员诺尔佐夫被捕了，正在进行侦讯。”

别人开始看我们。

雅戈达站起来，端起酒杯高声祝酒：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为您的贵体健康干杯！”

我的心情一下就变坏了。

“亨利·格里戈里耶维奇想让您干什么？”明察秋毫的麦伊耶尔霍利德问。

“我的同志，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诺尔佐夫无缘无故被捕了。”

“明天上午我给加里宁打电话，然后打电话告诉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在这儿，可以同他谈谈，他的权力很大。”

雅戈达把我领到麦伊耶尔霍利德的书房里说：“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好久没见到您了！您想同我吵架吗？您还去那儿吗？去洗蒸气浴，按摩，和一个年青美丽的女人接吻吗？”

这些话都是以玩笑口吻说的。我为他的目光短浅吃惊，难道雅戈达不明白，这种细枝末节清清楚楚的“私下的”谈话会让斯大林、马林科夫和叶若夫知道吗？也可能他以为我害怕了会最终听他摆布。

“我开车送您回家。”雅戈达严厉地说。

“可我今天还真想走一走。”

“那我陪您走。”

国家政治保安局长的纠缠使我非常生气，我不知怎样摆脱他。

麦伊耶尔霍利德在同一个年青人下象棋，我从后者卷曲的头发认出了他的对手。马林科夫的手下人佯装没认出我是谁。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为赶上希特勒的苏联之行决定排演瓦格纳的《瓦尔基利亚女神》。有一次在排演时，爱森斯坦对演员们说，当他很年青的时候，麦伊耶霍利德委派他在制片厂独立执导，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从剧照上撕下一块纸给他写了一张便条，内容是：“谢廖沙！当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感到自己已是独立的艺术家时，他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阅历很深的爱森斯坦怀着对麦伊耶尔霍利德的忠诚离开了自己的教师。

我手中保存着麦伊耶尔霍利德在戈连基时写给莱赫的一封信：

“……13日我到了戈连基，看见白桦树，不禁感叹起来……仔细看去，枝叶在空中蔓延，它们连成一片，好象静止了……一片片停滞不动，象是在期待什么。修剪得多么好呀！我在屈指计算他们最后的

有生时刻，就象在数一位弥留者的脉搏。再过一天，过一个小时我再来戈连基时，是否还能看到它们依然健在。13日我望着金秋童话般的世界，看着这些奇异的景色，口中喃喃自语：“齐娜，齐娜奇卡，看在这些奇异景色的面上，不要抛弃我吧，我爱你，你是我的妻子，姐妹，母亲，朋友，我的心上人，我黄金般珍贵的人，就象造就出这奇异景色的秋天！……齐娜，不要抛弃我！世上没有比孤独更可怕的东西了！”

1938年10月27日。”

后来我们打听到她悲剧性的死。她遭到了野兽般的奸污，被割去乳房，挖掉了双眼，大卸八块，在她家服侍多年的忠实的女仆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知为什么，人们对于故去的伟人总是怀着爱慕和悲伤的心情追念。在这位大师死后，刊出了成千上万的文章纪念他，而我们的同时代人，影剧院导演，还有其他各类分析家，全都昧着良心，“慷慨大方”地抢劫和剽窃伟大的俄罗斯戏剧独到的难能可贵的铸造者的思想。

李可夫走近我们：“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是我们的电话，蒙您光临，我们将不胜荣幸，每星期四我们接待访客。”

没来得及感谢他的邀请，半醉半醒的季诺维也夫就一边嚼着东西一边走来：“薇罗奇卡，您为什么总是装腔作势？张三能轮到的事，李四为什么就摊不上？这不公平，任何好事都应人人有份！”

我吓得赶忙走了开来，心想季诺维也夫是暗指我与斯大

林的关系。原来他最初是因为接近麦伊耶尔霍利德，后又因雅戈达和李可夫而吃醋。幸好符谢沃洛德的对奕者及时前来。他殷勤地递给我大衣。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难道忘记了，今天要去给我妹妹阿克桑娜过生日吗？”他笑着说“我是伊戈尔·菲季索夫。”

他不容我分说，便把我拉上汽车。

“早晨九点钟以前不要接电话，别给任何人开门，我给您把电话接到负责您的安全的同志处。后面座厢上有一个箱子，里面盛着男式服装，穿上裤子和大衣，为防万一，可粘上连腮胡，愚蠢的保密是必要的。”

无孔不入的雅戈达竟没有看出机灵并且非常有创造性的伊戈尔的巧妙花招。

我把同雅戈达的谈话告诉了马林科夫和叶若夫。

“这个该死的药剂师的脖子上很快就要紧紧勒上一根小绳子了。”未来的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用沙哑的男高音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把日期、时间、地址、电话号码、姓名全都写下来。记住，总之，把雅戈达以后对您说的话全记住。顺便问一问，克里姆林宫浴室那个搓澡的女人给您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关心人，勤快，好心肠。”

叶若夫笑了。

“娜塔莎·莫克罗乌索娃是雅戈达的姘头，我们还没打听出来他从哪儿把她弄出来的。只要他一使眼色，这条忠实的母狗就甘愿去做任何罪恶勾当，一些过份多情的同志已被她扼死在她那张床上。我们早就宣判她死刑了。”

我吓得浑身发凉，又一次浑身起鸡皮疙瘩。我醒悟太晚了，我毫无反抗地卷入了这场血腥的长期的游戏，至死都要为这次受人摆布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马林科夫看出了我的惊慌失措：“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没什么可害怕的。”

“马林科夫，雅戈达说演员潘杰莱芒·诺尔佐夫被捕了？”

“他在卢比安卡被关了两个小时，据加里宁的指示，您的同志获释了，他受了点惊吓。”

我高兴地亲吻了陶然欲醉的马林科夫和叶若夫。

季诺维也夫事先没按门铃就来了。他带来了香水，鲜花和绣花台布。

“薇罗奇卡，我在餐厅定了一桌菜。”

马林科夫打来电话：“季诺维也夫在您这里，请称呼我帕维尔·罗曼诺维奇，我们需要您摸清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

“好的，帕维尔·罗曼诺维奇，”我学他的腔调回答，“我很乐意为莫斯科的学者们演出一场音乐会，我准备了一组俄罗斯作曲家的浪漫曲，是新的节目。”

几杯酒后，季诺维也夫就醉眼惺忪了。

“薇罗奇卡，您真讨我喜欢，可怜可怜吧！我好象爱上您了，请恕我直言，我热切地盼着跟您在一起。”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您怎么，疯了吗？难道我有什么不检点使您这样吗？”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请允许我送您一点微薄的礼

品权做我们初次结交的见面礼好吗？”

他拿出一条镶着宝石的项链：“从现在起这个小玩意儿就是您的了。”

我没有说话。他不快地噘起厚厚的嘴唇：“怎么，价钱不够高吗？任何一个女歌手，任何一个芭蕾舞演员，一见到值钱的赠品都会立即投到馈赠者怀里，可是您老是高不可攀。”

季诺维也夫凑上来想吻我。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我有丈夫，您这样做太不成体统，我真要生气了。”

“对不起，薇罗奇卡，我答应今后控制自己的感情。请收下项链，这是您的，真心实意给您。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真是绝代佳人！难怪吃人魔王亨利·雅戈达追逐您，小心他！是他泄露了“秘密”，说您与斯大林同居。自开天辟地以来，世界上没有比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更可怕的魔怪。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他斯大林毒死了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过若干年，过几十年，如果没人把他打死，他一直到最后的一息都将是俄罗斯帝国的君主。但或迟或早他不得好死，全世界人民将要诅咒他……”

在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俱乐部里举行了纪念捷尔任斯基的晚会。在主席团就坐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加里宁、布哈林、加米涅夫、科西奥尔、鲁祖塔克、丘巴尔、叶努基泽、雅戈达、加米尔尼克、沙波什尼科夫、叶戈罗夫、埃捷曼、图哈切夫斯基、亚季尔、加伦、普特纳、菲季科、李可夫、菲尔德曼、奥尔忠尼启则、赫鲁晓夫。

伏罗希洛夫进了演员化妆室，看芭蕾舞演员着装。他介

绍我认识了图哈切夫斯基。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既然我们毕竟已经认识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想请您来做客。我们别墅里经常举办文学艺术晚会。如果您同意，我们派车接您前来。”

24

图哈切夫斯基是红军
最有才华的集团军司令
——约·斯大林

我爱米哈伊尔·尼古
拉耶维奇有勇有谋大无畏
的精神
——伊·巴别利

波克罗夫斯科-斯特列什涅沃村地处莫斯科城郊。图哈切夫斯基的别墅里舒适、朴素、美观。富有魅力的尼娜·叶夫格尼耶夫娜介绍来宾。气氛非常自然，互致寒暄以后晚会节目开始。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表演了已被人遗忘的列昂尼德·安得列耶夫的悲剧《阿纳泰玛》中的精彩独白，这个剧曾于1909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过，然后卡恰洛夫朗诵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布洛克、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我唱了几首浪漫曲。钢琴家兼作曲家的亚历山大·戈利建维泽尔讲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生活轶事。图哈切夫斯基枝艺高超地演奏了帕格尼尼的一首难度最大的小提琴协奏曲。然后他的老朋友伊萨克·巴别尔即席表演。我已经很长

时间没有这种内心轻松的感受了。真想让这个晚会无休止延长。

晚饭后客人们出外去欣赏夜景，小巧玲珑的彩灯给人以神秘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挽起我的手，他很风趣，系着腰带，衣冠楚楚，博得我的好感。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希望您常来我们这里。我看，任何客观和主观原因都不能中断我们的往来。”

我机械地点了点头。

“下星期初我妻子要到基斯洛沃茨克去疗养。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迷人的叶卡特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格利采尔对我讲了许多您的情况。我也风闻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钟情于您，是真的吗？”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您马上就想知道一切情况吗？您是什么人，我的忏悔牧师吗？我的终身意中人吗？”

“请原谅，但是我并不想伤害您。”

星期四那天图哈切夫斯基打电话来了：

“终于盼到了，尼娜·叶夫格尼耶夫娜疗养去了。”什么时候能见到您？今天演出结束后我去接您。”

我好象顺流而下，流入开阔的大海，我丧失了理智，我忘记了水下的水妖，猖獗的暴风雨，漩涡，海底深邃的陷阱。忘记我四周都是“会说话的鳄鱼”。我们约定，汽车将停在一个大门之前。我走近汽车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猛然间拥抱我说：“亲爱的，百看不厌的小美人，谢谢你应我之请来了。我们到塔拉索夫卡去。”

这所别墅并不起眼，但内部陈设惊人华丽：叶卡特琳娜

时期的老式家俱；织花壁毯，多帧绘画，瓷器，银器，书柜；收藏的小提琴和大提琴；镶银的刻有名字的武器。

尼古拉耶维奇没等我清醒过来，就抱起了我。在他的怀抱里我感到兴奋而不安。他的每一根线条对于我来说都体现了男性美。一想到他，我就浑身发抖，热血沸腾，心儿象年轻时一样悸动。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只要您说一句话，我就同妻子离婚。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这只是我们两人之间说）做了一个复杂的手术，她深明事理，知道我需要一个健康的女人。”

很难用普通的语句表达我听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允诺后感受到的极度欣喜心情。早已翘盼的幸福来临了，我们忘却了浮生——时间和饮食，世界对于我们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有权，我就把你深锁春闺，到夜里才去看你。”

后来，当我们拥抱着躺在丁香花园里的时候，他讲了他的童年，戎马倥偬的青年时代，国内战争和革命。

“我出生在斯莫连申纳的领地庄园里。父亲是地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故去了。我们——图哈切夫斯基家的人是贵族后裔。从17世纪起我们的祖辈，父亲除外，都是行武出身。很多人想把最富有的女郎：周围地主的女儿嫁给我的父亲为妻。彼得堡、基辅、莫斯科的私人厂主都想与他联姻，但都白费心机。他全心全意爱上了一个普通的村姑玛芙拉·彼得罗芙娜。这个农村少女一度害怕与地主家的少爷婚配，劝父亲放弃这起门户不当的亲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服了她，他们终于结为伉俪。他从来不指责她，尽可能实现她的愿望。他们的婚姻非常美满。母亲过早孀居，但

拒绝再嫁。

我家的人都非常喜欢音乐。祖母年青时曾从师鲁宾施坦。俄国作曲家唐涅耶夫的学生和继承人日利亚耶夫经常到我们村子里来。

我在奔萨读完了文科中学。麦伊耶尔霍利德创作的研究者，戏剧评论家科利亚·沃尔科夫是我的同学。我曾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大军校读书，从那里上了前线，被俘后几次出逃。德国人把我押到上巴伐利亚，关在英戈利施塔特的古堡里。我只好和许多逃亡者一样，在半地下的乱石包围中消磨时光。这个城堡是德国人在 1827 年建造的，它的周围是一圈深不见底的沟，满满的一沟冰水。外面是很高的铁栅栏。伙食还可以，德国人关心高级和低级军官战俘。每月 3 次——按照日程表在 10 号、20 号和 30 号——给我们送来一些放荡的女人。对于某些俄罗斯族人来说，这些临时女友则成了妻子，他们便留在德国定居了。在被俘期间，我认识了法国贵族出身的军官沙尔利·戴高乐。我预见说这个身材修长、荣誉感很强的法国人一定會在军界崭露头角。为表示友好，我们两人交换了护身符：我送他一个贴身戴的小十字架，他给我一个系有两颗钻石的银质小十字架。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俄罗斯化的德国人康斯坦丁·克劳泽，他就是未来的作家费定。现在他回避自己的德国血统。

薇罗奇卡，每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日子。我的这个日子是 1920 年 2 月 7 日，那一天我同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谢苗·布琼尼吵翻。这个打手和他的结拜义友卢甘斯克的钳工克利姆·伏罗希洛夫认为亏了他们才巩固了革命胜利，无政府主义者夏伯阳也侧身于他们一伙之列。现在人们把他捧成

人民英雄，各个时期和各族人民的统帅。我对之很尊敬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有一次问夏伯阳：“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赞成哪个国际？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

他回管说：“弗·伊·列宁同志赞成哪个，我就赞成哪个。”

午饭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薇罗奇卡，您听够了吧？”

“您真会讲，我眼前全是活龙活现的人物。”

“我真高兴，您愿意听讲，如蒙您允许，我再接着说。伊萨克·巴别利常到我这里来读他的日记。有一句话我脑子里印象殊深：布琼尼的人带来共产主义，娘儿们在哭泣。这是他1920年7月14日记的。我有一次对布琼尼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你那个集团军全是靠人类社会的渣滓——抢劫犯、强奸犯、杀人犯和其他无赖建立的”。很久以前的这段谈话被斯大林知道了。二三十年代的报刊杂志上登出了巴别利的短篇小说，有时他署化名。他的《骑兵集团军》在1926年由国家出版社出单行本。”

图哈切夫斯基从书桌里拿出《骑兵集团军》和一本小书《圣伊帕季的末日》。我读了书上的赠言：“赠给我的朋友和同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巴别利赠”；另一则是：“珍视您的友情，亲爱的朋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您的伊萨克·巴别利”。

“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大动干戈反对巴别利。布琼尼在1924年的《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令人汗颜的文章《‘红色处女地’的巴别利的巴比教派》”他把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的短篇小说说成是对骑兵集团军的诽谤”。

布琼尼和高尔基之间的争论开始了。1928年9月30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并在文中驳斥布琼尼。这位不安静的骑兵，有伏罗希洛夫为后台，自然恼羞成怒，便于10月26日在《真理报》上粗野地驳斥高尔基。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再次秉笔：“细心的读者，我看不出巴别利的书中有任何‘讽刺中伤’的语句，相反，他的书激发起我对‘骑兵集团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向我描述了他们的英雄本色——他们大无畏，深刻认识到斗争的伟大意义。巴别利‘美化了’笔下的英雄们，比果戈理对扎波罗什人的描写更加生动，更加真实”。接下去又说，“巴别利很有能力。我们的人并非多得没有用，乃至我们可以毫不心痛地赶跑那些才华横溢和有用的人，您不对，布琼尼同志。您办了错事。况且您忘记了，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您手下的战士在聆听您的议论。一个评论家必须客观并且关心年青的文学后起之秀才能进行正确而有益的评论。”

原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机枪手，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员，那个顽固不化的“小兄弟”符谢沃洛德·维施涅夫斯基，剧本《骑兵第一集团军》的作者也来参加争论。他所有的剧本都不适合于舞台演出，只有《乐观的悲剧》例外。亚历山大·塔伊罗夫，莫斯科室内乐剧院的导演对我说，他从来没遇到过比维施涅夫斯基更难处的剧作家。高尔基把符谢沃洛德·

①巴比教派是伊朗穆斯林的改良教派。在这里的上下文除该词本意外还有贬低色彩。——译者

维施涅夫斯基写给他的信拿给我看。经他允许我复制了一份：‘我的书——描写一名普通的布琼尼战士的书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回敬巴别利的……巴别利的不幸就在于他不是战士。他到了我们这里以后感到非常吃惊，于是知识份子对我们的这种奇怪的病态印象也就反映在《骑兵第一集团军》中了……’

巴别利写得不对，不对！许多事情他没有看出，只写了支离破碎的东西：骑兵集团军在波兰前线鞍马劳顿。而且连这也是不完整的，只是零散的。

请相信一个战士的话——我们的骑兵集团军并不象巴别利所描写的那样。

1930年3月23日’

我，薇罗奇卡，登记求见斯大林。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我。出席谈话的有：阿利卢耶娃，斯塔索娃，卢那察尔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亚罗斯拉夫斯基。我从提包里拿出了厚厚的戏称为“巴别利案卷”的一包材料。

“可是我们，图哈切夫斯基同志，我们以为您有比一个文人巴别利更加重要的问题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冷淡地说，‘显然，我国的防卫能力您不太关心！等有空闲的时候，我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一道研究巴别利同志的创作。’

“同意您的意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把文件复制下来以后就寄给您。”

出人意外的是斯大林没有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幸好令人厌倦的寓言作家杰米扬·别德内把他搞糊涂了。过了一个月，我又被召至克里姆林宫。

‘图哈切夫斯基同志，’斯大林抽着烟斗说，‘您可能还记得给我们帮过倒忙的那个人的名字吧？1920年9月1日，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我被解除了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同志证明说是您向列宁告状称我为‘假武夫？’

我回答说我从没有写过这样的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气得满脸通红：‘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并不想跟您计较个人恩怨，可是如果您撒谎，那可没人能帮您忙！’

我坚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有记仇的本事。相信他反正要替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同志向我报复，因我没让他们欺侮温和好学的犹太人伊萨克·巴别利。”

‘米申卡，亲爱的！我替您害怕！您并不了解我，在几个钟头内就把您的全部感受想法都告诉了我，把您的肺腑之言掏出。”

“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

“米申卡，恳求您，一定要小心谨慎。您知道，我时时被人盯梢：雅戈达、基洛夫、季诺维也夫、我的丈夫，现在这张战斗名单上又添了一个李可夫，他们全都是我的崇拜者。”

我没有说斯大林。

“谢谢，薇罗奇卡，你这样相信我。”

晚上图哈切夫斯基送我回家。我还没来得及打开门，斯大林就来了电话，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不明白，您要李可夫干什么？”

我哈哈大笑，说他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让我前去做

客。

“您可以去找李可夫，他是阳萎，已多年了！”

25

莫斯科天气恶化了，不时地大雨倾盆。首都市中心和郊区满是积水，难以通行。机灵的男孩子们用破木板搭起了一座座临时的小桥。每过一次，要交 15—20 戈比的“买路钱”。不想掏钱的就吃苦头了，孩子们很不礼貌地把那样的“顾客”推到脏水洼中。

我正同钢琴伴奏和琴，剧院传达室打来一个电话，值班员说有一个姓穆霍夫的农村青年找我。值班员有些重听，把姓氏报错了。原来是格里尼亚·普霍夫从波列诺沃来了。在半明半暗的走廊里，他坐在一张擦得很干净的窄长椅上。一个用绳子捆着的自制的木箱放在两腿之间。

“您好啊，薇罗奇卡！可见到您了！您还结实吗？”

“格里尼亚，我两个钟头以后下班，然后我们到我家去吃饭，晚上去看戏，你能看《卡门》歌剧。”

“那警察不撵俺吗？”他不好意思地问，“莫斯科的警察可厉害了。”

值班人好心地说：“你好好坐着，别乱跑，别把葵花子皮扔到地上，把脚好好擦擦，在我下班之前不会有人动你。”

格里尼亚·普霍夫初次到莫斯科。他什么都感到新奇，什么都怕。在门口他不敢上电梯，天真地问：“电梯这玩意儿能在天上飞吗？要是一下子把俺弄到天上去怎么办呢？那怎么回来呢？”

很难让他改变看法，向他解释是怎么回事则更不容易。

“俺从来没在盆里洗过澡，不知道怎么放水。”

我给他放了热水和冷水，给了他毛巾、肥皂和擦身用的擦子。

午饭前格里尼亚问：“薇罗奇卡，你说，你过得好吗？”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忍心欺骗这个大孩子。

“不管怎么说，还是俺村里好，风景美，干净，”格里尼亚·普霍夫充满幻想地说，“不象城里这样别扭。”

“格里尼亚，你来莫斯科要呆很久吗？”

我的客人脸红了，发紫了，受了委屈生气了，他非常难过。

“如果俺妨碍您的事，那俺马上就可以回去，咱有的是钱，上帝保佑，够吃饭的，不会去讨饭，上帝不让。”

“傻孩子，我问你，是为了安排你的时间。我要带你去看莫斯科最好看的地方。”

格里尼亚这才放心地说：“俺就住五天，然后到兹维尼戈罗德去，你听说过那个城市吗？发给俺的免费休假证是十二天，因俺工作好俺领了一笔奖金，墙报上把俺写成突击手。所以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别怕，俺不会来白吃饭，住的地方也有，在拉斯托尔古耶沃村找到一个亲戚，是俺的表姨。”

我给格里尼亚拿了一张演员包厢的通行证。演出进行期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大声叫好，不时地喝采：“嗨，薇罗奇卡，真棒！”“瞧她唱得多好，多好！瞧这嗓子！”，“俺们村里，连奥卡河都算上，甚至在谢尔普霍夫也找不到哪个姑娘有这样的金嗓子！”，“她真不简单，简直是女王！该当克里姆林宫的国王，管着老百姓，不让他们胡闹。男女老少全

俄国的人跟她走，准没错！……”

我留格里尼亚过夜，在书房里给他铺上被褥。就象是鬼使神差，斯大林不满意地打来电话：“您凭什么在家里开设旅馆？谁让您把乡下的粗人留住在这里？”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亲爱的，谢谢您打电话来。这是波连诺沃村房东的儿子，去年我在别墅时住的就是他们那里，我对您讲过他的情况。”

“明天就让他滚！星期日上午我要见您。”

“星期日上午我们剧院演出，有我的戏。”

“那五点钟我派车来接您。”

▼

我带格里尼亚游览了莫斯科。

“这地方真大，长极了，象浇马路的长水管。秩序不好，乱七八糟，柜台上人挤人。”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他非常爱看，在伊万诺夫的《基督显圣》一幅画前他站了足有一个来小时，还问这画值多少钱。他的天真引人爱怜。我们一道去餐厅用餐。我见邻桌坐着图佩林，知道又在盯我的梢了，登时极为不快，斯大林没有恪守诺言，我感到气愤。

格里尼亚离开莫斯科时心情抑郁地说：

“不该害怕俺们。我听到您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谈话了，知道他配不上您。可是俺们无能为力。对不起得很，打扰您了，俺不会再来给您添麻烦。如果您喝鲜牛奶，吃活鱼，就请到俺们奥卡河上来，随时欢迎您，也许还请您当家哪。俺们，薇罗奇卡，绝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孔采沃的别墅。几十辆小汽车。周围戒备森严。步兵和骑马警察。高朋满座。除了领导人之外，还有作家、学者、演员、画家、作曲家、电影工作者、集体农庄庄员、企业的突击手、运动员、铁路工人和工人代表。招待来宾的是波林娜·莫洛托娃，多拉·安德列耶娃，马丽娅·卡冈诺维奇，叶卡捷林娜·伏罗希洛娃，阿赫申·米高杨夫人，叶连娜·斯塔索娃。她们都不太会招待。当人们把生物学家伊万·巴甫洛夫、遗传学家伊万·米丘林、化学家尼古拉·泽林斯基导引入大厅的时候，全体起立，开始鼓掌。斯大林提议为苏联科学的繁荣干杯。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画了个十字后干了一杯伏特加。坐在他身边的俄罗斯国家的主席加里宁请学者讲几句话。

“先生们，请多包涵，我说错了，同志们，”巴甫洛夫颤巍巍地说，“不久前我已步入80岁了，”人们再次起立鼓掌，“为科学干杯是好事也是要事。别人告诉我，郑重其事地主持今天的节日宴会的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头目亨里·雅戈达。我很想看看这个扼杀祖国科学的刽子手，不齿于人类的恶棍和杀人魔王。”

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话如此大胆，一阵不可言喻的嘈杂声顿时发生，所有的人都转向雅戈达。斯大林走近巴甫洛夫：“请说下去，伊万·彼得罗维奇，我们听着。”他平静地说。

“三天以前一批不速之客，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当时我正在试验室里忙着。一个美国学者，生物学家斯坦利·古里正与我一起做试验。我们所有的

办公室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的助手科瓦列夫斯基、巴尔金、菲尔季奇、利普斯坦、科瓦柳克被押上封闭汽车抓走了。我们开始打听，但至今毫无下落。同志们，苍天有眼！上帝目睹一切，他可不饶恕这样卑鄙的勾当！”

“伊万·彼得罗维奇，”斯大林打断了院士的话，“我向您保证，今天您的同事就能回到家里。我们向雅戈达同志宣布全民的公开谴责。”

然后斯大林对加里宁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委托您去办理被非法绑架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的工作人员的释放工作。”

加里宁高兴地点点头。宴会高潮时斯大林要求讲话：“时间到了，”他说，“是取缔那个声名扫地的国家政治保安机关的时候了。我们决定撤开它。你们对这个建议有什么看法？”

受害者站着鼓掌，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普特纳，菲尔德曼，叶戈罗夫，亚季尔，加伦，加米涅夫，鲁祖塔克，丘巴尔，科西奥尔，叶若夫，李可夫，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皮达科夫，科萨列夫，波斯蒂舍夫，阿格拉诺夫。其他人一致响应。

原为内科医生的莫斯科报幕员米哈伊尔·加尔卡维向来宾们介绍年青的芭蕾舞演员，大剧院的独舞演员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我看出斯大林的鼠目亮起来，溜溜地转。后来是短腿的瓦列丽娅·巴尔索娃唱歌。尽管她已四十二岁，但风韵犹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裸露的胸部。就在这个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现在我要请美妙的‘卡门’——薇娜·达维多娃上台！”加尔卡维喊道。

伏罗希洛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给我献上了鲜花。午夜，客人散去。伏罗希洛夫建议我坐他的车走，但图哈切夫斯基捷足先登了。

“这可太不好了，”斯大林笑着说，“我们的勇士们不能把一个美人分两半？如果决斗，我相信，在座的任何人都不会去当公证人！”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我离去无动于衷，这还是第一次。我相信，这一夜拜访他的准是半老徐娘巴尔索娃或者年青的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突如其来的获释，我既害怕又欣喜。

“克利姆，你回家去吗？”骨架很宽的叶卡捷林娜·伏罗希洛娃打着呵欠问丈夫。

“好吧，回去，走。”他生气地嘟嘟哝哝地说。

我和图哈切夫斯基一起走了，斯大林甚至没有看我一眼。我们乘车飞驰电掣般地奔跑在安静沉入梦乡没有人迹的公路上。劳动一天之后，全城的人都已入梦了。虽然深夜里远处发出的任何一点声音都显得近在咫尺清晰可闻，但是在城里的一片静谧中却没有什麼可听。我们沿着林间小路驶入森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从行李箱中取出驼毛被。温暖的空气拂面而过。孤寂的鸟儿们勤勉地维护着大地的宁静，从高高的树梢上看着我们，它们非常羡慕我们。

“薇罗奇卡，你能永远当我的女人吗？”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含着忧郁问我。

我报以长时间的吻。

“我们到古老的俄罗斯小城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去吧！我那里有个朋友，我们与他一块去钓鱼，他不会不识

相地乱问。”

“我怎样对剧院说呢？”

“我们去拿张假条，就说你要到军队医院住院部去治喉症。那里是自己人。”

巴尔索娃变了，认不出她了，她成了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她的任何无理要求都马上得到满足。瓦列丽娅·符拉季米罗夫娜得到了一套豪华的住宅。斯大林的宠幸者邀我前去共庆乔迁，她想再一次看看领袖那位退休的姘妇。我故意与诺尔佐夫一同前来。我们跳舞、唱歌，尽兴作乐。忽然间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满脸通红、异常兴奋的巴尔索娃奔向电话。说是这个星期六我应参加克里姆林宫政府音乐会的演出。巴尔索娃恨得脸通红，气得把噉起的嘴唇咬出了血。

“亲爱的，”她从金牙缝里小声说，“我听说你们那些风流事了！劝您不要再破门而入，你们反正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个可是秘密，纯粹是咱们两人之间说，他跪在地上求我嫁给他……”

我大笑起来，歇斯底里大发作，竟至不能自持。我发狂一般笑着，巴尔索娃的客人们也盲目地跟着笑，虽然任何人都没听到我们的“友好谈话”。

27

剧院经理处准我四天假，要求我向干部部提交必须住院治疗的证明。

早晨，为了不露出破绽，我先到市场去，图哈切夫斯基在马戏团旁边等我，这一天我们在扎戈尔斯克度过。

“以前这个城市叫谢尔基耶夫，”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它建于 1337 年，不知为什么我到这个城市来总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激动。”

夜里扎戈尔斯克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大片大片的水洼让人想起拉佐罗夫海。阳光灿烂，照射着市场不远处灰红色奇妙的教堂。

“大寺院的塔和殿堂风格各异，所以分外迷人。从西面看，大杂院俨然象一座城堡，斜坡上还保存着石头工事，那些地方高不可攀。大寺庙里的塔，一个个名字真是独出心裁！”

图哈切夫斯基怀着孩提般的愉悦感叹道，星期五塔，饮酒塔，鸭塔，葱塔……”

扎戈尔斯市的斑斓多采和宏伟气魄让我们想起一个最美好的俄罗斯童话。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前去赶朝圣节。女人们系着熨得平整的白头巾。男人们则穿柞丝的绸上衣，擦油的皮靴，把头发卷起，脸刮得发青。一俄里之外就能闻见许多人身上的葵瓜子油和廉价香水的气味。乞丐们隆重得象是十字军远征一样结队而行：无家可归的人和没有手的人，独脚人和没有腿的人架着自己做的轮椅，拄着拐杖和装着假肢，恶伤和肿瘤令人不忍入目，病病歪歪，浑身臭气……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老人给我印象很深，他的头发是灰白色，长期不洗，已粘在一起，蓬头垢面，两撇山羊胡子。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近乞丐。“请原谅，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老人为之一怔，用流泪而无光的眼睛看了我们一眼：“我，米什卡，一眼就认出你来了，您只不过装做没有看见。现在我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上：我在底层，在黑暗冰

冷的地下室里，最下层，可是你，米沙，爬到最高层去了。”乞丐伸直了腰，他的语中出现了严厉而不可调和的口气。“是的，老兄，我也是斯莫棱斯科省人，和你家住邻居，难道你忘了吗？我叫罗基昂·米洛万诺夫，从前有几座工厂，榨糖，制造女用高级香皂。勇敢的军人，你想想，你不是还追求过我的女儿阿娅特卡吗！为了她，你不是还打算决斗吗！万恶的布尔什维克夺走了我的一切，女儿嫁给一个光屁股的契卡份子，现在不认我。于是从革命开始，这场千刀万剐的革命，使我就流落街头，一贫如洗。我走遍了全俄罗斯，所到之处哀鸿遍野，贫困不堪，沿街乞讨者比比皆是！祖国大地在啜泣，可是如果有人听到她的声音，那他就要被切掉屁股，捏断喉咙。”

“罗基昂·菲利波维奇，我能帮您什么忙吗？”

“不，米沙，我的生活已堕落了，不管怎么说，总算能和难兄难弟们喝上一杯。你走你的路去吧……”

我们情绪压抑，望着讨饭地主的背影，良久，良久。“我们到殿堂去好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问，“我想去为我们的幸福祈祷，薇罗奇卡。”

傍晚，我们到了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菲拉蓬特·叶利谢耶维奇·杜舍热情地招待我们。他那干干净净的小房我非常喜欢。窗上糊着花纸，象刺绣花边的框子，窗外则是一泓湖水，普列谢沃湖就在窗前荡漾，我们的房东喜欢在那里钓鱼。“老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们在你这里住上三两天可以吗？”

“米哈伊洛维奇，您想住多少天就住多少天。”

“叶利谢耶维奇，小心，可不要说我们来了。”

“行了吧，不用你教训我，这又不是头一回接待贵宾！”粗短的杜舍善意地回答。“我答应过的，现在给你带来花布，合成革的靴子，非常结实，煤油灯，煤油炉子，鱼钩，当然还有酒。”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着把一个箱子递给他。

老人咧嘴满意地笑了：“这么说，又让您破费了？”

“没关系，会算清账的！”

“美人儿，现在我们就给你烧浴室，我们乡下的。”

茶炊的水沸腾了。我们带来了食物。杜舍做了油炸土豆，煮了味道鲜美的鱼汤，我们惬意地喝了一瓶伏特加。洗了澡很累，我们很快就拥抱着睡着了。显然，这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没有做梦。早饭后人们去散步。图哈切夫斯基迫不及待地要一吐为快。

“去年斯大林召集红军高级军官开会，”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他给我们讲俄国沙皇，全俄大公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罗兹内是一个多么杰出的人物。我读过大量的俄国历史书籍。伊万雷帝不仅自认为独裁者，而且是俄国思想的代表者。只有他伊万雷帝一人为所有人处理一切事，为所有人思考一切问题，但是他又很孤独。心情极为恶劣时，他就到最边远的修道院去。他的妻妾很早就死去了，那时候允许正式结三次婚。东正教大牧首允许他第四次结婚，但这次婚姻对于伊万雷帝来说也是不幸的。斯大林向我们展示了大牧首给伊万雷帝的就位证书。这个希世珍宝的文书是写在羊皮上，盖有铅印，那时候人们就怕伪造了。文书下面是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约萨夫、希腊总主教、主教和东正教与高级神

职人员的签字。伊万雷帝与堂兄弟符拉季米尔·斯特里茨基不睦，后者也是沙皇伊万三世的孙子。他的母亲叶夫罗西妮娅·斯特里茨卡娅支持儿子争夺俄国王位。据格罗兹内的命令，她被放逐至女修道院。受尽拷打之后老妇人被淹死在西维尔湖中，颈上系了一块大石头。……”

我们进了达尼洛沃——特罗伊兹克圣三一修道院，沿着荒草丛生很久未曾清扫的小径散步，走累了后便坐在半朽的凳上。米沙好象在自言自语地说：“斯大林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等着看他以后的手腕吧！我是饱经沧桑的人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仇恨那些在人民中稍有一点威望的人。权欲心强但碌碌无为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靠阿谀奉承钻入先进战略家的行列，这些善于察颜观色的人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没在血泊中。”

我们互相依偎着。图哈切夫斯基开始读费定、秋特契夫、巴拉丁斯基的诗……

久已盼望，饱经忧患的假期到了。图佩林前来说：“请接下这个包，让我亲手交您，索奇见，我去接您。国际车箱内有您一个双人包厢，饭费已付了。”

信封里装的是票和一大笔钱。图佩林刚走，波斯克列贝舍夫就打电话来了：“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

“您，达维多娃同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您怎么根本不理我了！忘了老朋友可不好啊！”

“我有点不舒服，去治嗓子了。”

“这样的话——咱们两人清账！我也有点小病，牙不好。我们很快见面，再见！”

波林娜·谢尔盖耶夫娜把我当成常客接待，好象昨天我们刚分手似的。后来我坚信，她读过优秀的名为“怎样作人”的“演员”学校！。

“小鸽子，亲爱的薇罗奇卡。亚历山德罗芙娜，看见您精神这么好，这么健康，我真高兴！您不来，我们真寂寞！”

海面平静，岸边偶然荡起涟漪，但很快就消失，好象怕听自己的哗哗声。我沿着岸边迎着太阳走去，然后埋在沙子里很快就入睡了。睡梦中依稀感到有人看我，睁眼后见穿白西服的基洛夫笑着坐在竹编的摇椅上。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好象爱睡觉！”

我忙了手脚，竟忘了打招呼，问：“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基洛夫和善地回答：“我夜里到的，斯大林同志答应明天来。”

“您为什么不游泳？”

他一刹那间脱下西装，胖墩墩地，晒得黝黑，强壮有力的他，走向我。我们拉起手跑进海里。空气还很新鲜，天空在群山掩映中看去象微染晚霞的平原。

“很久不到海边来，”我们从海里出来后他说，“您看，天边已出现了第一颗小星星，真亮啊！我认为这是土星。”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说。

“我也喜欢星星，象这一颗那样。秋天的星也很好看，天高气爽，繁星闪烁。那时候在星空下穿过静谧沉睡的市井，看天地间这些星辰，深色平静的水面在星光下泛出道道

闪光，多么好的景色呀！“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原来是个富有幻想的人！一个人善于幻想是很好的！”

我们微感凉意，便回家去了。波林娜·谢尔盖耶夫娜责备我们在海上呆了那么长时间。晚饭后，基洛夫请我去参加游艺晚会。第二场开演前，面色苍白清瘦的剧院经理登上台去，他很激动隆重地宣布：“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今天，布尔什维克党的杰出活动家，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光临我们的晚会。乌拉，基洛夫同志！”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眼神登时阴暗了，皱起眉头，表情不快。我们进了经理室。

“谁让您这样宣扬我，给我搞这种愚妄没用的虚假仪式？”

经理开始辩解，低声说了些什么。基洛夫生气地离开了剧院。夜里我们到海边去。他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孩子。

“这是我的不幸。”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回家了，一路沉默。早晨他走了。两天之后瘦削的斯大林来了。午饭时他问：“您休息得好吗？寂寞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忘掉您。”

他将信将疑地瞥了我一眼。“如果真心相爱，就不会忘记。”

深夜，他象流星一样溜进我的房子，疯狂而欲壑难填地说：“反正你得归我！”他压低嗓音说，“我已经对你说过多次了，你比别的女人好。你仔仔细细教会了我作爱，可是巴尔

索娃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人。”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可听说您要娶她呢？”

斯大林不快了，他的山羊胡子可笑地掀动起来：“您为什么提这样一个混账问题？您跟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吗？”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丢掉的，我决定索性全抖出来：“瓦列丽娅·符拉季米罗夫娜·巴尔索娃曾请我去参加她的乔迁宴会。她秘密告诉我说您跪着向她求婚。”

“谢谢您提供的情况，得要好好教训教训她。娘儿们的闲言碎语真是不着边际。”

早晨，基洛夫和马林科夫来接斯大林。“我要到部队去。”他说。

整整一个星期我一个人独处。吓得魂不附体的波林娜·谢尔盖耶夫娜跪到沙滩上来说：“薇罗奇卡，有人要谋杀斯大林同志，两辆小汽车被炸，马林科夫同志伤了一只手。”

真是万幸，我没在场！我们走在生活的旅程上，并不知道甚至也不可能想象，在我们居住的这块小地方，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多少大悲剧，高尚的人间创举，多少痛苦，多少英雄行为，下流行为和绝望之举……

在大剧院演员们聚会时，巴尔索娃佯装没认出我。晚上，全苏检察院派车来接我。对此我泰然处之。我在维辛斯基的办公室里整整站了两个钟头。他问我谁有谋杀斯大林同志的嫌疑，请我喝茶吃果酱，喝了一种味道非常好的法国葡萄酒。他曲意奉承地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为什么谋杀斯大林同志的恐怖行为总是不早不迟，成了惯例，恰恰发生在你们一起休养的时候？真是太奇怪的巧合了，是吗？”

我同列宁格勒歌剧院签定了演出六场的合同。基洛夫按我家的地址发来一封电报：“翘盼您的演出”。

在列宁格勒把我安排到“阿斯托里”饭店。晚上，一个美貌蓝眼睛的妇女前来接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有幸在大剧院听过您的演唱。我叫拉祖尔金娜。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请您前去……”

基洛夫一家住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陈设朴素。书房里立着容量很大的和房子一样高的书柜。

“我收集惊险故事和诗歌。”

我和他的夫人一位高个子的金发女郎相吻，过去我曾多少风闻她的情况。

作家米哈伊尔·佐辛科双手拿着一本麦列日科夫斯基的诗集。他那“水妖”一般的妻子维拉，笑声朗朗，在讲剧院里最近的笑话。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们读点什么新鲜的作品解解闷儿吧。”基洛夫的妻子要求道。

“在列宁格勒的莫伊卡这个地方，”佐辛科说，“我偶然地同一位妇女谈了起来，她向我讲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尽是一些无奇不有的怪事，她的犯罪史，她每天的心事。同志们管她叫‘五十岁的利亚利卡’。就是这位利亚利卡早就改邪归正了，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体面的丈夫，可爱的孩子，她本人在涅瓦大街的叶利谢耶夫商店当收款员，儿子上音乐学校，想当钢琴家。”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拉祖尔金娜问基洛夫，“我听说您要到莫斯科去？”

“12月8日我要走马上任，去当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这次不再是“挂名”了。”基洛夫苦笑着说。

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盛大招待会，向列宁格勒辞行。他舞态轻捷优美。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边跳边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不能想象，我多么高兴，就要到莫斯科去住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这是向我表爱吗？”

“如果您想听，就算是吧，同时还是最真诚最坦白的表爱。不管多么奇怪，但您，薇罗奇卡，早就是我最亲爱的人了。我知道，我们中间横亘着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可是我不怕他！”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已经有一个相当可爱的妻子！”

“而您呢，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有一个相当可爱的丈夫。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的良人已调到大剧院长期工作。”

这个消息对我是当头一棒。对我的不幸和痛苦这简直又是火上浇油。我就是缺少丈夫！

“明天您有空吗？”谢尔盖·米罗诺维奇问，“我们出去玩玩！”

我同意了。我们到芬兰湾东岸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去了。基洛夫有警卫相随。寒气袭人，我们在城外一所房子里烤了烤火，在我们来之前一切都准备好了。警卫人员不来打扰。午饭后我开始翻阅最近几期的《红色处女地》，基洛夫想拥

抱我：“薇罗奇卡，我实在不能克制自己，我爱您，想让您为我生一堆孩子。实在不行，女儿我也不嫌！”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不要说了！”

“说真的，凭心而论，您爱斯大林吗？”

“这纯属个人问题，请允许我不回答。”

“告诉我，薇罗奇卡，如果没有他，如果我当上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尽管我并不刻意追求，那时您同意嫁给我吗？”

又是那一套：斯大林、雅戈达、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图哈切夫斯基、李可夫、基洛夫……难道我这弱女子就没有福分享受人间的平静吗？

基洛夫看出了我的心思：“您很漂亮，所以人人都想要您，而且您实在太惹人注目了。”

发自肺腑的话一涌而出：“我该怎么办？我怎样跳出这个可诅咒的漩涡？你们酒醉饭饱的男人张着汗淋淋的怀抱无休止地向我求婚表爱，难道这是我的过错？”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神情黯淡下来。我躺下休息，思绪万千。

晚上喝茶时我问基洛夫：“谢尔盖·米罗诺维奇，难道列宁格勒就没有漂亮的正派的女人吗？”

“到三月份我就满四十八岁了，遗憾的是妻子不能生育。我们是在年青时结婚的，那时的志趣与现在完全不同，革命思想的风暴裹挟着我们。我第一次看见您，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在音乐家协会的音乐会上，从那时起我一直思念您。我迟了一步，斯大林把您抢去了。”

“您对他怎样？”

基洛夫全神贯注地看了我一眼。

他这个人很坏：残酷、狂傲、狠毒、爱报复，心胸极为狭窄。暂时我们不得不韬晦，但迟早要收拾他，撤掉他的一切职务。薇罗奇卡，这是我们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机密，小心，不要说出去！这个无赖到处都有耳目。我吻您一下好吗？”

我不知所措，好容易推开他。

“薇罗奇卡，我不能没有您。”

“我已经对您说过一次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是一厢情愿。”

夜里我们回到沉睡的列宁格勒。涅瓦河上一片蔚蓝色的夜幕。

11月30日是最后一场《阿伊达》。基洛夫到后台来，他介绍我认识一个大胡子的男人：“请多关照，这是我们很厉害的菲利浦·德米特里耶维奇·麦德维季，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的负责人。我们都怕他三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如果有什么事，我随时愿为基洛夫同志的朋友效劳。”

宴会上，基洛夫·麦德维季和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伯爵的后裔，一个饕餮的小说家坐在我旁边，他逗得所有人发笑。基洛夫说：“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您有一副好口才，一枝生花妙笔，一个好胃口，能把精心炮制的食物吃光，席上没有与您匹敌者！”

托尔斯泰看看左右：“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您可以说错了，席上有对手——大无畏的麦德维季同志。他不停地吃了两个钟头，分不清红皂白，有酒就干，伏特加、白兰地、啤

酒！……”

席上人都笑了；麦德维季没理睬这恶意的玩笑。

30

12月1日白天，我在音乐馆与伴奏合琴。突然听到意想不到的吵嚷声，叫声和哭声。面色苍白的经理飞奔而过，指挥、演员和职员们象被火烧身般匆匆飞奔。我问号啕大哭的存衣处老服务员丽莎大婶：

“为什么这么乱？发生什么事了？”

“老天爷，我们的恩人基洛夫·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被该死的法西斯杀害了。据说是德国人密派的托洛茨基份子干的！”

上哪儿去？向谁打听真情？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对于那些生者来说，最无法办的就是他们没来得及向死者说明对死者的主要看法……

我走到大街上，城市一片惊慌。疲惫不堪、神情专注的行人匆匆忙忙奔跑着。结了冰花的电车和汽车装满了人，孤独地停在那里。我拨了基洛夫家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又拨他客厅的电话——还是没有人接。想与多拉·阿勃拉莫夫娜·拉祖尔金娜联系——又没有人接。开始往剧院、音乐馆、熟人处打电话——全都找不到人。我感到所有的人好象都死去了。我必须找人说话，不拘什么，只要说话，不能一个人呆着。我到了莫斯科车站，但那里不放任何人进站，军人和特种兵军队包围了车站。持特许通行证者方可进入。我于是回到旅馆，见桌上有张便条让我立即往州党委打个电话。

12月2日，我在变得空旷同时又气氛紧张的列宁格勒游荡了整整一天。我打电话找电影导演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但是他外出拍片了。我躺到冷飕飕不舒适的床上，时钟的的答答慢慢地走着。晨间奇寒，脚下积雪格格作响。这所大城市的生活瘫痪了。不久前不平静的青春焕发起的思绪，此时黯然失色了。一种失落感笼罩着我。对周围发生的事不可能明确表态，这使我困惑。事态似有不确之处，过份严酷，朦朦胧胧而又可怕，就象布满团团深红色乌云的天空。有一点是清楚的——生活在清算过去并冲向新的基础。想方设法到了斯莫尔尼宫。办事员据某人的吩咐给人往手臂上戴了一个镶红边的黑纱。我便与其他“被选中的人”一道上了二层楼。基洛夫在棺材里，象活人一样。周围的人泪痕满面，吊唁者非常多。花圈堆成小山，各机关、部门、工厂、部队、大中学校、剧院、幼儿园、警察局送来了花圈……代表团一个接着一个。大厅深处是死者的妻子，她旁边坐着基洛夫的妹妹。她们发灰的脸上满是泪珠。叶夫盖尼·穆拉文斯基的乐队在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在一片肃穆之中索菲亚·普列奥勃拉然斯卡娅和尼古拉·佩奇科夫斯基的嗓音听得特别清楚。我不记得怎样就走出了斯莫尔尼宫，冷嗖嗖的风吹掉了我的帽子，呼啸着把它刮跑了，我居然没有感到冷。步行回旅馆已经没有气力了，电车和汽车都已满员超载，根本不停。一辆小轿车追上我，司机问：“如果我没认错，您就是演员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吧？”

“是，您有什么事？”

“有人让我把您送到旅馆去。”

我没有反对，司机打开了车门。我脱掉了船形鞋，两只

脚已冻得僵硬了，用手搓搓脚，麻木的手指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车没有把我送到“阿斯托里亚”旅馆，而是把我拉到一个陌生的楼去。陪同的人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在客厅里，一个梳着男式发型的妙龄女秘书对我说：“菲利浦·德米特里耶维奇已几次问过您来了没有。”

“去报告说女公民达维多娃到了，我刚把她从斯莫尔尼接来。”

女秘书好奇地看了我一眼：“真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她絮絮叨叨地开了腔。“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的女儿收集名人签字”这女人着急了，“我的小提包里有您的照片，是您演《卡门》的剧照，这几天买的，请您为我女儿签个字吧。真麻烦您了！她会非常高兴的。她名字叫列宁娜，我们姓福夫京娜。我们是为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她是列宁逝世那天生的，一个茨冈女人给我算命，说列宁诺奇卡将来必定有大福！”我在照片上题了字：“题赠列宁娜·福夫京娜。祝幸福！1934年12月2日·薇娜·达维多娃”。

有人传我到办公室去。高不可攀大黑胡子的熊（麦德维季）氏坐在书桌旁一张很深的安乐椅里，他的姓与他的长相再合适不过了。

“请坐，公民达维多娃，”他用浓重的粗嗓音说，“您看咱俩又见面了，没办法，冤家路窄。您必须在我们这里住几天，建议您得空时回忆回忆您同基洛夫同志的谈话内容。”

“别作戏了！难道是我打了基洛夫吗？”

麦德维季一阵大笑，他睁大了眼睛，下垂的嘴唇更红

了，我好象觉得他的唇上滴血。

“我们收到总检察长的命令拘留您。我们还没查清您是否直接参与了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谋杀！”

麦得维季打了一个电话，一名武装押解者走进来，低声说：“把这个被审查的人送到牢房去！”

我被押着，沿着很窄而滑的楼梯进了著名大楼的内部监狱地下室。倾斜的墙壁挂满了灰网，地板上沾着滑脚的黑油。牢房的门用铁镶嵌，长了厚厚的一层铁锈。门栓响了。一个矮小瘦弱的女狱卒喊起来：“嘿，娼妇，把衣服脱光了！我给您这演员小姐准备了一套衣服，我们这儿的囚服。怎么，让我等半天吗？”

“好吧，我这就脱衣服，不过请您背过脸去，请别再嚷了。”

“你这下流胚，你还是说说为什么给关到这里来吧？为卖淫、敲诈还是杀人？嘿，还是个挺美的人！不好意思！得了吧，我又不是没见过那个×眼？我那个×眼也许比你还紧呢，想看吗，我给你看，不要钱，哪，看吧！”

女狱卒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我平生首次对女人感到厌恶。

“滚开，你这个无赖，该死的下流胚！你有什么权力这样说话？你疯了？”

女狱卒莫名其妙地睁大了两眼。在这四面满是污垢的墙里居然还有人胆敢说这种话吗。

“马上去跟你们的领导说，我是演员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大剧院独唱演员，我坚决拒绝穿囚服！快去！”

女狱卒骂骂咧咧地去报告，这段时间她把我锁在黑暗的牢笼里。不眠之夜过得非常之慢，早晨我被押到洗漱间去梳妆。见到恶臭的厕所粪便后，女狱卒紧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我拒绝吃“早饭”，只拿了一小块黑面包放在床上，一只大灰老鼠贪婪地叼上就钻到地洞里去了。12点钟时送来“午餐”——稀汤——臭鱼粥，开水，黑面包。门栓响了，女狱卒打开了门，押解士兵又沿着原来那条路领我去，又是臭气薰人的楼梯，过了一个院子之后把我押到一所明亮的房子里，新鲜空气使我有点头晕，秘书福夫京娜并不看我是什么样子，再次唠叨起来：“我的女儿列宁诺奇卡真有福气，她嗓子很好，我一定把她领来给您看看。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应该听听我女儿唱歌，学校里老师说她是花腔女高音。列宁诺奇卡一心只想演歌剧！”

我昏迷了。女秘书慌了手脚，赶忙端来一杯浓咖啡和夹凉肉的圆面包。我不能吃，感到恶心。来出诊的医生给我打了两针。我醒来时见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雅戈达、维辛斯基、阿格拉诺夫。干瘦的速记员在一张单独的小茶几旁坐着。斯大林问：“尽可能详细地说说您与基洛夫同志的关系！”

“我到他家去过一次，后来在歌剧院的宴会上见过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和他一起乘车去谢斯特罗列茨克兜风，当天回列宁格勒。基洛夫同志的警卫分乘三辆车为我们保镖。”

“请想想，基洛夫同志与您谈了些什么？”莫洛托夫略微有点口吃地说。

我没想出卖已故的基洛夫，坚信是这一点救了我。

日丹诺夫、科萨列夫、扎科夫斯基、叶若夫走进了办公

室。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同我打了招呼。我沉着地回答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问题：“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讲过他童年的事，他怎样参加革命，最近的11月全会，他即将在莫斯科工作等。回忆过外高加索，怀着很深的敬意谈到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委员们。”

雅科夫·阿格拉诺夫插话说：“现在我们要当面对质。”

于是一个30岁的金发男子被押进办公室。

“好好想想，您最后一次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叶若夫用殷勤到肉麻的公鸭般沙哑的嗓音说。

“我第一次看见他。”

后来别人告诉我说这是原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工作人员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托派，就是他打死了基洛夫。审讯期间雅戈达一声不吭地用他那双鼠目死死盯着我。

女秘书给我喝的是柠檬茶，送来几块非常可口的面包——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贪婪地吃过东西。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矮小的伏罗希洛夫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子说，“我们很高兴，您获释了。已发生的事我们感到难过，到莫斯科的车票已经买好了，我的车送您去旅馆，我已安排好了。斯大林没有对我说任何话，他很忧郁，思绪万端。”

有一个细节很怪，令人吃惊：从12月1日至5日斯大林一直在列宁格勒，没有去别的地方，他亲自主持侦讯。12月2日《真理报》登载了他悼念基洛夫的文章。12月3日晚5时他在大剧院对莫斯科知识界讲话介绍暴徒刺杀基洛夫的情况。在同一个时间斯大林怎么会同时既在莫斯科又在列

宁格勒呢？预审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只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那双绿色的贼溜溜的小眼睛判断，我好象觉得这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唯妙唯肖地扮演了他凶险的角色……

12月6日我回到莫斯科。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长就给我介绍了两位新的保镖——布格罗夫和阿尔先季耶夫。图佩林我再也没有见到……

31

12月9日我为莫斯科电灯泡厂的工人演出。音乐会之后我疲惫不堪，因为几乎每个节目之后都要再加一个。我向出租汽车司机报了家庭住址。我在汽车里总是坐后面的座位。这次感到奇怪，密实的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出租车的窗户。有人用一只冰冷的手摸我的一个膝盖，我吃惊地喊起来：“车里有抢劫犯！司机同志，快开到警察局去！”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真好意思！到时候了，别再害怕亲近的朋友了！”

我认出了雅戈达。

“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您什么时候才能不盯我的梢？”

我忍不住，大哭起来。雅戈达解开了我的皮大衣。

“薇罗奇卡，我爱您！真的爱您，我嫉妒所有的混蛋，特别是小胡子！您的一行一动我都了如指掌！您与斯大林的会面，季诺维也夫的纠缠，您同武将图哈切夫斯基的风流事。和您偕已故的基洛夫往谢斯特罗列茨克的旅行！可是您老躲着我！您不信我雅戈达的势力吗？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只不过是开始！”

“请求您，什么也不要再说了，我害怕！向您发誓我同他之间没有什么越轨行为，我们是朋友。”

雅戈达大笑。

“您要是和别人说出去，我就亲手毙了您！你可以去告密，反正谁也不会相信，人家会以为您疯了。对“胖大嫂”马林科夫和短腿袋鼠叶若夫，我们还要特别算账！我们要把他们扭成绳子，剥他们的皮做钱包，然后薇罗奇卡，装上金银财宝奉献给您。一件好珠宝——永远怀念心灵的风暴！薇罗奇卡，跟着我干没错，咱们俩人什么都能克服！”

我们乘车走了 40 分钟。

“我们好象顺利到达目的地了！”——雅戈达愉快地说。

德国牧羊犬“马雷什卡”和“老虎”跑到他跟前。一个穿士兵服的瘦男人端上凉晚餐。雅戈达吼起来：“把布雷加叫来！”

吓得魂不附体的战士跑进来。

“该死的，你给老子吃凉饭、馊饭吗？”

战士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雅戈达从口袋里抽出带钢头的鞭子，不慌不忙地甩起来。布雷加浑身是血，惨叫起来。

“混蛋，再说一遍，你拿这些臭东西想给谁吃？”身为内务人民委员的暴虐之徒还不肯罢休。

又一声可怕的鞭响，战士痛苦地蜷缩着昏了过去。人们把他抬走后，我问雅戈达：“您特意为我安排了这场打人戏吗？”

“您怎么猜着了，我的太太！有时候就得给这些贱货点眼色看看！”

一个健壮的女人来了，她熟练地铺上桌布。雅戈达猥亵地拍拍她臀部。女人笑了，好象他的手一摸就给她产生了快

感。这就是娜塔莎——克里姆林宫浴室的搓澡女人。

我说：“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明天上午 11 点钟剧院有一场重要演出，马林科夫和联共（布）中央的工作人员要来。”

“放心吧，会准时送您去的，现在请去休息吧。”他手指一个门说，“那是您的房间。”

我呆了，我不能动，手脚象是麻木了。雅戈达大声呵叱道：“让我再说一遍吗？”

他故意把鞭子往擦得铮亮的皮靴筒上甩了一下。

“在这所房子里我的习惯是只说一遍！”

房里有一张很矮的宽沙发床，枕头和被子，床单，放饮料的茶几，屋角摆着软沙发。在这个时刻我又一次——已是多少次了——诅咒我的苦命。我想到死神时，就象想到一块最好的美味糕点。遗憾的是想死的时候，死神不来，死神总是突然袭来的。

娜塔莎一丝不挂地躺在被子上面。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象我这样脱了衣服过来，我给您暖暖身子。”

“您怎么，真的疯了吗？”

“老板现在就来，他可不爱等，有时候一些最迷人而年青的小娘儿们就因为不听使唤被送去给那些馋涎欲滴的士兵寻开心。开头先排着队等候，完了事就把她们远远地扔到莫斯科郊外。我帮您脱衣服，我真想看看您那迷人的身体。”

娜塔莎·莫克罗乌索娃轻捷地跳下床来硬是给我脱了衣服，我喊起来，她用左手捂着嘴，用右手掌猛击我的脖子，然后把我推到床上，野蛮地吼叫着扑到我身上。

“薇罗奇卡，您真甜！别碍手碍脚地，让我好好摸摸您的身子，吻我的嘴唇，可要好好地，把我当成男人。”

雅戈达穿着白短裤跑进来。他一身粗汗毛。

“好了，小乖乖们，该乐乐了。”

娜塔莎放开我，投到雅戈达怀抱。由于神经极度紧张，我腹部作痛，洗浴后好了一些。娜塔莎来叫我。雅戈达赤身裸体坐在床上。

“我跟薇罗奇卡玩玩，你去煮咖啡。”

我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雅戈达用力把我推到床上。

“来，上我这里来！”

娜塔莎进了浴室。

“我给您做按摩，让您恢复精神，然后吃点东西您就回家去，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如果您把到我们这里来做客的事说出去，那我们就在您家那张床上把您掐死。”

早餐是在客厅用的，喝的是白兰地，用肉下酒。雅戈达说：“我很幸福，薇罗奇卡，您陪我过了一个最珍贵的良宵，希望这不是最后一个！我打算邀请您到扎戈尔斯克和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去参观古迹。娜塔申卡与我们同行，让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替我们开车，他的妻子尼娜·叶夫盖尼耶夫娜陪同。

雅戈达意味深长地把话题停顿下来。我咳嗽得透不过气。娜塔莎来，给我解开上衣，打开窗户，递给我一杯放了柠檬块的水。

“您想看照片吗？”我的折磨者狞笑着继续说，“那是您坐在那个高贵的武夫腿上照的。您要是不老实，我们就把这些照片寄给斯大林同志，他愿意收藏这东西！”

“请求您，别再折磨我，为什么您看中了我？我们剧院里有的是漂亮的女芭蕾舞演员和女歌星。”

“谢谢您的情报，目前我只需要您！”

“那么娜塔莎呢？”

“她是我的奴隶，我把她从绞索上救下来。您还会知道许许多多情况，您很快就老了。现在明白了吧，跟我交朋友可太有好处了？”

我咬紧牙关说：“是的，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您说的对。”

32

我新来的保镖阿廖沙·布格罗夫是为了遮掩大剧院道具车间工人耳目的。在小吃部我们同桌而坐。

“发生什么事了吗？您不舒服吗？”阿廖沙问。

“必须马上见科利亚舅舅。”

“当心，雅戈达的人在盯您的梢。”

我穿上衣服到了包厢里，服务员打开了中央通道的门。布格罗夫和阿尔先季耶夫在一个柱子旁边等我。他们打了一个手势，一辆车就开过来了。在联共（布）中央的大楼里，我们下到水泥地下室，马林科夫、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符拉丁克同在一个房间里。

“达维多娃同志，您想同我们会面是吗？”“科利亚舅舅”叶若夫的男高音问。

“同志们，你们面临着生命危险。”我说。他们把我围住，恐惧地拉长了脸。

“电灯泡厂的演出之后……”

“这我们知道。”马林科夫打断我的话说，“把您的车换了，后来怎么了？不要着急，要说得详细些。”

“雅戈达在出租汽车里，他把我拉到城外的一所房子，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约走了40分钟，有两只德国牧羊犬跑来。我们进了那房子。雅戈达用一条带钢头的鞭子打一个红军战士布雷加的脸，因为他送来的是凉饭。然后一个漂亮女人娜塔莎来了，她就是在克里姆林宫浴室兼搓澡员的那个人。现在不能碰他们，他们会猜到是我告密的。对不起，可是下面的事我羞于启齿了。”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是您最忠实的朋友。”马林科夫柔和地说，“我们为斯大林同志保证您的人身安全。”

“雅戈达让我进一间当浴室的房子，他提醒说，这不是我们最后的会见，并说首先要对付您，然后就杀斯大林同志，他说漏了嘴，承认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他派人杀的。”

我哭起来，跪下：“救救我吧！你们手中有大权，有军队，有武器，可是他这个小人竟对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同志心爱的女人进行威胁，发号施令，从精神上到肉体上进行折磨。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我愿从您手里服毒！”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请不要感情用事。”马林科夫心事重重地说。

“原来是这么一个局面！”叶若夫说，“同志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我们把娜塔莎·莫克罗乌索娃调去干另一个工作，比如说，让她去当厨娘。晚上收拾东西的时候失手把一桶开水浇在她身上，”面色微白的麻脸波斯克列贝舍夫沉着地说，“然

后给这个病西施扎针，她自己会开口的，而如果她不帮忙，就烧她，打她，扎她，拔掉她的牙，打断她的关节，然后把蜂和臭虫放进牢房里。”

“这事应三天完成。”马林科夫说，“由波斯克列贝舍夫、叶若夫、符拉西克负责，我建议让麦赫利斯也参加这一工作，他总想去公开格斗，让他显显身手吧！”

“可以读有关她的证明材料吗？”

“请吧，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马林科夫说。

修长、驼背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开始读了：“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基柳什金娜有以下外号和化名：娜塔丽娅·莫克罗乌索娃，奥尔加·波扎罗娃，玛丽娅·卡尔平科，阿列夫京娜·罗季姆采娃，拉伊萨·克拉斯娜娅，伊林娜·泽尔诺娃，拉达·戈列尼谢娃，万达·波绍尼科，斯太拉·涅德泽维茨卡娅，奥克桑娜·契鲍塔列夫斯卡娅，尼娜·佩利申斯卡娅。1910年生于尼古拉耶夫。母亲——港口妓院的鸨母，曾侨居土耳其，住伊斯坦布尔和君士坦丁堡。父亲在佩列科普市被击毙。女孩子中学毕业后到希腊人卡拉塔维托格尔兄弟药房当学徒，后开始与两兄弟同居。把两兄弟抢劫一空，烧了药房。在奥德萨的杰里巴索夫斯卡亚大街19号房地地下室藏污纳垢。干过绑票，非法赴土耳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希腊、罗马尼亚活动。通晓德文和法文。干过一些可疑的事。因在伏尔加河流域卖狗肉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几次被捕。从双城子监狱越狱。在奥姆斯克嫁给一个原沙皇军队中校，鱼贩子叶利谢伊·康德拉托维奇·卡尔波夫。打死了丈夫，把尸体切成几块，整整齐齐码放在淹黄瓜的桶里，在地下室下面挖坑掩埋。偷走珠宝，刻有姓氏的武器，

钱，钻石，黄金后，放火烧了房子。第二次被捕是在唐波夫。她打死了押送的红军战士叶夫斯季格涅伊·彼得罗维奇·普罗斯托沃洛索夫。后到列宁格勒，在那里贩卖皮货。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被押解时逃跑。在莫斯科买了一张假身份证。在苏哈列夫斯基市场卖麻醉剂。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普里德沃罗夫）对美貌女子瓦尔瓦拉·基柳什金娜一见钟情。经他介绍，这个能干的女人被录用至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事务管理局工作。她就这样当了搓澡女人，但偶然间被人认出。于是发生了与卢比安卡雅戈达的“历史性”会晤。内务人民委员拟把自己的爱妾安排到基洛夫家去当女佣，基洛夫一家迁往莫斯科后……不过，您看，亨利·格里戈里耶维奇先下手为强了。”

“不要让斯大林同志知道任何情况。”马林科夫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家附近又要昼夜值班了。必须赶紧给雅戈达弄一个年青漂亮肥肥实实的女郎，但是要让她为我们干。”

33

斯大林邀请我和我的丈夫去过新年。在节日餐桌旁就座的有——人民委员，军界要人，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老布尔什维克，演员，学者，作家，戴小园帽的年迈院士，他们不知道为何前来。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赫鲁晓夫和《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他原是一个其貌不扬双腿微弯的小个子。雅戈达带来的是他不漂亮不丰满的妻子。他若无其事走向我，把妻子交由赫鲁晓夫照顾。

“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的小朋友娜塔申卡被一些混蛋拿滚热的汤烫了，整一锅汤全倒在她身上。她真可怜，已经两个星期了，太痛苦了，据说已没有希望治好了，医生不许任何人去看她。薇罗奇卡，我真想再和您躺躺，什么时候我们见面？”

“《萨特阔》歌剧演完之后。”

“我耐心等着吧。”

寒冷的冬夜，克里姆林宫院内的白皮松盖满了雪花。克里姆林宫灯火辉煌。广阔的苍穹点点星光之上一轮圆月升起。真想大声哭喊，孤独柔顺的心灵，痛苦又忧伤，谁解其中味？

有人发现我离席，我在矮子叶若夫陪同下回到乔治大厅，和丈夫、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跳华尔兹。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薇罗奇卡，我很久没见您了，请允许我去看您好吗？”

我小声说：“亲爱的，我随时愿荣幸地接待您和夫人。”

“到我们这里来，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醉醺醺的第一骑兵集团军军长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叫了我一声，“我们这里快活！我们可以喝真正的法国香槟！”

伏罗希洛夫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1935 年

34

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宴会上，斯大林身边坐的是一个很

年青的芭蕾舞演员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他胡子底下微露笑意，像一个馋猫盯着酸奶油一样看着她。

“你很快就是第一大芭蕾舞星了。”领袖微带醉意，高声说，“你会收到我们送的一份很好的结婚礼物，列丽娅，告诉我，你的幸福生活要件什么东西？”

聪颖的奥丽娅谦虚地垂下眼睛小声说：“我没有练功房，没办法练功和排练新角色。”

“这不是问题。”——活上帝回答说，“我们给你一套房子。”

午夜时他们两人一起走了。我已不为他的行动感到惊奇。斯大林——权力无比的人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上九天揽月。寒气无情地侵袭我的全身。我徒步回家去，一辆小车追上我，司机发出信号让我停下。车窗上映出向上翘的小胡子的轮廓，然后小胡子的主人布琼尼出现了。

薇罗奇卡，想兜风吗？”

刹时间一切都令我十分厌恶，无关痛痒。不知哪里来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喊了一声：“兜风就兜风！哪儿都一样！干什么都一样！走！”

“到佩列杰尔金诺！”布琼尼命令司机。

原司令员的府邸座落在花园中，周围树木参天——杨树、松树、白桦树。

“要吃点喝点什么东西吗？”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问。

我学着他的腔调说：“吃，喝都要，过新年干什么都行！”

一些年迈的士兵在桌边伺候，布琼尼见我眼神有不解之意遂说道：“他们是过去的旧军士，留在我身边了。都结了婚，他们的婚礼我都去过，已是子孙满堂了，可是还不离弃

我，说我好象是他们的亲爸爸。薇罗奇卡，尝尝低盐的嫩黄瓜，自己腌的蘑菇，大黑鱼子、鱼子膜囊、腌鲑鱼和柠檬片一起吃味道很好。现在可以喝点酒。有个老朋友，原骑兵战士，现在任葡萄甜酒厂厂长，昨天给我拿来三箱。晚饭后给您烧浴室吗？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给您搓澡，让您痛痛快快洗个澡！”

克里姆林宫浴室的情景，健壮的搓澡妇娜塔莎·莫克罗乌索娃，纠缠不休的雅戈达此时浮现于眼前。

“谢谢，我每天都洗澡。”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要转弯抹角，请说真话，你不会为一个男人向你推心置腹而见怪吧？”

“不，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不见怪，您什么都可以说。”

“我已有家室，妻子是一个很好的人，贤惠，善良，尊敬我，听话，什么事也不顶嘴。我在莫斯科有一套很大的住宅，里面放各种各样旧家俱，还有一套别墅。我们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工资也很多。我年纪相当不小了，就要60岁了。薇罗奇卡，一看见你，我热血沸腾，就象壶里的开水，筋都暴起来，喉咙发干，控制不住，一心一意太想和你睡觉了。我是个普通人，不识什么字，没上什么学。也许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上法院去和老婆离婚，这里还有个人的原因。莫斯科苏维埃会立即另给一套房子，这件事伏罗希洛夫会帮助决定，他对你也很尊敬。你就可以辞去剧院的工作了，那嗓子又不是铁的，用不着扯着嗓子为那些乌七八糟的公狗们开心，反正他们什么名堂也听不出来，只不过装样子罢了。我一定让你穿外国的绫罗绸缎，高级皮衣，让男仆帮

你做家务，如果需要，可以调一个连来，他们很快就会把事情做完。不过我只恳求你一点，你得跟我睡觉，我搂你的时候，你可不能躲到墙角，一叫你，你就迎上来。”

布琼尼以善意幽默的口气说完了这段独白。

“感谢您的坦率，我完全同情和理解您高尚的感情，您的抬举和一片好心我也领情了。任何一个女人受到别人爱慕，她都会很得意的。但是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我有丈夫，您也很了解他——他叫德米特里·加夫利洛维奇·姆契德利泽——尤日内，他今天也在克里姆林宫，还同您说过话呢。”

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出了一口粗气，看得出来，他还从来没有感到过难堪。

“咱们这样吧，你以后就当我的情妇，一个星期上我这里来一次！我不会亏你，一切都让你称心如意。”

“该回家去了，我累了。天已亮了。”

“你要想几天？”布琼尼还是不放过我。

我开玩笑地回答：“一个月，也许两个月。”

他厉声喝斥：“帕尔芬，来！”大胡子的司机进来了。“好好地吧这位太太送到莫斯科去，她让你哪儿去，你就往哪儿开。”

我穿好衣服后，他问：“可以吻您吗？”

“只许吻脸！”

骠悍的骑兵两只大手把我紧紧抱住，我所有的扣子，带子，飘带，钮子一下子全都掉了。

“噢，你可真是个甜蜜的娘儿们，我可得爬到你身上！”他一边添嘴，一边说。

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穿一件睡衣，敞着领子去把我送到汽车前。几个旧军士大兵往后座装了满满的三箱子东西。

“这是点小意思：嫩黄瓜、酒、蘑菇、鱼子、小猪肉、巧克力糖。请不要嫌弃，演完戏有空的时候吃一点。”

35

我回到家，见桌上有图哈切夫斯基的急电，请我立即回个电话。我没脱衣服就拨了他家的电话号码，他激动地问：

“薇罗奇卡，亲爱的，您到哪里去了？我心神不安。”

我笑了，回答说：

“你们全都四散回家了，我丈夫跟一个高胸脯的纺织女工勋章获得者溜了，我在骑兵集团军司令布琼尼的别墅坐了一阵子。”

过了一个钟头，心神不定恐慌不已的图哈切夫斯基来了：“告诉我，您要那个大胡子的狂暴不讲理的人干什么？”

“米申卡，请相信我，用不着吃醋。在十万火急时，我还算有一个崇拜者做储备！可是您知道，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十分严肃地向我求婚，答应给我穿绫罗绸缎，高级外国皮毛，说他十分厌恶不听使唤的年老妻子。您不要生气，这种该死的日子我过够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猛然间搂住了我，电话铃声把我们两人吓了一跳。图哈切夫斯基把我抱在怀里，拿起电话，我直觉地去夺电话听筒，但没拿到，他严厉地问：“是谁？”

图哈切夫斯基苦笑着把话筒给我：“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的电话，接您的车已开出来了。”

我低声说：“米申卡，看您闯了什么祸？现在马上就有好戏看了。”

“不要着急，薇罗奇卡，我们也不是什么好惹的，您就说我给您授了‘荣誉红军战士’勋章，那是您给军队首长演出音乐节目得到的奖赏。”

我幸福地抱住他的脖颈：“米申卡，您真聪明！”

36

孔采沃别墅。我奉命在书房坐等。因闲坐无聊，我就翻开了一本《新世界》的旧杂志，津津有味地读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中篇小说，竟没有发觉斯大林进来了：“达维多娃同志，您成了政治娼妓！为什么不学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列佩申斯卡娅？您看，她多么谦虚！可是她有的可夸耀呢！”

我忍不住，差一点恶狠狠地喊出来：“斯大林同志，您让我怎么办？您什么时候才能最后停止教训我？”

“你为什么和图哈切夫斯基鬼混？难道他比我好吗？”

我不声不响，从提包里拿出《荣誉红军战士》的奖章，把它和奖状一起递给斯大林。

“真能干，薇罗奇卡！不久我们就该为军人们大大庆贺一番了！”斯大林活跃起来，“我们也将有自己的红色元帅了。”

大管家进来说：“斯大林同志，阿布哈兹人民委员会主席拉科巴同志的电话。”

“接过来。”

我问：“我出去吧？”

“留在这里！”

“拉科巴同志，您好！我是斯大林，2月份我们将在联

共（布）中央政治局听您的报告，请好好准备。”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见我手里拿着登载皮利尼亚克作品的那一期杂志：“您在读这种坏小说，这个杂志的领导因为发表这个中篇受到严厉惩处。《园月光辉未灭的故事》用心狠毒，作者故意歪曲历史，他受白卫军的唆使，这些人已和托派同流合污。”

午饭时斯大林继续已开始的谈话：“皮利尼亚克的中篇小说反映的是以集团军司令员加夫里洛夫（伏龙芝）为代表的“革命”“红军”一方与好象以我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会一方之间的冲突。这全都是卑劣的谎言和肆无忌惮的诽谤。不论我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人都没有下达过让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躺到手术台上的命令。皮利尼亚克不真实地反映了苏联的现实，而和事佬高尔基已救过他好几次了。”

值班员报告高尔基到。

“是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当然要接待。”斯大林厚道地说。

“他不一个人。”上年纪的妇女又报告，她生有一双目光炯炯、眼球突出的黑眼睛，鼻子很宽，扁平，说话时鼻孔掀动，“阿列克赛·尼古拉耶奇·托尔斯泰伯爵阁下和他同来。”老太婆庄重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了，托尔斯泰喜欢打趣周围的人。甚至在这里，在斯大林的别墅，他身为来客，也是开了一个半真半假的玩笑。作家们运气好，因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心情极佳。

“我们刚才还讨论过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创作

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我们认为他多年以来都是给苏维埃政权帮倒忙。”

修长而驼背的高尔基坐到安乐椅上，经斯大林许可点上一枝烟。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请您吸吸真正的土耳其烟叶。”

“谢谢。”高尔基回答，“我尽量不改变老习惯，不是当年了。”

斯大林不满意地瞥了他一眼。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该跟我过不去。应该珍惜和尊重作家，我们这些人在俄国已经没有多少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问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我读了您的长篇小说《彼得一世》，打算什么时候写完？”

“现在要写第3卷，最后一卷。不知道值不值得写下去？”研究彼得时代的专家俏皮地打趣。

“《彼得一世》是一部充满智慧而真实的长篇小说，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杨、布琼尼同志很满意地读过了。”

斯大林吸着烟斗在屋里走了一圈后，又说起来：

“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联共（布）中央和我个人对您有一个双重要求。”

托尔斯泰深沉地看了看斯大林。

“我洗耳恭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今天我们需要一本书，一本描写国内战争和革命胜利的长篇巨著或中篇。这本书要以文献资料为基础。作品中应叙述察里津城下红军普通战士的斗争，但不要写巴别利写红

军骑兵战士的征讨那样的笔法。能不能胜任？先想想再回答。”

“写这样一部重要著作需要历史资料。”托尔斯泰说，“真实的战报，报告，函电，此外，还要与当事人谈话。我要花很长时间去体味那个多年以前的时代。”

“我们很喜欢您的实干态度，将把您未来这部书当作对苏维埃政权 20 岁的劳役！”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的洞察力真令人佩服，您简直猜透了我的心思。”身体特别强壮的托尔斯泰唱歌一般说。

斯大林叫来了女管家：“我们来了客人，整整两个钟头我们就让他们干说话？”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是您说不让打扰您的，桌子早就摆好了，厨房的饭也做好了。”

“那就请大家都入席吧！”斯大林对作家们说。

我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我的老板。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还单开一桌吗？吃饭没有女人总是索然无味的。”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托尔斯泰说，“我和您最后一次同桌吃饭是在列宁格勒的宴会上，当时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还在。”

斯大林不快地说：“涉嫌杀害基洛夫同志的人已经枪毙了。我们将无情镇压所有的敌人。”

“您这里的肉做得太妙了，酒味出奇的好！”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边舔嘴一边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高兴得脸都红了，他爱听“大”

人物赞美他的饭菜，餐具，特别是他高加索式的好客。刚刚赶到的斯大林的酒肉朋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叶若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杨和其他所有人（当然照惯例都不带妻子）说说笑笑地入座。我第一次在近处看见莫洛托夫，这个平淡没特点的人让人厌倦。米高杨坐到高尔基身边。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的公文包里装着两本您写的书《童年》和《在人间》，今天刚买的，能劳驾请您签个字吗？”

高尔基皱了皱眉头，这种请求令他尴尬。斯大林笑着说：“阿纳斯塔斯同志，你为什么请高尔基同志签名，他难道要死吗？”

除了高尔基以外，所有的人都笑了，咯咯咯，声音最高的是托尔斯泰。斯大林走到伏罗希洛夫跟前：“克利姆，我们向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提出要求，请他就察里津的革命事件写一部长篇或中篇。你看这建议怎样？”

“当然举双手赞成，我们的军事档案可供作家参考使用。”

托尔斯泰表示感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问高尔基：“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您身体好吗？您有什么要求吗？”

“斯大林同志，按照我的习惯，今天到您府上是有一件紧急要求。”

高尔基咳嗽起来，狡猾的小人则等着看有什么反映：

“请说，我们听着，尽可能帮忙。您是我们的大名人，独一无二的。如果不算伯爵的后裔，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阁下，其他所有的涂鸦者和不要脸的食客全都

不算什么东西，他们做一些官样文章，平淡无味，我认为简直是阿谀逢承。”

高尔基做出姿态，好象不懂斯大林暗示什么。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天才的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现被乌云压倒。请相信我的话，他非常有才能。应该帮助他，如果您个人不过问此事，那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就完了，他会饿死，因为他只会写作，别无所长。”

晚些时候，我认识高尔基之后，我发现他脸上最常见有两种表情。一种是愁眉不展，厌烦而带乱意。在这样的时刻你好像觉得这张脸上不可能出现笑容，脸上缺笑肌。还有另一种表情，总是十分突然，出人意料：愉快的，羞怯而柔和。也就是说，是那样一种一秒钟之前还象不可思议的微笑。后来，我发现，最常见的是每当谈到孩子、优秀人物和书籍的时候，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就会突然慈爱地露出笑意。

“高尔基同志，为什么您这么悲天悯人？”斯大林很生气地几乎恶狠狠地说，“以前您向列宁同志提出过数不尽的要求，让捷尔任斯基同志受欺骗，惹烦了卢那察尔斯基！您老是为某人请命，什么事都管。您已上年纪了，最后该收敛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蒙您包涵，这是我最后一个要求，谢谢您的款待，我再也不来麻烦您了。如果需要，您这里有我的电话。”

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不快。莫洛托夫从夹鼻眼镜底下用冰冷无神的眼睛死盯着作家。他结结巴巴得很厉害，说道：“尊敬的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奉约瑟夫·维萨里昂

诺维奇的要求读了《圆月光辉未灭的故事》，还拿了铅笔做些标注。斯大林同志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地地道道的讽刺小说！我们不能把一部蓄意歪曲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神圣而不可动摇的意义的文艺作品当成教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电影工作者硬是缠着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建议把臭名昭著的皮利尼亚克别有用心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搬上银幕。”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您个人喜欢莫洛托夫同志方才说的皮利尼亚克的那个中篇小说吗？”斯大林问作家。

高尔基在几十年里一直是千百万人思想强有力的代表者，此时他以其固有的直率回答说：“皮利尼亚克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作家，是俄国文学中一个非凡的现象。我严肃宣布他无条件地忠于苏维埃政权。”

“您说的情况我们一定考虑。”斯大林显然被高尔基激怒了。“您要向我们提什么问题？”

“我身体很不好，医生坚持要我改换气候条件，建议我到意大利、法国南部或瑞士。”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们可以送您去疗养，但是俄国需要您，工人阶级和农民离不开您。我们愿意在高加索、克里木、莫斯科市郊，总之，不管您想在哪里常住或短住，我们都可以为您创造任何条件。”

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继续带劲地消灭丰盛的饮料和食物。高尔基再次起身：“该回家去了，我尽可能遵守起居制度。”

“高尔基同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柔和地说，“请您考虑考虑苏维埃国家感兴趣的问题。十月革命吓坏了许许

多多的俄国知识份子：学者、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和作曲家。严峻的时期使他们离开了祖国，但他们在外面的也仍然是俄国人。请您拟一封给《消息报》编辑部的公开呼吁书，我们相信，大部份侨民会倾听您的声音。对于他们回国，我们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保证所有人得到住房，工作，创作上有成绩的，发给勋章和奖金。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让他们出国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高尔基很为难，不忍看他，他赶紧说道：“请您免去对我的这个要求。斯大林同志，我不是党员，绝不为您歌颂功德。”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代表苏联政府提出要求的”伏罗希洛夫说。

米高杨从一个很大的外国提包中取出两本书，死气白赖地开始请高尔基签字。

“请您多多包涵，我今天没有情绪，下次再说吧。”

高尔基很不自然地弯身告别向门口走去。沉静了很长时间。阿列克赛·托尔斯泰阴险地说：“蒙各位垂青，我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意想不到的东西！”

“您有什么新奇东西给我们？”斯大林问。

“我有幸见过楚科夫斯基。”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皱皱眉头问：“就是那个写歪诗说什么鳄鱼会说话的人吗？”

“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的记忆力真令我吃惊！您是俄国和世界文学的行家里手。”

斯大林笑了：“您想给我们讲什么？”

“科尔涅依·伊万诺维奇与高尔基会见过多次，我收藏

的材料里有他的文学研究简况。”

“我们到客厅去吧，”斯大林建议，“咖啡、茶、葡萄酒会给我们送到那里去。”

大家落座后，托尔斯泰开始读：“不知你们怎么想，”楚科夫斯基 1906 年写道。

“我可不信他的经历。”

“工人的儿子？流浪汉？步行游遍了俄罗斯？我不信。”

“我认为，高尔基是宗教法庭官吏的儿子，他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现在至少是法庭的候补公职人员。至今仍与父母住在一起，8 点钟喝茶，牛奶，吃面包，1 点钟吃早饭，7 点钟吃午饭。不喝酒，因酒有害处。每逢星期日去看电影。每天到教堂去。所以这样井然有条的生活自然反映在人们创作中……”

阿·托尔斯泰以胜利者的目光看了看在场的人。他相信，别人一定会热情地感谢他。斯大林转着白眼珠怏怏不快地说：“托尔斯泰同志，您有尊敬的人吗？今后您是不是也会添油加醋地讥笑我们呢？”

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脸红了，很尴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爱您胜于亲生父亲！”

“不必爱我，我又不是女人。需要的是尊敬别人和忠于共同的事业。再见托尔斯泰同志，我们不再留您了，书写完了以后我们再见面。”

“您是否赐我机会同您谈一谈？”托尔斯泰低三下四地问。

“我分配伏罗希洛夫同志帮助您办这件事，再捎上布琼尼同志。”

烟草的烟雾呛得我头昏起来，我听够了无休止争论和长时间的谈话。斯大林发觉我身体不适。他从小瓶子往杯子里倒了一点儿浑浊的液体。

“一口把这喝下去，喝一杯带白兰地的浓茶，再吃一片柠檬，我记住时间，只消过5分钟，您的偏头痛就会好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果然说对了，我的头痛转瞬间即消逝了。

“薇罗奇卡，今天你表现很好。”斯大林说，“要保持这个样子。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你和我在一起感觉好吗？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过这类问题，甚至我已故的妻子们。为什么不说话？你的好丈夫生活得怎样？”

“我们有两套房子，他有他的一套，我有我的。我经常一连几天看不见他，我们在剧院小吃部见面的次数最多。

“姆利德利泽-尤日内是一个欲壑难填喜怒无常的人。跟什么样的女人过夜对他都无所谓。”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不是约法三章不揭旧疮疤的吗？”

“这关您什么事，您反正不与他同居？话说回来了，我同意，犯不上去掏臭狗屎。”

斯大林喝了一杯温热的葡萄酒，又抽起了他那不离手的烟斗，披上一件厚厚的浴衣，穿上毡拖鞋。

“薇罗奇卡，我告诉您一个重要消息。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参与了谋杀基洛夫。莫斯科已把卑鄙的猪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抓起来了。心肠太软、秃顶、不会发

卷舌音、宽容大度、包涵一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相信这些可诅咒的背叛者，跟他们做一些无意义的小事。维辛斯基向我们报告说，军事和地方检察院准备为您安排一次同托派份子季诺维也夫、原秘书梅德维季、恐怖分子和娼妓福夫京娜的面质。您在《欧洲》旅馆与季诺维也夫会晤过，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单独招待过您，而福夫京娜是有名的列宁格勒骚货，您在照片上给她的女儿题过字。”

“许许多多的人用各种语言书写和议论列宁的残酷。自然，我不能卤莽地不知深浅地保护他，驳斥谎言和中伤。我知道，中伤和谎言乃是小市民政治的合法手段，是他们常用的反对敌人的办法。世界上的伟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不遭到人们的诬蔑。此外，所有的人不仅都力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还力图把伟人贬到自己脚下，恶毒予以中伤，使之永远洗不清，他们把这种中伤炮制出来，给它冠以“日常生活”的名称。”

“关于我同季诺维也夫谈话的内容，马林科夫和叶若夫是知道的，谁也没提醒过我福夫京娜是恐怖份子。”

您应该把所有发生的事汇报给领导。那怎么办呢？就这样吧，去劝那些办案的人别再打扰您了。”

“谢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把皮利尼亚克的中篇读完，以便了解是怎么回事。大剧院的图书馆里有这小说的那一期《新世界》全都失踪了。”

“我劝您别让这种脏东西沾污脑子。告诉我，您对高尔基态度怎样？”

“我想在演出之后把《伊泽吉尔婆婆》读完，这是俄国文学中最富感染力的悲剧小说。他的《福玛·高尔捷耶夫》

也写得很好，传记体中篇小说《童年》和《在人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剧本《叶戈尔·布雷契夫》和《小市民》我也很爱看。”

“您以为他写的全是真的吗？”

“当然。”

“高尔基是一个大怪物，我怎么也看不准，他是异己还是我们的人。很难看透他。我们决定不再放作家们出国，他们会把坏榜样带回来。我年青的时候去过几个国家，可是您知道，我在那里什么好东西都没有见到。秩序不好，没有纪律，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今天欧洲也还是地地道道的无政府状态。”

“革命前俄国作家、学者、演员、画家都是公费到欧美去。”

“当时人们有信仰，时代不同，把信仰珍藏在心灵深处，尊重信仰，爱护信仰。可是现在怎样呢？周围全是敌人——判徒，普遍的犯罪，富农把粮食埋到地里，托派走狗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到处酗酒成风，卖淫。我们只有用钢铁般的专政的办法去消除我们社会的种种流弊。清党在这方面则会起重要作用。”

有人给斯大林打来内部电话，他恶狠狠地从白电话机上取下话筒：“谁找麻烦？加里宁？让他进来吧。”

我问：“我要回避吗？”

“薇罗奇卡，您要习惯于我们幕后的天堂。您马上就会见到一个老混蛋，高级应声虫。他老早就胡子一大把了，对那些胡闹的事，我们与人为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老东西一时也离不开女人。如果您感兴趣，以后我全都说给您

听。”

一见斯大林，视力很弱的加里宁就象一名新兵来了个“立正”。

“请坐，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有什么新鲜事？为什么来那么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府上哪里来了这么一个美人儿？”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您得了早期脑血管硬化症。您难道认不出来？这是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为我们争光，我们的骄傲，大剧院的独唱演员。”

“这怎么说的！这怎么说的！”受了刺激的加里宁连声低语，上下左右把我打量了一遍，然后按旧规矩吻我的手。“看见您太高兴了，请到我家小坐，请记下电话号码，家里的和办公室的，您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直言不讳地揶揄他：“刚才还装作没认出来，现在就请上门做客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今天电台三次广播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少年犯罪的决定。”

“过一个星期我桌上就会有一份全国抓了多少少年犯的报告。要把他们的关押期定长一些，并务必让他们劳动。自然界不存在什么少年犯罪，全是父母的罪过。您去动用报刊和广播电台，提个建议拍摄改造的艺术片和文献记录片。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

加里宁走了，斯大林叫来了仆人：“我们好象有淡水鲑鱼配炸土豆是吗？”

“10分钟以后就开晚饭。”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很开心地说：“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接待室里来了一位请愿者涅利多娃，是个外地妇女。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从走廊里走过时看上了她的女儿，一个15岁的小姑娘。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5分钟内就解决了。把母女二人安排住进了‘麦特罗波利’旅馆最好的房间。他没有带小女孩去莫斯科观光，而把她用车拉到别墅，在那里把她强奸了。谁知母亲是高级将官叶戈罗夫的远房亲戚。为了把丑事压下去，加里宁只好付了一大笔款。近几天有人告诉我们说涅利多娃一家13口人全都从唐波夫搬到维尔霍杨斯克边区去了。我们只好找加里宁谈清此事，所以现在他一辈子都要当老老实实的毫无怨言的小绵羊。您看，一代伟人列宁——革命缔造者和旗手的学生与继承人就是这么干的！”

“斯大林同志，能得到您的信任，我感到自豪。”

“要是不相信您，我就不会告诉您了。”

38

我应邀在基辅演出两场。在克列夏季克的一家餐馆里偶然见到了图哈切夫斯基。他在视察基辅军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放走了司机，然而甩掉警卫却困难得多。图哈切夫斯基劝维罗夫和波利亚科夫留在基辅等他电话。我们两人则到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维多利亚·鲍里索夫娜·波洛芙涅娃那里。她住在城市郊区。一整天我们都是在外面过的。我向他讲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的事。

还有什么新闻？”图哈切夫斯基吻着我的脖颈问道。

“斯大林在准备授元帅军衔。”

“什么时候下命令?”

“不知道。”

“不会授给我元帅军衔，斯大林对我正磨刀霍霍呢。”

“米申卡，咱们打赌！他太需要您了。”

“薇罗奇卡，您从哪儿得到这样的消息?”

“现在满城风雨。”

“薇罗奇卡，为什么我们这样少见面?”

“您，米沙，不爱我了！别人都说，您在每个城市里都有情妇!”

图哈切夫斯基大发雷霆：“谁说的？您告诉我这个死鬼的名字，我要当着您的面教训教训他。”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拉起我的手。“我只需要你一个人，每夜都梦见你，青年时代的事早已勾消了。”

我小心地问：“米申卡，为什么杀死基洛夫?”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斯大林恐怖的牺牲品，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脸色阴沉，“我好象觉得你不会出卖我吧?”

“如果你怀疑，那最好不要说。”

“别生气，现在可到了可怕的黑暗时期，我早就看透斯大林，他是小肚鸡肠，气量狭小，是个独裁者，硬充拿破仑。年青时，初出茅庐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加入了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孟什维克组织“麦萨麦·达西”。1917年前，索索与他们关系很好。他毫不手软地把党内朋友交由维亚契斯拉夫·孟任斯基去折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道反对列宁及其《四月提纲》，反对没收土地和实行银行国有化，极力抵制新经济政策。现在他企图与他们算账。请不要这样

大惊小怪地看我，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同样的遭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怕基洛夫占他的位子。您说说看，哪一个独裁者愿意自动让权？基洛夫不怕任何人反对，要求停止迫害和杀人，他要求关闭或至少缩减集中营的数量。1921年基洛夫按照列宁的倡议当上了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过了5年斯大林推荐他到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的岗位上，取代了季诺维也夫的傀儡叶夫多基莫夫。就这样，基洛夫当了列宁格勒握有全权的主人，于是他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独立处理了许多重要问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一个能力低下的人，心胸狭窄的庸才。他竭力想纂权和随心所欲地领导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他的残暴无行超过历代俄国沙皇与罗马皇帝。斯大林长期煞费心机谋求的人民对他的热爱，现在已水到渠成了，他心安理得，洋洋得意。列宁死后他逐一扫清了竞争者，如释重负。他陶醉于人民对他的热爱，而那些拍马屁的人则处心积虑想出了一些新办法使之升温。”

“米申卡，您是什么品行的人？请恕我直言，您难道比他们好吗？”

“我不便议论我自己。许多反对革命的人，我都下令把他们枪毙了。”

“难道你没有怜悯和后悔的感觉吗？你不觉得受到良心谴责吗？夜里扪心自问，你不感到害怕，怕随时受到报复吗？”

“我所有的行为中，居于首位的一向都是公民的义务。如果斗争是正义的，那就没有心慈手软可言。”

“您是贵族后裔，地主，沙皇军队的军官，世袭贵族，

对于你来说，改变理想，制度和感情是不是很轻松的事？我之所以提这些含义不同的问题，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毫无保留、始终不渝发自内心地爱上了你。”

图哈契夫斯基解开睡衣的领子，他感到气闷。我们走到花园围墙之外，沿着静谧迷人的森林漫步良久。忽然间一只兔子窜过，以好奇的目光看了看我们。

“薇罗奇卡，你问这件最可怕的事吗？你想让我向你披肝沥胆把心掏出来吗？我们两人认识了，成了亲密的朋友，但生活依然会把我们分开。这你比我看得更清楚。我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为此应付出毕生代价。我与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这帮庸才之间能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背信弃义地贴近斯大林，现在又在红军里青云直上。我是有教养的人，有知识的人，我通晓战略学，但我却完完全全应以庸碌无才的人民委员的情绪为转移。很难战胜斯大林官僚主义机构的固步自封和狂妄愚蠢。我的一生就象一盘电影片已经卷到尽头了。”

“米申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耐心等待，看个究竟……”

39

卅

加里宁成了到我们剧院看芭蕾舞排练的常客。芭蕾舞演员小姐们让他感到很开心。这些年青的罗马护林女神狄安娜式的姑娘知道他能量大，就厚颜无耻地向这位政府元勋献殷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送给女孩子们进口巧克力，外国香水，袜子，胸针，并且把她们邀来做客。某些小丫头为了多得一份礼物，三番五次地到他家去，打情卖俏地抚摸他满是皱纹的面颊，悄悄吻他的脖颈。16岁的别洛奇卡·乌瓦

罗娃阿娜多姿的身段使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为之如醉如痴。于是芭蕾舞学校的这位女学生便开始躲避加里宁。为寻找宠爱的女神，眼疾手快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剧场后台跑来跑去。有一次，他因近视，周围照明也不好，竟跑到女厕所去，不知是谁淘气地往他身上泼了一些开水。

亚历山大·杰尼索维奇·乌瓦罗夫是冶金工程师，在技术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的妻子克列奥帕特拉·费奥多罗夫娜·苏罗夫采娃是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翻译，通晓几种欧洲语言。他们的女儿从14岁时起就喜欢跳舞，再长大些以后就当真倾心于歌舞了。小姑娘自己想出一些复杂的动作并配上音乐。别拉·乌瓦罗娃未经父母允许就给芭蕾舞演员格利采尔打了一个电话。叶卡捷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格利采尔看了女孩子之后同意免费教她。只用很短的一段时间便为别拉打好基础使她考入歌舞学校。格利采尔已是著名的芭蕾舞演员，独身，她象母亲一样喜欢这个小才女，两人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大剧院的艺术指导对乌瓦罗娃寄以厚望。格利采尔得知加里宁的奢望后便去求见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到了那里，她二话没说，便坚请加里宁别再打扰她的学生。年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领袖哈哈大笑，把这位饮誉世界的著名芭蕾舞演员放肆地辱骂一顿，然后走出办公室。过了两个星期，别拉·乌瓦罗娃失踪了。一个月后，这小姑娘被毁的尸体被人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发现了。医学验尸后确认她被奸污。别拉被埋葬在莫斯科的瓦岗科夫坟地。侦讯开始了。侦讯员鲍里斯·莫尔山斯基查明，晚间排练之后，一些陌生人把年幼的芭蕾舞演员强行拖入汽车。把女孩子照片拿给别墅的佣人看时，他们认出了乌瓦罗娃。大剧院

经理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竟偶然到了他手中，遂据斯大林之命在政府内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马林科夫、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波斯克列贝舍夫、麦赫利斯组成。加里宁颇经受了若干极不愉快的时刻。那班忠实奴仆知道加里宁是独裁者有用的人，便解救了这位老色鬼。后来以“治病”为由公费派他去休假。《消息报》和《劳动报》登载了几篇编辑部写的介绍工业中破坏活动文章，其中把别拉的父母称为英国派来的间谍。

40

长相颇似猴子的卡尔·拉狄克是名记者，他接近政府上层。拉狄克疯狂爱上了一个三级演员帕克林娜，她和我AB角，同时在排练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中饰柳芭娃的角色，公演日期定在4月25日。该剧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导演符拉季米尔·洛斯基和指挥亚历山大·麦利克-帕莎耶夫“秘密”告诉我说，据剧院管理局局长的吩咐，首演时将由帕克林娜出场演唱。马林科夫到剧场来了，我向他抱怨说首演时我不能出场唱柳芭娃，可是我们为此已花去2年的创作生活。自满自足的廷臣首次注意，用一个男人看他爱慕的女人那样通常流露的表情看了我一眼。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对我态度怎么样？”

马林科夫突然问道。

“很好，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请您来给我过生日好吗？”

“如果您的夫人不太吃醋，我才能去。”

“这请您放心。请您在生日晚餐后演几段您已排练的节

目，那我保证我将永远成全您。”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不明白，为什么剧院对我的态度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

“我讲给您听。昨天晚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我说，人民委员们和联共（布）中央的机关工作人员都想去看《萨特阔》的首场演出。根据我的要求，从印刷厂运来了长达四页的海报。我们没见到您的大名而感到不快，当即提出警告。经查问才知评论家——记者卡尔·别尔恩加尔多维奇·拉狄克去找过艺术管理局局长。拉狄克为《真理报》写了篇题为《苏联艺术的新突破》的文章，大肆吹捧主管艺术的各位领导人。他马上就给了甜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别着急，明天就印出新海报，写上您的名字。满意了吧？”

我只好吻了吻容光焕发的马林科夫。

莫斯科倾城而出来看《萨特阔》。大剧院的强手担任了首场演出的角色。艺术家费奥多尔·费奥多罗夫斯基制做了令人难忘的布景。古代诺夫戈罗德美妙的风光与迷人的水下王国绚丽多彩的景色有机地交相辉映。

序曲。幕徐徐拉启，不可言喻的狂喜令观众头晕目眩。我已经是第多少次在经受演员是否成熟的考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得真对，他认为一个歌剧演员要对付的不单单是一门艺术，而是三门艺术：声乐、器乐和舞台艺术。人们注意的中心是：尼坎德尔·哈纳也夫，薇娜·达维多娃，谢尔盖·列米舍夫，勃隆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导演们，指挥，舞台设计。谢幕……谢幕……再谢幕……诺大的舞台淹埋在鲜花之中。按照沙皇时代就已形成的惯例，主要角色的

扮演者都被邀至政府的包厢中去。我看见斯大林含着爱慕的神情看了看我。

我为马林科夫买了两件乌克兰式绣花衬衫作为礼品。我准备叫出租汽车了，但机灵的寿星捷足先登拦住我。我们坐着车很快就到了他别墅的银色森林。愁眉苦脸的马林科夫夫人戈卢勃佐娃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后来这位党员太太以令人眩目的速度飞黄腾达，她不经论文答辩就获得了技术学博士学位，当了莫斯科莫洛托夫能源学院院长。

见到的熟人都是斯大林的栋材：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杨、叶若夫、加里宁、波斯克列贝舍夫、奥尔忠尼启则、麦赫利斯，布琼尼，安德列耶夫，什维尔尼克。受贺者比较年青，放弃工程技术职业后，他当上了党的工作者。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感谢您光临。”马林科夫高兴地说。

“我也很高兴在家里见到您。”

“我们离开客人们谈几分钟！”

“在您的大喜日子里我不大愿意谈什么严肃的事。”

“您怎么知道谈话必定是严肃的呢？”

“我的直觉告诉我，它很少欺骗我。”

他抓起我的手，我们溜到阳台上。

多么安宁，花香阵阵，只有鸟儿的啼叫打破夜的平静。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马林科夫说，“近来我总是在想您。我感到吃惊，您的命运真奇怪——既是女人又是演员。”

“我不太懂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您想听，那么这是我最透彻的表爱。”

“不要这样，亲爱的！总听无休无止的表爱，男人发自肺腑的倾诉使我都变傻了。”

三十三岁的马林科夫，长相酷似莫斯科动物园笨拙的小胖熊杜利恰。他貌不惊人，轻微秃顶，已开始发胖，金黄头发，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头发稀疏，粗眉大眼，象个女人。若演电影他可以扮喀山婆娘。

“照直说吧，因为我不想同您断绝往来，我不能克制自己。向您保证，任何人都不会知道我们见面。我听说，斯大林同志当真垂爱于一个女歌手，小个子并不漂亮的兹拉托戈罗娃，她去过他那儿三次。有时候凭老交情，他也叫列佩申斯卡娅去，可是上个星期瓦列丽亚·符拉季米罗夫娜·巴尔索娃去过他那里。您还想保持对这个小胡子丑八怪的忠贞吗？”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您这一席话使我很厌烦。我们以后在我家里继续谈吧，我还有许多事要同您讲。”

马林科夫把我的手握了好长时间，他声音很低地说：

“今天是我的吉日，我相信您会给我带来我还没有过的幸福。”

整个一晚上叶若夫和波斯科列贝舍夫都围着我转。两位伴侣答应保守秘密，悄悄安排了约会。我唱了五个浪漫曲，又应要求重复了一次卡门咏叹调。凌晨时精疲力尽回到家里。在大衣口袋里摸到一个装钱的信封。里面用一张香烟上的纸打了几个字：“这是参加政府人员音乐会的报酬——共500卢布。”

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很好吧？斯大林同志要求您参加一个内部音乐会。他将对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说。”

在主席团就座的是红军的精华和骄傲。大厅里以优异成绩从学院领到毕业文凭的指挥官济济一堂。整整一个钟头他们竞相鼓掌和扯着嗓子欢迎“天才的”领袖。在主席团就座的同志也疯狂地拍手，谁知他们很快就将被扣上“叛徒”、“变节者”、“内奸”、“破坏份子”、“恐怖份子”、“法西斯份子”、“托派走狗”……等的帽子，但此刻他们还在祖国的卫士之列。斯大林讲了很长时间，非常枯燥，但没有吐露真情，他的话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对人要爱护，对于红军战士来说，指挥官胜于亲生父亲……

41

图哈切夫斯基来了，同行的是一位高个子红头发戴眼镜的人。

“请您们认识认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的朋友和莫逆之交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皮利尼亚克。”

我惊奇地问：“就是写《圆月光辉未灭的故事》那个皮利尼亚克吗？”

皮利尼亚克张着大嘴笑了，象是一个快活的孩子的笑脸。

我问：“想吃东西吗？”

皮利尼亚克回答说：“从昨天起还没有吃任何东西呢！”

“热一点汤好吗？”

“很久没喝热汤了，有什么都端到桌上来：咸鱼，什么

肉都可以，鱼，酸奶油，奶酪，香肠，面包，饼干，果酱，我想把全世界连同迷人的女主人一起吞下去。唯一的条件是我吃东西的时候不能提问题，最好等到吃甜食的时候再说。”

我只好叫醒了仆人，可是她睡眼惺忪，什么也听不懂。我们两人摆好了桌子。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朝门缝看了看，惊呆了——是雅戈达。

“难道我们这两条大汉治不了一个杂种？”皮利尼亚克说，“我早已一见他手就痒痒了。米沙，你的枪上了子弹吗？”

图哈切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很快装好了子弹。急促的敲门声又起。

“薇罗奇卡，请开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命令说，沉住气，我们埋伏在卧室里。”

雅戈达冲进房来。

“我们接您来了，达维多娃·姆利德利泽-尤日内同志，您不是答应在《萨特阔》歌剧初演后与我会面的吗？现在您相信了吧，我多么有耐性。走吧，车在门口等着呢。”

“我感觉不舒服。”

“图哈切夫斯基来您就舒服了？他今天和一个红头发的小子来过您这里。准备好，走吧，否则我要动手了。说实话，我真想让您抚摸我。”

“我哪里也不去。”

“那我们就把您捆起来弄走，有绳子，缆绳，甚至还有镣铐。”

皮利尼亚克和图哈切夫斯基从卧房走出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走到雅戈达跟前：

“我可没准儿会失手，建议你趁早滚走，永远忘记这所

房子。”

雅戈达下流地冷笑：“图哈切夫斯基，你当然是个大武将，但是最好别惹我，否则就得到卢比安卡的地下室去睡觉了。我管教过的可不是这样的好汉！”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象坦克一样扑向雅戈达，伸出两只长手臂把他抱起，一下子扔到楼梯上。说时迟那时快，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给副官施洛夫打了一个电话，报了地址，要求他立即派一个加强分队来。小心的雅戈达事先预计到这种情况，所以大门口出现了一班荷枪实弹的契卡份子。我给马林科夫打了一个电话，他赞许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行为，要求随时报告事态。这样一来主动权就转到图哈切夫斯基和皮利尼亚克手中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红军战士打退了两辆封闭的小汽车，把缴了械的契卡份子赶了进去。雅戈达准备带司机溜走，但是他的汽车已被包围了，人民委员的卫兵落荒而逃。两个小时以后我的客人们回来很高兴地继续用晚餐。

“我命令把雅戈达和他最亲近的朋友们关到禁闭室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笑着说，“让他在水泥地下室里数苍蝇去吧。”

“米申卡，您在玩火。”我不安地说，“看着吧，为这件事我们要吃大亏了。”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把他写的书送给我，很有兴致地在书上题了词。我忍不住了，告诉他说斯大林不喜欢他。

“谢谢您告诉我，但是我知道这个情况。他不喜欢我的风格。据他的高见，我违犯了写作法律，我拒绝摹仿领袖喜爱的俄国古典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列勃·乌斯平斯

基等人，不向亲爱的同时代人马克西姆·高尔基，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绥拉菲莫维、诺维科夫-普里鲍伊学习。”

“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您好象并不是城府很深的人？您很随便而朴实地谈出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您要当作家？”

皮利尼亚克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希望您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吧？”

“薇罗奇卡本人就是真诚的化身！”图哈切夫斯基替我回答。

“这就是说，该是我们介绍身世的时候了。”皮利尼亚克说，礼貌地笑着向我躬身，“我是鲍加乌地方人。父亲是兽医，德国血统——萨拉托夫省伏尔加河一带的移民。母亲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商人家庭，在莫斯科上过学，读过师范训练班。父母都有热情的性格，八九十年代参加过民粹主义运动，但他们走运，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逃脱了劳役。我现年四十岁，生于莫扎伊斯克。我的血管里流的是多民族的血：父亲方面给我的是德国的犹太人的血，母亲则是斯拉夫和蒙古鞑靼人的血统。我在县城度过了童年。我怀着眷恋之情回忆那里的自然风光，森林，当地农民，农村知识份子，其中不乏优秀人物。我在1920年得到莫斯科商学院的文凭。很早就开始写作。我的处女作描写的是月下的草原夜色，鸱枭孤独地哭泣。1909年3月开始文学工作。我第一个短篇抒情小说《春天里》在《戈比》的文学副刊发表时，我只有14岁。我喜欢旅行，观光，增长见识。这几年已去过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今天是我们相识的日子，希望我们的相识是幸福的，您得的书是我很喜欢的几本。”

“很感谢，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好吗？”

“请吧。”

“我在《新世界》杂志上看到您的一封信，请开诚布公告诉我，您是不是因写了《圆月光辉未灭的故事》这个中篇而感到懊悔？”

“初次见一个人是不宜开诚布公谈话的。但是，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米沙·图哈切夫斯基把我领到您府上来的。除了隐私之外，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恶劣的环境迫使我发表公开检讨。过一段时间我给您看我的日记，其中多处记载了这篇时运不好的小说写作时期的情况，我绝不会为这篇东西后悔。”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皮利尼亚克说，“能允许我偶尔来看您吗？”

“有一个条件，鲍连卡，你可不能追求薇罗奇卡。”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可能女主人会有生理要求，那时即令我十分尊敬你，我也不敢拒绝和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物亲昵一阵！别开玩笑，还有正事呢。我的堂妹在苏联检察院当打字组长，她不慎漏了一句，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秘密委员会。米沙，你应该弄清楚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特务活动只不过刚刚开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脸色阴沉地说，“总检察长是我们万古不朽的导师和领袖。他任主席，委员们已定下，有叶若夫，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维辛斯基，波斯克列贝舍夫。”

两人心情压抑，沉默许久，显然在考虑各自的命运。

深夜，十分闷热，住宅里所有的窗户全都敞开着。我在手不释卷地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从书的一开始，顿河地区生活习俗的鲜明对比就使我感到十分惊奇。普遍的酗酒成性，野蛮，罕见的流氓行为，父亲奸污女儿，丈夫把妻子打得死去活来。哥萨克人愚昧，相信巫术，咒语，妖魔的法力。他们几乎不了解外部世界和自己，究竟为什么参加战争。然而他们清清楚楚地记得祖先们讲的故事，能咏唱动听的歌曲，深刻感受大自然的美。他们圣洁地固守传统和风俗习惯，对相邻而居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十分高傲，不屑一顾。顿河人世代纪念斯捷潘·拉辛、叶米里杨·普加乔夫、康德拉特·布拉文的英名，并引以为自豪。关于列宁也是哥萨克出身的传说则是肖洛霍夫的杜撰。

作曲家伊万·杰尔仁斯基建议大剧院排演他以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为题材写的歌剧。我被分配扮演女主角阿克西妮娅。

阿廖沙·布格罗夫前来接我。精力充沛、年轻白净，笑盈盈的，一句话，健康美丽的女管家代替了原来那个蛤蟆样的女人。她向我伸出一只手谦虚地说：“我叫瓦丽娅，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连父名一起叫我瓦列京娜·伊万诺夫娜。”

她的声音有共鸣，悦耳，不惹人烦。

“很高兴，瓦列奇卡，我叫达维多娃。”

“我知道。请您稍等一会儿，吃点东西，他们马上就拿来。”

斯大林喜欢让等待他的人神经紧张。他终于来了。对他

冰冷的礼貌我不胜惊奇。

“瓦列奇卡，”他说，“拿点水果和凉饮料，”他吃力地坐到安乐椅上。“定了这么多事要办，白天时间不够，只好夜里伏案。”

吃两个橙子，喝了一杯波尔荣矿泉水后，他嘟嘟哝哝地说：“您搞了些什么名堂，我全都知道。”这样一个开场白不是个好兆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阴险地看了我一眼，点上烟斗：“你到布琼尼别墅去过，”他开始扳着手指数，“和图哈切夫斯基混过？和雅戈达睡觉？和红头发的皮利尼亚克同居？与马林科夫常见面？你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拿你怎么办？你怎么成了一个没够的母狗？我想过，给你个什么处罚？把你和文明人隔离开来——舍不得，关进监狱？反正你在那儿什么也学不到；我也坐过监狱，你看，我的信仰依然如故。让你去劳改营，修路或是去掘树根——你的手要吃苦头；领导会强迫你用乳房去磨混凝土，——你的乳房硬，受得了，到夜里，你满身虱子，臭哄哄的，将供那些盗贼抢劫犯轮流享用。”听了俄罗斯帝国的专制魔王这番威胁，我当真害怕了。“你为什么不说话？这意味着情况正确？”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不想再申辩了，随您怎么外置，只是别再打扰我，就这样我已经快要精神分裂了。”

斯大林笑了：“好样的，我甚至很喜欢你不是软弱之辈，既不能收买你，也不能出卖你。”他按了一下铃，瓦列奇卡穿着浆得很平整的白围裙走进来。“给我们弄点东西，吃晚饭。”

“我拒绝用食。”

“怎么，我这一席话让你倒了胃口？我发现最近以来您过份紧张，神经质。必须马上送您去休养。”

我吓了一跳，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关我进监狱，发配到劳改营，上断头台，谁也不能保护我，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胆敢批评或命令国家的头号人物。

“薇罗奇卡，别怕我！我决定送您到苏胡米去。在那里，我们的朋友拉科巴同志会很热情接待您。”我一口喝干了高脚杯里的白兰地。“行，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会喝酒的人就会爱别人，——这千古名言出自俄国民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的手笔。寒暄完了，理应休息了！走吧，有好东西给您！”

在卧室里，斯大林用一把小钥匙打开了宝器盒的小门，他手里拿着一个雕花物小木盒：“这是我祝贺您演《萨特阔》的礼品，您塑造了窈窕淑女柳芭娃的独特形象。”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不好意思接受您这样的厚礼！”

斯大林皱起了眉头：“马林科夫为他在他的别墅唱了三首歌或是还有别的什么，他给了您 500 卢布？”

为了让他高兴和平息即将发生的风波，我戴上了金银丝细工的小金表，镶宝石的金戒指和嵌有名贵宝石我的金项链。然后偎依在他身上吻了吻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好象平静下来了。

“谢谢，亲爱的，不管您送不送礼品，您都是世上男人中我最喜欢的人，您是我的情人和大王！”

“你从来没这样称呼过我。我还想模你的手，让你抚摸我。你很久没找我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生气，喜怒无常，很不耐烦……！”

我相信，我掌握主动权的时间已不太远了。每一次会面

之后，斯大林的嫉妒心都更加强烈，疯狂，怒不可遏，恨不能把我碾为齑粉。他通过为数甚众的特务不断得到极为丰富的情报，那些职业御用者再巧妙地添油加醋，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都要逢场作戏。

“薇罗奇卡，我争取不再折磨你，”

我纯粹为了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总是责备我，可是您那里的女人接踵而至，没完没了！我也知道一点情况：您忘不了瓦列丽娅·巴尔索娃，您还喜欢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您与勃隆尼斯拉夫娜·兹拉托戈罗娃也亲密起来，而现在这个名单里又增加了一个胖乎乎的瓦列奇卡！难道她是您的家俱摆设！”

斯大林放声大笑，露出一口歪七竖八的龋齿，他不想修牙——怕痛怕得要死。

“哪儿听说的这些事？男人生来就注定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女人。请您想想，莱蒙托夫在致拉耶夫斯基的信中不是写过的吗：‘如果不是你，那就是另一个人，我的朋友，最好当第一个，而不要当第二个……’薇罗奇卡，我爱你！你是我的太阳，你是我的曙光！”他开始贪婪地吻我……“我常常不叫你来，是爱护你，没有女人不好办，不能拿人的本性开玩笑。我把我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你，谁也别给，没事别乱打电话。休假时去苏胡米，在拉科巴的别墅休息，以后愿意的话，可转到比索契更舒适的单独别墅去。”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的关照让我很感动，您应该了解，我的日子很不好过，这并不能单纯怪罪我这个求告无门的女人，我怕同您身边的政府要员搞坏关系，他们人人有权，每个人都能把我关监狱，惩罚，灭口，您甚至都找

不到我的尸首。”

斯大林哼了一声，他用完全异样的目光看了看我：“你说
是谁？我和他们关起门来单独谈一谈。”

我正好利用他的权欲心：“如果您不怕，就把雅戈达叫
来，他最能纠缠我，恐吓我。”

“这个无赖早就该死，他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我得要
他的命。”

43

图哈切夫斯基的别墅。尼娜·叶夫盖尼耶夫娜很客气地同
我打招呼。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正准备吃午饭。米哈伊
尔·尼古拉耶维奇过 20 分钟回来，他刚打来过电话。这几
天我们正准备去苏胡米休养。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和他的美
人基拉·安德罗尼科夫娜，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巴别
利带上他的新欢和我们一起去。您想到哪里去，当然，如果
不是秘密的话？”

“7 月底前 3 天我必须从苏胡米回莫斯科，政府为共产
国际第 7 次代表大会举行的音乐会中有我的节目，不忍心中
断休假，但是毫无办法。”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快步闯进屋来，象一个充满爱
的丈夫吻了吻妻子，打了招呼。副官施洛夫和司机拿进来几
大包食物。

“我今天整晚在家。”图哈切夫斯基一进门就喊。看
我在，他高兴地笑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向来守时，
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吃饭。”

尼娜·叶夫盖尼叶夫娜烧一手好饭菜，誉满莫斯科。

“米申卡，我全忘了，”她说，“今天我约好了要去看牙。”

“很好，问候医生，给我约一个近几天晚上的号。”

只剩我们两人了。

“薇罗奇卡，”他对我说，“你当然想知道雅戈达的详情了，是吗？”

“是的。”我答。

“我的人把他盘问搜查了一番，在一个秘密缝制的口袋里发现了胶卷和几张照片，原来我们两人在扎戈尔斯克和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克的时候是受到监视的。这个混蛋把胶卷冲出来了。我让人把它取下，装上另一卷。我们还在他那里找到一小张白纸，上面用色采悦目的墨水抄了慢性中毒的配方。我把这些东西全都交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了。马林科夫了解全部情况。”

“米申卡，我害怕血雨腥风。”

图哈切夫斯基高声喊起来：“我们不怕大灰狼！顺便说一句，薇罗奇卡，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还当真倾心于你了，他索性缠住你不放。他可是相当固执的人。临分手时他对我说：“象薇罗奇卡这样的女人生来就是供人做爱的，可谓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如果他坚持已见，我不会反对，米申卡，希望你不要嫉妒。”

我躺到长沙发上，图哈切夫斯基把头放在我膝盖上。两人默默以对约一小时多。

“薇罗奇卡，我不想再保持这种双重人格的状况了，不愿再总是吃醋了，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一起想个办法摆脱这

种现状吧。”

我喊起来：

“别再让我心碎了！我个人什么也改变不了。送我回家去，今晚我们排演歌剧《静静的顿河》，它让所有的人都厌烦了。”

图哈切夫斯基央求道：“我什么时候再见您？”

“不知道，我给您打电话。”

导演尼古拉·斯莫利奇和指挥尼古拉·戈洛万诺夫向参加排练的人介绍了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作家肖洛霍夫。他瘦小，虚弱，腿又不直，没有给人以应有的印象。

“您小说中的哥萨克，”我说，“都很健壮、漂亮、魁梧。”

作家受到伤害，登时面红耳赤。

“丑儿家家有。”尼坎德尔·哈纳耶夫象唱宣叙调似的连说加唱，他是哥里高利·麦列霍夫的演员之一。

肖洛霍夫盛怒：“你们为什么挖苦我？”他几乎哭着说。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伟大的艺术都是能理解笑话的。”天才的指挥和作曲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戈洛万诺夫说。

肖洛霍夫不时地打断乐队，进行干涉，打断演员的台词，没完没了地发指示。斯莫利奇从指挥台上喊道：“嘿，您算老几？您知道吗，肖洛霍夫，伟大的阿列克赛·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几乎观看了《莫扎特与萨尔耶里》的每一次排演？杰出的演员伊万·索斯尼茨基和平庸的雅科夫·勃梁斯基参加演出，普希金不喜欢勃梁斯基。许多年过后他写道：

‘勃梁斯基演悲剧从来不感动人，演喜剧从来不逗人笑’。可是尽管这样，普希金还是善于尊重演员的劳动。他低声，生怕妨碍演员，向导演耳语，提出建议。可是您，年青人，就写了这么一部长篇，还没有完，就到我们大剧院来破坏情绪！请您走开！马上走开！”

肖洛霍夫烦躁地回答：“我就走，只不过导演同志，我当然不是普希金，而仅仅是作家肖洛霍夫，可这一点也请您放明白点，否则你们所有的人都会被当作无用的东西，被人拿笤帚扫走。”

这一番词令之后他出了大厅，得胜回朝。排练中断了，演员们很长时间不能平静。

44

马林科夫在汽车里等我，他问：“我们最好找一个没有见证人的地方去谈一谈。哪儿好？”

我说哪儿都一样。于是我们上了麻雀山。保镖罗科托夫和鲍亚林采夫一步不离地跟着我们，都把右手插在口袋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手枪里总是把子弹推上膛的。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马林科夫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了，雅戈达的被捕和末日也为期不远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您同意在秘密审判会上充当证人吗？我们给您准备发言稿，我本人已为您做了一点。只要我活着，您将多得一份薪金，此事不必张扬开去。”

“格奥尔吉·马林科夫，请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

“您好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出席了今天的排练，明年3月要

上演《静静的顿河》。他妨碍我们，这次会面后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

马林科夫警觉起来：“你们那里有什么情况？”

我把事情原委转述了一遍。

“他让导演、演员和乐队全都感到扫兴。”

马林科夫打断我说：“肖洛霍夫是一个很难缠、很油滑的人，象泥鳅一样，我们的同志早就注意他了，他还有一些严重错误。他就农业集体化发生的复杂问题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写了一封信。这位小说家替富农说话，到时候我们饶不了他。”

当我们走近我的房子时，马林科夫讨好地问道：“休息日您有空吗？”

“还不知道。”

“到我别墅来吧，住一夜！我们共度良宵。”

45

来了一封挂号信，邮戳字迹模糊，象是：“阿钦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用大字写着：“莫斯科，大剧院，红场，演员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收”。我小心地拆开叠成三角的信读起来。

“尊敬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如果您还没忘记俺，那俺就给鞠一个大躬，俺是您认识的格里尼亚·普霍夫。俺们已从奥卡河被赶到北部。这里冷得很。手都冻木了。周围是浓密的森林，没有柴草。父亲身体非常不好，他几乎起不了床，总喊着要吃东西。以前俺们在集体农庄工作，院子里养着两头牛，3匹马，25只母鸡，1只羊，1匹牡马。一些

爱嫉妒的小人就跑到村苏维埃去。在集体农庄的会上，人们把俺们说成是“富农单干户”。第二天警察就到俺家来，他们编写了一份交接书，俺们看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傻乎乎地签了字。根据交接书，俺们用血汗挣的家产都应全部交给国家。会上给了俺们两个钟头。后来用牛车拉着俺们走了三个钟头，到了莫斯科。然后又坐这样的车（但已没有床板，只有栏杆）走了两个月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接着不经休整就坐卡车到了阿钦斯克。起初不想给俺们工作，大家各显其能凑合活着。俺被安排去打扫厕所，俺造了一个小手推车，用它运各种各样脏东西，过了半年，他们见俺还卖力气，就调俺去当工人。这叫“升级”。我的双手磨出血泡，满是治不好的伤口。一个地方长官，最大的首长布尔格米斯特罗夫·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把俺的小妹妹领去当佣人，人们说他早就过了60岁。可俺的妹妹妞尔卡还不到16岁。俺们怕他让她怀上身孕。她诉苦说，第二天他就开始纠缠她。俺的母亲被派到工厂去当了清洁工。好一些的衣服只好全都变卖了。俺们的证件都被收走，发回来的全是一样的小纸。这张纸有什么用？能干什么使？上厕所都不够。唉，薇罗尼卡，薇罗尼卡，普普通通的农村小伙子您看不上！可是你记得俺们坐在星光下，篝火旁的时光吗？俺怎么送你的，含着眼泪要求你不要当姘妇，而要当妻子！每个星期都到警察局去打听，还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去。真不知道要在这个臭地方住多久。一个司机答应通过迂回的途径把信给您送去，要了25个卢布。俺们唯一没被剥夺的东西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什么权力也不能禁止虔城的教徒们祈祷。您会害怕给俺们回信吧？现在人家管俺们叫社会上的危险份子，但含义是什么，

俺们闹不清。

愿您顺心，不要记念旧恶，俺格里尼亚·普霍夫永远是您的友人和同志。请向卡捷林娜致意。这封信是我口授，由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助祭西利维斯特尔·费多谢耶维奇代写的，他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他也向您致热情的问候。俺很想要一张您的照片作纪念，您的演出照，生活照都行”。

我手里拿着因时间过久而变黄了三角信封，再次（天知道已是第多少次，陷入沉思。在集结站，流放地，政治隔离所，垦荒地和集中营里，有多少象格里尼亚·普霍夫这样的人丧生啊？又有多少无辜者遭拷打，多少人致残，多少人被枪杀？必须再次申明，我——不是民间英雄，而是一个普通的俄国妇女，难道我能够扭转乾坤吗？我不做自我辩护，但因有际遇，我当然比别人生活得好一些。

我犯下永远洗不清的罪过，即没有给格里尼亚·普霍夫回信。我缄默不语。世人们请不要指责我，不要咒骂我狠心，因为我也象许多人一样，唯恐性命难保，为此上帝已给予我惩罚，其程度甚于世上一切人。普霍夫的信多年来一直在浴室底下的一个铁盒子里放着。

男人们继续令人厌倦地纠缠不休，特约赴宴，政府方面无休止的邀请作客吃饭，早饭、午饭、晚饭，去餐厅，上别墅，乘小汽车兜风。崇拜者逐年增加。布琼尼没完没了地哄骗，矮胖子马林科夫总打电话来，几近盲目的加里宁让人心烦，伏罗希洛夫继续骚扰，侏儒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斯大林的秘书弯腰驼背一脸麻子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则随时愿上刀山下火海。唯一我真心而疯狂地爱着的图哈切夫斯基则凌驾于他们之上。斯大林站在顶峰。他不可遏制的权力征服了我的

心。于是在这个漩涡中我就要虚与委蛇，耍弄手腕，看风使舵，许下诺言，强做笑脸，有时要设骗局并应一贯地逢场作戏。我早已置身于一条破筏子上，任波浪把我在大海里颠簸，下一步会怎样，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46

联共（布）中央行政科的特别工作人员每月给我送一次“蓝信封”——第二份工资。我的物质生活富裕，有保障，音乐会和演出很多。我尽量不去想那些接踵而至的荣华富贵。

与马林科夫的约会不能再拖延了。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去银松林。他在别墅的大门口迎接我。缝制十分合体的白西装并没有遮掩未老先衰的体态。

“我去吩咐他们备饭，是吃饭的时候了。”

“格奥尔吉·马林科夫，我刚从家里来，想在花园坐一会儿，我很少在露天里呆着，真想看看绿色的草，各色的花，树木，晴朗的天空和繁星。”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不明白，您脑子里哪儿来这么多廉价而做作的伤感情绪？屠格涅夫的小说读得太多了吧？您看我就不喜欢走路，走一会儿就累了，工作使我精疲力尽。”

我回答说：“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我们顺着花园转了一圈。周围是精心栽植的花坛，樱桃树，梨树，一畦畦的草莓，许多棵苹果树。

我问：“您喜欢在园子里干活吗？”

马林科夫轻声大笑起来：“果园和菜园都是园丁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内有一个行政事务科，同志们周到地安排

我们的生活、休息和娱乐，因为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

“您的妻子做什么家务事吗？”

“您提了一个天真的问题。当然她不干。她象我一样，也担任党的负责工作，昨天刚到列宁格勒去开党的检察巡视委员会的会议。”

这种公务谈话让人感到陈腐乏味。马林科夫无精打采地说：“吃饭去吧！”

餐厅里摆的是笨重的家俱，窗上挂着厚厚的窗帘，一张大餐桌，沙发上蒙着富丽堂皇的饰布，考究的餐具熠熠有光，银器满桌。几个上了年纪愁眉苦脸的女人随侍于左右，她们是房主人的远房亲戚。这里的饭菜丰盛，可口而油腻。马林科夫吃饱了就从桌旁站起来说：“午饭后我睡两个钟头。”他用那双半睡半醒的眼睛看了看我说，“劝您也睡一会儿。”

“格奥尔吉·马林科夫，我只是演出那天才休息。翻翻您的藏书可以吗？”

“我相信您能按您的爱好找到几本可读的书。”

书房里满满的，什么书都有！鲍里斯·萨文科夫和牧师兼阴谋家的加蓬，布宁和古米列夫，曼捷利施坦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费多尔·索洛古布和阿赫马托夫……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就飞逝而过。马林科夫披着长衣进来。休息之后他苍白灰色的脸上出现了不健康的红点。一看他的样子，马上你就会想起果戈里笔下的旧式地主普尔谢里亚·伊万诺维奇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

我问：“格奥尔吉·马林科夫，能借借您的书看吗？”

“只能在这里读。某些书是不许广为传播的。走，薇娜·亚历山德山罗芙娜，我给您看我收藏的稀有瓷器，小画

廊，奇异的水晶制品。”

马林科夫夫妇和许许多多其他政府官员一样，更注意画框的装帧，对画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过一段时间他们的趣味会变，马林科夫的“小”画廊里会出现 17—19 世纪的作品；米高杨喜欢旧神像，法国和荷兰匠人的精细工艺品，别致的萨克森瓷器，高雅的古典雕象；伏罗希洛夫则偏爱青铜器，波希米亚高等玻璃制品和为数甚多的肖像；卡冈诺维奇喜欢的是各种流派的绘画、银、金、铜刻的工艺品；莫洛托夫收集邮票，钱币，嗜好粗犷的艺术品。他们全都有很讲究的图书馆，领袖们得到东西从来都是不付钱的。他们属于用“前人”的“私有财产”装饰自己“庄园”的……

马林科夫从碗柜里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瓷糖罐。

“十七世纪的英国货，您喜欢吗？”

“很喜欢。”

“拿去当纪念吧。”

马林科夫打开休息室的门，只见这间屋子一派东方摆设。我们坐到安乐椅上。愁眉苦脸的女人用银托盘端来咖啡，茶，蛋糕，甜食，酒，水果和瓶装波菜米矿泉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马林科夫问，“您有没有真心爱慕的人？”

“为什么我要回答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呢？”

“我想提醒您，以免您想入非非，最后失望。”

“请说得具体一点。”

“您情感外露，不理智。”

“我听不懂您的话。”

“请向我保证严守秘密，即令您受到针扎刀割，也要守

口如瓶。”

“请说吧，我答应保秘密。”

“马上停止与图哈切夫斯基的任何往来。”

“格奥尔吉·马林科夫，您维护谁的利益？”

“我在保护您。您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我把手指都咬出血来了。薇罗奇卡，我愿日夜随侍您身边。这可不是空话，而是发自内心的哀号悲痛的呼喊。您见过我的妻子戈鲁勃措娃，请原谅，不过难道能把她叫作女人吗？她全心全意地搞政治，只想升官发财，其他事一概不闻不问。”

“显然这是相辅相成的。”

“非常正确。我知道，我们身边的许多人试图追求您并向您提一些富诱惑性的建议。请允许我不时去拜访您，好吗？暂时还可以溜到这个别墅和莫斯科的住宅去。待我们收拾了雅戈达，一切就好办多了。”

“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任何时候我都很高兴看见您。”

47

在苏胡米迎接我的是一个健壮、魁梧的彪形大汉。他黑色的头发已有些许银丝，留着一副卓别林式的小胡子，一双大而黑，目光执拗的眼睛——典型的哥萨克人。我看出，这就是阳光明媚的阿勃哈兹的“老板”涅斯托尔·阿波龙诺维奇·拉抖巴。他说起话来低嗓音隆隆响。一见面他对我说的是：“我把您送到最平静的地方，如果您看不上那儿，那就马上把您送回莫斯科。天底下没有比我们阿勃哈兹更好的地方了。”

我请拉科巴吃莫斯科的“金帽牌”巧克力糖。他说：“在高

加索，姑娘，男人们吃的是肉，青菜，喝酒并热烈追求漂亮女人，还喜欢跳舞，舞技高超。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勃哈兹没有歌剧院，希望您不致拒绝在苏胡米演两场音乐会吧？”

“涅斯托尔·阿波龙诺维奇，您需要我这样做吗？”

拉科巴踌躇不决起来：“马林科夫同志要求我办这件事。”

“我工作累了，想休息。”

我们驶近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和参天古木遮掩着的房子。

“您看，这四周景色多么美！”

“我不胜惊喜。”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过去到阿勃哈兹人家里去做过客吗？”

“没有。”

“我们很快就去吃午饭。”

拉科巴在苏胡米市中心有一所漂亮讲究的房子。花园里摆着几张长方形的大桌子。他的妻子，美貌黑眸子的娜齐娅在指挥众人张罗安排。亲友和熟人们也在帮忙。来宾约不下700人，我不解其中奥妙，拉科巴的侄女娜杰拉向我解释说：

“我们这里欢迎最亲近的朋友时都兴这么办。今天是伯父瓦赫坦格的生日，他90岁高龄了。你如果愿意，明天就去看赛马，瞧瞧他的骑术多么高明，舞姿多么优美，若有人跳舞跳得比他好，那个人就得到一个古老的银杯作礼品。薇娜，你也可以试试命运。”

客人们彬彬有礼地就座，众人一致推举拉科巴主酒。

“我们为全阿勃哈兹都爱戴和尊敬的瓦赫坦格伯伯祝贺90大寿。伯伯教会了几代阿勃哈兹人看书写字，至今仍老当益壮。”

老寿星在众亲友簇拥下坐在安放于小高坡上的一张单独的桌旁。一个包铁的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礼品：闹钟、短剑、挂钟、鞍子、厚毛衣、香烟、银茶具和餐具、铬鞣革皮靴、鹿皮鞋，茶叶，盒装巧克力糖、香水和花露水、香皂、书、照相册，床单、内衣甚至……还有足球。装满一箱，就又抬来一个箱子……

用极大的盘子端上烤羊、火鸡、母鸡、家制香肠，各色青菜、蔬菜、水果、点心和坚果。饮宴持续3天，人们兴致不减。

我在莫斯科学会了两首阿勃哈兹民歌，在民乐队伴奏下唱了一遍。瓦赫坦格伯伯送给我一个富丽堂皇的杯和一件古老的阿勃哈兹民族风格长衫。

“保存好这个杯，它会给你带来幸福，它保佑我们家族已350年了。你应把它放在你家最显眼的地方。”

我从未见过如此热情的列兹金卡舞。那种令人目眩的场面非笔墨所能形容。从小孩子到年迈的老者，人人都手舞足蹈。腰缠芦苇而轻捷匀称的小伙子；晒得黝黑，象熟透的黑莓子一样双目明亮的阿勃哈兹女人。晚会的主人，阿勃哈兹的老板，骄傲自信的涅斯托尔·拉科巴潇洒地快步飞舞。

我游历了这个迷人的地方。和拉科巴一起去过新阿方修道院。涅斯托尔·阿波龙诺维奇非常熟悉他这块小王国的历史和风情。我们坐在里察湖舒适的餐厅里，饮着阿勃哈兹美酒，吃鲜嫩的烤羊肉串和金黄的嫩豆角。拉科巴款款道来，

他真心实意愿我对他的阿勃哈兹这块宝地充满尊敬与爱戴。

“我们这个民族很古老，”拉科巴沉思地说，“公元前一世纪阿勃哈兹的祖先阿巴兹吉人就住在阿勃哈兹。公元前一二百年，这里受罗马教皇管辖，后来权欲极强的罗马人征服了这片土地。公元一世纪末这里出现了一些阿普西德、阿巴兹吉、萨尼格人的小公国。罗马帝国的官员对它们实施监督。直到十八世纪末阿勃哈兹王国才形成。那时阿勃哈兹是一个独立的富国。我们不妨碍别人，不进行盗袭，不想征占别国的土地。小阿勃哈兹使格鲁吉亚王公们感到不安。他们武力强迫我们“归并”。人为的同化、无情的时代灾难开始了。但阿勃哈兹人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文学、文化和风俗习惯。十七世纪时土耳其人来到阿勃哈兹土地上。青年女子开始被抓去给苏丹当妾。阿勃哈兹和格鲁吉亚王公们被迫向俄国沙皇求救，今天阿勃哈兹属于俄国和格鲁吉亚。我们没有独立性，1930年前我是傀儡般的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至今是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席。撇开格鲁吉亚，未经我们的老大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同意，我不能解决任何一个重要问题。自治再坏不过了。”

我试图把谈话引向比较抽象的题目，拉科巴当即看破了我的心计，他说：“我什么人也不怕，命运天定，躲闪不得。关于您的来访，马林科夫发来了政府的电报，后来又打了电话。请不要难堪，我知道，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您怀有好感，他是我的好朋友。起初我们想举行一个正式招待会就够了。看到您的眼睛后，我改变了主意。您十分精采动人地演唱了阿勃哈兹歌曲，征服了高加索人的心，您能够想我们之所想。我们不会满口恭维。”

我想什么说什么……”

他就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强壮、勇敢、多情。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女友吉拉·安德罗尼科娃被他看上了，他于是公开追求她。有一天夜里，拉科巴驱车来到人民委员会的别墅，醉醺醺地要进皮利尼亚克的房间。吉拉和鲍里斯都没在家，涅斯托尔·阿波龙诺维奇用肩膀撞开了门。管理所长惊恐不已，带着5个警察跑来。拉科巴命他们连夜把一切恢复原状。

他在沙滩上找到吉拉：“离开你那个作家，留在我的阿勃哈兹，我给你盖一座宫殿！你要什么我都给！听我的，傻瓜！”

“您把战战兢兢的娜齐亚，优秀的骑手儿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您在社会上的地位又会怎么样？”知识渊博素有教养的安德罗尼科娃对热情的阿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说。

“还是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吧，为了遮人耳目，我要把你放到山里去过上半年，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何探子也找不到你。事情平息之后，我们发给你一个新的阿勃哈兹身份证，改个名字，另想一个姓。在报上登载消息说你淹死在海里或山崩时身亡，这里有过此类情况。”

吉拉惊恐万分，借口身体不好溜到莫斯科去了。后来她因与拉科巴谈过话而付出了很高代价……

拉科巴被枪杀后，马林科夫对我讲了下面的情况：“拉科巴的妻子，美貌腼腆的娜齐亚给斯大林留下很深的印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非常了解哥萨克的习俗，但他不顾严格的风尚，当着“战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拉科巴和我的面向她谄媚。娜齐亚沉下脸走了出去。在

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没有再露面。斯大林勃然大怒，高声说：‘拉科巴，如果你管不了自己的老婆，那么你就是个不称职的毫无作为的领导。群众不会拥护你。女人若得到男人赏脸，应该高兴才是……’

拉科巴夫妇心情沉重，茫然不知所措地回到苏胡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没有善罢干休，他命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即把拉科巴召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又一次邀他进午餐，并示威地把娜齐亚安排在自己身边。拉科巴看不过去，严厉地瞥了妻子一眼说：“娜齐亚，你是和丈夫一起到这里来的，在席上只能坐在丈夫身边。”少妇听从他的话。举杯祝酒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拉科巴，我不和你碰杯，你是不速之客。我不想见你！”拉科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当时中央委员们的武器还没有收缴。惊恐的娜齐亚绝望地喊着扑到他身上。她救了斯大林一命并从而防止丈夫过早的牺牲。斯大林登时脸色苍白，小声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我们多余发生争执……”拉科巴被捕了。他受到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我读过审讯记录。特别要案侦查长舍伊宁写道：“拉科巴承认被英国间谍机关雇用，担任外高加索总统。曾几何时，斯大林把他当作朋友和最忠实的信仰者之一。现在友好关系反目成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出面审讯拉科巴。我听到过他的要求：“狗东西，跪下求饶。你要是认罪，供出同谋，就饶你一命。你听着，我不愿重复说过的话。”就连侦察员们也都佩服这个阿勃哈兹人的大无畏精神。他们基本上是胆小怕事之辈，全都饱经世故。‘如果被告一字不说，那他愿意被割掉舌头’。拉科巴向斯大林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你，朱加施维里，连臭猪猡都不如，你是贪得无厌的豺

狼。我诅咒你和你们这一帮混蛋！’斯大林不慌不忙一字一句地小声说道：‘把这个无赖的舌头割掉，单独关起来，不用给他治病，不许给他饭吃，给他戴上手铐脚镣，给水不管多少都要加盐。每天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他，让他看，让他流口水。不忙枪毙他，别让他跑了，让他死不了活受。’”

奉斯大林之命，娜齐亚母子二人被押解到莫斯科。拉科巴的妻子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硬是不从，为此她被押两个月。这60天都没有让她睡觉，她被关的牢房里耀眼的灯光日夜不熄。儿子单独关押，侦查员要求娜齐亚书面供认她和丈夫一起完成英国侦查机关的任务。这年青的女人受到严刑拷打，剥光了身体用大头针扎她。把她的儿子推搡进她的牢房，面如土色的孩子满口流血，疼得呲牙裂嘴。那一天恰是他14周岁生日。当着母亲娜齐亚的面把她的儿子枪杀了。娜齐亚死于酷刑。……

拉科巴一家死后恢复了名誉。在阿勃哈兹首府苏胡米有一条街用他的名字命名。市中心植物园旁边耸立着一块碑，上刻：“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涅斯托尔·阿波龙诺维奇·拉科巴之碑”。

赛马时，瓦赫坦戈伯伯的重孙夺冠，而老寿星本人得第三名。人们推我去发奖。在讲台上我见到图哈切夫斯基和尼娜·叶夫格尼耶夫娜；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吉拉·安德罗尼科娃；诗人亚历山大·别兹缅斯基，这是我一向回避的人。

晚夜间斯大林打来电话说他8月初有空闲时间。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独立支配自己宝贵的时间了。随行的阿廖沙。布格罗夫和阿尔克季耶夫留在莫斯科，我并不知道他们

被捕了。

48

皮利尼亚克很风趣地对待拉科巴的追求。古怪的吉拉为他设置了一些令人感动的场面，尽管这样，他还是打算与妻子离婚，甚至孩子也没有打动的他的心。别兹缅斯基曾企图插手他们的关系。鲍里斯忍耐不住当着我的面对他说：“亚历山大·伊里奇，您在生活中是一个奴颜卑膝的人，在诗歌创作中您是一个不值钱的惹人厌烦的蛆虫，因此您就要干预别人的事。我们用不着黄口孺子，自己能处理。您还是写一个什么“噼啪，噢，我的兔子跑了”之类的剧本吧，一定要有枪声。”

别兹缅斯基强压怒火，哭丧着脸说：

“皮利尼亚克，从今以后我不认您，您让我当众受辱，我们绝不饶您。要想法管管您，封住您的嘴。”

图哈切夫斯基使吉拉和皮利尼亚克言归于好，行前，他们两人手挽手友好的沿滨河大街散步。吉拉·安德罗尼科娃含情脉脉地与鲍里斯告别。在火车箱的台阶上她说：“薇罗奇卡，我把鲍里斯这个小孩子拜托给您，请保护他，他太不稳重。”

她走后，皮利尼亚克活跃起来。他热爱、熟悉并了解大自然，领受大自然的赐予，能辨识各种香味，不用指南针也能在森林里辨别方向，能准确找到生蘑菇的地方，浆果丛，蚂蚁窝，能拿到白桦林里的“甜点心”——味道精美的蜜，知道什么洞里有野兽，能预测天气，看得出何时出太阳，何时下大雨，何时起风。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帕

乌斯托夫斯基、索科洛夫一米基托夫也都曾如此领受大自然的美和体味大自然的心声。

我们朝海边走去，租了一条船划到海上。温馨的夜柔和的气息荡人肺腑。鲍里斯打破沉默：“薇罗奇卡，人生在世，划划船，任幻想驰骋，身边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性真还是很惬意的事呢！”他闭着眼说，“我爱看您的乳房起伏，您的衣衫就象鼓满风的帆。”

皮利尼亚克说什么恭维话都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并排躺着。船身轻轻摇动，舒适地为我们催眠。夜空中轻微的声响并不妨碍你欣赏夜的宁静。我感到心神愉悦，生的乐趣，真想打开爱情的心扉，倾诉衷肠，奉献肉体、生命……

“薇罗奇卡，我要您！当一个健康的男人身边有这么一个唾手可得的意中女性时，他很难抑制情感的冲动。”

皮利尼亚克凑到我身边，他强有力的双手触到我的身体。

“鲍连卡，不要破坏今夜的田园风味和难能可贵的宁静！最好讲点什么！您知识渊博。”

49

写到这里恰好值得引述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口头讲过但从未发表的东西。

“我已开始收集关于民粹派的材料，普列汉诺夫（别利托夫）的生活使我很感兴趣。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是俄国少有的坚定的知识份子之一，博学多才。他在流亡中度过了整个时代——38年，可是回到俄国来了其一生。可能俄国人在异乡生活并不自在。他在彼得堡住了不长时间，隔很

长时间才有一趟到那里去的火车。我搭一辆载货的车去彼得格勒，五脏六腑都颠了个透。我对普列汉诺夫的崇拜是难以言喻的。他同我谈了2个小时，他不会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思想和看法。

‘我奇怪，您提出的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说，‘您看我落后于俄国的时代，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浑沌时代产生的当代作家。我过去爱读的书中又增加了一本，是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一本小诗集《念珠》。我给她寄了一封感谢信。可不知她收到没有。这本集子里的诗我几乎全都能背诵出来。’

我偶然间弄到刚出版的阿赫玛托娃的第二个小诗集《白色鸟群》。我不假思考便将其赠与普列汉诺夫。

‘非常感谢，但我不想终生欠您的债，明天请早些来，我为您备好1906—1911年间我写好的心爱的作品。’

我在约定的时间来了，几个医生正在给普列汉诺夫治病，他们坚请不要打扰他。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听出是我到了，让我稍候。

‘请进，您来了，我非常高兴。您自己倒一杯热茶，桌上好象还有面包干，一点蜂蜜，一块柠檬。请别见怪，遗憾得很，吃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了，时日极为艰难，何时才熬出头？’

形容憔悴，疾病缠身，普列汉诺夫食不果腹。我打了个招呼便奔向市场。在旧货摊上卖了家传的珍贵物品：银烟嘴，祖母的金戒指和表，后向郊区农民买了黄油、鸡蛋、牛奶、奶油、面包和一些肉。

‘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您今天为我做的好事比列宁

还要多，’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尖刻地挖苦说，‘比所有布尔什维克加在一起做得还要多。请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提及我们的谈话，当今时世多变，人情险恶。战争和革命是不惜牺牲的。把我微薄的著述送您作纪念吧，《亨利·易卜生》，《颓废主义者的福音书》，《赫尔岑与农民权利》。我非常崇拜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认为他是最聪明的作家，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远胜于高尔基，我很不喜欢他那些杜撰的人物。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的内心相当矛盾，您会看出，作家的脾性将应时而变化……’

普列汉诺夫拖着病体赴芬兰治疗，到了捷里奥基。过了一年他故去了。格奥尔基·瓦连京诺奇的葬礼没有什么声势，他被安葬在彼得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卢那察尔斯基没有时间前来参加他的葬礼。

我在档案和一些私人收藏的文书中看到了普列汉诺夫与高尔基的通信，以及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的信件。他倾心于神秘哲学，从青年时代起就熟悉马克思主义文献，所以1906年同普列汉诺夫的会见对于他是意义重大的。普列汉诺夫回忆说，——我在鲍利亚斯科见他时，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我提请斯克里亚宾注意这个观点的重要哲学意义。过了几个月我在瑞士遇见他时则发现，他虽然根本不赞成历史唯物主义，可是他已透彻理解了其实质，竟至可以比‘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好地利用这个学说。据普列汉诺夫夫人回忆，他曾这样评价斯克里亚宾：‘他的音乐气魄很大，反映了我们革命时期的气质和一个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者的世界观。’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出身地主家庭，他毕业于军校，后来在矿业学院读书。家资丰裕的亲戚们答应给他谋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这个20岁的青年人积极参加了保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公共政治示威，当了民粹主义者，他热情地在《土地与自由党》、《黑分党》组织中工作。1880年1月到国外去。侨居外国期间，他的哲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作家、记者的全面才华臻于完善，炉火纯青。他认识了列宁，很快就认为后者具有两面性和教条主义。”

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兴致甚高，黎明时分才回到别墅。我把他谈的内容详详细细地记入一个厚厚的带格子的笔记本上。

晚饭时见到皮利尼亚克，我们坐在一张桌上。他神色慌张，激动：“薇罗奇卡，”他若有过失般地微含笑意问，“您不为昨晚的事生气吧？”

“不，鲍连卡，这样的夜晚将在我的脑海中刻下很深的印记。”

他从麂皮外衣口袋中掏出一封信：“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契诃娃邀我去雅尔塔，您想和我一道去吗？”我用疑问的目光看了一眼皮利尼亚克。“玛丽娅·帕夫洛夫娜是一个绝好的女人，她是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的亲妹妹。由于忘我地热爱弟弟，她完全放弃了个人生活。曾同画家伊萨克·列维坦有过一段罗曼史，但未得结为伉俪。”

50

拉科巴在《红十月》号轮船上为我们安排了一间“豪华”舱房。

“我不懂，”皮利尼亚克说，“简直没法闹清，为什么‘十月’是红的？为什么用‘红党’、‘白党’，而不说‘蓝党’和‘黑党’？任何一个历史课本都讲不清这个问题，后人可能猜透这个最复杂的时代的字谜。”

我们坐定之后，我问他对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和作者本人有什么印象。

“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作家及其小说。我经常考虑他写的东西和他怎样写作。作家的风格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趋定型，但没有改善。文学里的行话——这还不是一切，文学的修辞依然如故。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是他19岁时开始写的，《战争与和平》26岁开始写，动笔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45岁，而写《复活》时已61岁，他最好的短篇《哈泽·穆拉特》是在76岁高龄时完成的。托尔斯泰的风格没有改变过，他的笔迹一向总能认出来。”

“《天蓝色的草原》（收入《顿河的故事》）——是肖洛霍夫的处女作，它并没有动人之处，几篇东西都是平庸之作，文字不甚通顺。我拒绝为它写书评。过了三年，文学杂志《十月》奉献给我们两本绝妙的散文，真可以大胆地称之为经典著作。书刊所及之外，俄国各地的千千万万读者感激地作出反响。文学界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几十种热情评论对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极尽赞美和过誉之辞，肖洛霍夫成了著名作家，人们建议他搬到莫斯科去住，他拒绝了，至今仍住在哥萨克的村镇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不理解，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农怎么竟能出息成伟大的作家。高尔基象往常那样捻着小胡子面对我们的作家：费定，列昂诺夫，什克科洛夫斯基，法捷耶夫，阿维尔

巴赫说：‘你们要向肖洛霍夫学习！’然后他微笑着说，“我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第一次见这样的变态现象。”

在莫斯科技术博物馆举行的文学讨论会上，我结识了以前曾在奥尔洛夫劳改集中营当囚徒的谢瓦斯季杨·阿加福诺维奇·契斯齐亚科夫。他曾与肖洛霍夫一起落入马赫诺之手，敌人想枪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位未来的作家跪下答应‘真心实意’地为匪徒效劳从而求得后者饶了一命。

‘你会打枪吗？’马赫诺‘赤军’问他。

‘会。’肖洛霍夫回答。

于是他得到一支枪，在一个露水很重的五月的早晨，肖洛霍夫瞄准自己的同志杀死了好几个人。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记得，他叫伊万·基斯连科，是镇上的人，他一边撕肮脏的遮掩布一边高喊：‘米什卡，你反正早晚要被绞死！你这样的下流胚根本就没有权力活在世上……’

1934年8月17日肖洛霍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自我吹嘘说：‘虽然我没有打过仗，可是任何一个军事专家也找不出我虚发过一枪。’假哥萨克米哈伊洛·肖洛霍夫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呢。

契斯齐亚科夫领着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来我这里。奥尔洛夫斯基身材修长，蓝眼睛，满头白发，他硬是要我放下手头最急的事情到新科尔松斯卡亚镇去。镇边上，在破旧的风雨里，镇长的遗孀孤独地度着晚年。她对我说：‘……我们的儿子菲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于1870年2月14日生于格拉崇诺夫斯卡亚镇。他毕业于历史哲学学院，后来执教12年。1906年顿河军选我儿子当了国家杜马的代表。因他为

人朴实，关心别人，人民信任他，爱戴他，尊敬他。菲佳从童年时代起就对顿河哥萨克历史感兴趣。长大以后他开始为未来写书收集资料。夏天时他到顿河上游荡，把昔日蛮勇的哥萨克现已年迈的人对他讲的事都记到厚厚的装订好的笔记本里。菲佳收集了传奇，故事，谚语，歌曲，笑话，民间传说，总之，搜集了一切与顿河和我们哥萨克命运有关的东西。我的儿子从来离不开他那些笔记本。国内战争时期菲奥多尔受了伤，他的同志们写信告诉我，他死于伤寒。我没有听到他的诀别。我把他的一封信背诵下来，经常反复吟诵：

‘亲爱的妈妈！

‘您知道，打仗可不是过节。这里血流成河，还有许多冤死者。贪婪的人们在弹冠相庆！妈妈，战争比流放还要坏，那里不杀任何人。我不怕死，我想给人们留下一本《关于顿河哥萨克命运》的书。我偶然遇到了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我把您的地址给了他。如果什么时候你们有缘相会，请把他当成自己人。我喜欢他的谦虚，他很少谈自己，善于倾听别人的话并能保守秘密。他读书不多，是个机灵的年青人，很聪明。他的眼睛细长，嘴唇紧闭。知识肤浅，不太了解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几乎没有读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作品，说是没有时间。他不知果戈里为何人，珂罗连科对于他如同代数公式。战争结束后他想当教师。这样一个教师能教什么？教孩子们当傻瓜吗？肖洛霍夫说漏了嘴，说他的祖父是梁赞省人，在一个富裕的村庄居住过。为了谋生，母亲带着儿子来到顿河上。这就是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民族。

妈妈，我非常爱您，想您。每天早晨为您祈祷。

分别了，妈妈！不，再见。向您致深深的敬礼，您的儿子菲奥多尔·克柳科夫’。”

我感到愕然，一言不发地听着。皮利尼亚克继续说：“克柳科娃画了个十字。在教堂里为故去的儿子筹备了祭祷仪式，当地祭司拒绝收钱。肖洛霍夫来到克柳科娃家，从容不迫，彬彬有礼地象老人那样品茗，把方糖嚼着一块块吃掉，津津有味地吃小面包沾蜂蜜——唯一的食物。他向女主人问安，表示哀悼，但没流眼泪，说他的‘同志和最好的朋友’故去了。克柳科娃问：‘告诉我，米沙，您过去见过菲佳的一些装订好的笔记本吗，上面写满了蝇头小字的？’

‘当然见过，他一直放在行军袋里背着，有时候还在本子上记些东西，对我说过他想写一本关于哥萨克、顿河，关于我们辽阔土地的书。’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依您看，我儿子这些本子可能在哪儿呢？’

肖洛霍夫的脸、耳朵、手全都起满了红斑点。他感到不自在了。

‘我哪里知道？也许把菲佳的书包和他本人一起都合葬到坟墓里去了？不过也许有人拣到了，纸总归是有用的，可以抽烟，也还可以派很多用场。’

‘米沙，您能认得出儿子的背包吗？’

‘那怎么能认不出来。’

克柳科娃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揉皱了的背包，上面绣着儿子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这是给我送儿子的噩耗时一起寄来的。’

肖洛霍夫象一只困兽开始东张西望，村长的遗孀问：‘儿

子的坟墓在哪儿？你说，你把菲奥多尔·克柳科夫的笔记本放到哪里去了？求求你，还给我吧，我会厚谢你，把家里有的东西全给你。我要把儿子唯一的纪念品留下。你要他的本子做什么？母亲的心是不能欺骗的，它告诉我，你有事瞒着我！’

肖洛霍夫不告而别。几个可怕而难熬的春秋过去了。我不愿说我是怎样挺过来的。思念儿子，过早地丧失他，我心如刀割，苦楚难言，致使体力不支。还不如让我在那个可怕的1928年1月15日之前死掉。邻居们拿来一份揉皱了的《十月》杂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想，这样的事只能在梦中出现。肖洛霍夫开始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我儿子写的书，书名叫《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几乎没做任何改动，甚至连小说中出现的某些人物他都用了原来的名字。年底第2卷刊载完毕。我找到莫斯科去，编辑部对我很冷淡，认为我精神失常。我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的回信。在约申斯卡亚镇肖洛霍夫拒绝见我。只寄给我一封短信：“要钱的事应找社会救济所”。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肖洛霍夫是在我儿子死后才能偷走他的笔记本，也就是说，在我儿子菲奥多尔临终前的几个钟头，肖洛霍夫是在他身边的。我又到首都去。作家维列萨耶夫和民粹派记者，政治流放犯约瑟夫·根金带着我去找律师。后者听了我们的申述后说：“亲爱的，也许您是对的，但是咱们都没有物证。再下工夫也无用，您只能处境更加尴尬。法官们是不信口供的，我们只承认凭证。我爱莫能助并相信任何人也帮不上您的忙……”

后来有人写信告诉我说克柳科娃服毒自尽了。”

夜间，轮船驶抵雅尔塔。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契诃娃，奥尔加·列昂纳尔多夫娜·克妮佩尔·契诃娃，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琴科（他一直到临终都对这位花枝招展的孀妇充满柔情）来迎接我们。

玛丽娅·帕夫洛夫娜给我们开了两间不大但洁净的房子。为了不致使她感到不便，我上午到她庄园旁边去租了一间房子。

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开始劝皮利尼亚克给艺术剧院写剧本。

“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您可是才华横溢，我们需要您高明的现代剧。我可以先付给您一笔可观的巨款。”

“写现代剧异常困难，我写出来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那些别兹缅斯基或比利-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之流的文化掮客兄弟们就会群起而攻之，仔细琢磨主人公的身世，找岔，吹毛求疵。契诃夫、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高尔基甚至勃洛克都好得多，没有任何人鄙视他们，检查官几乎不干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我讲过您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多么巧妙地避开了检查机关。随便哪个宪兵都一律欣喜若狂地从漂漂亮亮的女演员那双香喷喷的小手里拿到过极难得的两人的免费入场卷。我已经为《圆月光辉未灭的故事》被判处了死刑。”

气氛不自然了，相对无语。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很快就找到话摆脱了僵局：“如果这样，那您就想一个无关大局的抽象的东西吧。”

“我很愿意写一个关于西方知识份子的剧本。”

“一般的内容我们不喜欢，情节剧我们都看腻了，需要激烈的剧情和戏剧冲突。”

“那您该去找发过誓的剧作家：别兹缅斯基、吉尔顺、特列尼奥夫、法伊科、波戈金等人。”

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给皮利尼亚克开了一个到艺术剧院的长期出入证。

“看看我们的戏吧；有点头脑呢，来吧。我在搜集天才作家的手稿，您的书我有。十月份我一定同您联系。”

“可我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在搜集天才导演的手稿，”机灵的皮利尼亚克当即回敬。

52

我和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契诃娃成为好友。她善良、好客，对所有人都表示母亲般的关怀。深夜了，天上星光灿烂。微风吹拂着浓密的草丛。鲜花把迷人的芳香远远地飘散开去。我和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坐在著名的契诃夫长椅上休息。

“您看，真有不会做假的人，”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说，“契诃夫总是孑然一身，在任何场合都如此。为了寻求高尚的东西，他着了魔一般地在世界各地游荡。他多次去罗马，走遍了乌克兰的村庄，去过萨哈林。安东·帕夫洛维奇的生活中离不开人。就在这个长椅上，薇罗奇卡，他度过了许许多多忧伤的夜晚。”

“可是我呢，鲍里亚，不知为什么想起了《海鸥》中的尼娜·扎列奇娜娅、艺术剧院舒适的剧场、阿尔巴特的街

巷、莫斯科。”

“契诃夫的剧本中我最喜欢《海鸥》，女主人公尼娜·扎列奇娜娅的形象气质活象丽卡·米齐诺娃。据说，列维坦、契诃夫和她曾是三角恋爱。丽卡是玛丽娅·帕夫洛夫娜的女友，她们曾一起在中学执教。安东·帕夫洛维奇善于把情感深藏心底。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介绍您同丽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阿维洛娃认识，她是一个非常好的难能可贵的女性。她已结婚，当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可是爱上了契诃夫，起初他也向她表诉衷情，但出于过分的拘谨，不愿破坏他理解中的和睦家庭的生活。”

“契诃夫与奥丽加·列昂娜尔多夫娜·克尼佩尔生活在一起幸福吗？他在她身上找到心灵的归宿了吗？”

“不，他想要孩子，想有一个和美的大家庭。而克尼佩尔则是一个很不安份的女人，她朝秦暮楚。她不过是一个普通演员，一个性格怪戾、严厉、爱面子的女人，她的名气和一切享受全都是因契诃夫的名字才得到的。安东·帕夫洛维奇给她往莫斯科发了多少封电报，央求她到雅尔塔来，聊慰他孤独的心。克尼佩尔总是写张便条拒绝，用上几个‘温柔’的字眼：‘爱你，……吻你……我不能……太忙了……寄钱来，亲爱的……’。”

假期的前一半结束了。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把我送到西姆菲罗波尔。

53

第一天晚上，电话铃不断地响：记者卡尔·拉狄克邀请去做客，半清醒的李可夫告诉我他的地址和会客日，马林科

夫坚持要会面，惹人厌烦的布琼尼问我何时践约到他别墅去“走走”，伏罗希洛夫要求我给边防军开音乐会，加里宁委屈地问为何我至今没去看他……这一切壮丽的尾声——则是斯大林的电话。

“我很满意，”他温柔地说，“您说话算数，按期回莫斯科来了。明天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去接您。”

早晨，斯大林的秘书打来电话：“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略微早一点到您府上可以吗？”

没有别的办法，反正这一天是浪费掉了。

轻轻的勉强可闻的叩门声。波斯克列贝舍夫很不自然地递上一束鲜花。

“您这里非常漂亮，我还是第一次到演员的家。”

我请客人喝咖啡，他按农村习惯说：

“我还是爱喝茶。”

我们无言地面面相觑。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有重要话要说？”

波斯克列贝舍夫有点不知所措。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两人几乎还不太了解。”

我暗自思忖：又一个崇拜者缠上我了！

“您的保镖布格罗夫和阿尔先季耶夫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逮捕了。预审时他们供认从事特务活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委托我负责您的安全，您不反对吧？”

“这是你们的事。”

“从现在开始您享受免费供应，如果要什么衣服鞋帽、家俱和日用品，打个电话就行，我们立即就安排好。”

我问：“大剧院的演员还有人享受这样的优待吗？”

“对这样一个问题不宜正面问答。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对您提一个个人的请求！若有时间，我能到您府上来拜访吗？我不会妨碍您，只想多看您一眼。”

“我很忙，但您偶尔可以来，我会很高兴的。”

他满意地发出一种男性咯咯声。

54

斯大林的别墅。弗拉西克凶恶的目光紧紧盯着我看了一眼：“啊，是您，女士，您可一点都没变，越来越漂亮！可以看看您的手提包吗？预防检查！我们相信您，可是没有办法——这是规定！周围是敌人，他们每天都给我们弄一些出其不意的名堂。”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客厅里等着。

“薇罗奇卡，终于又见到你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放你一个人出去。”

“请不要后悔，您需要的是一个强壮健康的我！”

“还要漂亮，”斯大林补充说，“走，咱们去吃饭，聊聊天，看新电影。”

胖乎乎的瓦列奇卡（她现在是长期不变的服务员了），给我们做了一顿美味午餐。吃饭时斯大林问：“拉科巴是个大色鬼，他没纠缠你吧？他老婆很漂亮，可爱，可他这个该死的还是背着她偷鸡摸狗。全阿勃哈兹都拿他开心，这匹可恨的公马！他不是好领导，要撤换他。薇罗奇卡，有人告诉我说那个德国人皮利尼亚克老是打扰你？莫洛托夫建议让他迁居到德国去。布尔什维克作家别兹缅斯基给联共（布）中央写信，对他提出严重指控。我们还没查清他为什么到英国、

德国、日本去了那么长时间。舆论已严重警告他，可他依然继续写一些玄妙的书，对苏联青年产生有害影响。这个该死的不止一次悔过，答应改正，他根本拒绝对老同志的批评做出回答。你和他还一块儿坐船去雅尔塔！拉科巴要对此负责……”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时时处处嫉妒，生气，我离去的时候，您不是就能和瓦列丽娅·巴尔索娃、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勃隆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和瓦列奇卡睡觉吗？”

算我走运，斯大林心情好，他大笑不止，我也无法让他安静下来。

“为了让您的痛苦减轻一些，达维多娃同志，我要告诉您一点消息！我不想结婚，对我个人的私事，随心所欲，您不必注意。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改造我，就连弗拉季米尔·列宁也没办到。薇罗奇卡，我满心系念着您，您应为此骄傲，为此高兴。不许再同我谈起这类事，否则咱们就彻底绝裂，对您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向他表示歉意。斯大林点上烟斗问：

“您可得说实话，薇罗奇卡，您想当我的妻子吗？”

“您自相矛盾！刚才您还说不想结婚。”

“我很高兴您最终懂我的意思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拉科巴对我的接待非常热情，象兄弟姐妹一样。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是我的好同志。”

斯大林把我说的话当作耳旁风。

“很快共产国际就要开代表大会，除了在音乐会上演出外，我还要委托您一件重要事情。要巧妙地摸清代表们的看

法和情绪，我会给您必要的出入证。第一场音乐会之后，人们就认识您了。女人都爱动感情。她们很快就会向您推心置腹，因为您是演员。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要把自己当成应召为政府任务工作的人。”

“我会尽力而为，如能让您满意，我会很高兴的。”

“也许代表们会表示愿到您家去看看普通的苏联人怎样生活，那您就大胆邀他们前去做客。领他们观光莫斯科，中心街道，带他们去看戏，参观博物馆，列宁墓。要让他们从心里更加尊敬苏联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

55

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开幕了。代表和来宾站着欢迎斯大林。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莱比锡诉讼案的主角的发言引起全场轰动。第二个做报告的是意大利人陶里亚蒂，他给我印象不佳，我觉得他没有主见。他懂一些俄语，谈话可以不用翻译。音乐会之后他拿着一个花篮到了后台。陶里亚蒂表示愿结识俄国演员。

“达维多娃夫人，”他对我说，“您应该到意大利去深造声乐。”

他送给我一些上乘的明信片，画的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和罗马风光，一只金表和两只精美的钢笔。

我自然是恭维一番，当然也有点不知所措。赫鲁晓夫给我壮胆。陶里亚蒂对我提出要求说：“薇娜·达维多娃夫人，能允许我们意大利共产党员到您府上做客吗？”

“请来吧，我很高兴接待你们。”

前来吃晚饭的有陶里亚蒂、两个上年纪的意大利女人、赫鲁晓夫、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斯杰茨基，联共（布）中央外国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们精通意大利语。客人们喝了白兰地和伏特加之后便开始娱乐。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同舞，那场面难以言传，一场绝妙的小丑戏。厨房里正在煮咖啡，醉醺醺的陶里亚蒂蹭进来。他嘟嘟哝哝地把意大利文和俄文混在一起说：“您，达维多娃夫人可太漂亮太诱人了！能向您献殷勤吗？我要给您做贵重的个人礼品，您别心痛。”

我不记得是怎样回答他的了，好象是开了句玩笑就甩开了他。我们的同志故意把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执行委员会的一位书记灌醉。忽然间谈锋转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上。

“列夫·托洛茨基准备与妻子到意大利定居。”陶里亚蒂说。

“要他干什么？”赫鲁晓夫恶狠狠地说，“你们党内马上就会发生分裂。托洛茨基是政治娼妓，不能放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到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去，我真想亲手把他掐死。”

赫鲁晓夫那双小猪般的眼睛充满血丝，他装作喝多了。

“意大利外交部已下通知，”意大利客人又说话了，“说托洛茨基先生和自由世界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有权到我们国家来；一些大学还请列夫·达维多奇去讲课呢。我听过他讲，——他口才非常好。”

机灵的马林科夫轻声说：“我们在这个私人家里聚会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讨论，我建议喝咖啡，休息，听音乐。”

陶里亚蒂趑趄趑趄地请我跳华尔兹。跳舞时他踩了一下我的脚，遂贴近我，说了一下肉麻的恭维语，中央委员会的

业余摄影爱好者同志们自愿拍了许多照片（本书后面我要介绍这些照片起的作用）。

赫鲁晓夫在我这里发号施令，俨然主人一般，马林科夫克制住自己，以免伤害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求我领他看看我的住宅。

在卧室里他低声说：“您的宅第优美舒适！”

他边说边递给我他的几个电话号码。“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想与您再见面！”

56

又到了迷人的苏胡米市。

“累死人了，”吃午饭时斯大林说，“薇罗奇卡，我们要恢复一下体力。好在我终于把这个烤通心粉的意大利人陶里亚蒂给彻底揭露了。您可给我帮了大忙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已经根本不愿走路了，他不会爬山，不爱活动，对于美丽的自然景色完全无动于衷。斯大林给新阿方修道院僧侣们施舍了一大笔钱。当祈祷的老者们围在他身边时，他问：“你们认识我吗？”

“不认识！”僧侣们齐声回答。

“你们过去听说过斯大林吗？”

“没有，没听说。”

“那就为他的心灵祈祷吧。”

在古老修道院的屋宇间清清楚楚地回荡着一个沙哑的声音：“好吧，亲爱的，我们将为上帝的奴仆斯大林祈祷，为他的大小罪过祈祷。不过你要告诉我们怎样称呼他，免得我们做祈祷时说错了。”

斯大林想了一想，说出了自己的名和父名。脸色腊黄的僧侣皱了皱眉头。

“教堂不拒绝任何人做祈祷。对于存心作恶的罪人，教堂派神甫前去，被判死刑的人也有权力——忏悔。在这个悲痛的时刻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约瑟夫·斯大林。你应该知道，坏事传千里。人们都说斯大林是惨绝人寰的！请问，这是真的吗？不要怕，我想帮你的忙。”

斯大林在老者面前无言地低下了头。

“女人不能听男人说话，”僧侣严厉地说。

我在一旁等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约两个小时。

这一整天他神色黯然，显然是想起了童年，做祈祷，彻夜的祈祷，无休止的叩拜。晚间斯大林说：“我们应该把做祈祷的合法权力还给人民，剥夺人们的信仰是不公平的。俄国人民不能没有上帝。”

有人报告说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有急事前来。斯大林高声说：“讨厌的乡巴佬！”

秘书犹豫不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勃然大怒，翻起白眼珠来。

“怎么连话也说不清楚？我怎么，咬人吗？”

“赫鲁晓夫同志要求您尽快接见他。”

“您已经说过了，絮叨什么？让他回莫斯科去吧。”

“赫鲁晓夫同志坚请求见。”

“好吧，让他进来。”

赫鲁晓夫做出不认识我的样子。

“您装什么，难道不认识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吗？前两天您不是和陶里亚蒂一起把

她家的地板都踩坏了吗。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在政治局以多数票通过决定调您去当芭蕾舞独舞演员！”

赫鲁晓夫面红耳赤。

“斯大林同志，我哪能跳独舞，还不到当优秀独舞演员的时候。”

“您想干什么？”斯大林猛然地提高嗓门问道：

“我想跟您一个人谈谈，不要旁人在场。”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现在不是在办公务，给您5分钟。”

“找到一个人，他同意去设法刺杀托洛茨基。他要的报酬是终生以美元支付有保障的退休金。”

斯大林高兴了：“办成这件事，赫鲁晓夫同志，我授您列宁勋章。您要争取灭口，想一想，事后要把杀托洛茨基的凶手、他的儿子和妻子都杀掉，这样的孬种没有权力活在世上。”

“能谈第2问题吗？”赫鲁晓夫热情地说。”

“说吧，我听着！”

“我已吩咐关闭了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现有的79座教堂，将把最积极的宗教人员送上法庭。”

“赫鲁晓夫，您是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老弟准把您当成亲儿子一般爱慕。”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永远记住了斯大林的“恭维”。

“不许动教堂的人！您看看我们那位‘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吧，谁允许他嘲弄《圣经》的？应该马上禁止他那本《为教徒和非教徒写的圣经》再流传。”

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莫斯科市法庭现在有51名宗教

人士受审查!”

“立即命令把他们全部释放。您可以走了，我不挽留您了。”

我们坐在阳台上。斯大林问：“薇娜·亚历德罗芙娜，您满意自己的命运吗？”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为我得到的一切我十分感激，我为我们的相遇甚感荣幸。”

“我好象觉得赫鲁晓夫这小猪很喜欢您，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一头大肥猪。他可是个爱寻花问柳的人，不让一个漂亮女人溜掉，还有，他爱喝酒。”

“难道这是我的错吗？”

“窝囊废陶里亚蒂也对您说了许多讨好的话？”

“他邀我到意大利去找音乐学院的教授们进修声乐艺术。”

“您一听就高兴得融化了，象初雪受到强烈阳光的照射？”

“不，瞧您说的，我没有作声。”

“沉默就是同意的信号。”

“不尽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今天晚上新阿方修道院的僧侣要来这儿做客，我们该好好招待他。”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告诉我，您信上帝吗？”

“薇罗奇卡，没有上帝活不了，他随时都和我们在一起。伟大的无神论者列宁一直到死都戴着母亲给他的金的贴身小十字架。”

汽车载来了脸色阴沉的苦行僧相的僧侣。多尔米敦特、格拉多波洛夫送给斯大林一本上等山羊皮装的华丽的《圣经》，上面有银扣子。这僧吃喝都很有节制。斯大林问他：“您有什么要求吗？”

“国家向修道院课以极高的赋税，我们没有收入，朝圣的人很少，显然人民手里的钱都用光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没有说什么，眼睛盯着他看。僧人站着感谢对他的款待。

第三天吃早饭的时候，斯大林说：“昨天发生了不幸的事，我们那个客人，那个僧人，本应长寿，可一辆货车把他轧死了。真可怜这位老人，来吧，为他干杯，愿他与天地同在。”

斯大林叫来了拉科巴，要求他取消向修道院征税。

“涅斯托尔·阿波龙诺维奇，您两肩扛着一个聪明的脑袋。想法到别的地方去找计划资金吧。阿勃哈兹开了许多私人店铺：理发馆，钟表店，到处是餐厅，烤羊肉串，咖啡馆，酒吧。我允许向它们征重税，但不要动教堂的人。”

第二次电话响了。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问问是谁的电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

“我不知道怎样回话；大剧院的独舞演员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找您有私事。”

斯大林走向电话机，恶狠狠地抓起话筒。

“列佩申斯卡娅同志，”他尖着嗓子叫，“谁允许您往这儿打电话？”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把话筒扔到电话机横杆上。

“天底下就没有我一块平静的地方。薇娜奇卡，咱们到索契去！”斯大林阴险地建议说，他把秘书叫来：“准备好车！给巡航舰长打个电话，把天气预报拿来，过半个小时我们到索契去，那里平静一些。”

“斯大林同志！船只可以出航。”经过严格训练的秘书毫不含糊地回答。

“准备走，薇罗奇卡！”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还回苏胡米来吗？”

“看来要回。”

在索契等待我们的是波林娜·谢尔盖耶夫娜和五辆车的加强警卫队。

“欢迎光临，尊贵的客人！”她说，顺手递上一束刚剪下的鲜花。

我和波林娜·谢尔盖耶夫娜接吻。晚饭后看了几部美国电影。夜里3点钟斯大林来了。我问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列佩申斯卡娅能从谁那儿打听到我们在雅尔塔的私人电话号码？”

“如果女人不嫉妒，那她就没有爱情，只是被迫履行对男人的义务。”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她是从拉科巴那里打听到电话号码的，她在莫斯科就已认识他了。”

旁观者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恩爱夫妻。

“薇罗奇卡”斯大林低声说“凭良心说，我是想不打扰您，可是你知道，如果很长时间看不见你的小脸，你迷人的眼睛，那我就做梦梦见你。我越来越坚信，我离开你就活不

了。”

感谢上帝帮我认清了他的阴险。斯大林会爱抚也会杀人，会热烈地吻你而第二天就在卢比安卡或布蒂尔卡的刑讯室里把你折磨致死。我当然不相信那个僧侣是偶然掉到载货卡车车轮底下丧命的。

“薇罗奇卡，你使我幸福！”斯大林号叫着，“你是我的甘香兴奋剂！我不论什么时候都会回到你的身边”斯大林在极度亢奋中呼哧呼哧地说。

送来一份政府拍发的关于高尔基生病的电报。

“我们永远也看不透这个爱吵架的老头子和非常有害的小牛犊！”约瑟夫·维萨里昂维诺奇不含恶意地说，“他一会儿拥护我们，过一会儿又反对我们，他不管有事没事都愿流鳄鱼的眼泪。”

“但是高尔基是俄国最受人爱戴的作家了！”我说。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予忍耐，……”斯大林叹了口气心事重重地说。

米高杨和奥尔忠尼启则来了。

“我带来了白兰地、香槟酒、鲑鱼、巧克力、鱼子、糖果、鲱鱼、远东沙瑙鱼，”阿纳斯塔斯·米高杨在夸口。

“高尔基病了，”斯大林说，“去不成意大利了，只好送他到哥尔克去治疗。”

“为什么去哥尔克？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城墙附近找个地方嘛！”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尖刻地说，他分明知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高尔基的真正态度。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斯大林建议干杯。

“我在列宁格勒过了一个星期，”米高杨汇报报说，“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记者科得措夫要求到我车厢来。他给我讲了一个很希奇的故事。”

“你说说，我们爱听。”斯大林平和地允许。

“谦虚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一向生活考究，花钱大手大脚，来者不拒。他喜欢贵族社会，身边总有一些年青漂亮的女演员。彼得格勒的克伦威尔大街上他那所宽敞的宅第里整日门庭若市。作家的女管家是旧日的一个公爵夫人，徐娘半老，风韵犹在。科尔措夫于是常到列宁格勒去找她。尽管那老妇早就不做任何工作了，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每月都给这个孤独的女人寄津贴。

“好先生，您为何事驾临寒舍？”老妇问这位到处钻的记者。

“谈谈。”

“亲爱的，没有酒能谈正事吗？快去，弄一瓶白酒来，要烈酒。”

十分钟以后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拿回一瓶酒来。

“亲爱的，难道你以为我会和你这个素不相识的公民一块喝酒吗？明天上午午饭以前再来吧。”

第二天，科利措夫又带来一瓶酒。

“一眼就看出你说话算数。今天星期五，一大早我就头痛，明天上午来吧，可别忘了带两瓶白酒，一定要有白兰地，我好久没喝了，连什么味都忘了，拿些香肠和荷兰奶酪来。”

“星期六早晨我到了老妇人家”，科利措夫继续讲，“昔日的公爵夫人贪婪地看着我的提包。我给她看带来的酒和一包

食物。老公爵夫人精神焕发，忧郁症瞬间烟消云散。”

“说吧，你想听什么？大概想知道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情况吧？现在他很时髦。记住，孩子，时髦就象是青春，它会来也会过去。把我讲的都记下来吧，唯独不可说是我讲的，把我放在十字架下我也不会为你作证——我得寿终正寝呀。”

老妇神采奕奕，满脸通红，眼睛象青年人一样发出热情的光。“有一次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把我叫到办公室里。”

“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夫娜，叫上车夫，到涅瓦河大街去，给我找两个年青女人来，不过有个条件，一定要有真货！”

开始我没明白，高尔基哈哈大笑：

“您可真笨。您小心地，有礼貌地，象公爵夫人那样摸一摸，有时候一些女人乳房低就垫上一些棉花和布。”

我在欧洲旅舍门前见到两个模样不错的女人，走近去问了问价钱，预先说是要雇用三天，两女人高兴得叫起来。我把手伸到其中一人的胸前，摸了摸，一切正常。请您原谅我这个罪人，她的乳房很有弹性，结实，熟透了。另一个”，老人嘿嘿笑了，“没有乳头，软塌塌的。第一个离开了，我等了她半个小时，以为她不会来了。可我错了，她领来一个小个子的妞儿，身段很好，蓝眼睛——这个看上去讨人喜欢。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穿着缎子长衫到餐厅来接我们。”

“让小姐们去洗个澡，得给她们好好吃一顿；我已经吩咐了，她们的房间已准备好了。”

阿姐塔和菲尼奇卡在我们这里住了三天，除了钱和礼品之外，高尔基还送给她们每人一本《母亲》，他写的关于革

命的一部长篇小说。他对菲尼奇卡非常眷恋，把她带到意大利去了，我还收到过她的两封信。她在那里嫁人了，拍过电影，认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也了解布宁和巴利蒙特。她没有再回俄国，在外国定居了。

老妇就凭三瓶伏特加便把高尔基的笔记本交给了科利措夫。至于她怎样把这本子弄到手，谁也不知道。”

“她这混蛋偷去的！”斯大林恶狠狠地指出。

“在笔记本上，”米高杨边嚼边说，“记的是曾与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共罗帐的女性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最后一页上有一个可观的数目字，统计了一个总数。”

男人们都咧嘴笑了。

“这样一匹公马实在只能令人望尘莫及”，奥尔忠尼启则高声说。

“为什么望尘莫及，跟他学，一样地加劲干”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着说，“我们应该拿到高尔基的记录本，那样他会被我们彻底搞臭。”

“晚了，”米高杨回答，“科利措夫把笔记本还给作家了。”

“笨蛋！”斯大林下了结论。

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我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我很想到您的故乡戈里去看看。”

“那里没什么意思。”他打断我，然后停了好长时间才说：“应该告诉列宁格勒的同志们，把这拉皮条的老太婆，什么公爵夫人的管家软禁起来。薇罗奇卡，您认为我的决定对吗？”

他第一次征求我的意见。

“动她干什么，她老了，又多病，奔波劳顿不容易。”

“难道老人全都好吗？”

黑海，沙滩。乘船游海。按摩。斯大林和他贪得无厌的性搂抱。一日三餐。看外国电影。应接不暇的客人。与波林娜·谢尔盖耶夫娜谈上流社会的闲事。休假的万花筒迅速闪过了。

图哈切夫斯基获得了元帅军衔。隆重的宴会在“梅特罗波利饭店”举行：频频举杯，讲话，赞美。伏罗希洛夫赠他一个带名字的表。斯大林发来了贺电。受人宠爱新上任的元帅忘记了我提醒的话。虚荣心占了上风。他第一次举杯是为“苏联第一公民、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第二次是“为列宁——斯大林近卫军的红色统帅克利木·伏罗希洛夫”干杯；第三杯则“为卓越的统帅布琼尼同志不可战胜的红色骑兵”祝酒。他没有注意到我，酒酣过后他才打电话给我。

“薇罗奇卡，亲爱的，谢谢您的礼品，我十分喜欢您送的金牌，领带，衬衣和金别针。什么时候见面？”

他刚说了一半，我就打断了他的话。

深夜，马林科夫扣响了 my 门。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您工作得很好，”他递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这是 3000 卢布，请收下，不要客气，我已同斯大林同志商量过。鲍尔绍沃村的一所房子分归我用了。我很想和您一起共度新年。”

“我也想，那我们怎么对斯大林同志说呢？”

“只要您同意，其他的事包在我身上。但要有个条件，

事后可别有什么麻烦!”

“为表示友谊，请收下我的金戒指，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看在上帝面上，在良辰吉日时，但愿它是订婚戒指……”

肖洛霍夫又来看排演。他不再干预，对演员们说一些恭维话，送香水，巧克力，糖果。邀请所有参加演出的人到他镇上去过新年。他明显地追逐奥丽加·列佩申斯卡娅。

给我们放映了根据小说《静静的顿河》改编的电影，是1931年拍的。杰出的女演员埃玛·采萨尔斯卡娅扮演阿克西妮娅。

我和叶卡捷林娜·帕夫洛夫娜·别什科娃关系密切了，结为好友。她请求我给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唱歌。我很高兴地让她如愿以偿。在小尼基塔街上的楼房里，整个一晚上歌声回荡；俄罗斯浪漫曲和俄国作曲家歌剧里的咏叹调。作家颇受感染，想起了菲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称他为“不顾一切的朋友”，“没有头脑的人”。

费佳为我的一封信生气了，他不明白，是强权迫使我写了那几行字。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您可不要生气。”我说。

高尔基象小孩子一样流起眼泪来。当叶卡捷林娜·帕夫洛夫娜上厨房去张罗晚饭的时候，我小声让任何人都听不见地问：“记者米哈伊尔·科利措夫把您那个蓝色笔记本还回来了吗？”

作家警觉起来：“谁能想起那个笔记本短暂的生命呢？”
“请什么都不要问，把它烧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知道您笔记本的事……”

“上帝保佑您，不要怕，放开嗓子说，我没有出卖别人的习惯。谢谢您告诉我这件事，我的某些笔记本已不复存在了。”

斯大林得了感冒，患肺炎，这为我同马林科夫共度新年提供了可能性。与马林科夫的友情使我免遭许多灾难……

1936 年

57

马林科夫的别墅在松树丛的掩映中。冬日的阳光撒落在低垂于房顶的树叶上。外面凉风刺骨，只有莫斯科郊区才会这样严寒。马林科夫的家里有为数甚多插满鲜花的花篮和水晶花瓶。对政府首脑的豪富，我已不再感到惊奇了。

“薇罗奇卡，为您的光临，我特意从暖房订了这些花；”房主人在炫耀。

一个上了年纪耳朵有些失聪的人在服侍我们。他额头很大，脑袋象葱头一样圆，鼻子小得几乎看不见，已谢顶，看样子，未来他的头会全部秃光。

“我的远房亲戚，他什么人都没有，我可怜他，养着他。加夫里尔·叶夫谢耶维奇耳朵背，他看着您的口形猜您说什么。”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您一晚上都打算在家里呆着吗？”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要找谁？您不能想象我多么盼望这一天。”

“请容我问一个不太客气的问题，您用什么办法甩掉了您的妻子？”

“可幸的是她到远东去主持党的代表会议了，去两个星期。”

“如果斯大林知道我和您共度新年，那会发生什么事？他无休无止的说教比萝卜还辣，让我作呕。”

“别往心里去，不要对他提什么意见，一切都顺着他。这头野兽很难驯养，只有勇敢大胆的人们才会去驯养猛兽：狮、虎、豺狼、河马甚至鳄鱼。我说的可是我心底的隐秘。我的妻子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既然您不喜欢斯大林，那什么东西迫使您如此忠诚地为他卖力？您是有才干的工程师，满可以在工厂或科研所得到一个相应的工作。”

“当一个年青人醉心于演戏，一只脚踏进剧院时，帷幕的香味对他就象催眠剂一样起作用。他才气不大，向来是为悲剧女神服务，所以不停地奔波、走南闯北、当跑龙套的、住次等宾馆，生活清贫，这一切都不会使他难堪。他热情而坚定地的一切力量献给舞台。”我的谈伴一口气喝干了波尔采米矿泉水。然后又继续其说教。“我，薇罗奇卡，生在草原城市奥伦堡，记得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写的那地方吗？我志愿参加了红军，没人强迫我，我是听凭良心的驱使于1920年在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当了布尔什维克的。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读了4年书。1925年我读五年级时，被调到联共（布）中央机关去做党的工作。我并不为此可惜。薇罗

奇卡，我亲爱的，我爱慕的女人，您会看到，我们也有得势的时候！我根据自己经验坚信，如果你不把别人踩死，别人就把你踩死并让你永世也不得翻身。希望您谅解我的真诚。我渴求掌权并一定能达到目的！”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您怎么看中了这肮脏的权力呢？”

“我不愿再执行别人的意愿，从来都不能自己做主。”

“斯大林是不会自动让出他的岗位的。”

“众所周知，坏蛋绝迹了，世界上觊觎权力的人也会比掌权的人多。您原来还是个不错的外交家呢！我们两人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反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他有远见，聪明，比谁都狡滑。”

“这对我们又能怎样呢？”

我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您不喜欢伊万·捷尔任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格林卡、鲍罗丁、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更使您感到亲切。这件事您只需低声向大剧院经理暗示了一下，他们马上就投您所好甘愿实现您的任何意向。剧院里有强劲的对手，只消一句话就给他们提了工资然后调到地方剧院去了。您想看法国、意大利、英国歌剧院的演出，那就马上公费派您去做创作差旅。您享受荣华富贵，不必为明天考虑……”

“那么为这些福份我就该慷慨卖身吗？”

“请原谅，现在您没有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斯大林迷恋您！难道您真心爱他，离他不能生活吗？”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难道您比他好吗？”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俄罗斯的血液，我的祖辈是古老的

贵族。我比斯大林年轻 24 岁，我要和妻子离婚，她早就让人厌恶了，与她同床而卧使我非常反感。这难道还不够吗？”

令人高兴的是这时叫我们去吃饭了。听了这一席严肃的谈话我非常疲劳，双鬓酸疼。

室内温暖宜人，炉子里噼噼啪啪地燃着白桦木。马林科夫建议为友谊干杯。我想痛痛快快地去玩玩，到灯光辉煌乐声回荡的餐厅去，去找茨冈人，喝酒，散步，唱歌。我这位乏味的伴侣看出了我的心思。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能出入人多的场合，尤其是餐厅。今夜星光灿烂，您不想坐带铃的三套马车去兜风吗？”

“当然想！谁能拒绝这样诱人的建议？”

“那就穿厚一点。车夫这下流胚睡着了，他喝了满满一瓶伏特加。我去吩咐把他叫醒，套上马。”

“我们不会迷路吗？”

“警卫跟我们去，带上狗，是德国牧羊犬。”

起初沿着树林边上，然后驶入宽阔的林中大路，经年古松和白桦幼林一闪而过，不久前砍伐出的林中空地上闪过高大多结的槲树。但很快一切都汇成一片混沌隐没在茫茫白雪之中。风骤起，银白色金色的雪花狂舞飞旋。马儿们奔跑得越来越快，可怜的畜牲也感到袭人的凉气。我透不过气来。

“坐够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还是再跑一会儿？”马林科夫顶着风恶声问。

“您冷吗？”

“天已晚了，我想回家，烤火，两只脚都冻僵了。”

我真想对他喊：“虚胖，肥头大耳的禽兽，你不是想家，

而是要你母亲的大奶头!”不过我克制住自己。

“首长，怎么样，该回去了吗?”浑身盖满雪花的红脸车夫问。

“回家! 回家! 快点!”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吼道。

于是童年、远东、阿穆尔河、渔船、原始森林、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初恋、音乐学院、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和他慈爱、难得的微笑——一幕幕又一次——第多少次了——清晰地浮想起来。这是多么遥远的事! 如果生活能向相反的方面运转，一切从头开始——没有斯大林，没有讨厌的“领袖”们，没有阴谋和诽谤! ……冻僵的马林科夫的声音把我从微睡中吵醒。

几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老妇帮我们脱外衣。我们满脸通红，被寒风吹透，此时非常惬意地喝了用柠檬皮浸泡的浓烈伏特加，看看钟方知再过 5 分钟新的 1936 年就要敲响了。我无心想自己。我随波逐流，只是不知游向何方。

“新年将至时，要给亲友送礼品，”主人高兴地说，“薇罗奇卡。我打算送您一块手织的土库曼毯子。”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怕接受您这样的厚礼。用什么、怎样偿还的问题又要出现了。”

“目前……友好相处!”

我们听了唱片。马科夫听不懂古典音乐，他感到疲倦。凌晨 2 时他站起来送我去单开的房间。我们沿楼梯上到二层，马林科夫在门口不好意思地问：“能让我留下吗?”

这是在进行一宗遮掩起来的讨价还价，我则被人恬不知

耻地当货物买进。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求求您，不要碰我。索性也同您行那些事，我不能也不想。亲爱的，请不要生气，我不能从一个床上转到另一个床上。

您得到满足后，会第一个开始不满和指责。您知道，坏事传千里呀。”

“您如此明智，我将更加敬重您。薇罗奇卡，您是我的圣哲！我有耐性，能够等待，希望以后我早晚能得到您的青睐。”

“债主不能事先开支票。”

他出去以后，我陷入沉思，为什么高傲、矜持，灵敏而寡言的马林科夫在第一天晚上就披肝沥胆倾诉衷肠？哪儿来这么大的勇气？从现在起我也要当这样的人。我要把每个人耍得团团转，尽可能多得而不付出任何代价，许下诺言以求摆脱，给一点小小的希望。同时要整他们，对所有的人都要求严格并高不可攀，温柔但冷漠，高雅而刚直不阿。

上午 11 时我醒来。庭院里阳光灿烂。暴风雪平息了。周围是一片美妙的宁静的农村风光。整洁、短腿的马林科夫在客厅读报纸，翻阅杂志，择记什么，一番长谈之后我们外出散上。皑皑的白雪耀人眼目。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边走边教训我：

“要小心但不要怕斯大林，他没有心肝，谁也不饶，杀人不眨眼。我忘了告诉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又对一个女演员着实动了心，这次是个犹太人，叫娜塔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施皮列尔。别人告诉我，她到他那里去过几次。我说这个不是为了给您增添痛苦。您知道，斯大林并非

长生不老，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死，不过迟早罢了。”

马林科夫的暗示我记住了。我含泪请求他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咱们不要谈政治了吧，真的，厌烦了……”

58

傍晚我回到莫斯科。家里有封电报：“请立即给皮列尼亚克打电话。”

“薇罗奇卡，”欣喜若狂的皮列尼亚克说，“我要把几个非常健谈的人拽到您府上，当然，要您同意。作家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他的妻子叶林娜·谢尔盖耶夫娜，艺术剧院的演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和他的妻子，导演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利托夫采娃。请告诉我，对这样的突袭您是否欢迎？”

“我很想摆脱尘世纷扰！”

“现在您信了吧，我可是乖孩子？我还没到莫斯科，就向您先报信了。”

“谢谢您的关照。”

“能够温柔一点吗？”

“谢谢，鲍连卡！”

布尔加科夫尖刻的讽刺小说我早就读过了。读他的《倒霉蛋》、《恶魔》和《犬心》时我笑得眼泪直流。曾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过好几遍《图尔宾家的时日》，每一遍过后都被感动，思绪万端，浮想联翩。彬彬有礼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我认识了该剧作者。布尔加科夫有时到我们大剧院的后

台来。他那十分合体的西装，白得耀眼的衬衣，擦得铮亮象镜子一样反光的皮鞋给人特别深的印象。他很有教养，按老规矩讲求礼仪，贵族式的典雅风度，使男男女女都喜欢他，暗地里奉为楷模。

客人们来吃晚饭：高个子的卡恰洛夫和尼娜·尼古拉耶夫娜；穿着考究风度翩翩的布尔加科夫带着漂亮、窈窕、忠诚的叶林娜·谢尔盖耶夫娜，她为了他而离开了身居军界高位的丈夫。最后来的是鲍里斯·皮利尼亚克。那件色彩鲜艳的西部美国人穿的衬衫使他显得非常年青。他弄来一篮子食物和各种各样的酒。玩笑，笑话，剧院生活里说不完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卡恰洛夫第一个开讲：

——1929年冬，一个年青的演员奥西普·纳乌莫维奇·阿勃杜洛夫来到艺术剧院的戏班里，涅米罗维奇-丹琴科，我的贤妻和您忠实的奴仆接待他。起初让他演一个不太重要的配角——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热情的心》中扮加芙里拉的管家。初演之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阿勃杜洛夫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亲爱的，您演得好极了！最令人高兴的是您深刻领会了我们艺术剧院的本性。祝贺您了！您独具风格，深刻地刻画了加芙里拉的形象，有机地与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和谐地配合。您维妙维肖无法摹仿地跛着脚。您看，演员正确理解并以全部身心接受他扮演的角色的类型是多么重要。”

阿勃杜洛夫有些不好意思，但他鼓足勇气要求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签字留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我钱夹子里取出一张照片，洒脱地在上面写道：“向奥西普·纳乌莫维奇·阿勃杜洛夫致崇高敬意并感谢他使人大饱眼福。”

过了几天，剧院初演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 14—69 号》。这次初出茅庐的演员阿勃杜洛夫扮演一个游击队员。幕间休息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怒气冲冲地对着不谨慎的演员发泄：

“老兄，亲爱的奥西普·纳乌莫维奇，请您记住，偶然想出的噱头可不能经常使用，从这个戏搬到那个戏。您要明白，敬爱的先生，艺术剧院可不允许陈腐的套子”。

阿勃杜洛夫受到羞辱，痛苦万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严厉的专家：

“我哪儿做错了？”不幸的演员低语。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严厉地说：“您自己想想吧，老兄！如果不靠别人帮助您自己找到错误所在，那您会感到轻松得多，干这事您是‘艺术家！’”

在演出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改编的话剧《叔叔的梦》时，阿勃杜洛夫彻底夸台了。

“老兄，请您给我们说说明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吼起来，“为什么您演每个戏时都瘸得这么厉害？难道老稠重弹会给您的演员自尊心带来什么道义上的满足吗？”

极为震惊的阿勃杜洛夫最后终于明白他视为神明的导演究竟要求他干什么。

“请您宽大为怀……不过我没有右脚，早就截肢了，所以我不仅在艺术剧院的舞台上而且在生活中都不得不跛……”

一向稳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演员们在捧腹，女秘书也笑，剧场引座员和清洁工，看门人和消防队员，布景师和舞台机工，化妆师和服装师，小卖品售

货员和收款员，经理和管理人员全都在笑……阿勃杜洛夫被解雇了。解雇书写道：“据本人自愿解除其现任职务，调至其他剧院长期工作”。涅米罗维奇-丹琴科是不能把下面的话写入解雇书的：“演员奥西普·纳乌莫维奇·阿勃杜洛夫因在演出期间一向无必要地跛脚走路，予以解雇”……

我们极感兴趣地准备听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讲故事：

——1919年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厢里，借着插在煤油瓶上蜡烛的微光写完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冷得打寒战，穿着磨破了的军大衣，身无分文到了虚胖的编辑面前，他脸色阴沉，吧嗒吧嗒嘴唇冷淡地说：

“过一个星期再来。”

我悬着心，饿着肚子，第二次走进熟悉的办公室。编辑移动着肥大的身躯扑向我：

您写的东西几乎和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阿姆菲佳特罗夫一样，您的手法有些地方像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我相信您不久就赛过笑的大王阿维尔钦科。亲爱的，您是天才！”

我咽着饥饿的口水问道：

“这么说您喜欢我的小品了？”

“这还用问？天才！妙极了！您超过了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幽默作家。”

“这么说，您会发表它了？能预支点钱吗？”

“绝不行！我也有家，一个个都想吃得好上几倍！”编辑也同样馋涎欲滴、胃口极好地大声说：“您一定要再来，再带点什么东西来看看。唯有您一人打入我的生活，逗我发笑。”

“1921 年底我到了莫斯科。为了糊口，给几家报纸当采访记者和讽刺小品作者，但我十分憎恶这些毫无特色的头衔。同时我也恨编辑，现在还恨他们，要恨一辈子。”

“现在该我了”，叶连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笑着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的剧院建议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就《白卫军》这部长篇小说的材料写一个剧本。他的第一部剧作《图尔宾家的时日》就这么诞生了。你们都知道，初演是在 1926 年。领导排练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剧不止一次被禁演，恢复上演总是很吃力。揭不开锅的日子降临到我们家了。所有的积蓄全都变卖了，竟至落到十分悲惨的地步，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只剩下唯一的一套黑西装和一件白衬衣，我每天晚上给他洗衬衣。哪里也不录用他去工作。报章杂志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拒绝刊载布尔加科夫的短篇、中篇小说和讽刺文章。出版社的人不与他过话。报刊上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恶语中伤。批评家们大动干戈反对他的戏剧《佐伊金的住宅》和《红色岛屿》。于是《图尔宾家的时日》又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斯大林来看过几次。就在这些悲剧性时刻，布尔加科夫走投无路才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信，在信封上用大字写着：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收”搞艺术和文学的人都喜欢取笑同志和朋友。当时许多人闲得穷极无聊就搞一些名堂骗人，1930 年 4 月 18 日夜里三点钟，我们家响起了刺耳的电话铃声。如此突如其来，我们吓得发抖。很长时间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被拒在生活之外。我取下话筒，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夫因有小恙，裹着

毯子躺在沙发上。我低声问：“谁找布尔加科夫？”

一个生硬的喉音回答：“斯大林！”

我叫醒了丈夫：“米申卡，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打电话来了，快去接。”

“我不信！准是哪个演员在恶作剧！”

许多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朋友知道布尔加科夫写信的事。我劝布尔加科夫拿起话筒。他生气地喊：

“谁找我？”

“斯大林。”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不太相信：

“哪个斯大林？”

“据我知道，苏联只有唯一的一个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也许，布尔加科夫同志，您那里有好几个斯大林同志是吗？”

“请原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洗耳恭听！”

“我收到您的信了。怎么回事。我让您感到十分厌烦吗？您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也许真的应该放您出国吗？”

“我很想拜见您！”

“为什么？我们谈什么题目？”

“不会谈皮靴和火柴，美味食品和时髦服装，要谈的是苏联文学的使命，文学家的良心和品德。我认为俄国作家不能离开祖国去生活。”

“您说得对，布尔加科夫同志。您想在哪儿工作？”

“在艺术剧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明天上午给院长递个申请试试看！”

“我已经去过了，但被拒绝了。”

“他们犯了错误，也许现在后悔了，您再去一次，如果还不行，请写信给我。”

“谢谢，斯大林同志！”

“再见，布尔加科夫同志！”

我们立即记下了这次谈话。睡觉自然是不可能的了，整夜坐着想未来的事。早晨米沙刮过脸，喝了茶，吃了面包，擦了皮鞋，准备到剧院去谈工作，但有人捷足先登了。剧院的干事菲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米哈利斯基气喘吁吁地跑来了：“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亲爱的，在家里碰上您，太好了。上天有眼啊！亲爱的，快写申请吧。”

“往哪儿写？给谁？为什么？”布尔科夫惊奇地问。

“当然是写信给我们艺术剧院，给符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琴科。他等着您哪，米申卡！”

布尔加科夫惊诧不已，写完了申请。

“菲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前几天我可是见过您，您不想和我说话，装做没认出我的样子！”

“既往不咎嘛。当时不能说话，现在可想说多少就说多少。”

米哈利斯基走了。浑身洒了香水的大剧院干部科的代表又来了。他用一条宽宽的带颜色的手帕仔细地擦干了光秃发亮的头，然后隆重地说：“布尔加科夫同志，我们那里的导演虚位以待。劳您大驾，写个申请，我们录用您做长期工作，不经试用期。”

“谢谢，不过我好象已经在艺术剧院工作了。”

“没什么要紧的，我们定您兼职么！”

“这事我要取得艺术剧院经理处的同意才……”

有人建议米沙为广播电台做《图尔宾家人的时日》的剪辑。莫斯科讽刺剧院预订了一个剧。出版社寄来了合同表
.....

但作家和剧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复兴好景不长
.....

尼娜·尼古拉耶夫娜·莉托夫采娃讲道:

“莫斯科艺术剧院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剧组主任波德戈尔内三人领导。布尔加科夫的戏《图尔宾家人的时日》颇经历了些坎坷。剧目审查委员会禁止它公演，剧院的票房收入立即锐减。有一次经理室电话铃响了。波德戈尔内懒洋洋地拿起听筒问：“艺术剧院！我是剧组主任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您是谁？”

“斯大林！”

波德戈尔内慌得说不出话来，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叫来，但没告诉他是谁打来电话。

“我是艺术剧院经理符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

“我是斯大林。”

又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叫来。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贵体安好吧？我是康斯坦京·谢尔盖耶维奇。”

“我认为恢复演出布尔加科夫《图尔宾家人的时日》剧的时候到了！”

“同意您的意见，我和符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很高兴去完成这个任务。”

“恢复演出要多少时间？”

“一年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过3个月我就要看戏。”

“完全正确，您的话很对，我们委托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去办，他是我们这里最能干的导演。”

斯大林挂上了电话。全剧院都知道上述电话的情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真是绝妙的演员，他用手捂住心脏。人们把医生请来了。

“把菲佳叫来！菲佳·米哈利斯基！快来！”

米哈利斯基俯下身去看精神萎靡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菲佳，亲爱的，赶快订到基斯洛沃茨克的火车票，如果有夜车，今晚就走。莉丽娜和您与我一道走。”

“符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涅米罗维奇—丹琴科说：“您看得出来吧，我身体真不好！助我一臂之力吧，亲爱的！您只好出山执掌大权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图》剧再次公演。工作不那么复杂，有两个月，最多三个月就会搞好的。这是老板的要求……”

皮利尼亚克讲了《静静的顿河》的写作史。

“你们知道吗，诸位，”布尔加科夫说：“肖洛霍夫建议我把小说搬上银幕。我问他什么条件，给哪个剧院？他很自信地说：‘著作权归我，您提成。任何一个剧院都会上演有我挂名的戏。’”

“这样的话，”我说，“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就不需要什么剧作家，而需要一个“黑人”。

现在他是我的死敌，正伺机报复。

“文学上的骗局早就有所闻了。”卡恰洛夫低声说。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又说起来：

“就是我们苏联文学中骗局也不少的了。尼古拉·奥斯

特罗夫斯基的个人命运真是悲惨。他 15 岁时就加入共青团，当年，1919 年自愿上了前线，在科托夫斯基的旅里打了 11 个月的仗。受重伤后被派去做团的工作。1927 年因病情恶化而彻底躺倒。一年之后失明了。确诊为骨结核，脊椎骨完全瘫痪。这年青人的文化——仅仅是教区小学二年级。我见过他的草稿——根本就是小儿咿呀学语。当时国家文学贫困，需要有一个正面的现实的英雄。于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就成了这样一个人物。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名义上的妻子拉伊萨·帕夫洛夫娜把那些文理不通的手稿寄到几十家杂志和几百家报纸。我说“名义上的妻子”并没有错，因为她自始至终一直是他兄弟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妻子。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没有一家出版社或编辑部同意刊印他费解的著述。手稿转到了“厚本”的文学杂志《青年近卫军》。总编辑安娜·卡拉瓦耶娃明白，对于她来说，这是天赐的良机；她于是紧紧抓住这个主题思想，就象小牛犊紧叼着母牛的奶头。卡拉瓦耶娃以其妇人之势向全民大造舆论。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出版者之家吃午饭，半醉半醒的安努什卡含着眼泪说：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为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本平庸之作花了多少力量。我亲笔替他写完全书，为使书名寓意深邃我冥思苦想，夜不能寐。起初我找过我们的文学泰斗：斯塔夫斯基、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费定、绥拉菲莫维奇、诺维科夫—普里鲍依、菲奥多尔·格拉特珂夫、肖洛霍夫，他们全都执意不愿‘修改’。给阿·托尔斯泰打了个电话，他呵斥我一顿说我浪费了他写《粮食》和《彼得大帝》

第三部的时间，这两部书他同时在写。我又到儿童出版社去找维亚契斯拉夫·施什金，他与别人态度不同，象贵族那样吻了吻我的手；午饭后我向他展示了手稿，他抱歉地说：‘尊敬的安娜·亚利山德罗夫娜，万望您原谅，我答应斯大林同志写完三卷本的《普加乔夫》的第1卷’。总之，一切都落利我肩上，可是几万卢布的稿费却进了初出茅庐的瘫痪在床的作家那破衣袋。奥斯特洛夫基和他身体肥胖的红脸夫人却对该书的实际作者表示轻蔑。

请看，这是卡拉耶娃收到的索契来信的复印件：

“安娜同志！我知道您是正直的人，您不需要我的血汗钱。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您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第二本书是共青团的杂文作家马尔克·科洛索夫写的。《暴风雨中诞生的》不十分受到读者欢迎，若不是在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盛名之下，它可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苏联政府把一座豪华的二层楼拨给患病的作家使用，索契市执行委员会总务科的几个工作人员固定为他终生服务。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叶列谢耶夫食品店旁边给他提供了一套舒适的住宅。作家协会在他这里举行巡回会议。他竟致忘乎所以，开始教训和自以为是地呵斥作家们。刊登在《文学报》上的他那篇卑劣的文章《为语言的纯洁性而斗争》是十分令人反感的，他给予天才诗人，独具一格的约瑟夫·帕夫洛维奇·乌特金以迎头痛击。很清楚，那是别的什么人给他泡制的，而这个失明的残废不过是允许使用他的名字而已。他是在作家圈子里鼓吹反犹太主义的人之一。

我递上咖啡和自制的馅饼。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打破了沉默：“那您，美人，给我们讲点什么呢？”卡恰洛夫问。

我讲了格里尼亚·普霍夫悲剧性的爱情史，但关于信的事我没有提及……

这个非同寻常的夜晚便如此结束了。

59

我同意在红军军官集会时参加音乐会演出，提前一些时间到了会场，想听听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他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德国军国主义不久就要制造血腥惨剧。死神的狂舞是可怕的。我们红军战士没有权力坐失战机。光是纪律性显然不够，必须把全体陆海军士兵认真重新武装起来，每年都必须举行演习。我不怕演习这个字眼，演习是为未来的反法西斯斗争进行总的排练。可惜的是，与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我看出他的讲演对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是不顺耳的。人民委员皱起了眉头，他听不了指责。

图哈切夫斯基走到后台来：

“薇罗奇卡，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当然很对不起您，忙得团团转，各种各样的事让我不得脱身。您不生我的气吧？”

“不，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连这个痛苦我也熬过来了，是我自己不对，缠上了您，无所顾忌地投入您的怀抱。没有办法，一直到死我都要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并时时处于回忆之中。”

“我们要好好谈谈!”

“这又能有什么结果?”

“音乐会之后您有空吗?”

“有。”

“我在大门口车里等您。”

图哈切夫斯基建议到别墅去，说他的家人现都在莫斯科。

“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汽车里谈谈么。”

“薇罗奇卡，”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忧郁地说：“我要到伦敦去参加乔治国王的葬礼，过后还要去巴黎。到2月底我们才能见面。我对您是无限忠诚的。另一个女人象旋风一样刮进了我不平静的生活，我神魂颠倒，不能控制。”

“祝您幸福常在!”

“薇罗奇卡，我们以后还是朋友!”我上出租车时他喊道。

60

我们终于把《静静的顿河》排练好了。古典歌剧中一切都简单得多，因为台词中有固定的程式，共同的图景，基本上从来没有什么变化。

彩排时，西装笔挺、洒了香水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来了。他坐在安乐椅上立即就微睡了。我就要回家的时候，他叫住我：“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接您来了，斯大林同志正等着您去。”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今天我没有时

间，剧院的演出表改动了，我今晚有演出，夜里要给广播电台录音。”

“您让我什么时候来，怎样对他说？”

“3月25日《静静的顿河》初演，希望您也来，知道好朋友们意见对我是很重要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满意地哼一声，脸上竟冒出了汗：“如果能脱身，”他郑重其事地说，“到时我一定来。”

“我可以在休息日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见面。”

“达维多娃同志，请放心，我们会把一切及时安排好。”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星期五我请您吃午饭。”

“非常高兴，我该几点钟来？”

“五点。”

在那些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还是个面色微黑、举止欠雅的乡巴佬，后来他才变为傲慢的高官。

波斯克列贝舍夫穿着一身新的风衣呢西装应约前来赴宴，把脸刮得发青，理了发，洒的是最贵重的香水，他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谅您不致嫌弃我的小礼物吧？我可以去取吗？我去看看，别让他们把地板划上印，否则这嵌花地板就太可惜了。”

他走到楼梯口高声叫：“米特里奇，可以搬来了，女主人在家。”

名叫米特里奇的矮个子司机气喘吁吁地搬进一个大箱子。按照俄国的习惯，米特里奇出了力，我想敬他一杯酒。波斯克列贝舍夫激烈反对：“联共（布）中央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不许喝酒。”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有什么吩咐？”米特里奇

很礼貌地问。

“上车库去吧，要车的时候我叫你。别出去太久。”

“到我心上人那里去半个来钟头可以吗？”

波斯克列贝舍夫点了点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吃得很贪婪，喝了许多酒，他很快就醉了。起初是抒发情怀，后来谈锋转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真让人生气，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们国家竟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间谍。一些身居要位在政府任职的负责人竟卖身投靠搞破坏活动。我们得到消息说远东军司令布柳赫尔元帅在党的积极分子扩大会上说农民只能根据自愿原则加入集体农庄。我们把这个混蛋叫到联共（布）中央来谈话，他硬是坚持认为远东是他的私人领地。”

斯大林的这位强壮的秘书紧挨到我身边。他打着饱嗝，吐着酒气说：“您怎么都不赏我一眼？也许不喜欢我？”

原来波斯克列贝舍夫送来是一个水晶枝形灯。

“真正水晶灯，上等的！还有厂家的商标呢。从一个小偷手里征收来的。在瓦甘科夫斯基墓地一个头发花白面善的小老头在卖纸花、圣像、小十字架和小蜡烛。搞刑事侦察的工作人员盯上了他。搜查的时候发现他过去是地主，名叫罗斯季斯拉夫·卡齐米罗维奇·拉托姆斯基。去搜查了他的住宅，这小老头还真有财宝——满满的两车。没收来的东西秘密予以拍卖。我得了一个吊灯，又抢了一套24人的餐具——是萨克森时代的。马林科夫买了珠宝，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米高扬等买了画。讨价还价的时候简直把人的肚子都笑破了。我们这些当权派险些儿没打起架来。

从那个小老头儿那里还发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古书收藏室，光是装帧就价值连城！全是烫金的。布琼尼问黄金能不能做金牙套。他和原来的妻子离婚了，娶了一个歌唱演员米哈伊洛娃。嗨，一个好媳妇！丰乳肥臀，健壮漂亮；黑眉毛，黑眼珠。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一走路地板都格格响。简直不是婆娘，是一个破记录的运动员！维辛斯基买了一部份书。仓库里还有五万册书。”

“亲爱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简直无书可读了！”

“您不用说我也懂您的意思，美人。管仓库的萨沙·奥列霍夫是我朋友。我和您上那里找他，您挑一些有用的书。”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怕雅戈达吗？奥列霍夫的仓库归他管吗？”

“我好心好意向您披露一个国家机密。亨利·雅戈达完蛋了，好景不长了。”

“仓库在哪儿？”

“就在卢比安卡那个区里。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轮到我请您去做客了，一定好好招待您。”

“《静静的顿河》首演后我就到您府上去。”

“非常非常感谢。薇罗奇卡，马林科夫已召集报刊主编让他们事先准备好关于《静静的顿河》演出和您个人表演的赞誉文章。跟着我们，现在我们力量很大！”

“谢谢，亲爱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我有件事求您，但不好启齿！”

“请说，我马上能下五洋捉鳖！”

“请送我一张您自己的照片！”

波斯克列贝舍夫用发愣而无光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有好几分钟他象是休克了：“您在取笑我！难道我象小丑吗？您要我的相片干什么？收集相片吗？”

我克制住厌恶的心情，坐到他的膝上。惊呆了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屏住呼吸抱住了我。

“现在我相信了！”他含泪低声说。

61

叶若夫、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维辛斯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等坐在斯大林的别墅里。胖乎乎白皮肤的瓦列奇卡小心翼翼地把漂亮的小脸蛋儿伸到书房的门口。

“你有什么事？”斯大林温柔地问。

“午饭好了，可以摆桌子了吗？”

“同志们，你们想填填肚子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奇问客人们。

在座的人吵吵嚷嚷地往饭厅走去。我已说过，领袖们喜欢大吃大喝。

“同志们！”所有的人都象训练有素的士兵把头转向斯大林。“联共（布）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是我们的工作根本看不见。我们大家已不缺吃的穿的。情况不很好，需要全部改选，把这件最重要的事交给其他更负责任的同志去办。”

小个子乳臭未干的叶若夫抢着说：“对，斯大林同志！谢谢您指引我们去争取新的胜利！我们保证尽快改建！”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斜着眼看了看，他不爱听公开

的谄媚。

“我建议，”斯大林生硬地说，“从明天开始全国进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的认真审查。也应该查一查人民委员本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目有凶光，“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应该擦亮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眼睛。我们将最严酷地惩处叛徒、变节者、恐怖分子——两面派。是时候了，今年应进行一次示范审判。对这件事有什么建议吗？”

“我可以说明吗？”矮胖的什基里亚托夫说。

“请吧，马特维·菲奥多罗维奇。”

“前几天我们听了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同志和他的助手们的报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件正在重新审理中。”

“犯不上为两只长癞的羊大做声势。”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已收到对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姆拉奇科夫斯基的逮捕令”维辛斯基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了：“这样一来情况就完全变了。委员会的委员们务必出席审讯。”

迄今一直沉默不语的毫不留情又聪明的马林科夫说话了：“国内劳力不够。谁会自愿去挖河修路，排除沼泽地的水？谁会去伐树，挖原始森林里的树桩，建立新工业中心？制定计划的机关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摆脱困境。”

“这个扯谈的问题可以用很简单的办法解决”斯大林笑着说，“我们尽可能少在监狱里关押男女老少各种级别的罪犯——刑事犯和政治犯，我们的消费太大了，用国家的钱免费养着这么一大群废人！立即把他们解到集中营去，体力劳

动有好处。我同意，是会有些人不想干活，那就给他们制造一些无法忍耐的条件。从囚犯中招一些人，利用人最大的弱点，劳动中有成绩的人给予奖励，直至发给勋章，某些人可予提前释放，对男人来说，弄个女人给他也是一份好奖品。”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原来是一个精明的实际法学家。”维辛斯基谄媚地说。

斯大林爱听这句奉承话，所有的人都看出了这一点。

“全国各城市都有骗子、特务、叛徒，他们巧妙地混进工农业部门。”斯大林有了灵感，“要给党组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发出指示，不要预先通知就把消极的工作人员撤职，怠工者交法庭，发配到劳改营去。要把那种礼貌客套忘掉，我们不是中国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习惯说这么多话，他从容地喝了一杯烫过的酒，然后接着说，“日丹诺夫负责科学和文化，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负责工农业，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麦赫利斯负责党的机关，维辛斯基负责司法，卡冈诺维奇负责铁路运输。你们要迫使被侦讯者供出关系网，那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工作。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我要出席，我们要折磨他们，迫使他们招供承认策谋和组织凶残地杀害基洛夫同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任命谁去负责红军和海军呢？”满脸粉刺，面红耳赤，长着大胳膊胡子的日丹诺夫问道，“军队里也有相当多的牛鬼蛇神。”

“如果没有人反对，”斯大林说，“最合适的人莫过于马特维·菲奥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了，我担保他一身清白。我和伏罗希洛夫实施全面领导。”

“我倒想问问，达维多娃同志以后做什么事？”坐不住的

矮子叶若夫阴险地尖声说。

“在大剧院唱歌，象过去一样还是个漂亮女人。”斯大林打断他的话。

同时，桌上撤换菜，叶若夫专心致志地盯着丰乳肥臀的瓦列奇卡，这也使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感到愉快。入夜，半醉半醒的战友们四散了。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好象和那个没出息的图哈切夫斯基谈了很长时间！他还纠缠您吗？他的妻子有病。您这位元帅经常拈花问柳，可是又喜欢发表一些平庸无味的演说，拿战争吓唬我们。世界上能够战胜我国的那种力量还没有产生呢。”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动身去英国之前向我告别了。”

“他是个吹牛大王但又是个渺小的战略家。我们放他出去是犯了错误。薇罗奇卡，您很久没来我这里了！”

他的欲望依然不减，我实在厌倦了他的抚摸和兽性的搂抱，他总是象一头虎似的扑到我身上。

62

夜里，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叶若夫来接我，把我拉到没收物品总收藏处。我相信那里的财宝比列宁格勒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东西还要多：很大的钢制保险柜内装满了金戒指、耳环、手镯、表、珠串、金匙、金叉、金刀和托盘；古老的精装本《圣经》。个别房间里摆放着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和巴夫洛夫时期的宫廷用家俱；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佛来芒风格流派的双面挂毯；毛皮裘、皮衣、围脖、帽子、斗

蓬，以及各种各样的兽皮。套服、连衣裙和大衣料一堆堆地放在那里。水晶枝形吊灯、波希米亚玻璃、瓷器；精美的成套象牙和猛犸牙雕像；俄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画家的作品；几千个镶金镶银珐琅小圣像，十字架和嵌宝石的项链，历代小艺术精品，收集珍藏的邮票，硬币，沙皇的金卢布和分币，纸币……

我挑了 35 卷书。

“就这些东西？”波斯克列贝舍夫惊奇地问。

他对仓库主任奥列霍夫耳语了点什么。

奥列霍夫拿出一件貂皮大衣。

“太太，请试试这一件！”

“正合身！”波斯克列贝舍夫高兴地喊道。

我说我已有一件皮大衣了。

“这件归您了，也许您想要几幅画吗？要点什么餐具或女服衣料？”叶若夫问。

我挑了 3 件衣料，库斯托季耶夫、列维坦和德加的画，一个十六世纪的圣像和几个珐琅工艺品。

“该付多少钱？”我问奥列霍夫。

“这些东西的主人全是财主，他们有的死了，活着的在西伯利亚喝西北风吃雪花。这儿的東西都早就归国家账上了。权且做做样子，这些东西算在一起您给 164 卢布 71 戈比吧。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向您要一张看您演出的大剧院的票吧！”

“公演前一天的晚上请您往我家里打个电话，我很高兴让您如愿。”

叶若夫把钱付给了奥列霍夫，我表示反对。尼古拉·伊

万诺维奇要求别管他的事。

63

初演之前我一向很紧张，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总是尽量休息，尽可能少与人谈话。电话接连不断，为我鼓劲，好象我在某位显要的国务活动家的葬礼上读悼词似的。早晨4点钟斯大林打来电话：“紧张吗？”

“很紧张，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这是对的，没有激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这么关心，真让我感动。我想您会来看戏的，对吗？”

“一定来，达维多娃同志，祝您成功，再见。”

剧院经理怀疑能否满座。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群密密地包围着售票处。自然大家都清楚，对于相当一部份来说，起作用的不是演出，也不是演员，不是乐队，而是“一应俱全”的琳琅满目的小卖部以及剧院的装璜，“精美的家俱”，“华丽壮观的帷幕”，“富丽堂皇的服装”……

在政府的包厢里应邀就坐的有：捷尔仁斯基、肖洛霍夫、导演斯莫利奇、指挥戈洛万诺夫，哥里高利·麦列霍夫剧组的演员哈纳耶夫和我。

“您写了一出好歌剧，捷尔仁斯基同志，”斯大林和蔼地说，“为这出戏我们要好好奖赏您。苏联有这么多作曲家，可是谁都不写现代题材的歌剧。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你喜欢《静静的顿河》吗？”斯大林问全苏艺术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克尔采夫。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如果您要知道我的意见，

我向您书面汇报。”

“捷尔仁斯基同志，您打算再写点什么东西？”

“我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为题材构思了一部歌剧。”

“您的决定对了，除了处女地之外还应该有活生生的人。您给剧中的主人公想几个动听的歌曲。一个很好的诗人列别捷夫-库马奇同志会给您写诗。您以我的名义去找他。”

“谢谢，斯大林同志！”

伊万·捷尔仁斯基为写作《静静的顿河》这出歌剧获得了列宁勋章和5万卢布的奖金。

64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走到后台来，中央儿童剧院的院长兼艺术指导娜塔丽娅·萨茨故意挽着他的手一起前来。她递给我一束鲜花和一套法国香水。我轻声说：“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花送给您的伴侣，把香水留着自己用。”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在客人中鹤立鸡群。他耐心地先等着要向我说几句恭维话。

“我不喜欢这部歌剧，根本就没有什么音乐。唯有您演的阿克西妮娅例外。《从边疆到边疆》的旋律给人印象深刻。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得还忠实，不过您有点过火，太追求外部效果了。一般观众当然会为之倾倒，因为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是有‘描写爱情’的场面。知识份子一定会把捷尔仁斯基-肖洛霍夫的大杂烩当作耳旁风，可是报界却将声嘶力竭地热情宣扬。今天各报都刊登了您的照片。”

肖洛霍夫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到鲍

里斯·皮利尼亚克跟前:

“公民皮利尼亚克，您在大庭广众之下搞反苏鼓动，趁我还没打断您的脊梁骨，赶快滚开。”

皮利尼亚克啪地打了肖洛霍夫一记响亮的耳光。马上就要出现一场轩然大波。合唱队里的一个共产党员上楼去叫警卫。

“鲍里亚，快去我家，这是家里的钥匙，我尽量把这里的事都平息下去。”

醉醺醺的肖洛霍夫开始吵嚷、骂人、大喊大叫。我把他领到我的演员化妆室去，把一块凉敷布放在他通红的脸颊上。剧院管理主任前来敲门，带着一队警卫。

“谁伤害您的身体了？”管理主任兼剧院党组织的副书记问。

“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肖洛霍夫差点气得哭出来，捂着半边脸回答。

“这不对。”我高声说，“这里根本就没来过姓什么皮利尼亚克的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摔了一跤，您们看得出来呀，他喝醉了，前言不搭后语。”

这个乱子总算平息下去了，肖洛霍夫恶狠狠地说：

“达维多娃同志，这件事我不能原谅您，我今天就给斯大林同志写信说您保护反革命份子。”

忧郁的皮利尼亚克在演员出入的门口等我。他去送我。

“米什卡·肖洛霍夫越来越危险，您看，他的翅膀很快就硬了！”

“鲍林卡，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今天早晨吉拉走了，离弃了我。”

“您打算怎么办?”

“想到澳大利亚去,我还没去过那里。”

“到我家去吧,我们一起吃晚饭,稍微休息一下,摆脱这些烦人的事!”

“今天没有情绪,我还是沿莫斯科大街漫步吧。”

我怕放他一人到夜幕中去。

皮利尼亚克兴奋地说起来:“薇罗奇卡,我们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期,俄罗斯面临着罕见的暴风雨,现已开始全国范围的大搜捕。每天都有一些人失踪。我们居然害怕自己的声音,连最亲近的人也不能相信。我从来没感到过恐惧。在日本、英国、德国我感到心情舒畅、愉快、轻松。我越来越真切感到,我活不长了。即使我暂时得以逃走,那您也不要以为一切万事大吉,——那是徒劳。我相信不会再放人出国去了……”

65

吓得魂不附体的侍女给我开了门,为了让我不要说话,她据以往的痛苦经验,用手指捂住了嘴。我看见衣架上挂着一件件男大衣。走进客厅后见沙发上东倒西歪地坐着一些不速之“客”:雅戈达、阿格拉诺夫、舒文斯基、克利莫什金。

“您好象回来晚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演出结束已两个钟头了。”雅戈达说。

“您到哪儿去了?”雅科夫·阿格拉诺夫问。

“这关你们什么事?”我断然回答,“时间太晚了,我不想听你们那些愚蠢的指责。”

舒文斯基插语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给您这张

纸，请把墨水瓶拿近一点，写上您对被捕的公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了解些什么情况。我们不想让您受惊把您再叫到卢比安卡去，所以才来您府上，虽则这是不恰当的。”

雅戈达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表，旁边写有“绝密”的字样。

电话铃响了，我太高兴了。雅戈达冲向电话机，大家遂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我用颤抖的双手夺过话筒。

“我吵醒您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问。

“没有，我刚回来。”

他不相信地问：“您家里有外人吧？”

我控制不住，失声哭了。雅戈达疯狂地喊起来：“放下电话，娼妇，现在我是这里的主人！”

我含泪说：“斯大林同志，雅戈达和他的助手们在这里折磨我，他们未经允许就闯到我家里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严厉地说：“让雅戈达听电话。怎么回事？”他压低嗓音吼道，“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次了，人民委员，看来，你太健忘了吧？”

“斯大林同志，我们在履行公民的工作义务，以后向您汇报结果。”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打断了谈话。

“达维多娃，字据在哪儿？”雅戈达扯着嗓子喊。

“我什么字据也不提供。”

“请准备走，达维多娃！您不想在这儿说，那咱们到人民委员会见，可别不习惯。你自己去，还是押你去？斯大林同志救不了你，你还是得去受审和接受侦讯。”

“我不跟你们到任何地方去。”

我需要拖延时间，因为我相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会让我受委屈。

侦讯长舒文斯基转到我这一边来了，变色龙阿格拉诺夫和他一唱一合。

“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阿格拉诺夫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想一想，她自己会把情况都写出来的。时间的确已比较晚了，她演出后也累了。”

雅戈达仍固执己见。

“只要我们不撤消对她的审讯，我绝不罢休。”

有人按门铃，我去开门，雅戈达截住我的路。

“阿格拉诺夫，开门。”他命令道，“把枪装上子弹，以防万一。”

马林科夫、叶若夫、符拉西克、波斯克列贝舍夫、什基里亚托夫、伏罗希洛夫和一队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勤务卫兵进了屋。雅戈达惊慌失措，但很快稳住了。

“你们来干什么？是谁授权干预内务人民委员的事？”

“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的话掷地有声。

“他越权了！”雅戈达狂吼。

这句话加速了他的被捕，后来为他的脖颈上招来一条绞索。

“别废话了，我们又不是在市场上。”符拉西克说。

“克里姆林宫的卫兵已经包围了这所房子，这些卫兵不听您调遣。”伏罗希洛夫脸色阴沉地说，“您放明白点，上车吧，斯大林同志等着您哪。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很抱

歉，打扰您了，不过您还是要跟我们一起走。”

放雅戈达进斯大林的办公室之前，忠实的卫士波斯克列贝舍夫收缴了雅戈达的手枪。

“斯大林同志实行了新的制度。如果您不中意，可以向他申述。”

固执的雅戈达驯服了。马林科夫、叶若夫、伏罗希洛夫、什基里亚托夫、波斯克列贝舍夫、符拉西克、麦赫里斯应邀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我在会客室等了 40 分钟。我进去以后，斯大林问：“达维多娃同志，为什么您老给我们找这么多麻烦？您动辄就陷入困境，我们总要没完没了地去救您！”斯大林说，可是他的眼睛里露出笑意。“为什么这么晚回家？您到哪儿去了？演员该遵守作息时间吗！”

“我和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散步去了，他很痛苦。”

“您还是说说为什么您这位尊敬的皮利尼亚克在剧场里打人吧？据说他想打死肖洛霍夫？！你为什么要卷入他们的冲突？你比谁都重要是吗？”

我没有分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按了铃，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了。

“传雅戈达。”

符拉西克、叶若夫、伏罗希洛夫到另外的房子去了，每人手里都有一只装了子弹的手枪。斯大林一叫，他们马上就跑到办公室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头也不回地朝窗外凝视良久。

“雅戈达！您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活动让我烦透了！你想让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薇娜·达维多娃怎么样？为什么成好几

年地追逐她？搞恐怖吗？没完没了地用卢比安卡吓唬她吗？”

“我拒绝听您的话！是您命令我准备公开审讯的。达维多娃同志与季诺维也夫案件有间接关系，她是旁证。因为她同他会过面，我们应该记下她的口供。”

“我们没想到你们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内是这么一帮没有头脑的笨蛋，跟你一样！您知道季诺维也夫邀请演员达维多娃到《欧洲旅馆》去，在那里订了一个单间，当时就该动脑子，派一个人藏到衣柜里，或床底下，或沙发里，哪儿都行，甚至厕所里。可你们把所有的机会都错过了！过了一年，想起来了，到现在才打算弥补过失？这一招行不通！别再找薇娜·亚历山德芙娜的麻烦！雅戈达，是您说我越权了吗？”

人民委员面色苍白坐在那里，不敢抬头看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故作紧张：

“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您还有时间重新安排。我的话完了，您可以走了。”

雅戈达站起来：“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同您单独谈谈，不要别人在场可以吗？”

“3分钟够吗？”

“足够。”雅戈达回答。

5分钟后脸色灰白的雅戈达就象被开水烫了的小猪仔从斯大林的办公室跳出来。

“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您以后不需要武器了吧？”波斯克列贝舍夫恶狠狠地说，雅戈达沉默地拿起递上的手枪。“雅戈达大势不妙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鼻音很重地说。

“该结果这个混蛋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轻蔑地说。“审讯之后把他解决了吧。这无赖跪在地上央求饶恕他。”斯大林看了看表。“我好象有点饿了!”

在桌旁他问:“皮利尼亚克为什么打了肖洛霍夫的耳光?”

“他把捷尔仁斯基的音乐贬了一顿,醉醺醺的肖洛霍夫一直在后台转来转去,听到了他说的话。”

“肖洛霍夫到我们包厢来的时候,他是一身酒气。”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赶皮利尼亚克走,说他搞反苏鼓动,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就为此给了他一记耳光。”

斯大林笑起来:“这些多产作家不能共享胜利?互相嫉妒。只好惩罚皮利尼亚克了。我决定先不给肖洛霍夫颁赏。马林科夫说得对——还有时间;让他再等一等,他好象很快就忘乎所以了,昧着良心往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床上爬。”

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近我们说:“叶卡捷林娜·帕夫洛夫娜·别什科娃来电话说,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想同您说话。有什么吩咐?”

“这女人真沉不住气!告诉她,夜里我不谈公事。”

波斯克列贝舍夫走后,斯大林问我今天有没有演出。我说公演后演员们照惯例都休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以探询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生性忍耐力强吗?”

“难说。我大概和任何一个女人一样,也有一定的弱点。”

“您应该参加对被告的审讯。”

“为什么?”

“搞创作的人员受到锻炼是有好处的。”

我第一次进入斯大林不大、朴素但相当舒适的住宅。我们坐到沙发上。

“可惜呀，薇罗奇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心事重重地说，“这一个星期每天我都很忙，要举行一次重要的政治性审讯。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世，他会知道他那宽阔的胸怀里豢养了些什么无赖。”

时钟敲过7点。睡意浓了。斯大林躺着吸烟。他低声问：“你和那个红头发的皮利尼亚克睡过觉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除了您以外，我不需要任何人。”

“我充满对你的信任，你好象开始理解我了？我真高兴，你又来了，在我身边。”

直到两点钟他都没有放开我。

66

皮利尼亚克实践了他的允诺。我们去看她的一个老朋友丽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阿维洛娃。

“鲍连卡，您来了，真好。”她说，“我很长时间没见您了，算了，今天请你们吃自家烤的馅饼。”

我不胜惊奇，难道唯美主义者契诃夫当年爱的就是这么一个老妇人。她得知我是演员便说：“我好久没去过剧院了，我看不懂现代戏，那些主人公全都装腔作势！可不象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的《樱桃园》、《万尼亚舅舅》和《海鸥》！”

她的眼睛变蓝了，发出温柔的光，她立即显得漂亮了。

于是我方领悟正是这样一个女性才能永远受到爱慕并与之走遍天涯海角。

丽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迈着小碎步摆好了餐桌，铺上一块雪白的带花边的桌布，然后端来一大堆馅饼。

“请吃吧！这馅饼有几样馅：果酱的，土豆的，罂粟花的，全是新鲜的，今天刚烤的，茶马上就煮开，我们用茶炊喝。别嫌饭食不好，我存的东西全吃完了，可是又没有力气去排队。”

“我要离开半个来钟头。”皮利尼亚克心事重重的说。

“有什么事，鲍连卡？刚来没坐定就要溜？坐不住的人，您总是忙！”

“想起来了，我必须去邮局发一封急电。”

“上帝保佑，什么邮局？所有邮政代办处早就关门了。”

皮利尼亚克买回几大包东西，弄来了奶油，罐头，茶叶，可可，鲜奶酪，奶渣，香肠，糖，饼干和一把迷人的鲜花。丽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非常感动。吻了吻他的额头。

“谢谢，亲爱的！我真喜欢你！你是个好人。如果俄国大地的上的人都给人们带来欢乐，那日子会是多么光明纯洁？”

我问：“丽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您现在写什么东西吗？”

“身体象是散了架似的，我已快 73 岁了，尽力做点事情，只是没人需要，白干。我在回忆我的一生，我的初恋，写我与伊萨克·列维坦的友谊，与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的相遇和我们怎样认识的。从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起已过去 47 年了，整整一个时代飞驰而过。我为许许多多亲近的

人送葬，几乎一个都没有了，可是我唯一爱恋的契诃夫我却不能把他埋葬，每天都到他的墓地上去，只有体力不支时才放过一天。他对于我并不是圣像，而比圣像更宝贵。我们当时都优柔寡断，意志薄弱，不敢把命运结合在一起，安东·帕夫洛维奇已经娶了奥丽加·列昂娜尔多夫娜·克尼佩尔，她是一个非常严厉特别因执的女人，而我已有丈夫和3个孩子。”

“您和克尼佩尔关系好吗？”

“不可能用一句话回答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觉得克尼佩尔是蓄意缩短契诃夫的生命。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安东·帕夫洛维奇只不过当她的绿帽子。可是他多么想有一个家，孩子，一所宽阔舒适的房子?! 等我写完了也可以瞑目了，活不长了。等我死了才允许这本书出版，请鲍里亚写个序言。很可惜我没把布宁一家的书信保存下来，他们是我的莫逆之交。今天回忆他们已不时髦了。新一代根本就没有听说，最后一个俄国古典作家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住在异国他乡。库普林这个语言艺术家早就故去了，可怜的人后来双目失明，食不果腹。就连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列米佐夫也生活得很艰难。我从内心怜悯他们。”

“如果您不累，请讲一讲列维坦的情况，他的画给我激情，令我赏心悦目。”

“怎么能累呢，回忆温暖心房，您看得出来，我有精神了。我们到普列斯去，在伏尔加河上：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契诃娃，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导演兼画家列奥波利德·安东诺维奇·苏列尔日茨基和我。一把很大的白伞撑在城外的路边，列维坦坐在伞下。那是一个喜气洋洋的节庆

日。普列斯钟声回荡。妇女们打艺术家身边走过，她们做完午祷后返回邻村。路上空无人迹了。近处田野上空一片夏日的宁静，下午最热的时候总是这样无声无息。红日高照，天空碧蓝，大地灼热空旷。从峡谷里走出一个矮小的老妪，她用一条白手帕包着圣饼和亡灵册。步履艰难地走到伊萨克·伊里奇跟前，拄着一根弯曲的拐棍。阳光耀眼，尽管她把黑头巾尽量低低地拉到额头上，那头巾还是不能遮住刺目的强光。老妪朝着微笑的画家凝视良久，嘴唇掀动，口里轻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划了个十字，从包袱里找出一个一戈比的硬币，颤巍巍地放到盛油画色的箱子里，深深地行了一个礼后沿路风尘仆仆而去。列维坦拿起那个温暖的硬币，爱不释手，感慨万分地以柔和的眼光目送年迈的妇人远去。从那以后他珍藏着她的赠与，视同圣物，随时带在身边。

伊萨克·伊里奇没有画完《收割干草》就故去了。他画的是最美好、欢快和光明的事物之一。列维坦在希姆基患了感冒，疾病使他卧床不起。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一步不离守候在他的病榻之旁。埋葬他之后我们在他的桌子抽屉里发现了一捆信件。画家生前要求焚烧他所有的信件，不要将其公诸于世。烧信时我在场，还有契诃夫、谢罗夫、涅斯捷罗夫、波列诺夫、科尔祖辛。那一年夏天出奇地热，丁香花开了两次。在沉闷令人窒息的七月之夜紫色的白色的花枝几乎一直垂到窗户台上。”

阿维洛娃的女友叶卡捷林娜·帕夫洛夫娜·别什科娃前来探望。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身体好吗？”阿维洛娃问。

“他情况不好，我担心他恢复不过来了。”别什科娃擦着

眼泪说。

她们急匆匆地划十字。

“能帮他做点什么事吗？最善良的皮利尼亚克不安地说。

“晚了，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过去曾希望能把他送到意大利或瑞士去治疗，但是斯大林不允许。现在他没有希望康复，住在哥尔克，就象在监狱里。身边有一些医生，教授、顾问。看着他，怕他跑了。”别什科娃深沉地叹了一口气。“高尔基曾帮助多少人出走！救活了多少饥寒交迫的人！把多少人引入文学的圣坛！这几天他备受折磨，想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准备对他说点重要的事。波斯克列贝舍夫这个狡猾的奴才转来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话：‘高尔基同志应把他的需求写下来，我们立即给予他任何帮助’。”

别什科娃哭起来了。

“也许，我们可以撇开他们？”阿维洛娃同情地说。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早就该去换个气候条件好的地方，政府明明知道他很不喜欢莫斯科郊区。”

“真同情高尔基，”皮利尼亚克忧郁地说，“这样一代伟人就要过世了！我们没有珍惜他，他本来还可以活下来！”

67

6月18日高尔基去世了。在红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讲话……讲话……讲话……演讲者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在主席台上站在我旁边是泪痕满面的皮利尼亚克，阿维洛娃，谢普金——库佩尔尼克——诗人、剧作家、翻译家、著名的俄国演员、农奴出身的米哈伊

尔·谢普金的孙女；作家维列萨耶夫和奥丽加·福尔什，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和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希尔加科娃；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和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卡恰洛夫，塔拉索娃，莫斯科文，塔尔汉诺夫，克尼佩尔-契诃娃。我看见远处是垂头丧气的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麦伊耶尔霍利德，齐娜伊达·莱赫和他忠贞不渝的朋友们——“麦伊耶尔霍利德拥护者”挽着他。其中最忠实的是情操高尚而才华横溢的萨沙·格拉特科夫。

是晚，按照俄罗斯的风俗，叶卡捷林娜·帕夫洛夫娜在家里举行葬后酬客宴。席间她讲述说：“许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到离我们住处不远的教堂去。我和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一年都不拉地资助教区。我不想破坏这个好传统，在高尔基生病期间也定期捐助，上个星期赫鲁晓夫把我叫去，他并不把作家的病放在眼里。先是责备我去教堂，装出一个善心体贴人的神父的姿态，然后就夸夸其谈，说什么‘很快我们就要把所有教堂的人全赶走，把教堂改成俱乐部和电影院。’我请求他不要当着我亵渎神明，他很自信地说：‘别什科娃同志，您得腾出小尼基塔街上的别墅！我身为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还没有这样的房子呢。您的高尔基活不长了，您一个寡妇家的，有两间房足够了’。我回答说等我死了这所房子才能空出来。我当即给加里宁写了一封非常气愤的信，当然，舆论也干预了。赫鲁晓夫还是本事不大。政府同意把这里辟为高尔基故居纪念馆。”

“叶卡捷林娜·帕夫洛夫娜，”萨沙·格拉特科夫说，“请允许我就此事为《文学报》写篇文章好吗？”

别什科娃笑了笑：“萨申卡，谢谢您，这样的文章谁也不会登，唯有斯大林本人允许，这样的文章才能排印。”

格拉特科夫还不甘心：“如果试试看呢？”

“没有用，这样一来，您就会进入‘黑名单’，那您在文坛上就永无出路了。”

68

矮子叶若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前来接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今天我们日子不好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现在我们要去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同志想同您谈谈。”

日丹诺夫只有40多岁，但他肥胖臃肿，看起来要老得多。他有点才气但并不深，加上他狂热的思想，于是在党内同僚中能够压倒多数人。基洛夫被害后，日丹诺夫身为列宁格勒市最高长官把这个城市淹没在血的河流中。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问：“大剧院的演员们对于歌剧《静静的顿河》中的音乐印象如何？”

根据痛苦的经验我学会了，对领袖们不能说真话，于是回答道：“我非常愿意演唱阿克西妮娅，歌剧独唱演员勃罗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也演这个角色，我们两人每次都为争取演出激烈角逐。”

日丹诺夫笑了，露出一口大长的马牙。事实上我击中了要害，因为捷尔仁斯基是他喜欢的人，斯大林匆匆走进来。

“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请开始吧！”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不止一次拯救您于危难之中。”他说。“您知道，我们是非常相信您的！作为公民，您

要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过几分钟我们将要出庭审讯叛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判决批准之后您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工业城市的知识份子会上发言。应该把这个任务看作政府的使命。向您保证，我们不会亏待您。”

“我能胜任这样一个重要任务吗？”

“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吗？”斯大林问。

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说：“雅戈达同志在会客室里。”

“让他进来。”

斯大林几乎是和颜悦色地说：“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你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好的，我们马上就来。日丹诺夫同志上我的车，达维多娃同志和马林科夫、叶若夫一起去，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留下，和什基里亚托夫一起来参加晚上的审讯。”

政府的车驶出克里姆林宫时，城里的交通中断。卢比安卡由专门的卫兵把守着，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不像俄罗斯族的人。符拉索夫、阿格拉诺夫、叶若夫在楼下等候。我们沿着富丽堂皇，擦得锃亮的楼梯上到二层楼。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您使用我的办公室。”雅戈达卑躬屈节地说。

“拉上窗帘！”斯大林命令，“阳光分散人的注意力。”

斯大林坐到人民委员的安乐椅上。他身后墙上挂的是他本人的画像，那是御用画家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画的。

阿格拉诺夫命摆茶和面包。

“同志们，我们到这里不是来寻开心的，而是来干活的。”斯大林严厉地说，“我们还没挣出饭钱来呢。”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押进来了。维辛斯基不敲门就走了进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允许我出席吗？”

“坐到我身边来。”

我根据被侦讯者过去的模样认出了他们。两人面如土色，双颊下陷，脸上有一层薄粉，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血迹斑斑。季诺维也夫穿的是熨得平整的灰色西装，加米涅夫一身黑西装。衬衣已退了色，由于经常洗涤成了灰色，显然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衣服，老式领带，破旧的半腰靴子，——这身打扮并没有为他们增色。让他们坐在椅子上。季诺维也夫用黯淡无光的眼睛扫了一遍在场的人，一刹那他略带惊奇甚至慌张的目光停在我身上。我颤抖了一下，好象电流通过了我的全身。

“安德列·雅努阿里耶维奇，您是苏联总检察长，理应提第一个问题。”斯大林说道。

“公民季诺维也夫，根据您的指控，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承认。”他低声说。

“公民加米涅夫，您哪？”维辛斯基没动什么感情地重复了同一个问题。

“承认，检察长公民。”

加米涅夫被押了下去。斯大林问季诺维也夫：“把预审时您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我能否有把握，真心悔过可以保住我的性命？”

“您可以不相信斯大林，但是必须相信政治局。”

“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一宗什么交易？”矮子叶若夫拿

鸡毛当令箭尖声喊道!“斯大林同志不会说谎,做亏心事,骗人,这您应很了解,公民季诺维也夫!”

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煞有介事地步入人民委员的办公室,同每个人握了手。

“我想澄清一点情况。”维辛斯基说。斯大林和蔼地首肯。

“托洛茨基从国外,季诺维也夫在国内加紧进行谋害基洛夫。为此,加米涅夫在1934年受“托季联合中心”的委托去了一趟列宁格勒,在那里就策划谋害基洛夫的恐怖行动同列宁格勒恐怖组织中领导人之一的雅科夫列夫进行过谈判。这个中心不仅仅要杀害基洛夫,还策谋了一系列谋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恐怖行动,我说的对吗,公民季诺维也夫?”

“对,检察长公民。”

“您有补充吗?”

“我们的希望要落空,这在1932年底已经明朗化……党的总路线取得胜利,这是事实。促使我们进行赤裸裸的夺权斗争的无原则性和缺乏思想性已十分清楚,暴露无遗。”

“在策谋恐怖行动的紧张时期,季诺维也夫在1933年8月5日写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不但不放弃过去的错误,反而虚伪地盟誓忠于社会主义和党。他那封信的结尾是:请你们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只说实话,请你们让我回到党的队伍里,让我能为共同的事业工作。我以革命者的身份许下诺言,我将成为最忠诚的党员,并将殚精竭力为哪怕向党和中央略赎部分我的罪过。1933年6月16日《真理报》刊载了他的一篇文章《两个政党》,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力图证

明他对党的忠诚，抨击机会主义并为党取得胜利唱“颂歌”。这是 1933 年 5 月 18 日和 6 月 16 日的事，也就是夏天里的事。就在这个夏天，据侦查所知，季诺维也夫在他那个中央的会上委托叛离分子巴卡耶夫去实施恐怖。公民季诺维也夫，这两种事怎能并存？”维辛斯基提高了嗓门，“您显然是想念侦讯人了吧？”

季诺维也夫恐惧地抖了一下。他的肩膀垂下了。斯大林从桌旁站起来，彪形大汉帕乌克尔，他的贴身警卫立即跟上。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您放心吧！”

苏维埃国家的领袖漫步走到他恨之人骨的被审问者的跟前。季诺维也夫从椅上下下来跪在地上：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饶了我吧！我挨够了打了！求求您，宽恕我吧！”

“畜牲，你有什么权力称斯大林同志？”叶若夫象公鸡一样厉声喊。“闭嘴，狗杂种！你忘了你现在什么地方了吧？好好刻在你那欧洲人的鹰钩鼻子上，‘同志’这个词对你是不存在的。我说的什么你听懂了吗，老鼠？”

“懂了，公民长官。”季诺维也夫懦弱地低语。

斯大林问：“您想对我们说什么话吗？”

“公民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跪着说，“饶了我吧，请您想想，我在拉兹利夫湖帮助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藏身！您比谁都知道我为党出了多少力！我怕那些侦讯的人，他们打我，用针扎我，拿烧红的铁烙我。我已经体无完肤了，他们不给我饭吃，夜里不让睡觉，牢房里有一罐盐水，老鼠不让人安宁，我在潮湿的地下室里。”

“别说了！我们领教过您的口才。我们跑题了。”斯大林打断他，“别婆婆妈妈的了！”

莫洛托夫插话：“谁让这个无赖在我们面前演卑劣的闹剧？”

“好吧，我说。”季诺维也夫的声音隐约可闻，“让我喝一杯茶行吗？”

端上茶和圆面包来。可怜见的一个饥饿的人是多么贪婪地扑向食物呀！

“如果您的口供能让我们满意，”维辛斯基说，“您会得到肉汤，母鸡、一杯白兰地、小果、青菜。”

“还给这活尸喝白兰地？”大腹便便、挂满勋章的铤工——伏罗希洛夫元帅吼道。

季诺维也夫以央求的目光看看斯大林，要求去厕所。

“往裤子里屙吧，混蛋！”过去的流浪儿叶若夫尖叫。

维辛斯基操着演员的腔调，但略含指责说：“被侦讯者每天受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检察长对叶若夫说，“我们中间有女性，如果可以，请不要这样说话！”

“没有关系，让他学习辩识敌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并无恶意地慢吞吞地说，“腹泻时的必备药，希望这门学问对我们大家都用得上。”

我忍耐不住了，对他说：“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回家去吧，我累了。”

领袖们转身看着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预先怎么约定的来着？”日丹诺夫说。

只好留下。卫兵把季诺维也夫押进来，斯大林问他：“您

是说实话还是打算象过去一样骗人?”

“公民斯大林，我该承认什么?”

“审讯开始时你说过你认罪。我们想知道这指的是什么?”

“我和加米涅夫是小集团的魁首。一些最有名望的托派教授给我们帮了大忙，由于按计划施毒，我们害死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主席缅任斯基，苏联检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作家高尔基。在列宁格勒我们策划并实施了对基洛夫的谋杀。”

“交代所有的同谋者。”这是维辛斯基的要求。

“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杰尔一瓦加年，德列伊采尔，莱恩戈利德，皮克利，弋利茨曼，克鲁格梁斯基（化名弗里茨·达维德），奥利别尔格·别尔曼—优林，卢里耶兄弟；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中央委员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列宁格勒州工会理事会柳德米拉·沙波什尼科娃，波泽尔恩，克先诺冯托夫。我们都是一个组织的。”

“你们的恐怖活动针对什么人?”叶若夫问。

季诺维也夫垂下眼睛。

“黑了心的，回答问题时应该看着眼睛!”小个子的元帅吼了一声。

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的季诺维也夫强打起精神：“我们打算谋害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

“用恐怖行动吗?”维辛斯基指出。

“是的，公民检察长。”

“您好象还没说全吧？”维辛斯基冷静地慢慢说。

一片死寂降临了。

“我们还准备谋害斯大林同志。”

“季诺维也夫公民，交代你们恐怖行动的目的。”

“我们准备搞政变夺权。”

斯大林不能自我控制了，他扑向季诺维也夫，在保镖帕乌克尔帮助下把季诺维也夫从椅子上拖下来，两人开始用皮靴踹他。

“我没忘。”斯大林唾沫星乱飞，他吼道，“你这个狗东西和加米涅夫一起在1917年的10月10日和16日蓄意投票反对武装起义！”

季诺维也夫吻斯大林的靴子，低声下气地望着他的眼睛。

“公民斯大林，每个人都有权犯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犯过错误。”

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瞧，你是什么东西？他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相比？同志们，这是胡闹！”

“带走被侦讯的人！”维辛斯基对卫兵说，“按高标准给季诺维也夫吃一顿，给他酒喝。”

雅戈达脸朝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满意已完成的工作吗？”

“我要重奖你和你的机关，保你们终生满意。”斯大林若有所思地说……

卫兵押进了加米涅夫。他比季诺维也夫勇敢。

“我想知道，”斯大林说，“为什么你这个犹太人罗津菲利德取了个俄国的化名？”

聪明的加米涅夫忧伤地笑着回答说：“我用问题来回答问题，为什么乌里杨诺夫取名列宁，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索别利松——拉狄克，拉多梅谢利斯基——季诺维也夫，福尤尔斯滕别尔格——加涅茨基，杰尔-佩特罗祥——卡莫，察捷尔巴乌姆——马尔托夫，格利方德——帕尔伍斯，勃里利安特——索科利尼科夫，别科托夫——普列汉诺夫？”

“季诺维也夫想冒充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你这副强盗嘴脸竟用列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的名字拉大旗做虎皮？”矮子叶若夫歇斯底里地喊叫。他手里拿着一条铁头的粗鞭子。“你的罪受得少了？再来点？”

“我拒绝再给口供。”加米涅夫强硬地说，“把我送到牢房去，我宣布绝食。”

“叶若夫同志着急了。”维辛斯基说，“他开了个玩笑。”

加米涅夫强硬得很：“公民叶若夫不出办公室，我就拒绝回答问题。”

“您忘记我们事先的约定了吗？”斯大林慢慢地说。“你为什么这样使性子？也是个难缠的人！你忘了，1933年是基洛夫帮助你 and 季诺维也夫恢复了党籍？你们倒把他给害死了。高尔基帮过你的忙，由他帮助，任命你当了《科学院》出版社的经理。为此你们竟收拾了年迈的功勋卓著的作家。我可什么都没有忘记！你当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时候，把莫斯科党组织交由叛徒乌格兰诺夫控制。你以为列宁故去后你就当他的接班人，把人民的胜利成果和我们的党扭转到另一个方向，扭到托洛茨基主义和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吗？”

加米涅夫平静地说：“公民斯大林！我——是被告，完全听您的摆布。在最近一次克里姆林宫的谈话时，我承认了错误。承担了一系列指控，您以布尔什维克的身份许下诺言说将保住我的性命。为什么在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出席的审讯中您允许公民叶若夫做出如此不得体的举动？”

斯大林狞笑：“您，加米涅夫——罗津菲利德，想从被告变成原告吗？要这种花招不会有什么名堂。我再次问您，为什么你们恶毒地杀害了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为什么毒死了谁都不妨碍的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他的过错难道就是写了人民需要的书吗？”

“我已经全都承认了。公民斯大林，您有什么必要搞第二次惩罚？我的精力承受不了这些令人发指的酷刑。”

莫洛托夫温和地说：“最好说说‘创作计划’吧！这里有言论自由。供出同谋！”

维辛斯基装腔作势：“斯大林同志，听了这样的回答，还能用什么政治语言同这些人谈话吗？难道我们没有资格只用一种刑法典的语言同他们谈话并把他们看作刑事犯，看作顽固不化不可救药的杀人犯吗？加米涅夫承认组织恐怖行动是他们希望借以上台当政的唯一手段，承认关于托季联合的谈判正是在这个恐怖斗争的基础上进行并最后取得成功的。恐怖行动把他们联合起来了。”

“名单。”加米涅夫用模糊的双眼看了看自以为是的检察长，“我们就靠这些人的帮助试图一举完成政变和国事变动，这份名单侦讯员和公民雅戈达手中都有，雅戈达和公民阿格拉诺夫一道出席过所有的审讯。”

维辛斯基：“你们在什么情况下招募了公民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他一向持反对派立场，我们的观点这些年一直都相同。”

维辛斯基：“您没有回答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问题！”

加米涅夫：“我们打算逮捕公民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所有委员。”

维辛斯基：“逮捕还是予以谋杀完全是两码事！审讯记录里可有另外的说法！您，公民罗津菲利德——加米涅夫，想杀害斯大林同志及其战友！皱什么眉头？难道我们歪曲您的基本思想了吗？莫非是我们搞骗局吗？”

加米涅夫：“不，您说得对。”

维辛斯基：“您为什么想杀害斯大林同志？”

加米涅夫：“公民斯大林！”被告站了起来，“公民检察官！公民们，政府委员们！我真心实意认罪，交代了同谋的姓名，对你们唯一的要求是饶我一命。我经过长期思考，现在坚信，党的政策，党领导人的政策胜利了，其全部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政策可能胜利，在于这种政策得到劳动群众的承认。”

维辛斯基：“这个声明就其全部无原则性和低劣的犬儒主义说真是妙极了：正是因为党的政策胜利了，那些人才进行反对党的领导人的斗争。”

加米涅夫：“我们曾把赌注压在党可能发生的分裂上，这一招也输了。现在有两条路：要么光明正大完全取缔反党斗争，要么继续进行。但是没有政治纲领，没有旗帜，也就是说利用个人恐怖的办法已经毫无希望得到任何群众的拥护。

我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

维辛斯基：“罗津菲利德—加米涅夫应该前后一致：如果他把第一条路称作真正放弃反党的道路，那么第二条路就应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手段进行不光明正大的斗争的道路。”

加米涅夫：“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在这中间指导我们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是对他们的无比仇恨，是渴求掌权，我们一度接近掌权，但历史发展的进程把我们抛离了政权。”

维辛斯基：“怎样评价 1933 年您写的文章和声明，您在其中表示对党的忠诚？是不是欺骗？”

加米涅夫：“不，比欺骗还要恶劣。”

维辛斯基：“背信弃义吗？”

加米涅夫：“还要坏！”

维辛斯基：“比欺骗恶劣，比背信弃义还要坏的——只能是叛变！”

加米涅夫：“您找到了这个字眼。”

把被侦讯的人押了下去。雅戈达象鹰鹫一样扑过来对我说：“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请签字画押保证不泄密。今天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是国家机密。”

我走近叶若夫，他正在同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绘声绘色地谈话。这时我才发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右脚走路不太方便。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叶若夫说，“今天这里说的话，您都该好好记住！主要的是可恨的两面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审讯中的表现。我们还会向您提供一些材料，把现有的速记记录给您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雅戈达要求具结保密？如果我

办了，那我就不能履行斯大林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的要求了吧？”

叶若夫小步走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面前对他说了几句话。斯大林当着领导人的面不想对我表示特别的好感。

“如果人民委员要求薇娜·亚历山罗芙娜本人具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严厉地说，“那请他也向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叶若夫、维辛斯基同志和我提出同样的要求吗？”

雅戈达咬了咬舌头。

“我们到哪里吃午饭，在别墅还是在克里姆林宫？”伏罗希洛夫问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把符拉西克叫过来，吩咐备午饭，告诉他应请哪些人来吃饭。

我问叶若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可以回家去吗？”

斯大林插话：“达维多娃同志，您和我们一样，老老实实地干了活，理应好好吃一顿。”

马林科夫请我坐他的汽车。

一道用餐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琼尼、雅戈达、维辛斯基、阿格拉诺夫、奥尔忠尼启则、皮达科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卡尔·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叶努基泽、布哈林。

“同志们。”斯大林说，“我再次号召你们保持警惕性，必须十分仔细地审查每一个党员。许多敌人混到党的队伍里。我告诉你们一个数字：涉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被捕的有 9,000 人，大规模的恐怖冲击了全国。我们要用最残酷

的反击回敬每一个罪行。我们不会反对暴力，请大家想想，1922 年列宁同志写过这样一段话：‘法庭不应禁止恐怖手段，但是必须说明隐蔽在恐怖手段背后的动因，把恐怖手段当作原则使之合法化，非常简单，不用伪装，不须掩饰。必须对此予以尽可能广泛的说明’。^① 侦讯者应向被告逼供。”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同志管干部问题，他抱怨没人去伐木、挖河和建设新城市。现在我想，人手足够，用不完！”

安德列耶夫：“我早就建议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全都枪毙！不必再客气了，反正他们不会重新做人，劳改营也改不好他们。”

什基里亚托夫：“与敌人斗争时任何手段都很好。雅戈达同志可是太随便了！和最危险的罪犯捉迷藏。这里该要想想我们是怎样组织抓获恐怖份子白匪萨文科夫的！”

皮达科夫：“我们应该从内心深处根除自由主义。斯大林同志说得对，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对待犯罪。”

斯大林：“莫斯科党市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不说话？”

赫鲁晓夫：“过去俄国沙皇是在红场宣谕台上当着忠实百姓的面绞杀假英雄的。这中间包含着特别的寓意。我建议，在判决后把叛徒变节者在红场上当众绞死！”

卡冈诺维奇：“好主意，我完全同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意见。”

斯大林：“这件事要认真考虑考虑。有时候应当从过去吸

^①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给司法人民委员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的信，后者在斯大林大清洗时被枪决。——作者

取好的传统作法。这个问题一定要同总检察长商量。听听他的说法!”

维辛斯基:“我认为最好在法庭宣判之后再做最终决定。”

伏罗希洛夫:“我们要把红军和海军的干部彻底抖搂一遍。”

斯大林:“克利姆,我早就建议你做这件事了!可是你总是迟迟不动,长期动摇不定。”稍事停顿后又说,“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机关工作得不错,但是凯歌高奏还为时过早。我们要花最少的钱在边远地区建劳改营,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卡列利阿、西伯利亚等地发展工业企业,还必须往北极一带移民。你们要派一些经过考验的人去当领导。不要让他们在一个地方长期滞留。把犯人们押到矿井矿山去做最繁重的活,派他们去开路。在一个地区内把男女分开住。我已经说过了,一个男人如果超额完成计划,那么他征得领导同意后可以选一个女朋友,但是不要滥用这种办法。如果一个女人用另一个姓名生了孩子,那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要鼓励生育。法院的判决一定要附加条件:全部没收动产和不动产。”

维辛斯基:“同志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智商多么高呀!惊人的博学!斯大林的话绝对正确!”

斯大林:“我没说完呢!我委托莫洛托夫、雅戈达、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安德列耶夫、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在10天之内拟定出控制数字为500万人的劳改营建设的首批工程。”

卡冈诺维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决定让恐怖活动的头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活下来是吗?”

斯大林：“我不想预测。我们有总检察长，有最高法院，有人民陪审员，叛徒的命运要由他们决定。”

宴席持续至深夜。

“薇罗奇卡，你有何见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躺在我身问。

我抱着他，依偎到他身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立即变得温和了，顷刻间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真难想象，您这么多年一直在这等丑恶的人的包围之中，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危险！”

斯大林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薇罗奇卡，这斗争真是你死我活，亲爱的，只有你给我力量。马林科夫给我送来一个大剧院的独舞演员娜塔莉娅·什皮列尔。起初我还喜欢她，年青，高身条，很漂亮。晚饭之后她表现了主动，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抚摸我，好象我是她的同龄人，是她最钟情的初恋的爱人。我问她：‘你为什么装得欲望这么强？’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是我的活神仙！和您在一起我会永远幸福！’”

“你知道，薇罗奇卡，我特别害怕这样的娘儿们。分手的时候她说：‘斯大林同志，我愿为您放弃舞台生涯。’薇罗奇卡，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真正有快感。别生我的气，谁也代替不了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你也和她们一样客气，假装吗？”

“亲爱的，谢谢。我什么都有！”

69

党……永远正确。

——列·托洛茨基

任何一个民族都摆脱不
了自己的过去

——弗·列宁

8月21日《真理报》刊出了尤里·皮达科夫的文章。
现引述一段如下：

“全世界劳动人民都了解和热爱自己人斯大林并为他而自豪。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与列宁的路线毫无共同之处。斯大林同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新形势下列宁路线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我们伟大的斯大林的路线——唯一正确、唯一所向无敌的党的路线胜利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无比虚伪和妄自尊大引导他们走上了两面派、弄虚作假、罕见的欺骗党的道路。要把他们当作败类清除。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了这群匪帮，干得好。尊敬和荣誉归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加倍提高警惕性，帮助党，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把无产阶级专政手中的利剑去戳穿阶级敌人的走狗并及时消灭他们。”

我知道，皮达科夫仇恨斯大林和他的近侍，就才智和能力而言，他是独一无二的。有人告诉我说，1918年时“左派共产党人”认真考虑过让皮达科夫取代政府首脑列宁的事。斯大林当然了解这个情况，1937年1月30日皮达科夫被枪杀了。

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这四面高墙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耳闻呀？在这里，从8月19日至24日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政治审讯。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在乌利里希主持下判

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同谋者枪决。

晚饭时叶若夫一字一句地讲道：“一大早，乌利里希、维辛斯基、雅戈达、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什基里亚托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我就来到卢比安卡，加米涅夫默默走出牢房，他相信我们是来释放他的。看见我们的表情后，他明白了真相，一句话也没说。这狗东西的罪过就在于他没说话。好出风头的混蛋季诺维也夫躺在担架上，别人抬着她。路上他喊道：‘给斯大林打个电话！’，‘饶我一命吧！’，‘我不想死！’处决前他喊了起来：‘我没有罪，我是被逼才自我谴责的！’”

斯大林朝地下吐了一口唾沫，脸色阴沉地说：“凡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都要这样对付！”

客人们一言不发。

70

我们在索契休养。日丹诺夫来了，斯大林特别喜欢他。

“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他说，“该收拾雅戈达了。”

我们三人在花园里散步。

“同意您的意见。”日丹诺夫回答。

“推荐谁去这个岗位呢？”

“我建议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干，他血气方刚，意志坚强，有性格，有热情。”

“您往莫斯科拍一个电报。”

“请向莫斯科拍封电报，我建议向政治局全体委员说明情况。”

“我们对雅戈达怎么办呢？”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建议任命他为代理邮电人民委员。”

斯大林大笑起来。“没关系，我们很快就要拉紧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了。”

我心花怒放……女速记员被叫了来，日丹诺夫口授了下述电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莫洛托夫同志：

我们认为，有绝对必要并赶紧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把这个问题拖了四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体党的工作人员和大多数代表指出了这一点。

斯大林 日丹诺夫”

三天后卡尔·维克托罗维奇·保克尔向斯大林报告说：雅戈达来了，他说有急事。正在翻阅旧真理报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图书室接见了她。我在隔壁房间，听见了他们的全部谈话。

斯大林问：

“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你生我们的气了？作为坚强的，百折不挠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政治局已决定派你到最落后的地方去。你是我们的不妥协的肃反工作人员，我们仍然相信你，你能够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完成党交结的任务！”

“您应当把新的任命看作光荣的义务，”日丹诺夫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直说吧？您打算逮捕我吗？——雅戈达小声问。”

“您有迫害狂吧，”斯大林温和地说，“既然把整个人民委员部都交给了你，怎么还能逮捕你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罪，那么可以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在什么时间犯了什么罪？”

“请允许我收回自己的话，我不过是感觉罢了。”

传来了马林科夫的声音：

“请你接管人民委员部，开始工作吧，您要表明你是深思熟虑的严肃认真的组织者。如果叶若夫同志不胜任的话，我们还要把您调回原来的岗位。内务人民委员部是个复杂的机关，雅戈达同志，看样子，您十分劳累了，您必须长期休养。”

雅戈达无精打采地说：

“斯大林同志，我要竭尽全力不辜负您的信任。”

“好，好，我相信您，您放心地到莫斯科去吧。”他走了以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可怜的小丑，可恶的胆小鬼！”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再次叫来女速记员。口授了政府给叶若夫的密电：“请日夜不断地对雅戈达进行秘密监视。”

71

我们来到海滨。明亮的繁星照亮了我们的路。斯大林沉浸在幻想之中：“学者们试图证明行星上有生命存在，谁第一个登上月球和火星，谁就将征服全世界。我们俄国人有责任做到这一点。”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说“您答应过讲一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不相信他只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一个女人！”

斯大林时断时续地讥笑说：“您说得完全正确，一个健康的男子一生中只一个女子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我不明白，列宁为什么找克鲁普斯卡娅这么平庸的女人作为伴侣！列宁是一位了不起的秘密工作者，他一直隐秘地与伊涅萨·阿尔曼德，五个孩子的母亲维持暧昧关系。克鲁普斯卡娅在他的公文中偶然发现了阿尔曼德的一封信，上面写着她的真名 E·Φ。”

事出之后，她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离婚，列宁拒绝了，他觉得克鲁普斯卡娅是合适的。不过在阿尔曼德患病期间，伊里奇给她寄去了激动的信。8月他开了一个休养证。1920年9月24日他的情妇在纳尔奇克病死了，她染上霍乱。从那时起他对女人们便没有任何兴趣了。”

“您认为列宁是好人吗？”

斯大林眯缝着眼睛说：

——“列宁比我严厉许多倍。薇罗奇卡，他的事不值一提，说多了没好处，有时候沉默并没有害处。”

72

早饭后斯大林说：“送来了一部新拍的喜剧片《大马戏团》。头都忙晕了，不知以前都忙了些什么？现在党内要全力进行清洗，我们预定于11月份举行第八次全苏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并批准新宪法。”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邀日丹诺夫和我看了电影。斯

大林很喜欢这部影片，他特别喜欢奥尔洛娃的表演。

“赶快把导演亚历山德罗夫给我叫来！”

“他不在莫斯科。”日丹诺夫回答说。

“您把任务交给叶若夫，这也是检查他工作能力的一个借口。”

第二天美男子亚历山德罗夫来到了斯大林面前。

“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我叫你来你害怕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问。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有幸见到您，同您谈话，聆听您那独特的声音，感到骄傲和幸福。”

“我们不需要虚伪的过分的赞扬，你不要说空话。你导演的影片《大马戏团》我很喜欢，我要嘉奖你们。”

“谢谢斯大林同志！”美男子亚历山德罗夫高呼起来，“我的心非常激动。我担心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完全表达出来。”

“请在您导演的影片中表达您的思想感情吧！”

日丹诺夫笑着说。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斯大林说，“我想起来了，好像在1927年10月，您与爱森斯坦当时不是在一起拍摄电影《十月》吗？显然您当时很年轻一直坚持反对某些意见，由于伤了您的自尊心，您不是一直在发脾气吗？我当时建议压缩过长的情节和列宁同志在斯莫尔尼宫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您说有这件事吗？”

“是的，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导演不知如何结束这个话题，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斯大林表示赞许地笑了笑：“一个人不仅应该做到拍着胸

膛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改正错误今后不再犯错误。”

“斯大林同志，我同意您的见解。”

“你这个人很狡猾，反正你不会说实话，你有点害怕吧！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我叫你来是要认真地谈一谈！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我打算委托你拍一部关于10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纪录片。”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感谢您的信任，我非常高兴着手这项工作。”

“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吗？”

“我是否有这个权利？”

“你既然到我这来了，需要什么就说吧，别不好意思！”

“我和女演员奥尔洛娃还没有一套合适的房子？”

“难道柳博芙·彼得罗芙娜是你的妻子？”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真行，你怎么搞到这么漂亮的女人作妻子？当心，别把她气跑了！请转告我对她的问候，房子问题我竭力设法解决。”

“约瑟夫·约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占用您十分钟向您报告一件事。”

“你说吧，我仔细听着！”

“电影《墨西哥风情》惨遭不幸。应好莱坞‘派拉蒙’公司的邀请，导演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爱森斯坦，摄影师爱德华·卡济米罗维奇·季塞和我曾前往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构想，我们花了巨大精力。但我们与好莱坞并没有共同语言。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和戴维·西凯罗斯邀

请我们前往墨西哥。迭戈·里维拉为此还专程来过莫斯科。看了他拍摄的影片，听了他的讲述，看了大量照片，并阅读了他推荐的书籍，我们才知道墨西哥人的生活多么有趣，多么独特呀！美国作家埃普顿·辛格莱还帮助筹集了由美国前往墨西哥的旅费。1930年12月5日我们的摄制组跨过了墨西哥边界，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民族的移民，保留着久远年代的印第安人各部落传统的习俗，墨西哥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和那山林中的暴风雪，生长着五百多种仙人掌的荒漠，热带的丛林，所有这一切在我们面前揭示出来一个迄今还不为电影艺术所知道的世界。尽管西班牙征服者企图用火与剑消灭一切，但这些遗迹仍保留到今天。我们注意到，当今印第安人的面孔仍具有一千年前石雕像的特征。我们的电影主题，是关于一个人的生活：他的诞生、生长、在斗争和劳动中长大成人，遇见了一个女人，爱上了她，他为本国的福祉而奋斗。这个主题是围绕一千年的历史线索展开的。时代、时间、人物变了，而主题没有变。墨西哥有些反动团体不欢迎我们的工作。他们企图破坏拍片，但是我们得到了贝尔纳德·索、特奥多·德拉泽尔查尔斯·卓别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道义上的支持。摄制组才拍了7万米胶片，但是我们在墨西哥再也呆不下去了。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希望以后再补拍一些插叙的镜头。电影蒙太奇我们打算在国内完成。但悲惨的是，我们没能把拍好的胶片带出来……”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你有三寸不烂之舌，今天我们国家正忙于比摄制关于墨西哥的影片更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抽了口烟斗说，“我们俄国人为什么要干预这么遥远的别国的生活呢？让墨西哥政府去考虑保护自己的历史吧。为了

娱乐，我们不能拿钱乱花。您想拍历史题材的影片，那就请您随便拍一部吧。难道亚历山大·顿斯科伊、彼得大帝、伊万雷帝、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伊万·博洛特尼科夫、米宁、扎尔斯基、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这些题材的意义不大吗？”

斯大林站了起来：“再见，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亚历山德罗夫退出门去。

——“这种人是不会不露面的！他很有胆量！是个杰出的人才！”斯大林对日丹诺夫说：“您准备下道命令，就这样吧。我们授予他列宁勋章，他得到高利，就会好好干的！”

73

夏天还不愿离去。大雨倾盆，太阳很少露面。

诗人杰米杨·别德内建议大剧院上亚历山大·鲍罗丁未完成的喜歌剧《勇士》。克尔任采夫接受了这个建议。莫斯科室内剧院被责成演出这个剧。音乐由梅特纳“改编”，剧本由别德内重新写过。我担任主角。演出时出丑了。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发布了严厉的命令，两天后《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好象是卡尔·拉狄克写的。斯大林没有观看演出，但看这文章之后，说：“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歪曲俄国伟大勇士的作用和影响！”

杰米杨·别德内为此断送了作家生涯和文职职务。朋友企图为他辩护，但任何劝说都无济于事。杰米杨含着眼泪恳求斯大林留下他。

“请转告别德内同志，”他说，“写作以前应该先想一想，要用头脑，而不是用屁股！”

74

大剧院里一片欢乐情绪。比才的歌剧《卡门》即将首演(东布罗夫斯基和克瓦利亚什维里任导演, 德米特里耶夫任舞美设计, 伊戈尔·莫伊谢耶夫任舞蹈总编导, “科隆”剧院,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里希·克莱伯任指挥)。我记得, 四年前跨进大剧院门槛时, 我是多么激动啊! 自尊心是多么强啊! 如今不知怎么我特别想使观众得到满足。

从不放过一切的莫斯科文学戏剧界人士都来看望这位外国稀客, 德国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

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们彬彬有礼地在政府首长的包厢里落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梅耶霍德、泰罗夫、季娜伊达、莱赫、阿莉萨·科宁、克尼佩尔·契诃娃、卡恰洛夫、莫斯克温来到院长的包厢。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言归于好了。

谢幕十九次。鲜花好似海洋一般。一篮篮的香槟酒、糖果、礼物。我一个人站在那灯光通明的舞台上。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为这成功而陶醉了。

好妄自尊大的莫洛托夫当着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面把一副金链赠送给我。

“达维多娃同志, 您应当收下我们政治局委员这微薄的礼物。”

我吻了他, 马林科夫也走到我面前: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 请您收下我个人送的胸前带的小表, 是荷兰造, 金质的!”

比大家都矮小的人民委员叶若夫说: “我的礼物在家里等

着您。如果您要想问，好吧，那我就告诉你！”

“人在激动的时候，就会泄露天机，”斯大林笑着说。

“尊敬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内务人民委员决定送您一套二十四个人用的法国餐具。”

“你们对我太好了，太慷慨了，太关怀了，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信任！”

卡冈诺维奇嘶哑地说：“叶若夫在我们这里是最矮小而又最豪放的人。”

大家笑了起来。

当天晚上，斯大林亲自把参加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全部议程的代表证书交给了我。

“我要邀请代表们和客人们去大剧院观看演出，可能的话，我要请他们观看您参加演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和《卡门》。”

马林科夫第一个弯腰吻手向我告别。

75

我们支持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契卡不是法庭。契卡的责任是保卫革命，战胜敌人，有时候它的剑甚至会刺中无辜者的头。

费·捷尔任斯基

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斯大林用很重的喉音作了新宪法草案的报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来到主席团

时，整个大厅简直失去了理智！数千只手高高举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响了大约四十分钟。斯大林挥动着右臂，请大家安静。摄影机哒哒作响。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马尔莫年科）拍下了那难以忘怀的“历史场面”。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一个瘦瘦的，十分焦急不安的姑娘来找我。她外衣没脱就坐在了沙发边上，难为情地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这么晚了来打扰您，请原谅。我是卡先科精神病院的护士。作家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皮利尼亚克被送到了我们科。”

“显然是搞误会了！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十分健康。他的精神没有什么不正常。什么时候可以看望他呢？”

“只有经科主任或医院主任医师允许才能探视。”

“我能带代交的物品吗？”

“请您记下问讯处、急诊室和主任医师的电话号码，我求您，不要向任何人讲我来过您这儿。”

可爱的，善良的，富于同情心的姑娘走了。怎么办呢？这么晚了去找谁呢？我给吉拉·安德罗尼科娃打了个电话。

她慌里慌张接过电话：

“鲍里亚在精神病院呆了两星期了，任何人，甚至老婆孩子也不许去看望。”

“您能说说他出了什么事吗？”

“几个作家商量好，把他出卖了。我听说是别济缅斯基、肖洛霍夫、斯塔夫斯基他们干的。”

“吉拉，为了过去和将来，得想个办法呀！”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这您比我方便。我这儿每分

钟都有不速之‘客’。”

安德罗尼科娃暗示说要被捕。

“您别说疯话啦!”

“我没有力气说话了,我感到我要发疯了。”

不平静的夜晚过去了。早晨我给叶若夫打电话。一个自命不凡的柔和的男高音问:“你找内务人民委员?是公事还是私事?”

“我是大剧院的。”

“请告诉您的电话号码,我好报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这位纠缠不休,净说废话的秘书使我讨厌,我报了姓名。

“请等一等,”秘书说,一秒钟后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我哭着请求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亲爱的,您能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吗?”

“需要帮忙吗?”

“只需要您,要尽量快一点!”

“我二十分钟后到。”

这位非常认真的人民委员说话算数。我真不敢相信,这位身体矮小穿着儿童服装的,世界上最可怕的机关的领导人,现在竟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前。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喝点什么,咖啡、茶,还是可可?”

“我的时间很少。我喜欢喝浓茶,您来杯白兰地,再来点面包夹肉,我今天还没吃早饭哪。喂,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您说吧!”据过去的印象叶若夫是可以信任的。

“出了件不幸的事：我最要好的朋友，作家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皮利尼亚克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真姓是沃高。”

人民委员瘦小的脸皱了起来。

“为这么点小事，您要麻烦内务人民委员吗？把谁送到哪儿，我管得着吗？”

这时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他傲慢地端坐在安乐椅上，为了使他坐得舒服，我事先垫了一个沙发垫。我屈膝坐在他的面前，拥抱他，这位身材矮小的人民委员高兴得呼哧呼哧直喘气。

“亲爱的，我对您只有这一个希望！您是我最忠实朋友，是经过考验的，我没说错吧？”

叶若夫说话声音变温和了，他拿起话筒，拨了个号码。

“我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在电话机旁等着。沃高，笔名皮利尼亚克，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1894年生，作家。”

我从简短的回话中已经明白，已调查过了。他放下话筒，担心地看了我一眼。

“您的这位作家出的事不大好办哪。初审定为刑事案件，要十分严肃地提起公诉，您还得提供证词哪。在认定皮利尼亚克有充分责任能力以后，将对他进行审判。”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帮帮我同他见一面吧！”

叶若夫用犀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作为交换条件，我将得到什么呢？”

“永远的亲密关系。”

“除此以外？”

“您想要的一切。”

“我喜欢谈具体的。”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皮利尼亚克？”

“明天上午9时我来接您。”

我认为每个医疗机构都应该把希波克拉底誓言用大字刻在石头上：

“我向医神阿波罗、阿斯克勒庇奥斯^①、盖吉斯^②、帕那西亚^③以及男女诸神宣誓，吁请他们作证，今后在各种情况下我将竭尽全力恪守如下誓言……

我将竭尽全力安排病人的生活，为他们造福，让他们免遭各种祸害……

我既然信守这个誓言，绝不违背，那么我将时刻为一切病人的幸福和尊严而生活，并充分利用我的医术的幸福之果；如果我违背誓言，背信弃义，那就让我遭厄运吧……”

很遗憾，许多医生一跨进医疗机构的门槛，就把这个誓言遗忘了。

城外一条古老的公路。不知何时这个医院已更名为“卡纳特夫别墅”。革命前这里住着精神病人。苏维埃政权时代被改建成医院，并以俄国精神病学家卡先科教授的名字命名。前面是一座用石头和红砖砌的两层楼。苏联保健人民委

①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译者。

②小亚细亚西部古国吕底亚的国王（公元前692—654）。——译者。

③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医神。——译者。

员卡明斯基、医院主任医师卡冈诺维奇、各科主任在正门迎接我们。值班医生报告说：

“病人沃高·皮利尼亚克现在急诊室的观察室。”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和您去吧，”叶若夫说。

“让我一个人去吧。”

卡明斯基态度生硬地说：“皮利尼克是重病人，他患的是慢性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现在正处于大发作后的反应性状态。谈话时必须有科主任和给他看病的医生在场，否则不能探视。”

叶若夫也很不客气，几乎叫了起来：

“您拒绝服从内务人民委员吗？”

卡明斯基眨巴眨巴眼睛，神色有些惊惶地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呀。”

一个不大的房间，摆着三把椅子、一个床头柜、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盛开水的长颈玻璃瓶，一部内部电话机。几个军人模样的护理员把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带了进来。

“坐椅子吧，不要怕，别再胡说八道了，那我们就不动你，你自己明白，瞧你那副德性，我们为什么白受了你的侮辱。”

一个细高个麻脸的护理员训诫说。

“您姓什么？是那个科的？”叶若夫问。

“这不能对外说。如果行为不当，应立刻把病人送回科去，再没什么可说的。”

叶若夫把脸一沉，勃然大怒道：“把人民委员和医院的主任医师给我叫来！”

护理们慌了手脚。皮利尼亚克被带到别的房间去了。

“首长同志，”脸上长麻子的护理员说，“别生我们的气！我们常趁休假的时候，捞点外快，我们是民警局和刑事调查局的民警。”

医学和民警局？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涨红了脸的叶若夫把卡明斯基申斥了一顿。

“您立刻把民警局来的护理员辞掉！并记下他们的姓名，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他下命令说。

皮利尼亚克毫无表情地看了看窗户，我觉得好象他已与世长辞了。

“鲍连卡，您还认得我吗？”

他垂下了眼皮。这位被遗弃的，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落魄作家给人留下了可憎的印象，他身上还散发着令人讨厌的气味。

“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我看您来了！”

“难道您还不明白我注定要灭亡吗？”他慢腾腾地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恰当的词“给我做了两次穿刺手术，针都断在脊背里了。医生姓卡尼娜。给我开了最可怕的注射液——硫磺或者硫胺甲基噻唑。臀部注射疼痛难忍，体温升到40度。把我和狂暴之徒关在一起，他们许多人是在外面染上梅毒的刑事犯、是结核病患者。最可怕的刑法是用皮带把我捆在单人床上，那些精神不正常的人，也就是真正的病人对着我的脸尖叫。如果您能帮助我的话，那就请您快点把我枪毙。我不想在监狱呆下去了，我象怕火一样，怕集中营、怕拷问、怕穿刺、怕殴打。我不再是人了。对畜生也不能这样呀，您看，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

“鲍连卡，亲爱的，也许，一切都会应付过去的，我找

斯大林同志谈一谈。我给您带来了煮好的鸡、熏肠、蜜饯、水果、干酪、巧克力、蜂蜜和果酱。”

“您自己吃吧！”皮利尼亚克叫喊说。“我后脑勺只要一颗子弹。我盼着这颗子弹使我摆脱苦海。”

他用仇恨的目光看了叶若夫一眼。“而你这个两条腿的瘸丑八怪，为什么到此光临？咱们到科里去，我要把你做成肉饼！你这个狗崽子！记住，小说《荒年》、《圆月光辉不灭的故事》的作者，俄国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当面对你说的话。不足月的早产儿，你不得好死！全体人民之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上帝派来的善人将用忠实的战友的手把你掐死。你的老婆要被送往关娼妓的集中营。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是个满身虱子的野蛮人！”

不幸的注定要灭亡的皮利尼亚克被捆了起来。鲍里亚并不屈服，提高嗓门说：“您十分清楚，我不是疯子！我的书一百年以后将用各种语言文学出版，而你这个刽子手，将受到操各种语言和方言的人们的大声责骂！”

我非常幸运，斯大林不知道这件事……

76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讲话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留下强烈的印象。他在阐述国际形势时，以他那素有的直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坐在主席团里的伏罗希罗夫立刻反驳说：

“我们不是胆小鬼！你吓不倒我们！”

他的话湮没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天色已很晚了，当我走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追上了

我：

“薇罗奇卡，您为什么这么忧愁？”

“皮利尼亚克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昨天到他那儿去了一趟。”

元帅胆怯地向四周看了看。

“经斯大林许可，我被叶若夫叫去了两次。他追问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认识了皮利尼亚克，他还想知道您对他是什么态度。我听说，有人指责他进行间谍活动。如果您还想活命，我坚决劝您把他忘了吧。对我们来说，皮利尼亚克亦不复存在了。”

“米沙，难道您相信这些？他是间谍，那我和您也是！”

“我讲的动乱时代已经到来。还是让我们换个话题吧！在外面说话也很危险。”

图哈切夫斯基和副官乘坐的汽车开过来了。我在后面的座位上见到了纳塔莉娅·萨茨。

“如果可以的话，我送您回家？”

“上帝保佑您，米沙，您回心转意吧，太太在急不可耐地等着您哪。”

“您为什么这么严厉地责备我？我打算和纳塔莉娅·伊莉尼奇娜结婚，这可以遏止尼娜·叶夫根尼芙娜的恶劣心境，不想伤她的心，在女儿斯韦特卡面前也不十分方便。”

77

12月5日批准了宪法。晚上我参加政府举行的音乐会。叶若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分别把客人请到家里迎接新年。

大剧院的歌剧独唱演员纳塔莉娅·什皮列尔来到我家。她穿的那件黑天鹅绒连衣裙把她那高高的身段裹得更加漂亮了。

“亲爱的薇罗奇卡，我来打扰您了，请原谅！孩子，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该谈谈了。”

我惊异地问：“纳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您要我干什么？”

“您别装相了，亲爱的！一切您都非常清楚。我恳求您，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让给我吧！”她向我跪下了，“我爱他！他是世界上我最亲爱的人。我用生命向您发誓！”她号淘大哭起来。“要不是这样，难道我能来找您吗？”

“您别装模作样了！我知道，您是个优秀的女演员，感情应在舞台上表现，不要白震动空气！去洗澡间，梳理一下，别再向我提这愚蠢的请求了。如果您爱斯大林同志，那您就对他直说了吧。我想他会理解您的，他对您这种忠君感情会作出正确判断的，这与我没有关系！”

在青少年时代，过新年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从森林里运回了枝条茂蜜的圣诞枞树。父亲拿来装饰得漂亮的匣子，母亲做丰盛的晚餐。熟人、同学、朋友们都来了。我们彻夜唱歌、跳舞、玩耍、冲破寒冷的空气，坐雪橇从陡峭的山坡上滑下。当时我们的心都充满了天真、质朴、纯真无邪、互相信赖……

邮递员送来一包贺年信。

演出结束后我便回家了；洗完热水澡，钻进了热被窝，

想好好睡一觉。好象故意作对似的，有人叫门，原来是弗拉西克来接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家在克里姆林宫等着您哪，快点穿衣服吧！”

“我累了，想睡觉。”

“如果我一个人回去，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非把我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看见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以及领袖们和客人们兴奋的面容，我心里轻松多了。当我举起那传统的香槟酒时，时钟敲了十二下……

1937 年

78

死神不宽恕任何一个人，其中包括独裁者……
——托落茨基

雅戈达：“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

维辛斯基：“您为什么要装相呢？”

雅戈达：“后来我感觉到，布尔什维克的时代即将到来，要分资本家的财产了（雅戈达不时地搓着手），是捞一把的时候了！……装相的人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看一看

看，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利的人都象在舞台上一样在作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密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们奴颜卑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安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崇拜领袖是演戏！审判和负荆请罪是演戏！最后，判处死刑也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的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贩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雅戈达指着自已）。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象演俏皮的时事讽刺剧一样，真是莫名其妙！

——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

《涅墨西斯女神的脚步》

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叶若夫一刻不停地，你追我赶地向我献殷勤。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的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和纳塔莉娅·什皮列尔一直在招引“各族人民的父亲”。叶若夫的妻子安东尼娜·米哈伊芙娜大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政治遗产的科学价值，把赫鲁晓夫搞得晕头转向，她还兴高采烈地评论着“伟大的”斯大林的著作。她渴望作一个以“学识渊博”而著称的人。谢苗恩·布琼尼把自己的妻子，漂亮的前程远大的女歌唱家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娃介绍给大家。图哈切夫斯基和患严重的神经根炎痛不欲生的尼娜·叶夫根尼耶芙娜也来到了克里姆林宫。马林科夫把我叫到一边，问道：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为什么闷闷不乐？斯大林同志一定不知道您在伤心。又出什么事啦？我能过问吗？能帮您忙吗？”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我真可怜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皮利尼亚克。他是个健康人，竟被非法关进了精神病院，我替他作保，并担保他随传随到。”

马林科夫两手一摊：

“任何人都不能支配命运，您忘掉吧。很遗憾，皮利尼亚克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薇罗奇卡，最好还是谈谈你们剧院的新闻吧？”

“5月要首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沙皇的未婚妻》，我扮演柳芭莎。演员和作曲家奥列西·奇什科把自己创作的歌剧《波将金号铁甲舰》交给了大剧院，要我担任女主角格鲁妮娅的独唱部分。”

“薇罗奇卡，您准备上路吧。最近我和您到列宁格勒去。”

“此行有何目的？”

“公务旅行。列宁格勒是个特殊城市，那里到处是牛鬼蛇神。我们必须同知识份子谈谈。一切无政府主义思想都来自知识分子。这个城市是各种罪恶……的根源。”

斯大林建议大家即兴表演节目。腿有点瘸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非常起劲地跳着俄罗斯民族舞；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唱起了国内战争时期的歌曲；图哈切夫斯基在大家坚决要求下技艺高超地演奏了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什皮列尔用意大利语演唱了几首咏叹调；列佩申斯卡娅给我们表演了格里埃尔的芭蕾舞剧《红罂粟》中的舞蹈；伊戈尔·伊林

斯基朗诵了契诃夫和左琴科的短篇小说，接着轮到我表演了。

我演唱的俄罗斯作曲家的抒情歌曲给许多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的演唱把歌曲中所要表达的那种忧伤、孤单、恐惧和失去爱人的情感表达了出来。我发现叶若夫在悄悄地擦眼泪。他把我领到一个最偏僻的角落说：

“我为您做了能够做的一切，您的朋友已转到一个控制比较轻松的半疗养的科去，我已把您的名字从刑事案件中去掉了。您每个星期天可以去看望皮利尼亚克一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谢谢您！”

“我星期六到您那去！”

“难道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

“两出戏的排练把我忙得精疲力尽。”

“没关系，我给你解解乏，您永远是我的心上人。”

多疑的马林科夫走了过来：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有皮利尼亚克的书和信件吗？”

“我很喜欢他写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我还保存着他送我的有题词的书。”

“今天您把它们消灭掉！烧掉！否则会有很不愉快的事等着您。”

“如果我把它藏起来哪？”

“会搜出来的，收藏和传播禁书要追究责任的。”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难道您不能下道命令别让他们来打扰我吗？”

“在我国只有斯大林同志能做这一点，我没有这个能力。”

79

早晨我到索科利尼基公园去滑雪。雪白的绒绒。没有人迹。枞树身着雪白的盛装。我在滑雪道上撞上了一个身材高大而匀称的男人，他彬彬有礼地给我让开了路。

“我劝您不要往前滑了，”他低声说，“前面是陡坡，您滑得不怎么好，当心点。”

“谢谢您的提醒。”

我端详看这位身体高大的陌生人不同寻常的面容。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他。

“您为什么一个劲地盯着我？”他问。

“我好象见过您。”

“完全可能，世界并不大。您喜欢诗歌吗？”

“和当代的诗相比，我更喜欢俄国时期的诗。”

我们沿着双行滑雪道并排走着。

“当代诗人中您喜欢那一位？”

“喜欢谢尔盖·叶赛宁、安娜·阿赫玛托娃，我还收藏着尼古拉·古米廖夫的几本诗集，我很崇拜他。”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的诗您读过吗？”

“说来惭愧，没有，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您知道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吗？”

“我觉得他的诗不太好懂。”

“您想听一听他写的诗吗？”

“好极了。”

“我们找个长凳坐下。”

“这首诗的题目是《家里不会有人》。

家里不会有人，
除了傍晚。
冬日墙上的透气孔，
未掩窗帘。

只有潮湿的银白团块
匆匆掠过，像飞轮
除了屋顶、白雪，
还是白雪、屋顶——没有人。

寒霜又复霏霏，
往年的苦闷，去冬的事情
又把我卷进漩涡
直转得头脑发昏。

那难以解脱的罪过
刺痛我直到如今，
那小阁楼上的窗户
沉甸甸地压住木城。

可门帘实然一动
出乎意外。
一步步，静悄悄，进来的是——

你，恰似我的未来。

你出现在门旁，
没有矫饰，白色淡妆。
果真是老妈妈缝的
棉布衣裳。

“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我很想读一读！”

“心肠好的陌生人，请留下您的地址，我给您寄一本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请留下您的名字！”

我象在中学课堂上一样顺从地回答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

“亲爱的薇娜·达维多娃，您做什么工作？”

“我是大剧院的歌唱演员。”

“我和诗有点关系。如果您手边有电话，请打电话来。”

“女人是不应当首先谈自己的，这有伤大雅。”

“我同意，不过对男高音和诗应该除外。”

“该您说自己的名字了！我可以听听吗？”

“帕斯捷尔纳克。”

我感到无比惊讶。

“您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您看，我正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亲爱的薇娜·达维多娃，您的脚冻僵了，咱们到更衣室去，喝点茶，暖和暖和。”

小卖部里鱼罐头堆得象小山，又干又硬的小面包摆了一圈，还有薄荷蜜糖饼干、满是苍蝇屎的带馅枕形糖，和发粘

的巧克力。

“咱们吃点什么？我饿极了。”帕斯捷尔纳克说。他边用那双用力而灵活的手揉搓着我冻僵的脚趾，边说：“这附近没有一家合适的餐厅。不知您吃没吃过只有犹太人才会做的带馅的鱼？”

“很早以前吃过，那时候我还是小女孩，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母亲家里。”

“我们到一家私营餐馆去，尝尝那里的菜。叶娃·阿布拉莫芙娜·莫兹涅尔是有名的烹饪师，富于想象力的魔法师。当年时运好的时候，她在波克罗夫卡开了个小餐馆，现在“悄悄地”在家里做点菜。每天有十五个人在她那里吃饭，基本上总是这些人。她不接待外人。莫兹涅尔太太怕财政检查员象怕火一样。”

与索科利尼基公园并排，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街的尽头，有一座破旧而微微倾斜的小房子。我们顺着没有栏杆扶手的楼梯上二楼。敲了几下门，很久没人开门。终于听见了脚步声。一个颤抖的声音问：

“谁找我呀？”

“叶娃·阿布拉莫芙娜，请开门吧，是我，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就您一个人？”

“还有一位女士，我想您会喜欢她的。”

“鲍连卡，这位女士是犹太人吗？”

“是俄罗斯人。”

“莫斯科犹太小姐很少吧？象您这样堂堂的仪表人才干吗和一个非犹太女人在一起哪？您好象有妻子吧？您为什么

对她变心呢?”

所有这些对话是在门户紧闭，一里一外进行的。

“叶娃·阿布拉莫芙娜，那我走吧?”

“这话什么意思?”

“敲我家门的，是肚子饿了想吃饭的，他不是来说知心话，而是来吓唬我的吗? 您看这事怎么说呢? 毕竟不是我来审问的，不是我敲别人家的门!”

生锈的门闩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虚弱的小老太婆把我们让进了一套由两个隔开的房间组成的（一套房子），还有一个小厨房。

“鲍里亚，您和这位女士去洗洗手!”

“我的手是干净的。”

“要我說什麼哪? 帕斯捷尔纳克同志，您知道我说话不重复第二遍! 给您干净的毛巾，拿着，别怕，这儿没有细菌。也许这位女士要梳理一下? 所有人饭前都应该这样做!”

餐厅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里面摆着带抽屉的柜和餐具柜，上面蒙着钩花台布，还安放了沙发、软安乐椅、餐桌。叶娃·阿拉莫芙娜把雪白的浆过的旧布铺在上面，并送来了两套餐具。她略微有点拱肩缩背，蹙蹙不宽的前额，说：

“我甚至不知道给你们吃什么? 凑巧今天没有什么好吃的。不过人既然来了，不能让他们饿着走啊! 我给你们做了带馅的鱼和腌黄瓜，肉汤和包子，炖了一只鸡，小姐，我用白菜、葱和葵花籽油做一个菜，俄语叫作酸白菜，还做了肉饼和炸土豆，糖汁水果，然后你们再喝茶，吃草莓酱，我还烤了鲍连卡喜欢吃的食物。也许这些菜不合你们的口味吧? 当然，我做的菜远比不上“大都会”餐厅。不过，假如洛希尔

男爵表示愿在我这儿吃饭，那么，请你们相信，他准舍不得离开桌子。沉默了片刻之后，老板娘问：“亲爱的女士，让我顺便问一句，您不是财政局的检查员吧？”

“我是演员，在大剧院工作，我是唱歌剧的。邀请您观看我的演出我很高兴！”

“谢谢，我的丈夫穆尼亚就要回来了。他是个可怜的人，工作忙！不管严寒酷暑，道路泥泞，整天忙得精疲力尽，穆尼亚在城里东奔西跑。啊呀，时间都到了！您瞧，在我们革命的时代，谁也不想结婚！大家有点害怕，离婚的可多啦！而有的年轻人吃了一回臭鸡蛋，就再不结婚。”一个身材矮小。仪表堂堂的人走进了套间。“穆尼亚，亲爱的，洗洗手，你过来，别说话，坐在桌前边来。你的那一套我听了五十年了。我早就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了。西服背心和上衣挂在衣柜里。套间里凉，穿上你的睡衣。”穆尼亚顺从地洗手去了。“这女士是大剧院的歌唱家，你会把她的嗓子呛坏的。他们还邀请我们去看演出呢。1920年我和你在大剧院听过歌剧《伊戈尔大公》，你还记得吗？”仪表优雅的穆尼亚做完祈祷，坐在桌子前。看样子，他忍不住要说什么。“后来亲爱的，后来，你倒说呀！饭后说，”叶娃·阿布拉莫芙娜温情地说。穆尼亚深情地看了看妻子。“你想喝点什么吗？请随便吧！你干嘛不好意思，瞪大眼睛？你不是在别人家，而是在自己家。给你玻璃水瓶，我自己泡的柠檬皮水。亲爱的，你给客人们倒一杯！我摆好了玻璃杯，让他们尝尝！请不必客气，随便喝吧！好象普希金同志是这么说的。你们认为我不识字吗？我在犹太人学校上了四年学。可惜，拉扎尔离得太远了！妈妈连看一眼独生子的权利都没有！您知道我们的拉

扎尔在哪儿吗？不知道？你们无从知道？拉扎尔住在纽约的曼哈顿，愿上帝保佑他健康！不久以前我们还收到了他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各种东西。他和我的兄弟纳坦是在革命前走的，拉扎尔现在美国成了个人物。他学的是牙科，成了牙科医生。职业就是职业。我常对儿子说，一个人得有个职业。所有的人都在工作。我的丈夫穆尼亚，让他活一百二十岁，他干的是走街串巷卖圣餐巾的营生。在我们的时代媒人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满有兴趣地倾听着叶娃·阿布拉莫芙娜讲述的那别出心裁的事情。饭后，她把碗碟都撤了下去，身材矮小的穆尼亚·莫兹涅尔说了起来：

“老婆子，你快过来！”他叫着妻子，“坐下，舒服舒服，你听我说件事儿。你还记得，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住着一个驼背的，脸上长雀斑的名叫伊达·斯克沃列什尼克的女裁缝吗？我给她找了个丈夫，”他骄傲地说，“是我向瘸腿理发师伊贾·基泰戈罗茨基提的媒；昨天举行了婚礼。年轻人还送了我点东西。斯克沃列什尼克一基泰戈罗茨卡娅夫人送了一百卢布新票，而吝啬的理发师送了三十五卢布。”

“穆尼亚，你现在成了富翁了！钱你打算干什么用呢？”身材矮小的莫兹涅尔到卧室去了，他从那拿来一个旧钱包，睁着蓝色的大眼睛洋洋得意看了看我们，秘密地说：“老婆子，钱在这里呢！”

叶娃·阿布拉莫芙娜一五一十地重数了一遍，把钱包放在手帕里，并结结实实地打了结。五分钟后充满了幸福的叶娃激动地说：

“我常说，一个人总得有个职业！说当媒人，就当媒

人！管你干什么呢？每个人得干自己的事情！穆尼亚挣钱糊口，谢天谢地！我们的金婚快到了，到时候我一定请你们来。”

莫兹涅尔用小碎步走到电话前，从桌上拿起几张钞票。

“您对我还有什么话说吗？”帕斯捷尔纳克问。

“鲍连卡，今天上午有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自称艾博利特，他说，他是作家，家在列宁格勒，现在他没有地方吃饭，而我的电话号码是演员克罗科季尔·克罗科季洛维奇给他的！”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他前仰后合，大家也大笑起来，谁也抑止不住自己的笑声。

“这是一位卓越的作家，我最要好的朋友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在捉弄您。他是个心地善良而又十分严肃的人，如果他前来光顾，请好好接待他，就象接待我一样。”

帕斯捷尔纳克走到叶娃·阿布拉莫芙娜面前，吻了一下她的前额，他想算算饭钱。

叶娃·阿布拉莫芙娜：“给您钱！”

高尔基：“鲍连卡，何必着急哪？拿回去，下回再说。今天我恰好有钱。”

“叶娃·阿布拉莫芙娜，如果您不收下，我再也不来了。”

“鲍连卡，您答应过送我一本您写的书。我要把这本书摆在餐柜上最显眼的地方，和过逾越节用的餐具放在一起。”

“我保证满足您的请求。”

“老妈妈，请您记住我的地址，并记下电话号码。”

帕斯捷尔纳克把我送到家。

“您想看看我住得怎么样吗?”

“在一天之内可不可能把这么多好事都办完。我保证以后一定来看您。”

80

隐隐约约听见轻轻的敲门声。门启处是消瘦的见老的雅戈达。我不想放他进来。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就我自己。”

雅戈达早已不穿那过了时的皮制服了。他穿了一套普通的灰呢子衣服，外面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头戴一顶绿色的细毡帽。”

“如果有人叫门，别说我在您这里。请您不要到门这儿来，把窗帘放下。”

“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现在乌云压顶，雷雨即将来临。我知道，我必定被逮捕，我明白，科利卡·叶若夫这个不足月的侏儒会嘲笑不死不活的雅戈达。薇娜，薇娜，我对不起您，您比我纯洁，高尚。您沉默不语，什么也未对斯大林说。欠的债要还，欠的情要报。现在末日已经来到，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给您带来了我少得可怜的一点存款——32000 卢布。您酌量着用吧。死到临头了，我想最后一次同您亲热亲热，吻吻您那迷人的胸部！我来帮您脱衣服。”

——雅戈达，我恨您！您真卑鄙！快走开，否则，我要给叶若夫同志和联共（布）中央打电话了！”

雅戈达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他歇斯底里般地狂笑起来，又恢复了他那仇视人类的主宰者的本来面目。

“薇罗奇卡，不要躲躲闪闪，你好景不长了！你这个淫妇，别躲着我！在其他场合，你这样侮辱我，我早用鞭子抽你了。那么好吧，我只好告诉侦查机关，说你过去多么爱我！我要把你跪在图哈切夫斯基身边，同基洛夫跳舞，在“欧洲”旅馆的单间里跟季诺维也夫胡混，你给李可夫电话号码等等丑态的照片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你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滚开！”

雅戈达从兜里掏出左轮手枪。

“脱衣服，坏家伙！快上床！”

我跑进书房，把门锁上，心急如焚地拨着马林科夫的电话号码，幸好他在中央委员会。雅戈达边骂边喊边撞锁上的门。

“达维多娃同志，坚持住！”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说，“同志们立刻出发到您那里去。我想行动小组能对付得了一个坏蛋！”

门快被撞开了。我使尽最后力气用钢琴顶住门。这时听到敲大门的声音。雅戈达没把门弄开。他已完全失去了理智。军人们把外面的大门卸了下来，他们齐心协力，干得干净利落。

“你们这伙歹徒，别靠近我，我要开枪了！”雅戈达吼叫起来。

“反抗没有好处！”叶若夫喊道，“我劝你投降！武装反抗要加判服苦役，蓄意杀人，要判死刑。”

“瘸腿的丑八怪，我没什么可怜惜的，我恨你，你蛮横

无礼，使人讨厌！”

雅戈达开枪了。他瞄准叶若夫，但打中了卫队中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叶若夫。年轻人倒下了。令人安慰的是，他未受致命伤。叶若夫的卫队长，身材高大的洛希林用椅子打掉了雅戈达手中的左轮手枪。丢了脸面的人民委员企图吞下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药片。

“抓雅戈达，要活的！”身材矮小的叶若夫严厉地下命令说。

雅罗斯拉夫·洛希林用绳子套绊住雅戈达的脚，把他捆了起来，扭上了汽车。

81

我患了精神震荡，抑郁症。医生禁止谈话。马林科夫被放进病房呆了两分钟。有个人一直在我的床边守候着。原来她是自愿护理我的冬尼娅·叶若娃。在病房里只有她能作宣传，而且正在作宣传，她认为我“在道德、精神方面建立了功绩，这个功绩应载入苏维埃国家的史册”。医生允许我与斯大林同志通电话。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代表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您表示感谢。您帮助揭穿了坏蛋，两面派，他要对一切负责。祝贺您获得高等奖赏，荣获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称号和‘荣誉勋章’。”喜悦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我禁不住大哭起来。深受感动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已指示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满足您的一切要求。”

“谢谢，亲爱的，我非常感动！”

剧院破例让我去休假。波斯克列贝舍夫安排好了政府的“巴尔维哈”疗养所。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认识的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和艺术剧院的演员瓦西里·卡恰洛夫也在这里疗养。治疗外的闲暇时间我是在树林中度过的。我喜欢森林的呼啸。喧嚣声在松涛中回荡。云静止不动，慢慢地融化在天空中。整天漫步林中，在通往湖边的陌生的小路上随兴之所至信步走去，有益于休息和惬意的。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日落是多么辉煌。

波斯克列贝舍夫来疗养所的数次。他常悄悄地向我表示关怀。有时为了谈二三句话，他夜里才来。他总是讲着同一句话。

“这是我个人送的，请随便吃吧！”一天，他克制住自己，不好意思地问：“薇娜·亚山德罗芙娜，让我和您一起过个星期天吧？”

我没有理由拒绝这位有巨大影响的倾慕者。当我们来到森林深处时。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雅戈达是暗杀老手。他在青年时代就与沙皇暗探局勾搭上了，他是钻入革命组织的奸细。斯大林、叶若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什基里亚托夫等同志昼夜对他进行轮番审讯。重工业副人民委员皮达科夫和不可救药的新闻记者托洛茨基分子阴谋家卡尔·拉狄克已经被捕。他们其坏无比。雅戈达对您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他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述中说，早在1930年他就吸收了您，您接受他的任务，参加了杀害斯大林同志的活动。您本人也是牺牲品，您不顾危险，寻找机会及时向联共（布）中央、向马林科夫同志本人发出警告，您

才得救。幸好，叶若夫对您很爱护。您不要疏远他。他手中掌握着一切权力。您比我更清楚，他要比马林科夫更狡猾，我深信，除必要时，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不会向叶若夫问起这件事。前两天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元帅和他美丽的妻子歌唱家米哈伊洛娃被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情妇中央儿童剧院的导演、院长纳塔丽娅·萨茨正在被调查中。我们的工作不知有多少！布尔什维克党在各条战线上是无往而不胜的。”

叶若夫来巴尔维哈呆了两天。给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在他的住房周围有武装卫队日夜守护。矮小的人民委员甚至在散步时也有身材高大的文职人员陪伴着。如果疗养员认出那个矮小的身影就是使人感到惊恐不安的内务人民委员时，他们便赶快闪到一边去了。”

叶若娃在晚会上见到了卡恰洛夫，他让我和他坐在一起。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想告诉您一件高兴的事，您很快就要去芬兰巡回演出了。”

“此行征得大剧院经理处同意了吗？”

“你们大剧院从头到脚都在我们管辖之下。”

我小心地向他问起了冬尼娅。

她是我们这里酷爱马克思主义的人，她到库班开导祖母去了。我们将在一起度过五一节日！君子一言！”

回到家里的第一天，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说：

“斯大林同志请您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您别去排练了。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去接您。”

在克里姆林宫里人民委员会会议大厅里聚集着政府委

员，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莫斯科党委、莫斯科苏维埃的负责工作人员。边区委、州委、市委及区委书记，企事业负责人、学院院长、工厂厂长，中央、加盟共和国和州的报纸总编，军队首长、政治工作人员……斯大林对军队领导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谈到怀有敌意的侦查活动，这种活动可能给武装力量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军界越来越吃紧，受到侮辱的布琼尼从牢笼中被放出来，经过一番自我谴责，他已如释重负了。

“我从未向布尔什维克党隐瞒任何事情，”他说，“多亏肃反工作人员有远见，才使我恍然大悟，我将一生一世永远铭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的恩典。我的前妻，女公民瓦尔瓦拉·尼卡诺罗芙娜·米哈伊洛娃主动与托洛茨基分子及其走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科夫、拉狄克勾搭上了。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决不能姑息。我要求判处米哈伊洛娃极刑——枪毙，我自己愿意执行判决，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的手不会发抖。”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兴奋地说：

“同志们，我们要以谢苗恩·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元帅为榜样。”

伏罗希洛夫故意引人注意的亲了亲态度软下来的战友。中央委员、红军和海军总政治部主任杨·鲍里维奇·加马尔尼克发表了非常不协调的讲话：

“红军的纯洁可与泉水相比。斯大林同志，我向您保证，在我们军队里没有特务和破坏分子插足之地！”

约瑟夫·约萨里昂诺维奇打断他的话，说：

“加马尔尼克同志，您不要躺在桂冠上，我担心，自信

会把您毁掉。”

82

夜里我被惊恐的保姆唤醒：

“这么晚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前来拜访。他脸色特别不好，起初我都没有认出他来。”

我匆忙穿上长袍来到餐厅。

“薇罗奇卡，我们两个可以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吗？”忧伤的元帅问。

“您有把握没人跟踪您吗？”

“我乘车到了马车场，希洛夫雇了个私商，他说周围没有动静，您的住所附近没有可疑的家伙。”

“咱们到地下室去吧，我有掩蔽部的钥匙。”

当我们找到一块腐烂的木板坐下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轻轻地说：

“薇罗奇卡，我是来同您告别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米申卡，您出什么事了吗？您怎么这样悲观呢？”

“发生了最可怕的事情。本来邀请我去英国参加乔治六世登极大典，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却打电报说，我突然病了，海军司令奥尔洛夫已飞往英国。我被降职了，并命令我接管伏尔加军区。早产儿的叶若夫正在卢比安卡折磨纳塔莉娅·伊利尼奇娜·萨茨这个漂亮而富有同情心的女人，我曾打算同她结婚。薇拉奇卡，这下全完了！请您不要记仇！”

受的委屈早就忘了，我拥抱着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米申卡，我最亲爱的，您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要亲自找斯大林，并跪着恳求马林科夫、叶若夫、伏洛希洛夫、布琼尼。您可能病了，您患有强迫观念症吧？”

“薇罗奇卡，您听过布琼尼的讲话吗？新任命的元帅在单身囚房，昏暗的地下室，被拘留了六个星期。现在旧俄的骑兵司务长得写出要他写的一切。从前我为革命驰骋沙场，现在为巩固斯大林的帝位而受折磨，然后被枪毙。我知道，我注定要死的，绞索还未勒紧。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当我不在的时候，请您照顾好斯韦特卡。她没有任何过错，等她长大成人，您再把我的情况告诉她，机灵的女孩子一切都会明白的。”

我们的别离是很凄惨的。

83

5月1日，游行结束后，我吃力地移动着双脚回到家中。我累得倒在床上。晚上六点钟叶若夫来电话说：

“请您下楼来，车去接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亲爱的，我喘不过气来，晚些时候再见面吧。”

叶若夫爱怜地同意了。电话刚挂上，波斯克列贝舍夫又来了电话：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坚决请求您明天来我这里吃顿饭！您现在有空儿吧。根据医生的嘱咐，斯大林同志要去休假两个星期。什么时候派车去？”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明天早晨给您回话，我亲自给您打电话。”

“您是多么难请的女人哪！没有办法，再忍耐一天吧。”

叶若夫的司机彼佳·马斯季诺夫来接我的时候，我已穿好衣服。我和他立刻找到了共同语言。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指示把您送到别墅去。

郊外一座陈设豪华的寓所。与其毗邻的是土气的乡村。在古色古香的，不太优美的框子里镶嵌着一些画。柜橱里摆满了精制的玻璃器皿、细瓷器、青铜器。不同风格、不同时代、不同艺人、不同厂家的制品陈列在一起了。

叶若夫看到我赞赏的目光，便自夸起来：

“这些家具是我与冬妮娅三年来集攒起来的。彼佳，你休息去吧。”他对司机说。

身材矮小，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叶若夫活像个七年级的学生，只差系一条红领巾了。

“您想吃点什么吗？”他真诚地问。

“谢谢，现在不想吃。”

我们尴尬地沉默了片刻，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怕提出问题。

“有什么事使您苦恼吗？”矮小的人民委员曲意逢迎地问。

“没有。”

“您可以象家里人一样叫我科利亚。”

“一下子怎么好意思这样称呼哪。”

人民委员皱起眉头，沉默了片刻。

“您今天为什么这么不快活？”

“这是审讯还是谈话？”

“友好的谈话。”

晚饭后我们观看了美国喜剧《三角恋爱》。叶若夫拥抱

了我，我小心地闪开了。矮小的人民委员发脾气了。

“薇罗奇卡，我想同您约定，如果您经常到我这儿来，我将竭力忘掉您那些风流事，”他尖声地说，“您的一切事情我全都知道。算您走运，这些事并未报告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雅戈达在报告中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从他那里偷走了败坏声誉的照片，这些照片均与扎戈尔斯克及佩列斯拉夫利-扎列斯基之行有直接关系。我和他还在一起工作，我使他心神不安。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坚决要求逮捕您，他叫嚷说，他掌握着您背叛行为的物证。我也能说服这个有势力的恶棍，我恨他！你怕什么？你过来，科利亚·叶若夫又不咬人。让我摸摸乳房！说老实话，我更喜欢小姑娘，但我一见到你，血液就冲到太阳穴，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的冬妮娅，是个身体极为虚弱的女人，讨厌死了。与其说她有乳头，还不如说她有门铃的按钮。”

他们多么庸俗啊！都是一丘之貉！我仍在情欲和未得到满足的欲望的可怕漩涡中翻滚……

“薇罗奇卡，我向真主发誓，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你是真正的女性，高大、美丽、有女皇一样丰满的胸部。我象沙皇那样对你的一切表示感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得了，快别作孽了！”

叶若夫笑了起来。他厚颜无耻地说。

“你是我的新女友。冬妮娅只知道研究政治。这个蠢货研究得完全入了迷。她在被窝里还没完没了地引证我们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词句。

“就是说，您很走运了！”

我想了想，我能演大汉古利维尔，而叶若夫演侏儒。那

可真是好玩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继续在灌白兰地和伏特加，一直到酩酊大醉，瘫在那里才罢休。

早晨吃饭时，他说打算审讯雅戈达、拉狄克、皮达科夫。

“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应该神经衰弱。我们的一整套制度是在科学基础上制定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怎么能在吃饭的时候谈这些事情呢？”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是我们政府里最聪明的人。我听了他的劝告，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西班牙裁判所史》，这是最适合我们工作的一本书，它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请您告诉我，维辛斯基为什么对我怀有刻骨仇恨呢？”

叶若夫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肥头大耳、有小官吏恶习的检察长，所有的姑娘没有不怕他的，娘儿们见了都躲着他，象怕挨打一样。他秘密告诉米高扬，他非常喜欢大剧院的独唱演员。狡猾的亚美尼亚人当然猜到了指的是谁。”

“我鄙视维辛斯基。”

“而我呢？”

“科利亚，您是最好的人！”

人民委员受到“恭维”，脸红了起来。侏儒从兜里掏出两只金戒指。

“拿去留个纪念吧！”

“那怎么行呢？这两只戒指值好多钱，我没有理由接受

这些礼物。”

“薇罗奇卡，拿着，否则我要生气了！”

84

五点钟我回到了家。电话铃象痉挛似的响个不停。波斯克列贝舍夫正焦急地等我接电话。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桌子早就摆好了。让我去接您吧？”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等您。”

斯大林的秘书在政府大厦有四间一套的宽敞的房子。门口有穿便服的契卡人员把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把我让到大餐桌前。

“您在等什么人吗？”我问。

“只等您，美人！”

“这么精美的菜肴是谁做的？”

“菜是我事先订的，‘梅特罗波利尔’餐厅送来的。我们的保姆和克里姆林宫的服务员摆好了饭菜。我便放保姆玩去了。”

虽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看上去愚笨，但不能说他是蠢人或者笨人。这个农民的儿子明白，苏维埃政权给予他的，要比种地或养牛养猪的所得多得多。农民那种天赋的聪明本性使他站稳了脚跟，并成了斯大林不可缺少的人。他在领袖那里深深扎下了根。温和、不引人注目、一声不响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善于给人留下印象。有条理的机灵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渐渐地学会了避开嫉妒忌的竞争者。

“薇罗奇卡，您“五一”节过得怎么样？”亚历山大·尼古

拉耶维奇问。

“上午去参加游行，大剧院有自己的游行队伍，后来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家作客。”

“我从饥饿的哈萨克斯坦救出了一个流浪儿，我给他安排了工作，起初在共青团机关，后来又调到了联共（布）中央。应该给尼古拉套上缰绳。他的弱点是离不了伏特加酒和年轻的小姐。”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不让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前往伦敦，而让他前往古比雪夫呢？”

脸上有浅麻点的秘书警觉起来：

“您消息灵通啊！是谁告诉您的？”

“我在食品店偶然碰到了他的妻子尼娜·叶夫根尼叶芙娜，我同她是老相识。”

“很遗憾，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对您说……您现在对图哈切夫斯基还有好感吗？”他突然问。

我对他的洞察力感到吃惊。

“没有好感，您说到哪里去了，真遗憾，但我认为他这个人相当不错。”

“这个丑八怪没什么好可怜的！我们将判处他们所有人死刑！”他发疯似地叫了起来，“他们比饿狼还坏。野兽吃饱了的时候，是不伤人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憋在心里很久的想法终于一下子说了出来：“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在我这里过夜吧！明天一早我送您回家。”

我差点要呕吐出来。

“亲爱的，对于您，我有点不习惯。您想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我们的关系会有什么反应吗？他迟早会知道

一切的。不要把我们的友谊庸俗化了。”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爱您！我对您的爱，要比您想象的强烈得多。每天夜里我都梦见您。我的爱情象风一样，当起风的时候，好象是微风，而心就象暴风雨中的柳枝一样，突然被扭曲了。薇罗奇卡，您给我生几个儿子吧！我将永远感谢您，钱您随便拿。”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发疯了！我是有夫之妇，我常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去，我挺个大肚子去见斯大林同志，您想想，那将是什么情景！”

“难道我丑陋到连看我一眼都使您讨厌的程度吗？”

“您提出了一个骇人的问题。我很高兴地同您度过了节日的晚上，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前两天有人提醒我，要提防检察长维辛斯基！”

“他这个同志的确很危险，我们对他应该“严加管束”。他稍有过错，我们就能把他推入深渊。我建议在小范围内，即在家里见见检察长，知道他的内心思想对我们很重要。”

波斯克列贝舍夫坐到我身边来，把头贴到我的胸脯上。

“嗨，一切都不要了，我和您到农村去吧，永远也不回来了。”

“那靠什么生活呢？”

“目前农场、农庄搞得一团糟，穷困极了。集体化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不久前我与中央工作组到雅罗斯拉夫尔州、科斯特罗马州和维亚特卡州去了一趟。到各地区中心转了转。城里还有些进步，而农村只有不毛之地。青年男女都从集体农庄跑了。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已筋疲力竭了。从德国买来的崭新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都放生锈了。不应该让青年

离开农村。谁生在哪里，就让他死在那里。别让驴嘴伸到城里去。危害分子多得很，在一周半内就逮捕了14000人。薇罗奇卡，这是万恶的托落茨基分子惹起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最要好的朋友，作家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皮利尼亚克一沃高被逮捕了。您不能了解一下他犯了什么罪，出了什么事吗？”

“我不想使您难过。皮利尼亚克活不多久了。您的一个熟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给书记处打电话找我，他说，皮利尼亚克的妻子和孩子们已没有生活费了。”

“他的妻子基拉·安德罗尼科娃已被逮捕，住宅被查封。我听说，还要没收她的财产？”

波斯克列贝舍夫讥讽地笑了起来：

“您的亲密朋友是怎么取得成功的？他有一个合法的妻子，他还有一个做针线的女工或者说白天来晚上走的女佣人？”

“我一点也不知道！”

“薇罗奇卡，这没什么好知道的。我们只好应付他的事了。皮利尼亚克同女公民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索科洛娃一沃高正式结了婚，她生了一男一女。安德罗尼科娃是个漂亮的女人。许多朴实忠厚的人，包括您认识的那位作家都上了她的钩。虽然她相当年轻，但她却是个大特务。请相信我，他们俩彼此彼此！”

“我很想认识认识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我劝您不要去认识她，女犯住在布特尔监狱，孩子们被送进政治隔离室。”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告诉我，您空闲时间干

什么？”

“咱们到另一个房间去，我给您看点东西！”

书房里摆着几个玻璃书柜。

“我在搜集童话、谚语、四句头、俗语。童话脱离现实，青年时代我就酷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还和修士、牧师、朝圣者交上了朋友，我饱览了俄国的生活。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破旧的《死屋手记》，读过之后我就想，自杀的念头是多么令人厌恶呀！堂兄弟潘菲尔·斯塔罗杜布采夫解脱了。打这以后他出家为僧，死在寺院。我再也不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了。我还喜欢米哈伊尔·佐先科写的书，我正在搜集他的全部作品。”

我亲切地告别了克里姆林宫这位不露面的主人。

85

歌剧《沙皇的未婚妻》的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第二幕开演前，服务员送来了马林科夫、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伏罗希洛夫，甚至还有坚决维护法制的维辛斯基送的花篮。这不仅仅是和解的暗示。所有人都在斯大林一人之下。在一个色彩鲜艳、精巧地插满了美丽的鲜花的花篮中盛着香槟酒、可可饮料、上等白兰地、鱼子罐头、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葡萄酒。

吃得肥肥胖胖，身穿流行的深蓝色西装，浆过的雪白的衬衣，头发精心理过，身上洒了香水的安德列·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第一次来到后台。他吻我的手，庄重地自我欣赏地说：

“亲爱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见到您很高兴，”他

声音宏亮地说，“这个星期六是夫人的生日，我们要举行小型家庭晚宴，晚上七点钟以前在家等您，我派车去接您，可不要拒绝哟。”

波斯克列贝舍夫气喘吁吁地跑进我的化妆室：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斯大林同志急着找您。”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休息室，他正在抽烟斗和喝冰水。

“达维多娃同志，您今天的演出充满了热情。祝贺您演出成功！”

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的门随时为您敞开着。”

“您瞧有多么机灵。又有一个崇拜者向可怜的人发起了猛攻，”斯大林诙谐地说，“而我认为，你对女士们早已不感兴趣了？”

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全都嘻嘻地笑了起来。米高杨走进来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听说您打算到芬兰巡回演出？我给您，给沙皇的未婚妻买衣服吧！”

“那再好不过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以命令口吻说。

“我在人民委员部等您。”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打算在哪儿吃晚饭？”

“我很累了。”

“到别墅休息休息吧。波斯克列贝舍夫作人质。”

“这是个美差！”伏罗希洛夫俏皮地挖苦说。

聚会的是酒友们，但也“不尽然”，还有两位“局外人”。作家托尔斯泰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托尔斯泰说，“您有什么事要对我们说吗？”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边把一大块鱼冻送到口里，边嘟哝说：

“前两天我完成了小说《粮食》的初稿。我怀着极为激动的心情把小说献给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献给您，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献给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

斯大林不满地打断他的话说：

“同谁签的出版合同？”

“《青年近卫军》杂志打算刊登在十月号、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上。《新世界》杂志打算刊登在一月号和二月号上。单行本将在今年底出版。”

挂满了勋章和元帅奖章的伏罗希洛夫说：

“托尔斯泰同志，您是当代俄国最优秀的作家！”

肖洛霍夫皱了皱眉。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站起身来，高兴地点点头。

“非常感谢。”

“您对苏维埃国家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元帅接着说，“红军和海军将送给您刻有名字的银质武器。”

身体胖大笨重，特别健壮的托尔斯泰抓住柔弱的元帅，意味深长地亲吻了起来。叶若夫用不太高的男高音说：

“苦啊！苦啊！苦啊！”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着说：

“难道我们是在参加婚礼吗？”

喝得醉醺醺的肖洛霍夫，控制不住自己，把一肚子委屈倒了出来：

“我也不比别人差！肖洛霍夫俄国唯一的真正的作家！”

“肖洛霍夫，您立刻给我走开！”叶若夫下命令说。

斯大林举起香槟酒杯：

“为我们的小说《粮食》和它的作者干杯！”

短暂的间隙，四座大啖菜肴，只听见餐具锵锵琅琅地响了起来。

“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彼得大帝》？”斯大林问。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久就能完成，我将给您看电影史诗的第一集，这是您交给的任务，导演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彼得罗夫正在列宁格勒拍摄。演员阵容很强：彼得大帝由尼古拉·西蒙诺夫扮演，叶卡捷琳娜由阿拉·塔拉索娃扮演，太子阿列克谢由尼古拉·切尔卡索夫扮演，缅希科夫由米哈伊尔·扎罗夫扮演。”

政府成员都喜欢托尔斯泰这个非常爱说假话、爱开玩笑、滔滔不绝的乐天派。御前的编年史作者能言善辩，讲起话来引人入胜。

“对十七世纪审判记录的分析、研究，使我的小说创作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侦查记录是文书记的，他在记录的时候竭力把被拷问者的陈述记得扼要、生动、比较准确。聪明绝顶的文书并不追求“文学的”使命，他只是要写重要文献。在他们的记录中有文学语言中最珍贵的东西。我坚信，彼得不

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而是大牧首尼孔的儿子，尼孔出身于农民家庭，是莫尔多瓦族人。二十岁那年当了神甫，以后当过僧侣、主教，他超过了反对他的人，很快就达到了全俄大牧首的高位。他虚荣心很强，有头脑，有坚强的意志。彼得的祖父，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他优柔寡断、萎靡不振、动摇不定。无论内心，还是外表均与彼得毫无相似之处。我至今还保存着彼得的头像，这是画家伯努瓦于1911年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储藏室发现的，是拉斯特列里1718年彼得在世时制作的。头像的脸型与尼孔的肖像相似。”

“我们要宣传俄国沙皇的思想，”注意倾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首先是宣传最进步的伊万雷帝和彼得大帝的思想。他们对俄国，对伟大的俄国人民作出了许多贡献。叶若夫同志，我建议您赶快熟悉彼得时代的审讯记录。”

托尔斯泰把一本印得很雅致小开本的书递给了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您欣赏欣赏，这是英国出版的皮利尼亚克的小说《荒年》。西方根据他这本印象主义的小说正在谴责我国！”

斯大林把脸一沉。维辛斯基走到他面前：

“请允许向您报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点点头。“皮利尼亚克一沃高永远不能写作了。由于病情加剧，他再也不能思考甚至讲话了。”

“早就该追究作家们的责任，”莫洛托夫说，“他们已经忘了我们同哲学家、演员、艺术家打过多少交道了？我们的不大高明的知识分子也太不听话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大林对叶若夫说，“把网拉得

再紧一些，别让一个虱子跑了。决不饶恕任何人！”

托尔斯泰再次站起来，手举着一大杯白兰地，说：

“苏维埃航船的桅杆折断了，船帆也破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只好握紧船舵，把航船引向那露出水平线的社会主义的新土地，那里好象是另外一个，从未见过的，模糊不清的世界。我提议为苏维埃国家英明的舵手，为斯大林同志干杯！”

午夜时分客人们散去，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好久未见到您了！您不能在百忙之中找五分钟，谈谈自己的事吗？”

“难道我有权利为点小事打扰您吗？”

“时间并不能减弱我对您的眷念，而且对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诚挚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我知道您心里难过。”

“这自相矛盾的话有多么奇怪呀？我们相识五年了，你并不使人厌烦！”

他拥抱了我，把大手掌放在我的头上。然后他十分温情地说：

“走，亲爱的……”

身穿病人服的精神病人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浮现在眼前，他的生平事迹这么快就被忘却了。

斯大林多疑地问：

“你说，你在想什么呢？”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人常有愣神的时候。”

“薇罗奇卡，”他声音嘶哑地问，“我还没有使你感到讨厌吧？”

我已经是第多少次强作欢颜了，那不过是不得已逢场作戏罢了。也许我的反复表白使人感到有些乏味？但我所讲的正是这个话题。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地说：

“如果米高杨这个亚美尼亚人给你买的衣服不好，你立刻给我打电话！这个公狗拼命往卢比安卡钻。你把在芬兰看到的一切，都详细记下来。这个国家使我很感兴趣，它应该属于俄国。将来，我要竭力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伸出兄弟般的援助之手，把芬兰劳动人民从世代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斯大林善于迅速改变话题。“薇罗奇卡，你想说什么吗？”

“维辛斯基邀请我参加他夫人生日的晚宴。”

“你去吧，钻到他的熊窝里看看很有必要。只要他还活在人世间，我就十分需要他。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竭力量才使用，只要他还能干事情，我们就留着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结束了这段独白，便哈哈大笑起来。

87

维辛斯基有很大的住宅；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块头：妻子是大块头，女儿是大块头，家俱是大块头，客人们也是又高又大的块头！

我奉送给女主人一块别致的手表。房子的主人——检查官用低沉的嗓音得意洋洋地把我介绍给大家。麻子波斯克列

贝舍夫端坐在安乐椅上，眼镜的玻璃时而闪闪发光。桌子旁边正在谈论审判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监狱、流放营、期限、侦察员等事情。

“全都向我们招认了，”维辛斯基郑重而自得地说道，“在我做法学家的经历中，这种罪犯不给必要口供的情况还没有过。”

一个肥胖的女佣人报告叶若夫来了。这位矮个子人民委刚刚莅临客厅，全场马上起立。他微微点点头。维辛斯基把他让在最上座，那里事先放好了绒垫子。

“同伴们，这样坐着多无聊！”内务人民委员尖声说道，“让我们唱一唱吧！而且我们有领唱人——共和国女功勋演员薇娜·达维多娃在场，我们集中起来就搞成一支很好的业余合唱队了！”

为了让叶若夫满意，大家举行了合唱。一个钟头以后，又把醉醺醺的他抬进汽车，送回家去。这些蠢事过去以后，维辛斯基让我看他收藏的画和绝好的藏书。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早就想向您表示，您光临寒舍，我感到无比幸福。”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我想对您开诚布公地说。您有什么理由没完没了地缠着我？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您那个‘单独意见’是什么意思？有人转告我，您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总检察官，建议把我交付法庭，在大剧院进行公开审判。关于这件事，我打算通知斯大林同志。”

维辛斯基真是给吓坏了。

“亲爱的，无与伦比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这显然是发生了误会嘛！请您说出那些坏蛋的名字，他们这样残酷

地恐吓您，愚弄您！我们会找到机会提审他们的。”

“您这样自信吗？”

“绝对，就象二乘二得四一样！您说出那些恶棍的姓名来！我要在苏联检察院和他亲自谈谈；也许可以相信，他们休想从那里活着走出来。”

我眼也不眨地一口气说道：

“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科列贝舍夫说的。您对这个还什么可说的，总检察官同志？您什么时候收拾他们？”

“穆先卡，”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嘶哑着嗓子叫道，“给我们拿点喝的来。”他走到我的安乐椅跟前，奴颜婢膝地对着我的耳朵说：“我决定向您公开一个国家机密：前任人民委员亨里·雅戈达在给斯大林同志的私人信件中写道，您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上二年级的时候，他正式吸收您加入了托派组织。他还告诉他，您和季诺维也夫、基洛夫、图哈切夫斯基、布琼尼、马林科夫、波斯科列贝舍夫、优罗希洛夫，以及和他雅戈达本人，有爱情关系长达数年之久。被捕的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书面证实您和他同居了五年。他还告诉说，您把有关国防的机密材料交给他，由他定期送到国外。”

我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您，总检察官，手里掌握着事关国家利益的如此重要的材料；您本来可以借此高升，超越一些固执已见的人民委员和地地道道的领导人物，更加接近您如此崇拜的斯大林同志，优先得到应得的勋章和附加的尊荣，并让人们对您产生

更多的恐惧和数倍的嫉恨。是什么东西妨碍您行动起来的？”

“是难以形容的强烈爱情。”

“我觉得您似乎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对自己的事业入迷的人。”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现在我才知道有人在无情地诽谤您。告诉我，亲爱的，您什么时候接待客人？”

“我们呆得时间太长了，我们不在场，太引人注目。我六月底从芬兰回来。”

88

安德列也夫的妻子、轻工业人民委员多拉·莫伊谢耶夫娜·哈赞在苏联人民委员会服装社很照顾我。他们按欧洲时装的最新式样给我做成了春天和夏天穿的连衣裙、毛料套服、大衣、各式各样的女短衫和裙子。米高杨通过驻伦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商务代表弄到了衬衣、鞋、手提包、帽子、钱包，雨衣和手提箱。

出发前夕，我向斯大林亲切告别，对他讲了和维辛斯基“亲密”谈话的事。

“那个孟什维克检查官何必害怕呢。几天内我和他谈谈。”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我给您带些什么纪念品？”

“对我来说，您薇罗奇卡就是最好的纪念品了。”

给我送行的有米高杨、波斯科列贝舍夫、梅利斯、哈赞、安德列也夫、马林科夫、叶若夫、符拉西克、戏剧管理局和全俄戏剧协会的代表，大剧院经理处的人，当然，还有

心怀妒忌的女独唱演员们。

芬兰一些剧院的演员到赫尔辛基火车站欢迎我。旅馆如同神话中一般。从最初的时刻起我就开始崇拜西方了，这种崇拜在我的一生中始终存在。稍事休息后，迷人的女翻译埃米来到我这里。

芬兰国家剧院院长兼导演埃·卡利马慷慨大方地给我打开了这个不寻常的国家的戏剧的大门。演员们演出赫·伍奥利奥基的剧作《尼斯卡伍奥里的女人》，给我以惊人的印象。我还看了瓦尔塔里的戏剧《不守规矩的一代》，剧中讲的是我们不熟悉的时代，充满了神秘感。演员用瑞典语演出的那些剧很有意思。我到了赫尔辛基、坦佩雷、拉提、土尔库、库奥皮欧和维堡。要说那些纪念性建筑物——用奇特的石头修成的建筑，可以谈上几个小时。例如土尔库的大教堂建成于十五世纪，可是在十三世纪已经动工修建了。修这个建筑用了两百年时间。芬兰人于1475年建奥拉文宁城堡。木雕和叫做“柳伊”的挂毯是原来的，教堂建筑的壁画艺术独具风格。他们让我看富丽堂皇的芭蕾舞《斯卡拉姆什》。我参加了芬兰歌剧院上演的剧目《卡门》和《阿依达》，取得令人晕眩的空前成功。新闻界热情洋溢。我在独唱音乐会上唱了俄国作曲家的一些抒情歌曲、歌剧的咏叹调，又加唱了一些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作曲家的曲子。池座头几排坐着丧失了昔日荣光、萎靡不振的俄国流亡者。他们忍不住流泪，因为他们虔诚地热爱难以忘怀的俄罗斯。他们还保持着自尊的身分。

我在芬兰得知军队第一政委加马尔尼克自杀的消息；他1916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被任命为副国防人委员，同时

兼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是一个谦虚和非常正派的人。加马尔尼克公开谴责镇压和使用暴力。作家、演员、艺术家们常常去他家作客。加尔马尼克自杀后，判处了他的妻子十年徒刑，他的孩子们被送进政治隔离所。

那一天我演唱《卡门》。那是鲜花的海洋。晚礼服、讲究的妇女服装、金银、钻石、蓝宝石遮满了富丽堂皇的大厅。赫尔辛基市长隆重地授给我该城的钥匙。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林元帅身着芬兰民族服装。他举行了招待会，芬兰上层人士全都出席了。我在招待会上用意大利语演唱了歌剧的咏叹调。

在赫尔辛基，著名女歌唱家梅季娅·伊万诺芙娜·菲格涅尔观看了我所有的戏剧演出会和音乐会。她和我熟悉后，说道：

“天才的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听我唱过丽莎和约兰塔唱段，吉·普契尼听我唱过托斯卡和咪咪的唱段，托斯卡尼尼听我唱过塔季杨娜的片段。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有许多幸福难忘的时刻，您给了我令人心醉的几个小时，对此我将终生怀念。您唱的卡门无懈可击，完美之至！”

我高兴得哭了起来，这是无比幸福的眼泪。梅季娅·伊万诺芙娜将她的一本回忆录送给了我。

89

因愤恨而愁眉不展、变得灰溜溜的波斯科列舍夫，到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迎接我。他手里拿着一大束鲜花。我迷惑不解地问他：

“您怎么哪？”

他高兴地说道，津津有味地吐出每一个字：

“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叛徒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了。”

我的身子摇晃起来。旁边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人员把我扶到长凳上坐下。谁也不想放过斯大林的情妇。他们所有的人需要我，只是为了上床睡觉。狡猾的斯大林和他的走狗们早就把一切盘算好了。他们故意把我打发到邻近的芬兰去。我刚一恢复，那位克里姆林宫的秘书就殷勤肉麻地说：

“您今天上午得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别墅去。”

这种痛苦我是饱尝过了……

斯大林看来变得新鲜年轻了。逮捕和处决对他起了好作用，显然还增强了他的道德感。

“我们等您等急了，达维多娃同志！一路上好吗，薇罗奇卡？”

“我给您捎来几个您喜欢的烟斗，银质打火机和高领羊毛衫。”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该知道，我们是习惯用普通的国产火柴的。谢谢您给的烟和羊毛衫。同志们正等着我们呢。好奇心把他们弄得急不可耐，他们想听您详细讲讲去芬兰的故事。”

我报告完后，大家纷纷提出问题：伏罗希洛夫想知道曼纳林元帅是什么样子，有多少个勋章。听说芬兰人并不怨恨俄国，各领导人感到吃惊。马林科夫问新的流亡一代自我感觉如何。叶若夫插嘴道：

“有空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抓流亡者的问题。他们休想从

我们这里逃走，流放营和监狱里有足够的地方供他们用！”

赫鲁晓夫建议把芬兰攫为己有，日丹诺夫关心巩固边界问题，安德列也夫关心工会工人运动，斯大林则关心政界及社会各界对加马尔尼克自杀和处决早该伏法的军人一事有何反应。

我把一大包芬兰文、瑞典文和爱沙尼亚文报刊交给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道：

“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托季维诺夫同志把主要文章翻译过来。”

我指出领导人中间有一个人长得象斯大林。会后，他们请我吃午饭，然后前往孔采沃的别墅。他^①在汽车里说道：

“薇罗奇卡·亚历山德罗芙娜，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死了。我们把他枪决了。”说这个字的时候，他加重语气，似乎要加以强调。“您到达的昨天，您的密友、原作家、公民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沃高一皮利尼亚克也见阎王去了。”

“难道折磨心爱的女人也能给您带来满足吗？”

“你这个讨厌的撒谎女人！我把你交到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的爪子里去。你对他们详细说说您是怎样把自己柔软身躯献给这些万恶的杂种的。不过，娼妇，你还是说下去吧！”

当斯大林向我靠扰的时候，我一下子瘫倒在座垫上。司机被我的尖叫吓惊了，刹住了车。忽然间，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涌上心头：汽车里的人不是斯大林，而是和他的替身”

，这个人负有“千方百计”地再一次考验我的使命。我装做神志不清的样子，抓住伪装的斯大林的胡子，那胡子马上

①原文如此。这里指那个冒充斯大林的人，详见下文。——译者

就掉到我的手里。我对这个胜利感到高兴；坏脾气的司机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后来被枪决的斯大林的新秘书德温斯基请那位难为情的“演员”改乘另一辆小汽车。我要求送我回家，司机拒绝道：

“我们没权这样做，必须送到指定的地方。”

“啊，您来了真好，”斯大林说。“女管家答应做好东西给我们吃呢。”

我们走进花园。那里异常安静。树木象浸在澄清的池塘里。清新的空气纹丝不动。我忍不住问道：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干吗搞这出带替身的蠢把戏？”

斯大林仔细地看了我一眼。脸上流露出明显的莫名其妙的表情。

“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替身？得找几个精神病医生来！孩子，你得了非狂躁性精神病吧！”

我说了汽车里发生的事。

“真是些恶棍！老一套！你说你扯掉了他的胡子？干得漂亮！这才是道地的俄国式的机灵！”

“今天早上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会上见过这个人，他挨着安德列耶夫坐着。”

斯大林很久不作声，然后问道：

“达维多娃同志，在哪里生活好些，国外，还是在国内？”

“当然是在故乡好些。”

夜里他嘶哑着嗓子说：

“我们高兴，我们担心事没有发生。使我极为高兴的

是，你，薇罗奇卡，又没有辜负你的身分。”

在处决我的朋友图哈切夫斯基和皮利尼亚克的那个月，我第一次听他说他爱我。我试探着责备他说：

“您说爱我，可是瓦列奇卡呢？她总是目不转睛地瞧着您！”

斯大林断断续续地笑起来，说：

“您，薇罗奇卡，是上帝为满足我精神和肉体上的需要给我的，瓦列奇卡仅仅是为了我健康上的需要给我的。她是个没有奢望的女人，什么都不挑剔，什么都使她满意。让我们结束我们的学术争论吧。过度疲劳以后，需要身体放松一些。顺便说说，我们风闻您那位小丈夫姆切德利泽—尤日内打算回到您身边来。”

“您想摆脱我吗？我让您厌烦了吗？”

“您为什么说蠢话？我仿佛觉得，你消磨一夜就疲倦了。欧洲的空气让你变了——早些时候你不是这样爱刺人的。——无缘无故的顶嘴也多了，有一次我还不得不让步。“薇罗奇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充满热情地说道，“我们去索契，好不好？我们拿四天做行前准备。这就是我对您的全部问题的回答。”

90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专列火车：餐厅、休息室、办公室、卧室、电影放映厅、带冷热水的洗澡间，各个房间都有通风设备净化空气，由工程师专门负责。到处都是电话机。我自己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单间，护送斯大林的有符拉西克、波斯克列贝舍夫、德温斯基、麦赫利斯，还有他的私人警

卫、外貌整洁端正的彪形大汉卡尔·维克托罗维奇·保克尔，此处还有几个身材魁梧、肩膀宽大的“同志”。在索契，迎接我们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和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拉甫连季·帕夫罗维奇·贝利亚。波林娜·谢尔盖耶夫娜象接迎帝王般招待我们。我们在凉台上吃早饭。晚上我们看电影记录片“斯大林同志的报告”（“斯大林非常法”）。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形象很令人喜欢。导演亚历山德罗夫也出席观看了。

“谢谢你，瓦西里耶维奇，我们要广泛租用这部电影。你领到住宅了吗？”

“领到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幸福的导演答道，“非常感谢，并代表我的妻子柳博芙·彼得罗芙娜·奥尔洛娃最温柔地亲吻您。”

“你打算拍什么片子？”

“我们正着手拍喜剧片《伏尔加——伏尔加》。”

“你有小汽车吗？”

“我摄影的时候，也就是在制作的时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经理部给摄制组提供载重车和轻型车。”

“你在美国见到查理·卓别麟，他有私人汽车吗？”

亚历山德罗夫对主人的天真无知感到吃惊。

“卓别麟先生有好几辆私人汽车，全是新型号的。”

“不久的将来，苏联导演们也会有私人汽车。可能到那时他们就不再以羡慕的眼光看西方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转身对莫洛托夫说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的电影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好极了。”

“这回我们的意见不谋而合了，得送给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一辆汽车，作为交换条件，他得保证今后只能拍最好的片子。”

亚历山德罗夫听了赞许而飘飘然，他向斯大林跟前走去。警卫人员警惕起来，把这位导演团团围住。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可以象吻父亲那样吻吻您吗？”

“瞧，好一个滑头家伙，马上就一个劲要当儿子了！”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请教一些创作上问题，好吗？那怕是问或找找您？”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不要这样固执了。你已经得到自己的东西了，别再纠缠了！”

91

炎热持续了半天，我们在海滨浴场休息。斯大林卧在躺椅上，晒他那副老骨头。晚上我们准备到里查湖去散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打着盹。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看见高个子保克尔。几天来他全身上下晒成了可可色。

“应该叫醒斯大林同志。”他关切地说道。

神情慌情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出现在海滨浴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吃惊地哆嗦了一下，不满意地说道：

“是谁把你们这些鬼东西叫来的？为什么不在指定的时候来？”

“请原谅我们，”马林科夫说，“我们急需和您秘密谈话。”

“是谁让你们来的？”斯大林气冲冲地嘟哝着。

“贝利亚。”

打我一上路前往政府疗养地以来，就不走运，好象先前发生了什么不和似的。为了避免麻烦，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当晚我们很晚才吃晚饭，斯大林说：

“米格列尔族埃姆赫瓦里公爵兄弟早在 1922 年就转入地下，潜伏得很深，有几次越境搞走私活动。他们知道我们到里查湖来，这些坏蛋设了埋伏——这一切贝利亚都料到了。他们让一位长得象我的同志坐在一辆带政府牌号的汽车里。瓦赫唐格·埃姆赫瓦里向他开枪，没有打中，左轮手枪没打响。那些恐怖分子给抓住了。现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正在审问他们。”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邀请莫洛托夫、叶若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共进早餐。

“拉夫连季，我们都等着听你讲故事呢。”斯大林说。

“在外人面前不应该说国家机密。”贝利亚说，一面拿手指着我。

“请不要拘束，可以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是自己人。”

“埃姆赫瓦里公爵招供了，”贝利亚得意洋洋地瞧了瞧“战友们”，“您去里查湖的路线，托保克尔转交给了他们，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和炊事员涅姆钦诺夫是他的‘同谋’。”

“好样的，贝利亚同志”，斯大林冲口而出，“你干得巧妙，该得一枚勋章。”

“我只是党的普通一兵。”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谦虚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狠狠地看了看他的亲信们苍白无神的面孔。这些领导人知道，贝利亚用突破一点的办法，正在从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民委员手中夺取主动权。斯大林朝着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说道：

“非常感谢你！拷问那些下流胚，踢他们的肚子，用开水烫，拿针挑他们的臭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抽着烟斗，口吐烟圈，问道：“你记得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吗？”

“哪能记不得这个恶棍，”贝利亚嘟哝着。

“赫鲁晓夫把他的一封信转给我们。卡明斯基写道，你曾经替平等党^①的侦察队做过事。”

叶若夫活跃起来。贝利亚平静地回答说：

“您相信这个吗？”

“叶若夫同志，把卡明斯基交给您自行处理。他当莫斯科省委书记的时候，表现得动摇不定。”

贝利亚以感谢的目光看看斯大林。

“今天晚上把保克尔和母狗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带到这里来。我们参加审问，所有的人都得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

谁也不让离开戒备森严的别墅，连私邸的屋顶上也有武装士兵。我独自一人进午餐。晚上八点钟，马林科夫来按门铃，他提出让他进入客厅。押解人将已经不成人样的保克尔押了进来。因为被打掉了牙，他说话很困难。

“坏蛋，为什么想杀死我？”盛怒的斯大林眼睛充血，大喊大叫。

^①1912至1920年阿塞拜疆的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译者

“我以我女儿的名义发誓，我受了诽谤，您的情报不对。贝利亚和叶若夫把党的话告诉我，我要是承认了，会让我活着。请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都干了些什么？斯大林同志，您被一些坏透了的下流胚包围了。我发誓，我没有杀死您的打算。我留在俄国而不回到故乡布达佩斯，不是为了这个。”

“可以堵住他的狗嘴吗？”瘸子叶若夫咆哮起来。

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被押上来。一昼夜之间，她变得多么厉害啊！

“说，坏蛋，是谁招募你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嘶哑地说。

这个柔弱女人经不起在健康的牙齿上钻孔，经不起野蛮的毒打和火焰，于是开始诽谤她自己和许多根本无罪的人。

“在莫斯科，我正休假，保克尔介绍我结识了一些季诺维也夫分子和皮达科夫分子。我通过他们的朋友炊事员涅米钦诺夫同埃姆赫瓦里公爵保持联系。是他报告了您的行进路线。”

“你说，你该当受到哪种死刑？”——斯大林低声问这位不幸的妇女。

“请饶命啊！我有几个孩子哪！我求求您，就算您是我的亲爹！莫非我有什么事对不起您？”

她爬到我跟前，开始吻我的脚和双膝，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为什么不开口呀？我以上帝的名义恳求您，过问一下我的命运吧！”

“不要搅乱这幕喜剧，保克尔！”斯大林大声喊道，“你过去认识这个该死的婆娘吗？”

“认识”卡尔·维克托罗维奇·保克尔恭顺地答道。

“她出卖了你，揭发了你的阴谋联系。”

“我没权抱怨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她是卑劣恫吓的牺牲品。”

“保克尔，你这个不幸的婊子，拿叶若夫同志手里那根鞭子抽这个妖婆，要是你还想活下去的话。”

还是没多久以前，我看见雅戈达手里拿的就是这根鞭子。作为遗物，这根鞭子转到了叶若夫手里。

“我不能执行您的命令，我从来不打女人。”

“特罗耶维尔罗娃，起立”，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温存地说道，“这一回该您走大运了。那位骑士是个真正的绅士，你们得掉换一下角色。您拿鞭子抽保克尔公民，往要害地方打；打够了，我们再决定怎样处置他们。”

那女人晃了几下头说：

“我怎么能对这样一个人下手呢？”

斯大林生了气，把叶若夫和贝利亚招呼到跟前来。

“年轻人，那是鞭子，你们轮流抽这两个人，累了，曼林科夫帮忙，要不然他很快就会胖起来。我刚才收到一张集体写的便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等同志急于参加战斗，他们也想试试身手。”

保克尔经受了非人的折磨，连叫也没叫一声，他声音嘶哑。特罗耶维尔罗娃挨过一阵打后，失去知觉很久。

“这个娼妇是在装死，往她身上倒一桶冷水，用火烧她的头发。”

贝利亚央求道：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行行好，把这两个人交给

我吧，就象小伙子们说的那样，给他们的牙钻孔，——我们还不会这一套呢。”

“他们归你管，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斯大林不辞而别，干别的事去了。

因为我怜悯他们，波斯克列贝舍夫连夜把我送往莫斯科。我们占用了国际列车的一个双座位单间。他睡不着。我问这位大权在握的秘书：

“对这些没完没了的阴谋、谋杀和暗杀，您都相信吗？”

“薇罗奇卡，我很为您担心！在我们这个世道，不应该思考，也不应该议论。叶若夫命运已定。斗争总得有牺牲，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在哈尔科夫，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们。

“波·斯克列贝舍夫和达维多娃即返索契。”

铁路局长提供一节带客厅的车厢归我们使用。他承诺要跟踪了解列车的运行情况。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见到我，高兴得心花怒放，说：

“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出来休养，可是和他的秘书私奔了，这样做不太好吧！”

显然，谋害和他的替身这件事，对斯大林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对叛徒还要更严厉些。每个人经过用刑，都招了供。还有许多敌人，都还没有捕获。

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安德列耶夫、什基里亚托夫乘军用飞机飞来。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聚齐了。晚饭时开始了惯常的谈话。赫鲁晓夫报告了卡明斯基被捕的消息。

“我们不会诬陷正派的人，不会在党内制造纠纷，”斯大林一边吸烟斗，一边说道，“他对托洛茨基很赏识。”

卡冈诺维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在维辛斯基的秘书处工作。”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道：

“她被这口骗猪搞得打了几次胎？”

大家都在肚子里暗中狂笑起来。

“卡明斯基的老婆常常到布哈林家作客，”莫洛托夫说，“她和她的老婆拉林娜要好，也是个很年轻迷人的女人。”

斯大林狡猾地递了个眼色，说：

“关于女人的问题么，我们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这位大分析专家。我们委托他去琢磨那位未来的寡妇，而我们的萨罗奇卡这个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看中的小姑娘，就归他管。萨罗奇卡，你瞧着，作孽要小心点，那位老太婆就知道这一点，当心脑袋搬家！”

往斯大林的名下发来了一份通知，说卡明斯基被捕后，他的妻子在厕所的钩子上自缢身亡。在这位前卫生人民委员的书案上找到一封寄给政治局委员们的密封的信，一共有15页。卡明斯基的财产充了公，女儿叶娃流放到阿赫蒂赫边区，身份证上注有“无限期”的符号。

马林科夫向斯大林提出申请说：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离开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吧！我想做专业工作，‘红色无产阶级’工厂有一名副总工程师空缺。”

“怎么，大肚皮，受委屈了？你在污水里泡过，现在又盘算脱身，还要冠冕堂皇。不行！您要打万恶的敌人，您放

枪，我来当奸细？瞧，好一个狡猾的家伙！我们比你蠢吗，你这个满身虱子的恶棍？”斯大林怒不可遏。

“我劝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再提——是你自己的错，会和季诺维也夫躺进一个墓穴的。你将得到比随便哪一位人民委员高三倍的工资，政府的供应份额送到家里，别墅免费，两部私人汽车，还让你老婆管一所技术大学！可少女们不赏识你就不能怪罪我了！你要娘儿们，就告诉叶若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马上去办；他还号召加里宁老爹和布琼尼元帅搞一次社会主义竞赛呢！”

欢声雷动。贝利亚一进来，就住口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斯大林问。

“保克尔夜里从内部牢房逃跑了。”

“你要是不抓回来，就由你自己作抵押，拿你那张臭皮子搓绳子。”

叶若夫高兴得激动起来，说：

“这就叫独断专行，自以为得计。”

贝利亚用轻蔑的目光看着这位小个子人民委员。

“您不是含着眼泪恳求把公民保克尔交给您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叶若夫轻言细语地说道，“我们不需要自作主张的无能的帮手。下一回您不要再插手别人的事。我劝您整顿一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秩序吧，您还领导着这个共和国呢！”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仔细倾听这两个仇人的舌战。

“收起你那副老鼠相吧，不然的话，你别想活着从这里出去！”贝利亚咒骂道。

赫鲁晓夫和解地说：

“同志们，您们不害臊吗，您们又不是小孩子！”

叶若夫一瘸一拐地走进行车调度所，下令捕捉保克尔。

斯大林疲倦了，说：

“贝利亚，你走，我们不再需要你了。我给你一天时间。没有好消息别来见我。”

莫洛托夫轻蔑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为什么贝利亚同志敢于当着我们的面如此放肆？”

斯大林没有回答。伏罗希洛夫狂怒起来，说：

“我提议立即逮捕公民贝利亚！”

马林科夫生硬地说：

“米高杨同志 1928 年帮助弄到一些最有意思的档案。其中一个卷宗搜集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同志远非无可指责的活动。请看一份他宣布为平等党侦察队工作的声明；这份文件是贝利亚亲手写的。”

斯大林坚定地说道：

“贝利亚同志已经在党的面前补偿了自己的罪过，我们谁年轻时没有过失误？！我们还有时间在实际工作中去考验他。”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马林科夫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您也搜集了有损我们名誉的材料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已经说过，我随时准备离开党中央机关。您知道，我们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是凭良心办事。”

“好性急！和你不能开玩笑，你一下子就毫无道理地生起气来。”

“我还有几个问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

“你整晚上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现在我们累了，你倒想生孩子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满多少岁了？”

“四十三岁。”

“为什么大腹便便了！你瞧，鸟长肥了，少女就不喜欢啊！听说你同加里宁为了争一个淫荡的女秘书吵过嘴？那么，好吧，你说你需要什么？”

“我再次建议把在红场上处决犯人的事合法化。安睡在那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此会感谢我们的。”

斯大林笑了，说：

“那末你是说，我们是否请你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刽子手头子？你会当上的，就象伊万雷帝手下的马柳塔·斯库罗托夫一样。”

赫鲁晓夫一面咽着唾沫，气得几乎喘不上气，回答道：“对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说，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的任何任务都是神圣的。”

“你还有什么问题？”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故意妨害工农业的发展。”

“有什么具体证据？”

“我给您准备了全面的报告。”

“我们知道您赫鲁晓夫同志准备一下子抓住刽子手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两个职位，让我们考虑给您哪一个吧！”

斯大林深夜才进入卧室。

“薇罗奇卡，您没有睡着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亲爱的，您知道吗，您怎么受得了这种相互间的口头攻击呢？”

“我总是把他们的废话当耳边风。现在夜多么宁静，让我们到海边去，睡觉前凉快一阵有好处。”

我们散步大约一个小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重新说起话来：

“薇罗奇卡，您相信吧，我周围连一个正派人也没有，哪一个都准备把另一个人吃掉，连骨头也不剩。”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大剧院就是笼罩着这种气氛。为了争一个小角色，歌剧演员和芭蕾舞演员面红耳赤，更常见的是向党委和工会委员提出申诉和声明。”

“你为什么不说，我好让人民委员们和联共（布）中央的工作人员照料您？”

“我瞧不起他们。”

“只要我活着，你谁也别怕。”

斯大林拥抱我。我们顺路进了海滨浴场的小屋，那里设备齐全。斯大林笑咪咪地说：

“和你在一起多么好啊，薇罗奇卡！”

早上，叶若夫报告，已经抓到保克尔。

“个子小，人倒勇敢！工作干得漂亮！明天我授给你列宁勋章，我授与你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你知道今年1月28日已经宣布了命令，但是从今天夜里开始生效。向我们报告一下情况，您是怎样抓住这个危险罪犯的？”

“这个坏蛋躲在他的亲戚苏胡米酒厂经理家里。被捕人的供词很有意思。我们查明，是明仁斯基同志介绍他到机关

工作的。保克尔供出了他所有的同谋犯：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局局长沙宁、保密局局长加伊、国际局局长斯卢茨基和副局长贝尔曼、施皮格尔格利亚斯，以及侦察员切尔托克。我已经吩咐把他们全抓起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得到勋章和肃反工作者的崇高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谢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叶若夫咧嘴笑道，“我们为苏维埃国家忠实服务。”

92

我不太热情地排演了奇什科的枯燥无味的歌剧《波将金铁甲舰》中格努尼娅的独唱段。

在商店里我和齐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莱赫不期而遇；我们在排队买香肠。我叫住她，问她为什么那样忧心忡忡。

“恶势力找麦伊耶尔霍利德算账。”我陪她走着，她途中说：“《真理报》上要发表一篇关于我们剧院毁灭性的批评文章；这比生理上的死亡还要糟得多。”

“我要给斯大林说说去！”

“天真的傻女孩！他是谁，您是谁？！我劝您不要这样，——住宅里乱七八糟，可怕极了。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谁也不想见。我劝他毁掉档案。萨沙·格拉德科夫^①天天上我们家来——他是个多么和善正直的人啊！萨沙很爱麦伊耶尔霍利德。

马林科夫来我这里吃晚饭，带来一个精美的水晶玻璃花瓶。我摆好饭厅的桌子，亲自照料他们吃饭；这使马林科夫

非常高兴。用茶的时候，他说：

“我反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蓄意把您拖进我们的幕后生活中来。你权且把这一切当作一部惊险电影来看。”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您什么时候去过麦伊耶尔霍利德剧院？”

“看过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森林》。他的艺术不合我口味，尽管很多人认为他是天才的、有能力的导演。可是他总是倒行逆施。他的剧院应该关门。”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导演比得上麦伊耶尔霍利德。我很熟悉他；他聪明，才华横溢。应该想方设法让他继续创作。”

“替他奔走没有好处，无济于事！”马林科夫残酷无情地回答，“您需要他干什么？”

① 亚历山大·康士坦丁诺维奇·格拉德科夫 1912 年出生在穆罗姆。1929 年初以报纸记者的身份发表文章。1934—1937 年在麦伊耶尔霍利德的剧院工作。亚历山大·格拉德科夫是许多艺术片插曲和脚本的作者。他遭到非法镇压，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 58 条第 10 款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后来恢复名誉。著作有《忆麦伊耶尔霍利德》（《新世界》杂志，1961 年第 8 期）、《塔鲁萨生活片断》（卡卢加，1961 年出版。）格拉德科夫一生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撰写有关麦伊耶尔霍利德的生活和创作的著作。这些著作很有价值。1973 年，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同帕斯捷尔纳克的会见》一书。格拉德科夫于 1976 年逝世。1980 年“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戏剧：回忆与思考》。

麦伊耶尔霍利德的学生和朋友、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救出了他的档案，这些档案收藏在莫斯科近郊克拉托沃他的别墅里。——原作者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瓦赫坦戈夫、克来格、赖因加德、毕加索、谢尔盖·利法尔对他都极为推崇。麦伊耶尔霍利德是我的好朋友呀!”

“我过去不知道，您为什么不早说这件事？我们收到克尔任采夫一篇名叫《别国的剧院》的文章，经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同意付印了；文章经过日丹诺夫修改。据我所知，1939年6月14日计划开全苏导演会议。如果麦伊耶尔霍利德发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设法让他在另一家剧院工作。”

“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没有剧院，就如同鸟儿没有翅膀。全世界都极力崇拜这个人，我亲眼看到，作为导演、演员、评论家和作家，首长们都怀着敬意提到他的名字。在国外，他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瓦赫坦戈夫名气还大。我的头不舒服，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可以躺一下吗？”

“薇罗奇卡，我是走，还是挨您坐着？”

我躺在沙发上，马林科夫关切地给我盖上被子，然后坐在安乐椅上。过了五分钟，他便呼哧呼哧地均匀地打起鼾来。他熄了灯，由于舍不得离开我，他在安乐椅上坐了一个通宵。

93

苏联艺术总管克尔任采夫来到大剧院。他用了三个小时讲麦伊耶尔霍利德的“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歪风邪气”。党组织支持他。党组织的副书记、合唱队员格列布·韦尔基用男低音大声宣读先前准备好的决定。第二天，克尔任采夫把

我叫到艺术委员会个别谈话。

“达维多娃同志，我们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您是优秀生产者，完成了演出定额，做了社会工作，您是俄罗斯邦功勋演员，坦白地说，您骨子里是肮脏的，塞满乌七八糟的东西。”

我猛烈地反驳道：

“您为什这样对我说话？”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荣誉称号和奖章并没有给您骄傲自大的权利！行不通！我们不允许！您和人民的敌人结成一伙！您应该写一份材料，交待您和被枪毙的奸细皮利尼亚克和他的姘头、娼妇安德罗尼科娃的交往。您在阿布哈兹遇上托洛茨基分子拉科巴，到过他的家是不是？即便如此，要是事情的结果令人满意的话，我们还得把您调到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歌剧院去工作一年。”

我生气了，大声嚷道：

“我再也不想听您说什么了！让我安静点！”

这个天真的老布尔什维克可能认为他可以自作主张！还可以对大剧院的主要演员指指点点，威胁要调动他们的职位？

我没有去排演序曲，在家里给马林科夫打了电话。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是要和您告别，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克尔任采夫打算调我去塔什干或是阿拉木图工作。”

“我马上给这头蠢驴打电话，叫他到中央委员会来。”

这个挨了叱责的横行一时的人走来道歉，在一定程度上非常谦恭，我为好朋友麦伊耶尔霍利德、莱赫、皮利尼亚

克、拉科巴、安德罗尼科娃都报了仇。

“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由于您正式来找我，”我对克尔任采夫说，“您必须到经理处当着全体人员公开道歉。”

“好吧，最亲爱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他恭顺地说道，“我准备照您的任何要求做，我不打算为这点鸡毛蒜皮的胡闹去坐牢，丢掉党票。”

94

我兴高采烈的一天来到了。斯大林召来了执拗的检察长。维辛斯基为了不打搅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十分钟。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停地写着什么，写了很久。我拿报纸遮着脸，坐在长沙发上。检察长有礼貌地咳了一声。斯大林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们准备了一份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逮捕您的建议。”

“好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是您有确凿根据的话。”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头，说：

“有力的根据吗？有的是。你过去是孟什维克，你这个婊子，是不是？你参加过反对派没有？支持过雅戈达没有？和女秘书同居没有？你是不是把托派分子卡明斯基的女儿当做过亲信？你还算是个法律维护者呢！”

“我可以回答吗？”

“我们为什么要闲扯呢？”

维辛斯基慢慢地挪动沉重的步履，走近这个专制君主的书桌。

“请允许我简单地说说。”

“说吧。”

“对于我青年时候所犯的轻率罪行，我深感遗憾。您答应过原谅我的！卡明斯卡娅已经被检察机关免了职。前几天我们注销了她莫斯科的户口，她要流放到阿赫蒂尔边区去，文件已经准备好了，身份证上注明“不许外出”的字样。”

“蠢货，要是她生了孩子，指控你是孩子的父亲，你怎么办？你在年龄上相当于她的父亲！”斯大林笑道。

窘迫不堪的维辛斯基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我已经下令卡明斯卡娅堕胎。”

“她多大了？”

“十九岁。”

“你呢？”

“五十四岁。”

“你妻子和女儿知道你干的勾当吗？”

检查长没有回答，只是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饶了我吧！”

“你和保姆同居几年了？”

维辛斯基搭拉着脑袋，低声说道：

“四年。”

“你的姘妇有多少岁？”

“二十一岁。”

“她也堕胎了吗？”

“是的，可是次数不多，好象总共只有五次。”

“你对女演员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打了些什么主意？”

维辛斯基变得活跃起来，说：

“雅戈达通知他的追随者，说他吸收过她参加托派组织。”

“白痴，你说的话你自己相信吗？你有具体证据吗？”

我从“埋伏”中出来，向维辛斯基身边走去，说：

“斯大林同志，总检察长在向我求爱。他恫吓我好几年了。”

“维辛斯基，看着我的眼睛！达维多娃是在撒谎吗？你哑巴了？你不是因为突然惊慌而丧失语言能力的鹦鹉吧？”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爱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可以跪下向她赔罪。”

“请便，谁也不会妨碍你！”

妄自尊大的检查长跪了下来，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哀求宽恕！”

“记住我的话！”斯大林慢吞吞地说道，“要是下一次我再和你谈这种事的话，我非把你打发到卢比安卡去不可！现在滚吧！”

95

斯大林提议同他一起迎接元旦。

“薇罗奇卡，我答应谁也不来，我厌倦人们和他们的废话。”

“你怎么想的，世界上有上帝吗？”

“我过去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似乎觉得有什么奥秘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然地球上就不会有生命。”

“我认为，世界上是有上帝的！……”

半夜，我们在住宅中的冬园里走了很久。各人想各自的心事。

回来以后，斯大林沉思地说：

“薇罗奇卡，我相信维辛斯基再也不会对你提出下贱要求了。他们已按罪受罚！”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亲爱的，您是当今的豪杰！我最看重男人的这种品质。”

“我们不需要恭维！芭蕾舞女演员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列佩申斯卡娅送来一封信，说剧院有人压制她。”

“您该知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这个女孩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不用替她担心。”

斯大林赞同地笑了笑。

“您回家去吧，我有点不舒服。”

“近来我成了您的累赘吧？”

“不，亲爱的，我只是疲倦了。”

家里有马林科夫、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莫洛托夫、布琼尼送来的花篮，甚至还有维辛斯基送来的。书桌上有一叠电报，其中有贝利亚发来的政府电报。……

夜里两点我到麦伊耶尔霍利德那里去。他的客人中有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施坦和他文学上的合作者萨沙·格拉德科夫。

大师不高兴，喝了几杯伏特加。他呆呆地看着窗户。我心里觉得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我把我和马林科夫的谈话转告了他。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是一位好同志”大师说道。

“我感谢您同情我的遭遇。好好想想现在的局势，而且请记住，麦伊耶尔霍利德没有权力昧着良心。我永远不会出卖自己的人格！”

满面泪痕、精神十分痛苦的齐纳伊达·尼古拉耶芙娜走到我们跟前说：

“符谢沃洛德，亲爱的，我求求你，让步吧！政权比我们有力！我相信你亲爱的学生爱森斯坦和格拉德科夫是同意我的意见的！”

“薇罗奇卡，”麦伊耶尔霍利德说，“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不能不要良心。——死刑并不是生活中最可怕的，背弃信念更加可怕！”

过了十年，亚·康·格拉德科夫写道：

“一切都不寻常：热爱麦伊耶尔霍利德，和他一起工作，受他的冷遇，离开、回来、又离开，可过了几十年还是要责备自己缺乏耐心和自制力……”

这个热情的复杂人物常常使忠实的朋友和学生受到不应有的痛苦和委屈。他和每一个人的关系几乎都经历过从热情和亲密无间，嫉妒和疑心这样一个圆周运动。他晚年常常对人粗暴，不公正。”

1938 年

96

革命象暴风骤雨和大风雪，总是带来新的没有料到的东西；它残酷地欺骗了许

多人；它轻而易举地将人摧毁在自己的漩涡中；它往往把卑劣的人冲到安全的陆地上；但这是它的支流，并不能改变总的潮流，也不能改变主流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一轰鸣无论如何总是永恒的。

亚历山大·布洛克

半夜，叶若夫打来电话：

“正直的人们都在开心，您还在家里坐着？我可以来吗？我保证忧愁马上就会烟消云散的！”

我只好穿上我在芬兰做的绸连衣裙礼服。叶若夫带着负有秘密使命的保镖、彪形大汉奥列格·古斯托夫来了。爱吵闹的维辛斯基打来电话，这个矮个子人民委员从嘴里拿出烟斗，恶毒地说：

“你这只老火鸡，别再胡搞了！我拿你爱女的健康起誓，你要是再给我抓住，我就亲手砸烂你的脑袋，你看着办吧！你问谁敢这样对他的上司、他的主宰说话吗？那末我回答你，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你满意吗？快去找你的鬼婆娘，再闯进另一家的菜园子吧。——经过这番如此亲切的谈话后，他歇斯底里地说道，——这算什么，薇罗奇卡，我们还要镇压所有国内外敌人呢！您用我的名义把所有的人打发到……去，您谁也不用怕！趁热打铁，严加惩罚！您给我倒一杯白兰地，然后我们出发去散步。——他一口气

喝干了整杯酒。他的朋友古斯托夫干脆拿起装半公升的酒瓶子，用瓶口对着嘴喝伏特加。——从流放营出来的茨冈人正等着我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夸口说，——我的人，在亚历山德罗夫附近找到他们，他们喝酒，跳舞，挥霍公家的钱，然后被当成危害社会的坏分子进了集中营！让他们为祖国母亲劳动吧！我想喝酒！薇罗奇卡，给我倒酒！要是我找到，就更糟了！我是个坏孩子！”

“我拿来一瓶泡红辣椒的乌克兰伏特加。”叶若夫高兴起来，他脸上泛着不健康的绯红色，我不知道他有肺结核病。

“我们拿什么下酒呢？”厚颜无耻的古斯托夫问。

叶若夫大声叫道：

“有什么都端到桌子上来！”

宽肩膀的大个子保镖和又小又瘦的人民委员饿得厉害。

我端给他们冷鸡、奶酪、香肠、醋淹青鱼、火腿鸡蛋，——他们一扫而光。酩酊大醉的叶若夫傲慢地嘟哝说：

“奥廖什卡，你走开！我留在这条轮船上，你抓茨冈人去，女的套在一起装在保险柜里，男的送到卢比安卡地下室！你还是滚开吧，我给你打电话。”

高兴的古斯托夫很快就溜走了。

“薇罗奇卡，你不让喝酒，为什么？你想吃斋哪？我明天吩咐从‘大都会’饭店给你送一百瓶上等酒来。”

他还是接连不断地喝，伏特加、波尔特温、白兰地、蜜酒、卡戈尔酒全喝。酒壶的作用非人力所能及。叶若夫烂醉如泥，一头栽倒在地毯上。我被吵嚷声、骂声和尖叫声惊醒。天亮时，酒醒后的人民委员连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了。偏头痛折磨得他头快裂了。他咽下四片总是随身携带的烈性

药。洗完热水澡后我把他弄上床。他晚上走了，夜里来电话说：

“薇罗奇卡，你救了我的命。我要想方设法报答的。要是有事，就给我打直通电话。记住号码，不用惦着，很快会见面的！”

叶若夫说话算话。“大都会”饭店的经理康士坦丁·加姆萨胡尔季阿送来4箱上等酒，这些酒都是在全苏外宾商品供应联合公司出卖换取外汇的。

“您不用担心，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的酒可以放很久不变质。我们总是很高兴替漂亮女人服务的。您常来吧！我们有一些单间。可以送您一些咸鱼脊肉干、鱼子酱、鲑鱼、鲤鱼肉吗？康士坦丁·伊拉里翁诺维奇给我们来了电话，我们认识！我有点寂寞，去年有个女人心甘情愿作自我介绍，这个不幸的人死了，安葬在瓦甘科夫坟地谢廖沙·叶赛宁的墓旁，过去您想必听说过这位诗人？我象鳏夫一样等着。而您，达维多娃同志，迷住我们的心已经很久了！只要是您参加演出的歌剧，哪怕是早场戏，我们必到场。”

我很难摆脱这个新相识。

97

1月5日，歌剧《波将金铁甲舰》初次上演。衰老的麦伊耶尔霍利德来到后台，他带一位矮壮头大的人，我在新年之夜认识了他，这就是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他问道：

“您看过我的影片《波将金号战舰》吗？”

“荷马描写奥德赛说，浪把他高高举起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世界。您和电影机打交道也是同样的情形。”

“要是能在波迪利赫我家里见到您，我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只是很难碰上我。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一定得拍电影！”

谢尔盖·爱森斯坦在一小片纸上写下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服务员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开了，他拿来一个用冬天的花编制的花篮；洒着香水的信封里装着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封信，文中写道：“薇娜·亚历山法罗芙娜，我是您的一名观众。吻您的手。您忠实的鲍里斯敬上。”

总导演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苏达科夫照俄罗斯的习惯给我祝福，然后吻我的前额。

“祝您成功，薇罗奇卡！”

然后他走到每一个演员跟前，给他们画十字。

这个剧长得让人难受，烦人极了，音乐枯燥无味，格鲁尼娅的形象是臆造出来的。但是大剧院会把自己的货色加工得明朗、鲜艳而盛大。观众对我们剧院的每一出戏都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兴致极高的斯大林把演员介绍给他的忠实仆从——这些人都是些“五日京兆”之流。我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并不喜欢歌剧。

谦逊腼腆的帕斯捷尔纳克来到演员化妆室。他不知怎样才好，犹豫地问道：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今天有空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激动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就不敲门破门而入，说：

“新年好，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邀请您去克里姆林宫赴晚宴，有大的招待会。”

“非常感谢，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可是我很累了。格鲁尼娅到底把我弄得精疲力尽了。请您认识我的一位朋友、诗人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我好象没听说过！我小时候读过普希金，‘风暴刮着尘雾遮蔽天空，卷起带雪的漩涡’，我还记得莱蒙托夫的诗句：‘讲讲吧，叔叔，把大火烧尽的莫斯科交给法国人占领，难道没有原因？’”他还背诵涅克拉索夫的诗《战士之母奥里娜》和《严寒——通红的鼻子》。“苏联诗人中我知道马雅可夫斯基，但是他的诗过分奇特，我不喜欢。有一个时候人们喜欢过纳德松和谢尔盖·叶赛宁这个放荡不羁的人。对不起，我有急事要办，有空我们再闲聊。”可过了五分钟他又来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斯大林同志很生您的气，命您出席！帕斯捷尔纳克同志，名单上有您，您带上通行证了吗？”

“带上了，通行证在我旁边衣兜里。”诗人张惶失措地答道。

“那么一切都妥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傲慢地离去了。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们和您一起应邀参加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我很高兴。”

“不会高兴的，我心中很不安，简直想哭出来。我早就想认识斯大林同志本人。”

“要是我们能并排坐在一张桌子上，这样您就能办到了。”

“您从哪儿知道的？”

“女人有时候有预感。”

尽管天气很冷，我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是步行到克里姆林宫去。从大剧院到那里要走十分钟。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好久不见您了！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例行公事把我套住了。又是演戏，又是音乐会，还有排练和社会工作，在索科尔尼基初次会面后，您很快就把我忘了。送来的书使我非常感动；谢谢您写了这些书，您今天的花也使我极为感激。”

“我们应该多见面才是啊！”

“为什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

“您的灵秀令我神往。”

“仅仅是因为这个吗？”

“我不会说谎；当……”

“为此我感谢您。！”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可以信赖您吗？”

“那您就试试看吧！”

“在这个严寒的冬天，我想给您读一个诗人的诗，我们和他的世界观不同，但是他有才，他的名字将辉耀于俄国和世界诗坛。”

帕斯捷尔纳克回头看看两边。路上行人稀少。夜晚的焰火从缝隙中透出来。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开始念诗声音微弱，勉强可闻：

我们生活，在自己不了解的地方，

我们的话，十步外听不到声响。

人们在哪里闲谈，
都记起克里姆林宫的小山。

他粗壮的手指，象蠕虫般肥大，
他的言语，象沉甸甸的秤砣，句句正确。

蟑螂的触须笑得心花怒放，
他的皮靴筒闪闪发光。

他的周围，一群细脖子首领，
那些人妖的效劳，使得他好不开心。

谁要是打口哨，学猫叫，或是
偷偷啜泣，
只须他独自一人
给以狠狠打击。

他发出一道道命令——
往谁的腹股沟，谁的脑门，
谁的眉毛，谁的眼睛，
刺！刺！刺！
就象把马掌钉。

他每一次将人枪决，
都是好极了，

那位奥塞廷人的宽阔胸怀，
也是无比美妙。

我异常激动，吻了帕斯捷尔纳克一下。他象小伙子一样满脸通红起来。

“我应该学会写这种诗。”

“您不害怕吗？因为写这些叛逆的诗，诗人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遭到终身放逐。人家剥夺了他做人和为社会服务的权利，他的命运同阿加斯斐尔相似。”

“不用害怕，我不会使您受牵连的。”

“好吧，请到我在佩列杰尔基诺的别墅来，”谨慎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说，“那时您就会只写这种诗了。既然您这样好学，我就再给您念一首同一个诗人写的诗吧：

为了让英勇精神流芳百世，
为了崇高的同时代人！
我被赶下祖宗的盛筵，
失去个人的幸福尊严。

我生来不是狼，可是
捕狼犬总是扑向
我的双肩。
倒不如把我塞进
那只袖子，
象塞顶软帽一般。
那件皮大衣多么温暖，

它来自西伯利亚草原，——

这样，我既看不见懦夫，
看不见卑污秽烂，
那挂在车轮上的血淋淋的骨肉，
全都不见。
这样，那青狐皮可以终夜伴我，
闪出原始的美丽光焰。

带我去吧，在夜间，
去叶尼塞河流淌的地方，
那里松树和星星比高，
因为我生来就不是狼，
因为我等于被杀身亡。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谁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您认为斯大林这个人如何？照您看，他是什么样一个人？”

“首先，他是个不平凡的人。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和他说话，他对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感兴趣。我请求对他缓和一些。搜查他时，在他家找到我给您念的一些诗。斯大林对我没有在作家协会提出抗议感到惊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下面这几句话：

“我要是一个诗人或作家，我的朋友有困难，我撞破墙也要去救他。”

我请求去见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冷冰冰地问道：

‘我们谈什么？’

回答是：生与死的问题。

‘这是个极不现实的问题。’

他不说再见就挂上了耳机。”

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两个身材匀称的彪形大汉欢迎我们，他们是真正的俄罗斯勇士，是我的新的贴身保镖，叫瓦连京·卡塔伊戈罗德斯基和潘菲尔·巴尔苏科夫。在装饰得很漂亮的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我们很快就暖和起来。肥胖的马林科夫象球一样滚到帕斯捷尔纳克眼前，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您向斯大林同志诉苦，说您住在一套普通的公寓房子里？”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误会我的意思了，”惊慌失措、声调紧张、脸色苍白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说，“在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通话的时候，邻居一些淘气孩子在走廊里跑，他们大声喧哗地玩着，妨害我们说话。”

“您的住宅问题已经解决，明天上午莫斯科苏维埃将接到指示，给您提供一个没有孩子吵闹的单家独院的住宅，您将住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对面的拉夫鲁申斯基巷内。”

“对您的盛情我极为感动，最尊敬的马林科夫同志，请代我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致敬。”

我站在旁边，听到全部对话。十分钟以前，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不屈的人”。他在我的眼里马上变得黯淡无光了。我也许是错了：在我们这个世道，人人都有几副面孔……

“薇罗奇卡，我终于把您找到了！”爱唠叨的满脸通红的小胡子布琼尼吵嚷着说。他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往宽里

长，添了一层油。“过得好吧？您躲到哪里去了？今天我去大剧院看初演，您总是那样令人神往！我打算在别墅过生日，非常希望您能光临。”

“一切都要看有没有时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无论如何要让我去您那里作客，好吗？我现时有点空，我不是恰当的候选人！老实说，我心里苦闷极了。”

无所不在的波斯克列贝舍夫飞奔而来，说道：

“大家请入座！”布琼尼走开后，他对我耳语说，“您来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很高兴。”

和斯大林并排端坐的是奥丽加·列佩申斯卡娅和来自塔什干的东方新星塔玛拉·哈努姆（彼得罗香）。有人告诉我她是布哈拉的犹太人。伏罗希洛夫竟钟情于肥胖笨重的巴尔索娃。米高杨向俄罗斯民歌女歌手利季娅·鲁斯拉诺娃献殷勤，卡冈诺维奇请女电影明星玛林娜·拉赛尼娜和塔玛拉·玛卡罗娃和他并排坐着。

民间舞蹈团的演出神奇美妙。斯大林举起杯来：“为苏联的艺术，为舞蹈团的领导人——伊戈尔·莫伊谢耶夫干杯！”然后他笑道：“我们的客人中间还有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掌声雷动。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难为情地走上灯光明亮的讲台：“我陷入了困境，很难即席搜索枯肠，说点什么。我来朗诵诗作‘爱他人——沉重的十字架’和‘雄鸡’。”

我觉得谁也不认识帕斯捷尔纳克，他只是一位特等人物即上流社会的诗人。领导人、政府成员、演员、作家、学者们热情洋溢地接受他的诗，报以长时间的鼓掌。斯大林请他再念几首。幸福的受了感动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说道：

“我们共同爱戴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将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作‘中尉施密特’的片断。”

两千五百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祝贺这位优秀诗人的成功。斯大林把他招呼到跟前，握住他的手，温和地问道：

“现在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了！”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鼓足勇气，问道：

“是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平凡的、尘世的、自尊的、孤独的人！”

列佩申斯卡娅同伏罗希洛夫飞舞着；她一面跳着漩涡式的华尔兹飞掠而去，一面向我吐出粉红色的舌头。我来不及回答，就有人叫我到斯大林那里去了。

“奇什科的歌剧是个不大强的作品。您演的格鲁尼娅是位好姑娘。能够做到的，您都做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应该看这出戏。”

我对这个恭维表示感谢。

“我很高兴您这样认真对待戏剧。”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的身体好吗？”

我困惑不解地耸了耸肩。

“谢谢，很好。”

“今天我需要您。”

文雅而又兴高采烈的帕斯捷尔纳克以轻快的步伐跑到我的跟前。

“我亲爱的，神话中的仙女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是个不寻常的女人。这个最幸福的夜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您太容易激动了。不要这样。风向是会变的。听我的友好劝告吧，——您在克里姆林宫的成就，请不要声张出去。”

帕斯捷尔纳克阴沉起来。他搭拉着脑袋离开了，可能他想起了俄国诗人的命运……

98

斯大林喜欢坐小汽车疾驶。我们俩坐在后座。直到孔采沃，我们一言不发。我忘不了他对“替身”的诡计。到达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酒、肉和蔬菜。他在各种招待会上吃得不多，但是在那以后喜欢宴请自己的酒友。

“您的列佩申斯卡娅使我很开心！”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道，他狡猾地迷着眼睛，“她亲自出马求婚，严肃地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有多少人能当鳏夫呢？’然后他紧偎着我，开始不断抚摩我的右膝。我把她赶走了。他的男人——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赖赫曼给逮捕了，他是犹太人和叛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

斯大林骂了一句，波斯克列贝舍夫走了进来。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等同志来了。有什么指示吗？”

“我没有请他们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想和您秘密谈话！”

“他等一天不行吗？送他……到马林科夫那里去，让他把事情搞清楚，向我报告。”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上午十点种叫醒我，问是否该

回家了。我说有人邀请我参加顿河—罗斯托夫城的两个音乐会。

“您可以去参加这两个音乐会。薇罗奇卡，您值得我们信任，我们已决定推荐您做最高苏维埃代表。”

我拥抱斯大林，我的亲吻使他身子摇晃起来。很长时间他不放开我，兽性般拥抱我。

99

省委工作人员和艺术家协会的代表到罗斯托夫火车站迎接我。用汽车送我去别墅。我忠实的保护神马林科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预先安排了一切。

音乐会节目包括俄国作曲家写的一些爱情歌曲和歌剧咏叹调。接待良好。肖洛霍夫手足伸开懒洋洋地坐在第一排。他献了花，第一次音乐会以后，他在音乐厅入口处等着，请我到镇上他家作客。

“我们要按哥萨克的习惯亲切热情地接待您。”

“我不能耽搁。在莫斯科有剧目和安排好的音乐会等着我呢。”

“生活里总是有行之有效的药方。我们要组织离职休息，就发一张省委医院的证明书——我们的小伙子们都耽着不做事！”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怎么选中我了呢？”

“我有话对您说，不能张扬。”

“我不反对；我们一起散步，好吗？”

“这个解决方案已经不行了。”

“有时间您给我来电话吧。”

我疲倦而心满意足地回到别墅，那里已经给我摆上一桌上好的宴席，俄罗斯戏剧的演员们、导演尤里·扎瓦茨基、法因娜·拉涅夫斯卡娅、维拉·马列茨卡娅捎来美味食品。肖洛霍夫打来电话说：“情况变化了，我可以现在到您那里去吗？”

“已经晚了，我该休息了。”

“明天您有空吗？”

“我打算观光城市、去博物馆，到俄罗斯马戏团走走。省委书记答应送我去诺沃契尔卡斯克；后天有音乐会，当夜我要回莫斯科。您瞧，每一分钟都填满了！”

“真是毫无办法，我得专程到您那里去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满意地问道：“为什么电话占线这样久？”

“我和肖洛霍夫通话了。”

“这个庄稼汉想从您那里捞到什么？”

“我也不知道。”

“您安顿得好吗？音乐会进行得好吗？”

“谢谢，很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您情快些回来吧！祝您成功！”

诺沃契尔卡斯克大教堂壮美之至。修建得十分巧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内部的美都是无法形容的。修道院长让我看了数不清的宝物——有古文字的圣像。

我在当地的“诸侯”——市执行委员会主席家吃午饭。他妻子是个肥硕的女士，请求我唱点什么。我不唱她就抱怨说：

“我们对您倾心相待，您却对我们吐唾沫吗？你这个大

剧院的独唱演员，想想看，这么快就该自高自大起来吗？我们并不比您差！”

我向她解释职业演员不能在私人家里唱歌。她在发雷霆，终于失去了自制力，说：

“耍滑，自高自大，谁都会！”

我一下冲向门口，走到街上去，省委书记在我后面紧追。他开始卑躬屈膝地道歉，泪痕满面的女主人恳求原谅她的粗暴无礼。

第二次音乐会进行得也顺利；有一天我回到莫斯科，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月台上迎接我，说：

“薇罗奇卡，明天不演戏，我请您到我的别墅作客，那里安静，您摆脱日常生活的奔忙，休息一下吧。在僻静地方什么都可以谈。”

我从近处凝视着他，波斯克列贝舍夫心领神会。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工作太疲劳，负担过重。”

我不想使这位聪明狡猾的宠臣受委屈，我十分珍惜他的庇护，没有他的赏识，就等于失去立足的根基。

我喜欢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别墅，陈设俭朴，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象医院一样干净，一尘不染。

“现在谁也不会来麻烦我们了。马林科夫和讨厌的公狗麦赫利斯（小奸贼）正同斯大林一起工作着呢！薇罗奇卡，在我们这里可以什么都谈了。新的政治进程即将开始。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京斯基、拉科夫斯基、霍贾耶夫、雅戈达和其他的食尸兽们都要出庭受审。斯大林同志已任命维辛斯基为国家公诉人。就看谁官运亨通了！叶若夫不分昼夜呆在办公室夜以继日进行着交叉讯问。”

“会把他们怎么样呢？”

“会免他们一死。”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控告他们什么呢？”

“他们应对暗杀基洛夫、毒死古比雪夫、杀害明仁斯基、高尔基和他的儿子佩什科夫负责。他们还准备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同志。他们还想杀死马林科夫和我。他们想在国内发动政变，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是主谋。”

“我听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马克思和列宁最忠实的战友和追随者，他和卡尔·拉狄克是宪法的起草人。”

“口头上是那样。”

不知不觉快到午饭时候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来帮忙摆桌子！”

“难道能够剥削客人吗？”

“是朋友当拔刀相助。”

我穿上围裙，我们俩象一对柔情脉脉的恋人，不慌不忙地吃着。白天我们在冬园里散步。潮湿的雪花纷纷下降，莫斯科近郊的新鲜空气使人精神焕发。

夜里我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安徒生童话集，它给我伤痕累累的心带来慰藉。我睡着了，失去知觉。突然间我感觉到有人在脱我的睡衣，摸着我的乳房。我当初以为是在做梦。睁开眼后，我看见波斯克列舍夫和我并排躺着。

“薇罗奇卡，亲爱的，我再也等不及了，都憔悴了！世间我只爱您一个人，除了您，我谁也不需要！”

“您多不害羞？我过去觉得您完全是另一种人。”

波斯克列舍夫从鼻子里愤怨地发出哼哼声，眼睛也变

小了，他凶狠地嘶哑着嗓子说：

“难道我不配得到这种宠爱吗？”

不等我醒悟过来，他使劲把我拉到他身边，……我委屈地哭了起来。

“您和您那些战友一样，都是这样的坏蛋！”

“原谅我的一切吧！我爱您！您去和斯大林同志睡觉的时候，我的心就象在淌血。我知道，他们所有的人您都看得上：叶若夫、马林科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甚至冰冷的莫洛托夫、您都中意。只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活着，您是摆脱不了他的，他会紧紧缠住您，上帝保佑，当他还信任您的时候。可是如果他知道您背叛了他，他就会马上忘记您；他会残酷地惩罚您。许多审讯是斯大林亲自进行的，他干这种事是行家，是能手。”

“我感到震惊！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难道你们找不到熟识的年轻女人吗？”

“要多少有多少，只须打一声口哨就行。不过我对她们不感兴趣。我很久连一个也没找。到现在我还不相信我们今天是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幸福的一夜。不妨在我们之间说谎，马林科夫有一个悍妇戈卢布佐娃，她是一头真正的捕狼犬，值不得唆使她来对付您。”

“您知道吗，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要我做他的妻子，他曾经说过，我一旦同意，他就和她离婚。”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这种事是严厉的。他不许他离婚。您告诉我这件事，太好了。如果需要惩罚他，我们就稍微使点劲。”

“我还没有都告诉您呢，谢苗恩·布琼尼元帅逼迫我和

他成亲。”

“让叶若夫和奥列格·古斯托夫来对付那个小胡子。他们会给他扔下一头健康的小母牛，乳房就象水桶挂在扁担上摇来摇去。”

“怎样使叶若夫就范呢？”

“你发誓不对任何人说。”

“我向您保证，我守口如瓶！”

“这个矮个子败类的命运已定。他只能蹦跳最后一年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有时候和我谈心，甚至商量事情。”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不怕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会因为您过分了解内情，而镇压您吗？”

波斯克列贝舍夫沉思起来。

“我对斯大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他知道他永远找不到一个比我更了解全部情况的忠实勤勉的工作人员。”

“我听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打算结婚？”

“这是讹传，就我所知，您在各方面都使他满意。”

“他为什么反对我和姆切德利泽一尤日内离婚？”

“您名义上的丈夫按月从克里姆林宫得到食品。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当然想不到这样高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落到”他的名下。”

“要是有人把叶若夫革职，他怎么办呢？”

“先会给他当一名‘闲职的’人民委员，然后把他撤职。马林科夫是个硬核桃，薇罗奇卡，您可不要和他搞坏关系。任命赫鲁晓夫当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是他推荐的。他是个贪权者、色迷和酒鬼。等着吧，也要轮到他的。”

“斯大林和女芭蕾舞演员列佩申斯卡娅同居吗？”

“奥丽加·瓦西里耶芙娜获准退职，伏罗希洛夫元帅庇护着她。”

“巴尔索娃怎么样？”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批准在索契给瓦列里娅·弗拉基米罗芙娜修一座别墅。卡冈诺维奇向她献殷勤，麦赫利斯这个鼓眼睛开始围着他团团转。”

“您不抱怨我对您搞了这一遍审讯吗？”

“相反，为您效劳我感到幸福，薇罗奇卡。”

“您没听说过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事吗？”

波斯克列贝舍夫警觉起来。

“您从哪里听到他的事的？您知道有关他的什么情况？”

“我这里有他的诗集《石头》，第一版。”

“曼德尔施塔姆是国事犯，他写了关于斯大林同志的下贱诗。布哈林、叶努基泽、还有您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替他鸣不平。值不得谈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呢。薇罗奇卡，我想派您去普斯科夫出差，您愿意去吗？”

“很愿意，只怕剧院不让。”

“这个由我来负责。我们将给您办好就任省业余文艺活动检查委员会主席的手续。”

“为了这一切，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真是太谢谢了！我先准备一下。”

“我能送您回家，很高兴。”

100

我去波斯克列贝舍夫家的事，谁也不知道。我收到当莫

斯科苏维埃代表的委任书。剧院经理部的态度马上就变了。艺术委员会开始听取我的意见。瓦列莉娅·巴尔索娃依旧是我的死对头。谁惹得起全能的领袖昔日的情妇呢？

斯大林夜间给我挂电话说：

“有人告诉我您要出差一些日子？”

“我正好要打电话和您商量呢！”

“真想出来一个好差使，达维多娃同志！您乐意做社会工作正合我的口味，我珍惜这一点，有机会我们会予以表彰的。政府委员会由马林科夫同志领导。”

“我很高兴，我看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斯大林没有作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真想让您也同我们一起去！”

“舵手无权离开舵轮，否则就可能翻船呀！”

马林科夫带我到佩乔尔斯基修道院。随从前呼后拥。

修道院耸立在山上，建于深谷中，不同凡响，深邃莫测。其间有几条小道。修道士寥寥无几。还有树木、寒鸦和阴沉的天空。修道院长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个头很高，膀大腰圆；目光严峻锐利，目空一切；黑色的眼睛深陷眉头之下；黑色胡须几乎已经斑白。说起话来声音低沉。修道士们都怕他。他一声下令，修道士和神职人员就在大厅里摆上桌子。饮食平常，朴素而合乎健康，没有美味佳肴。马林科夫的一个随从带来伏特加和白兰地，修道院长不许他们在大厅里喝。

原来在一个教堂的秘密深坑里，从前有一条地道，其中关有三百多个特种政治犯。马林科夫问可不可以增派人员前来。修道院长恭顺地回答说：

“一切按上帝的旨意办；东正教会随时准备执行长官的命令。”

佩乔尔斯基修道院院长是一个卓越的人。他使数以百计的人免于饿死。他下令在小教堂里装置防寒设备，在那里铺上木头地板，墙壁装上几层木板，装上电灯和无线电，假装把几个犯人埋在这里，其实是把他们变成了修道士。修道院长不仅以高位和名誉，而且以他的生命来冒险。这个人死时已经高龄，备受尊崇。

普希金城附近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一切景色都极好：栽的树、丰厚的草和灌木丛、田野和鸟兽奇妙宜人……，诗人爱这片俄罗斯土地。

我和马林科夫坐着休息。尽管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四周还是分布了保卫人员。他不喜欢走路。因为太胖，很快就疲倦了。我指给他那张普希金第一次向安娜·凯恩表示爱情的凳子。马林科夫不作声，他觉得没有兴趣。他不知道这个姓凯恩的人是谁。他到普希金城附近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来纯粹是出于礼议。

驱车快到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古老大教堂东西祭坛的墙下，紧靠着小丘旁，是普希金的墓。小丘的坡上长着一些老椴树，荫蔽着诗人的坟墓。田野伸展开去，方圆好多公里，还有小丘和森林，这是诗人当初非常喜爱和动人心弦地歌颂过的纯朴而绝美的俄罗斯景色。

马林科夫不满地说道：

“从人的世界观说，我们不修坟墓和纪念碑。”

我反驳他，说服他顺路走进了普希金在剧作《鲍里斯·

戈都诺夫》中栩栩如生描写的那间绝妙的斗室。

在普斯科夫省的党和经济方面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马林科夫说必须把教堂改成俱乐部和文化宫。积极分子们答应要予以改建。

星期天我们一起吃晚饭。马林科夫喝完两杯酸果羹后说道：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我们合二而一了。”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没有您的爱，我活不下去。您开始回避我，难道我不是您的朋友吗？”

“您知道得很清楚，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把我拴住了，监视着我的每一个行动。难道您想和我一起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被关进佩乔尔斯基修道院的地窖？您有妻子。我不能同时和您及斯大林同居。请永远记住？”

马林科夫变得阴沉起来。

“薇罗奇卡，”他坚决说道，“要是他不在了，您同意只和我在一起吗？”

“到适当的时候这个问题会明朗的。”

赖皮狗一样，予以枪决！

安·维辛斯基

审判“反苏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诉讼程序继续了十一天。我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代表的资格领取了特别通行证。我永远不能忘记1938年3月13日那个阴雨气闷的早上。被告席上有二十三个人——他们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担负着国家和社会的要职。苏维埃大厦的圆柱大厅灯火辉煌。有很多空位子。“观众”有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莫斯科市党委的工作人员、形形色色的保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各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及其副手、检察院的官员、外交官和外国记者。谁也不许走出大厅。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地等待判决结果。早上四点天明时，才请紧张到极点的“公众”进入大厅。

“我不相信会枪毙他们，”《彼得大帝》和《粮食》的作者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在小食堂里说，他刚刚咽下他那份带黑鱼子酱的火腿面包。“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亲爱的，您也可以羊皮纸包两三公斤鱼子酱嘛！”作家低声说道，“跟我来，由我来包办一切！”

手持从政府食堂领来的各种食品包的“观众”遵命各就各位。大厅里鸦雀无声，如同冰封一般。我冷得发抖。好象有几百亿的无形小虫子在咬我的身体。被告被押了进来。法庭秘书清晰地说道：

“起立！开庭！”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主席乌尔里希和他的助手们在铺着暗绿色呢子的桌前就座。

我一直眼盯着布哈林。他的镇定自若、自制力和坚定不

移的自信心令我震惊。这位党内受爱戴的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理论家、哲学家、政论家和演说家，竟被控告犯了各种各样的罪：“骇人听闻的伪善”哪，“奸诈诡谲”哪，“没有人性，卑鄙下流”哪，“组织并从事恐怖活动”哪，“蓄意谋杀”哪，等等……只有布哈林，在明知必死而说最后几句话时，表现得勇敢自豪。我三次出席斯大林的审判。在以叛国罪交付法庭的五十四人中，他是在最后关头维持尊严的头一个人……他的讲话没有一点点夸张、尖刻和无用的空话。这篇光辉的发言是用平静的声调说的，很有说服力。布哈林最后一次登上世界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留下了英勇无畏、只想把真情告诉全世界的朴实无华的伟人的印象。

乌尔里希软绵绵的声音打破了大厅的平静——他是一个象吊着腮帮子的老狗似的胖子，有一对猪猡般的小眼睛。他的尖头剃得溜光，肥胖的后脑勺悬在军服领子上。

审判过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获得列宁勋章，马上，同样的命运也找上他了。——他成了“埋藏在最高法院里的头号间谍和恐怖分子。”

“最高军事法庭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宣判……”胖子以固有的庄严语调气喘吁吁地说道。

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的相机咔咔地开动起来，钢笔写得沙沙作响……军事法庭主席的声音在扩音机里雷一般轰响着：

“兹据上述事实，并按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319、329 条宣判：

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

亨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克列斯京斯基、罗森霍尔
德、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
夫、霍扎耶夫、沙兰戈维奇、祖巴列夫、布拉诺夫、列文、
卡扎科夫、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克留奇科夫——处以
极刑，予以枪决，并将他们的财产充公……”

苏维埃工作人员站起来鼓掌。非常震惊的外国记者们默
不作声……

经过相当久的停顿后，乌尔里希继续宣判：

——其余被告判处时间不等的监禁：普列特尼奥夫二十
五年，拉科夫斯基二十年，别索诺夫十五年……

1938年3月15日，各报通告宣判业已执行。

波斯克列贝舍夫愤懑地说，枪决时他在场：

——布哈林、李可夫临死时，满口咒骂着斯大林。而且
他们两个坏蛋是站着死的，倒下去没有在地上爬，也没有求
过饶。

托尼娅·叶若娃到我家来。我记下了她讲的故事：

——布哈林1936年前往法国。阿多拉茨基（马宁主义
研究院院长和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席）和作家亚历山大·阿
罗舍夫（两个人都枪决了）随行。他们在私人住宅里会见了
流亡的孟什维克尼古拉耶夫斯基，其弟弟同李可夫的姐妹结
了婚。布哈林在那里加强了过去的反革命联系。布哈林回到
莫斯科后，有人推举他当科学院院士。伊万·伊万诺维奇·
巴甫洛夫院士坚决反对。他把他叫做“踩在他人血泊中的
人。”要是我，也会惩罚这个老巫师的。有的时候应该把长舌
头剪短一些！一些坏透了的知识分子未受惩罚溜之大吉了。

那时巴甫洛夫和布哈林一起收集蝴蝶，成了好朋友。看这两个成年人都在干什么！应斯大林的要求，布哈林草拟了宪法草案，由聪明绝顶的经济学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和真理报记者卡尔·拉狄克协助——这也是一个蓬头散发的畜牲！科利亚说他是希特勒的宠儿。布哈林建议解散集体农庄，让农民自由耕作。枪毙他，象啪地一下捏死一个蛰子一般，是做得对的。可怜的科利亚·叶若夫，他做了多少工作啊！相信我吧，三个月中间我们只见了一小时的面。他们这算得了什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是要死去的，不过以后把他们埋在克里姆林宫宫墙边罢了……

我见到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这个软弱无力的老太婆给我一个讨厌的印象。她去找斯大林说年轻的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的坏话。据她看，罗姆在影片《列宁在十月》（《起义》）中没有正确反映革命的发展阶段。娜杰日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对阿·托尔斯泰的小说《粮食》也很愤恨，要求禁演这部“恶劣的”电影并禁止看这部小说。她尖声叫，谩骂，横行无忌，然后又耷拉着头，哭了很久。她被撵出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叶若夫和维辛斯基说道：

“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遗留给我们的最坏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对付一个不安分的老太婆？她自己是安静不下来的。”

“一个规规矩矩的医院对付不了这个老妖婆。”皱着眉头的小个子人民委员说。

“而您呢，小个子？”斯大林单刀直入，切中要害地说，“您就不能下个什么命令吗？您磨破了公家发的裤子，干什么吃的？”

过一年，克鲁普斯卡娅莫名其妙地死去了；赫鲁晓夫有一次说，是有人把她毒死的。

103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安德列也夫、布琼尼、贝利亚、米高杨来到孔采沃。醉醺醺的叶若夫吹牛说他无所不能。他拥抱了莫洛托夫后，傲慢地从牙缝里说道：

“在俄国，我是仅次于斯大林同志的第二号人物！我要把您们每个人都送进卢比安卡的地下室！您的主动权早就掉进茅坑了，它只由侦缉机关掌握！”

饭厅里寂静无声。矮子人民委员眼睛血红，他开始发作了。叶若夫拿过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扭身回来对我说：

“当着大家说！孩子，你爱科利亚·叶若夫吗？什么时候你给我生个儿子？”

斯大林走了进来。

“别让这头齜齜的猪喝了！”他喉音很重地喊道。

矮子脸上淌着醉汉的眼泪，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很久就把您认作父亲，让我们为我们的万寿无疆干杯！为精诚团结干杯！我们和您是骨肉兄弟，谁也休想离间我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想吻你！谁也拒绝不了科利克·叶若夫的情义！”

斯大林勃然大怒道：

“您的废话让我讨厌，回家去吧，我们明天再说。”

“谁敢对内务人民委员指指点点?”

“你这个喝得烂醉的笨蛋，够得上演个丑角!”

“我是人民委员不是?”醉汉叶若夫咆哮起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不易发觉的警报信号机上按了一下。符拉西克、麦赫利斯、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一大批保卫人员一齐跑了进来。

“把这个混蛋带走!”斯大林不能自我控制大声嚷道。

叶若夫清醒过来，他懂得，他要是在这个时候倒台，就是给自己签署死刑判决书。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原谅我这个笨蛋吧!我发誓以后不重犯了!”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他凶狠地低声说道，“把武器放在桌子上，房间和保险库的钥匙交给我。”

叶若夫莫名其妙地瞅着斯大林，瞪圆了眼睛。

“我受处分了吗?”

“明天上午十点把内务人民委员的案卷移交给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同志;您好象认识他?”

“那我以后做什么?”这位前人民委员慌张地问道。

“您的命运由人民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来决定。”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给我改正的机会吧，我是值得您信任的。”

“幼儿园怎么样?”莫洛托夫嘟哝着。

叶若夫央求地看着马林科夫。

“您为什么不吭声呀，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马林科夫眼睛不看着他，说道：

“早就应该想到的。”

人们离开以后，斯大林恶狠狠地责问我道：

“你老实说，你和低能儿叶若夫睡过觉吗？”

“您怎么这样想？”

“要是他承认了这个，会怎样呢？”

“失去了信任，人们就不再交往了。”

“说得对。应该判这条该死的狗死刑。我们等不了多久了，明天可作出最后决定。我还是相信您的……我有些不舒服……”

他唤来波斯克列贝舍夫。

“萨沙，我的头晕得厉害，请医生来。”

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体温升高。教授们开了诊断书——流行性感冒和极度疲劳。

人妖叶若夫不打电话就跑来了。还没进门他就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来是恳求您的饶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把什么都忘记了。”

“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同志康复后，我将得到新的任命，贝利亚长期在我的人民委员部安身；我以前怎么没有把他弄清楚呢？薇罗奇卡，您是唯一能帮助我的人！”

“好吧，我尽力而为。”

“为了当众侮辱您的事，您应该找我好好算账。我恳求您收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这个落魄的人的礼物——一副项链和一些金戒指吧！机灵的小弄臣用不上这些，

得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然还有斯大林的著作。我没有忘记已故的图哈切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雅戈达的命运……您见到斯大林同志时候，请说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头疼得很厉害。我是他所有战友中间唯一忠诚为他服务的人；贝利亚完全是另一种人，他是个不知退让的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劝您把个人的文件毁掉。”

“晚了，薇罗奇卡！我的办公桌被查封了，昨天夜里，不知什么人把我的警卫队捆起来，在那里进行了搜查。最重要的文件、照片、信件都不见了。坏蛋们把我的私人保险柜运到莫斯科去了。”

“您写日记吗？”

“这件事我作错了。我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五厚本。”

我发愣了，摇摇晃晃地走着，问道：

“请您千万说真话，那里边到底有没有关于我的东西，哪怕是只有一行字。”

“我在日记里没有提到您的大名。”

“谢谢，科利亚。日记放在哪里？”

“在公文包里。您打算拿去暂时保管吗？”

“您知道我是身不由主的，因此我不能帮您这个忙。”

“可以托给谁？”

“以您的处境，不应该保存日记，应该烧掉它。”

“薇罗奇卡，收下这些贵重物品吧！万不得已时拿到寄卖行去变卖了。与生活告别是可怜的，我无能，玩输了。您不要相信斯大林，有机会他会把您活埋掉的……”

叶若夫被任命为内河运输人民委员。他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39年3月底，然后就杳无踪影地消失了……

我间或和斯大林在电话中交谈。我获得他的允许，在莫洛托夫家迎接新年。熟人中几乎全是领导人。

1939 年

104

我们反对脱离群众。这并不意味着领袖可以凌驾于党之上。不，对不起，对待领袖不能卑躬屈膝。我们当中如果有谁蛮干，我们就必须绳之以纪律。领导一个党不能脱离集体。在伊里奇逝世以后，再幻想，再谈论此事……是愚蠢的。集体领导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

约·斯大林

我与莫洛托夫的妻子很熟。他们家非常阔绰，有豪华的贵族式的家具、地毯、金器、青铜器、银器、锦锻、精制的玻璃制品、瓷器、油画、双面挂毯，独一无二的藏书室。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是时装倡导者、家庭主妇和统治者。她善于为在政府工作的女干部定调子，她是她们当

中最有教养、最博学多识的女人。莫斯科所有的上层人物常到莫洛托夫家聚会。

莫洛托夫话语不多。贝利亚能喝酒而且喝不醉，常讲些轻佻的趣闻。马林科夫和安德列耶夫持重，不爱多说话。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带我看了藏书室，我真想拜倒在这精神财富的面前，读书在少年时代就已成为我的嗜好了。

“这里能够找到各种书，”他说，“有沙皇俄国、苏联和国外出版的珍本书。不久前我弄到了普希金的书和他的手稿。”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您的书让朋友看过吗？”

“藏书室我是不许任何人进的，不过，您是个例外。”

“我很荣幸！”

莫洛托夫的脸红了。

舒适的音乐厅音响效果好极了，里面摆着“斯坦韦”父子公司制造的钢琴。晚饭后演唱很费劲。但我不能拒绝好客的主人。我高兴地演唱了弗朗茨·舒伯特的抒情歌曲，我很喜爱这位独具一格的浪漫主义者的作品。接着是伊万·谢苗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演唱，卡恰洛夫朗诵普希金、莱蒙托夫、布洛克和几乎被禁止的叶赛宁的诗。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请我到他的书房。我们坐到铺着手编波斯花毯的沙发上。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早就是您的崇拜者了，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说：“今天您使我们得到了美的享受、让我送给您一幅画和一个花瓶留作纪念吧。画是画家库斯托季耶夫的作品，花瓶是手工艺品。”

“我真不好意思。”

他激动地问：

“我能得到您的友谊吗？”

“当然。我来您家作客感到很高兴。”

“我家大门随时为您敞开着。”

105

我排练完歌剧《静静的顿河》，到剧院的餐厅去喝茶。斯大林昔日的情妇们，如巴尔索娃、什皮列尔、兹拉托戈罗娃、列佩申斯卡娅也在那里吃晚饭。勃罗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从我的小餐桌旁走过时，故意蹭台布，杯子连热茶啪嚓一声折到了地上。还好，我没有烫着。女人们笑了起来。

“薇罗奇卡，反正我们要把您撵出大剧院，”腿短的女人巴尔索娃尖酸刻薄地说。

“请您让我安静一会儿！”

仇恨已把这两个女人联合起来。

“你可以找留小胡子的爹诉苦去。”

瓦列奇卡·列佩申斯卡娅发疯似地叫看。

我平静地说：

“亲爱的小鸟，你们想拿我怎么样？”

“你这高大粗壮的女人，每次会面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给你多少钱？”什皮列尔尖声叫。

“您真不害臊？您疯了？”

“你告密去！”领袖从前的情妇凶狠地叫了起来。你胆子不小，竟敢伤我们的心，为此我们非报仇不可，”白牙齿、小个子的兹拉托戈罗娃把头一摇，大声吼叫着。

我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您的行为马林科夫同志会知道的。明天我去找医生，要他给我开个病假条。”

“瓦列里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所有这一切就是您的不对了！您唆使我们反对达维多娃。”列佩申斯卡娅边哭边对巴尔索娃说。

“你有孩子，但没有头脑！没有脑子，只有锯末和鼻涕！”另一个演主角的女演员反驳说。

“我不明白您要干什么？”什皮列尔气吁吁地说：“要身段没身段，要嗓子没嗓子，大蠢货一个！”

“你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真可恶！”巴尔索娃号叫起来。

“别叫了！”兹拉托戈罗娃威严地叫了一声，“都听我的。”

“你这个傲慢的波兰人，还向我翘尾巴，好像有多么了不起似的！”巴尔索娃对演出和吵架的同伴也出口不逊。

列佩申斯卡娅使足了力气给巴尔索娃一个大嘴巴。瓦列里娅·弗拉基米罗芙娜号啕大哭起来，并高呼救命……

整个剧院都知道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经理处派了个调查组。四个人受到警告处分。歌剧独唱演员们紧闭着双唇来向我道歉。这些悲观失望的娘们继续中伤生事使人不得安宁。由于她们的阴谋诡计，我流了不少眼泪。

106

我在联共（布）中央的内部餐厅碰见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早晨餐厅里几乎没有人。他对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批工作人员被捕，您大概听说了吧？其中有前敖德萨州管理局长一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扎科夫斯基。叶若夫让他作自己的副手

斯大林同志命令立即审讯，不要拖延。”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和这件事有什么相干？”

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断我的话，说：

“您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别忘了自己的职权。夜里一点钟汽车来接您，这是约瑟夫·约萨里昂诺维奇的命令。”

白天，晚上我一阵发冷一阵发热。好像作对似的，布琼尼打来电报，请求来看望他。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询问健康情况，一阵寒暄之后他接通了电话，我与斯大林通话。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希望您出席代表大会。”

“一定出席，我收到了长期通行证，谢谢，亲爱的！”

“您的节目已列入政府音乐会的节目单，通知您了吗？”

“通知了，正在作准备。”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同您说过了？”

“今天早晨谈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您要养精蓄锐，这对您有好处……再见。”

夜里我们来到卢比安卡。大门口有人在等我们。斯大林在一个宽阔的办公室里休息，默默地吸着烟。

“约瑟夫·约萨里昂诺维奇”，贝利亚说，“我建议到另一个房间去，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秘密谈话。”

斯大林表示同意。

贝利亚按了一下铃。他的助手走了进来，这是一个身体肥胖，头剃得发青，厚红嘴唇，洋洋自得的格鲁吉亚人。

“卡布洛夫，把扎科夫斯基带进来！牙科医生在哪儿？”

“医生随叫随到，他已作好一切准备！”助手一板一眼地说。

我被领进隔壁的房间，在那儿通过小孔和耳机，都能看

见和听见一切情况。

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安德列耶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什基里亚托夫都坐在一个大长木凳上。卫队把扎科夫斯基带了进来。我对他不怎么了解。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汉，虽然在他那象胖胖的面颊一样红润的额头上有一络短发已经斑白，但他一点也不显老，他有一付大下巴和鼓起来的象海里大贝壳似的耳朵，还有一双水汪汪的浅兰色的大眼睛。那眼神看起来心不在焉，游移不定，可是一旦盯住交谈者或者发怒时，就完全变样了，他的目光阴沉起来，并立刻让人感到他的坚强意志和执著。

他苍白的脸色使我大吃一惊，有块块青斑的脸上涂了厚厚的一层香粉。

贝利亚：“扎科夫斯基，您知道您犯了什么罪吗？”

“侦察人员认为我把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泽恩等人的列宁格勒集团案件办糟了。”

斯大林：“你否认自己的罪过吗？”

“公民斯大林，您处于我的地位该怎么办呢？”

“扎科夫斯基，我们不是来同您自由讨论抽象问题的。您最好讲一讲，您在空闲时间和叶若夫都干了些什么？”

“这个，您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吧。”

莫洛托夫：“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对这位先生很客气呢？”

贝利亚：“我们知道你干的那些勾当！你这坏蛋，你在敖得萨有姘头吗？是你收受贿赂就把罪犯放过了吗？”

“这是没有的事，这是对我彻头彻尾的诽谤。”

“你回答问题吗？”贝利亚转动着眼珠，用阴森的语调

说。

扎科夫斯基象疟疾发作一样全身颤抖，好似筛糠。斯大林走到他面前，借助安德列耶夫和卡冈诺维奇把扎科夫斯基从凳子上拉下来，然后开始用擦得锃亮的皮靴猛踢。扎科夫斯基嚎叫起来：

“请饶命！”他惨叫着。

斯大林并不罢休，继续在那被踢倒的敌人的身躯上践踏。莫洛托夫挑逗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得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臭货，这个在政治上和刑事上卖身投靠的家伙。”

斯大林：“不死的坏蛋！给我拿鞭子来！”

侦察员卡利亚金递过一根铁条。

一阵毒打之后，血迹斑斑的扎科夫斯基被担架抬了出去。穿军装的听差们拿来了白兰地、伏特加、饮料、面包夹肉。酒足饭饱以后，莫洛托夫冲动地说：

“我们的机关还没有学会工作！心慈手软！”

贝利亚斜看了他一眼说：

“请您放心，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我向您保证，要挽回以前的过失。”

斯大林：“同志们，咱们接着干吧！”

卫兵把摇摇晃晃的扎科夫斯基带了进来。

“您感觉怎么样？”极端残忍的贝利亚嘲弄地问。

“我把一切都说给侦察员了，让我静静地死去吧！”

“你这个癞皮狗，不回答问题了！”

间断了好一会儿。

“让医生进来！”贝利亚命令道。

一个身材不高，提着旧小手提箱的男人战战兢兢地环视一下四周，走进了房间。他想跟大家握手打招呼，但被粗暴地制止了。

贝利亚恶狠狠发出嘘声：

“您不是检阅的，而是来工作的！请准备好手术器械，坐在凳子上的这位公民是著名的训兽演员。需要拔掉两颗门牙。”扎科夫斯基起初摇晃几下，随后倒下，昏厥了过去。侦察员和押送人员向他泼了几桶冷水，然后用皮带把他捆在椅子上。

我注视着斯大林，发现刑讯使他得到了满足，甚至快乐。

“公民们，饶了我吧，”扎科夫斯基说，我回答全部问题。我求求你们，不要拔牙！”

贝利亚笑着说：

“很遗憾，晚了，你干嘛不早承认呢，为了让您早点走，只好叫牙科医生了。治疗费教授得付现金。”

“你们若是允许，我给老婆写个条，让她马上付给医生钱。”

“您的贤内助不用付钱，”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漫不经心地说。“她离你不远。就在隔壁的办公室。”

“我们还要浪费很多时间吗？”斯大林说。

“医生，您动手吧！”贝利亚命令道。

小个子医生不慌不忙地从小手提箱里拿出了拔牙的钳子。

“可以给病人打止痛针吗？”医生幼稚地问。

“什么针也不打！”卡冈诺维奇勃然大怒道。

“亲爱的，张开嘴！让我看看您的病牙！”

医生彬彬有礼地，好像觉得很抱歉似地说。

扎科夫斯基瞪大了眼睛，摇晃着头，呕吞起来。两个特务在侦察员的帮助下迫使这个不幸的人张大了口。医生麻利地拔掉了他的一颗好牙，接着又拔掉了第二颗。传来了惨叫声。医生用毛巾擦干了出汗的手，结结巴巴地问：

“我可以走了吗？”

“别走，舒姆斯基同志，您留在我们这里。”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威严地说。

“你们有什么事吗？有人告诉我，汽车等在大门口。”

领袖们哄堂大笑起来。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逮捕这样一个办事的人不仗义吧，”斯大林眯缝着眼睛说。

贝利亚的顾问，国家安全委员卢卡绍夫和医生一起出去了。五分钟后卢卡绍夫回来。

“一切办好了。”他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的指示完成了。”

“你工作老老实实，干得不错，该得奖章。”斯大林温和地说。

扎科夫斯基把血块吐到脏手帕里。

“斯大林公民，您宽恕我吗？”

“我们听您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一个字一个字慢声慢气地说。

贝利亚走到扎科夫斯基身边，俯身说：

“只要你不回答问题，我们就再拔掉两个牙。亲爱的肃反工作人员，你说你喜欢我们的办法吗？”

扎科夫斯基鼓足了最后的力气，喃喃地说：“你们提问题吧，我回答。”

“坏蛋，你为什么要把列宁格勒案件搞糟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问。

“我请您宽恕，我错了。”

“你和亨里·雅戈达是朋友？”

“我们是同事。”

“你在敖德萨受贿了吗？”

“受贿了。”

“通过什么途径受的贿？”

“通过一些可靠的人。”

“这是一张白纸。你到囚室去写出他们的姓名、住址、电话，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需要全部细节，谁给你多少。买卖人记忆好。”

“这是很早的事了，好多人的地址都变了。”

“您放心吧，不用您瞎操心了。”斯大林吸了一口我从芬兰带回来的烟斗，说：“您说，您通过非法途径拿了多少钱？”

“我没有算过，我想有 30 万卢布。”

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说：

“如果扎科夫斯基说有 30 万，可见他用了 30 万，最低限度要比这多 10 倍。”

“钱藏到哪去了？”斯大林问。

“我们都花了。”

“我们指谁？”

扎科夫斯基小声说：

“雅戈达、叶若夫、日丹诺夫、谢尔巴科夫……”

“干什么了？”

“我特别喜欢收藏，我买了书——珍本书，搜集邮票、钱币、瓷器、青铜器。”

“您的收藏品放在哪儿？”

贝利亚高兴地搓着手，说：

“在搜查的时候，我们已全部没收了。”

斯大林激动说道：

“您干得好极了，明天早晨把查抄记录送一份来。扎科夫斯基，那国家的钱您也给女人花了？”

“痛苦的扎科夫斯基低下了头，他小声地无可奈何地说了声“是”。

贝利亚说：“在扎科夫斯基办公室的墙壁里有个秘密保险柜，我们从里面搜出了裸体女人的相册。”

斯大林问：“照片是谁拍的？”

扎科夫斯基说：“叶若夫和我。”

卡冈诺维奇声音嘶哑地说：“你们在哪里搞到这么多女人？”

“在中学、大学、剧院、餐厅、火车上。”

斯大林问：“女人是谁直接找的？”

“机关的工作人员。”

“您能叫出提供者的名子吗？”

扎科夫斯基说了几个人的名字，我只记得两个：“坦古罗夫和奥斯曼诺夫。”

“您们把女人都送到哪去了？”

“送到别墅去了。”

“未成年的女孩子也都让你们睡过了？”

“尼古拉·伊万诺夫维奇·叶若夫喜欢女中学生。他十分喜欢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少女。”

“扎科夫斯基，而您专门玩弄年纪大的女人了？”

“什么样的都有，斯大林公民。”

“难道说日丹诺夫同志和谢尔巴科夫同志也是你们一伙的了？”

“他们俩也是。当玩弄女孩子的时候，安德列·亚历山得罗维奇和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馋得直流口水。当然过于肥胖的身体使他们感到不便，但他们已经适应了。”

莫洛托夫厌恶地说：“真下流！”

卡冈诺维奇问道：“地下商店的货物你们从哪儿进的？谁向你们提供货物和资金？”

“敖德萨的两家外宾商店。有两家委托商店受我们监督。没收的东西，如绘画、青铜器、瓷器、金银制品、各种钻石、雕刻品、古木器、钱币、邮票……都送到这两家商店。在一个外宾商店的地下室，我们开了一个豪华的酒巴……”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

“好一个文明的酒巴，依我看，你在那儿不光是搜集邮票、钱币、书籍、淫海的画片吧？”

脸色苍白的扎科夫斯基有气无力地说：

“我答应提供新的证词，并在全部审讯记录上签字。”

“贝利亚同志，”斯大林兴奋地、十分开心地说，“记下扎科夫斯基的话备查。扎科夫斯基同志，您能向我讲一讲芭蕾舞女演员列佩申斯卡娅的情况吗？”

“奥莉加·列佩申斯娅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跳舞跳得非常出色。我请她吃过晚饭。”

“我不喜欢她多愁善感，她是您的情妇吗？”

“是的”

“有多长时间啦？”

“从 1933 年 2 月 22 日，也就是从那难忘的我们相识的那天起直到被捕。”

“你追过她？”

“追过，我很喜欢她，我以我自己的方式爱她。”

“除了您，列佩申斯卡娅还和谁姘居过？”

“这个我不便说。”

“您别怕，在我面前不要难为情。”

“奥莉加还和伏罗希洛夫，奥列格·古斯托夫姘居过，她去列宁格勒巡回演出时，在布尔加宁的别墅过了几夜，还在别墅看望过日丹诺夫。”

“古斯托夫在哪？我想看看他那幅德性样子。”

贝利亚竭力奉承说：

“古斯托夫已逮起来了，现在就把他带上来，该轮到他了。”

斯大林笑着说：

“别德内，你大概等累了吧，”他一边吐着烟圈，一边问古斯托夫：“您认识坐在您对面的那个人吗？”

“扎科夫斯基公民，前副内务人民委员。”

“您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公务上的关系。”

“扎科夫斯基，您想补充些什么吗？”

“列佩申斯卡亚和我，和古斯托夫姘居过。”

“古斯托夫，在您回答问题以前，先考虑考虑，扎科夫斯基说的是实话吗？”

“是实话。”

“是谁把女芭蕾舞演员列佩申斯卡娅送到伏罗希洛夫元帅别墅的？”

“我陪她去过几次。”

“您知道吗，他要她去不是要她表演节目，也不是要她在音乐会上跳舞？”

“我猜到了”

“这以后您和她继续睡过觉吗？”

“睡过，我很喜欢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在去伏罗希洛夫家以前，在汽车里她已狂热地委身于我了。

领袖们哈哈大笑起来了。斯大林对细节仍很感兴趣。

“您知道，他跟扎科夫斯基姘居过吗？”

“姘居过。”

“是谁向您提供的情报？”

“我们三人有时在一块解闷。”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我很想同女演员列佩申斯卡娅谈一谈。”

“她在秘书处，现在就把她带上来。”

“太好了！这一切您是什么时候预见到的？”

贝得亚：“是直觉提醒了我。”

半睡不醒的，什么也不清楚的女芭蕾舞演员走了进来。坐到破凳子上。斯大林仔细地打量着她：“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我们打断了您的美梦，您不满意吧？”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紧急？”

“是啊，在重大事情上不要忽忽忙忙。我们发生了争论，扎科夫斯基公民秘密告诉我们说，您和他姘居六年了，而我們不相信。甚至用 30 卢布打赌。”

“他扯谎！我第一次见他。”

“古斯托夫，再重说一遍，您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找这位女士解闷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贝利亚说：“我们有列佩申斯卡娅、扎科夫斯基、古斯托夫的裸体照片。您可以看看！给您这张照片，尊敬的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没穿裤衩，跪在一丝不挂的古斯托夫身边。”

斯大林尖刻地冷笑着，把照片递给列佩申斯卡娅。列佩申斯卡娅疯狂地把照片撕成碎片。贝利亚高兴地笑了起来：

“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我们有洗印的照片并保存着底片，以防万一。”

列佩申斯卡娅哭了起来。

“你们有什么权力干涉私生活？”

斯大林问：“听说您有一颗多情的心，按着顺序和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睡觉？还有谁？”

奥列格·古斯托夫鼓起精神说：

“我能报告吗？”

“说吧。”

“她还和叶若夫、日丹诺夫睡过觉。”

“您有什么证据？”

“有当初的照片。”

“我得看看。”

贝利亚把相册递给了斯大林。

莫洛托夫：“多么下流，真是闻所未闻！这是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的女独舞演员！”

“列佩申斯卡娅女公民，您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吗”斯大林尖刻的问道。

“约瑟夫·约萨里昂诺维奇，我被逮捕了吗？”

“干嘛要走极端哪？最好是您出出主意，怎么严惩刚才出卖您的情夫！”

“最好我亲手把他们枪毙了。”

“而谁的罪过大些呢？”

“这些恶棍把我引上了歧途。”

“不管您原意不愿意？”

列佩申斯卡娅号啕大哭起来。

“说实话，不是我的错。”

“您想收拾这些教唆犯吗？”

“我下不了手。”

“古斯托夫，您还像以前那样爱列佩申斯卡娅吗？”

“当然！她这么漂亮，我想让她生个孩子。”

“我要实地看到这话可信。”

※

长得像大象似的古斯托夫站了起来。他用那粗大的手紧紧抓住柔弱的女芭蕾舞演员，列佩申斯卡娅咬、抓、尖叫了起来。那伙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对他们来说这是在演戏，这是最精彩、难忘的一场戏。古斯托夫把年轻的女人按倒在地板上。

斯大林大喝一声：

“古斯托夫，回原处去！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请您拿这根铁条，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强奸犯。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您在记录本记上：在审讯期间，正在受审的奥列格·古斯托夫企图强奸女证人大剧院的女芭蕾舞演员，并让受害者签字。”

野性勃发的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用铁条抽打古斯托夫和扎科夫斯基。血迹斑斑的古斯托夫声音嘶哑地说：“你这个娼妇，可惜，我以前没把你掐死！”

“癞皮狗，你对斯大林公民说说，你怎么样让加里宁老人紧张的，为此他给你了什么。”

扎科夫斯基嘶哑地说：

“这个淫妇和大剧院所有男演员都睡过觉。”

斯大林说：“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您的情夫们挨打还是少，他们还继续公开侮辱您。您再抽他们一顿！别舍不得力气！好好抽一顿这些暴徒！”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可以回家了吗？”

贝利亚问：“扎科夫斯基公民，您准备单独抚爱抚爱列佩申斯卡亚女公民吗？”

遍体鳞伤的扎科夫斯基说：

“非常高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她都会满意的。斯大林公民，我向您保证，她离开我的牢房以后就不再需要化妆师了，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不用再跳舞，该四腿爬了。”

斯大林说：“被判处死刑的人最后的希望，对所有的人都是法律。”

列佩申斯卡娅跪下了。

“饶命吧！”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应该如何处置这个天才的女演员呢？我们把她送给扎科夫斯基或者古斯托夫吧，他也愿意在最后的时刻和她在一起。”

莫洛托夫说：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我认为要永远记住今天夜里。我建议打发她回家，她明天还要在芭蕾舞剧《斯韦特兰娜》中扮演主要角色哪。

斯大林忍不住地说：

“扎科夫斯基的请求怎么办呢？”

“我建议把奥列格·古斯托夫关进他的牢房。”

“我赞成您的建议，他们有的说哪。”

贝利亚命令把受侦讯的人送往牢房。领袖们吃力地站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走到列佩申斯卡娅面前，说：

“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您得打个条子，保证不泄密。”

“您现在变聪明了？”斯大林问道。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今天懂得的比我一辈子懂的都多。”

107

我病倒了。医生嘱咐我务必卧床。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布琼尼、热姆丘任娜、哈赞都前来看望。多疑的斯大林也询问了身体情况。他还派人送来了鲜花、水果、甜食、葡萄酒和书籍。

我明白，强制我来听审讯扎科夫斯基、古斯托夫和列佩申斯卡娅，是再次提醒我，专制独裁者有不可动摇的权力。

广播电台播送了列宁的遗孀逝世的讣告。克鲁普斯卡娅躺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台座上，周围摆着花圈。葬礼在红场举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抬着灵柩。在追悼大会期间斯大林看样子心情很沉重。

我和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并排站在观众台上。为了排遣忧伤，作家卡塔耶夫讲了个故事：1921年夏，肖·伯纳德来到哥尔克。陪同他的是百万富翁的妻子阿斯夫人。列宁把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介绍给他们。肖伯纳犹豫不决地问：

——列宁先生，请原谅，我很好奇，您同这位可爱的太太生活多少年了？

幸好，克鲁普斯卡娅出去做晚饭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慌张，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向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后来肖伯纳写过：“列宁先生古怪哲学的……。”

108

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那是三月的一天，阴沉的天空布满了乌云，俯瞰着湿透的黑色土地，仿佛在为它哭泣。一条条污水流在毛玻璃上留下曲曲弯弯的痕迹。斯大林再次获得了胜利。当他来到大厅时，整个大厅欢呼雀跃，达半小时之久。我坚信亿万苦难深重的俄国公民不会考虑：他是怎样一个人。俄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习惯于顺从、奴颜卑膝卑躬屈节，无条件地按别人的意旨行事。

我在侧厅里碰见了一下子老了二十来岁的叶若夫。他悄悄把一个用卷烟纸叠成的小纸条塞到我手里。我在厕所里看

了这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和您永别了。请原谅，我知道有罪。请您帮助冬妮娅解除她那行将产生的痛苦。纸条请毁掉……”打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告诉我，他通过了卢比安卡“一条龙连续作业”，然后被枪毙了。

代表大会于3月21日闭幕。大多数代表，约占三分之一，是“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好战的帝国主义的间谍”、“杀人犯”。斯大林把他们称之为“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者”。我之所以故意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对很多事表示怀疑。

丰满的冬妮娅·叶若娃来作客。我被她的狂热吓了一跳，看样子她疯了。她还未来得及砰的一声关上门，便高声说道：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让我和您认真谈谈吧？”

“冬妮娅”我回答说，“您对不大熟的人未必能推心置腹地谈话。”

“您错了，科利亚对您很好。现在他被隔离了起来，我不知道他在哪，控告他什么，要他干什么，他受了什么牵连。即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犯了什么罪，我反正也不会与党脱离关系。对我来说，党是生活目的和基础。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同志现在和将来都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但愿我不会出什么事，他对我来说是人间的上帝。”

她一直扯到半夜。我听说贝利亚对她进行过刑讯。四十年代我在科雷马还见过安东宁娜·叶若娃，她当时在文化教育部门工作。

星期六肖洛霍夫来电话说：

“我要特意见您一面，我几乎没有闲空，一个小时后，我到您那去。”

这位“静静的顿河人”带来了几个时髦的帕列赫精制的小玩意儿和一本小说《静静的顿河》，扉页上写着作者的题词：“献给阿克西妮娅的扮演者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点着一支烟，聚精会神地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和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听说他记了十年的日记，还有许多便条本、记事本。我只想当着您的面看一看，了解一下内容，我愿意付酬金，多少都可以。”

“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已经不在世了，不要糟蹋他的名声啊。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来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我并没有忘记《静静的顿河》首演那天您在大剧院干的丑事。”

“我要赎自己的罪过。”

“您就为这个才需要一个被枪毙的作家的日记吗？”

“现在到处都有传说。我听说，皮利尼亚克对我的经历和文学创作很感兴趣。”

“也许他曾打算写一篇文章，我知道，小说《静静的顿河》给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肖洛霍夫兴奋起来。他脸上不均匀地分布着略带黄色的

红斑点，眯缝着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您还能记得他究竟说了什么吗？”

“我向您保证，没有什么坏话。”

“坦白说，我是一生受过您恩惠的人。我试图通过贝利亚同志搞到皮利尼亚克的日记。我听说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

“这是白费功夫。皮利尼亚克把自己的笔记本都毁了。”

“决不可能”，肖洛霍夫伤心地扭动扭动他那窄肩膀。“我还试图同他妻子取得联系，但没联系上。他的姘妇安德罗尼科娃也被逮捕了，被判了长期徒刑。她的住宅被别人占了。我到劳改营去过一趟，他们不让我见面。”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打开窗子说亮话，每到夜里您不为参加杀害俄国作家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皮利尼亚克感到悔恨吗？”

肖洛霍夫由怨恨沉下脸来，脸色变得很难看。

“您的皮利尼亚克。”他一字一字地说，“被苏维埃枪毙了！”

“想必您不会忘记作家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克留科夫吧？”

“我今天就写控告书，送给联共（布）中央，您以自己的卑鄙行为纵容我们的敌人，应当把您隔离起来。”

符拉西克来说电话：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汽车马上去接您。”

“我准备好了。”我高声说：“肖洛霍夫，这礼物请您拿走”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丢了脸面的小说家嘟哝着：“我们应当和解，应当成为朋友！我请您原谅！”

“我劝您永远忘掉我的名字。”

我向波斯克列贝舍夫讲述肖洛霍夫来访的情况。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把这个下流作家赶走做得很对，您方便的时候，可把所有情况告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他早就想拔他的牙了。”

斯大林对我的到来感到很高兴，他挥动着手臂把我让进餐厅，那里领袖们正端坐在大桌子前，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

“我接到了著名外交家、我们的朋友的信。有一个人挑唆阿道夫·希特勒和冯·里宾特洛甫，说：一个叫马克西姆·李特维诺夫的犹太人掌管着苏联的外事。”

脸色赤红的日丹诺夫说：

“一个国家决不会有这种事。”

斯大林转向卡冈诺维奇说：

“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响起了笑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故意挑逗那些在一起喝酒的领袖们：“我们拉扎尔生气了，瞧，他瘪着嘴！”

日丹诺夫说：“不久前我翻阅了旧地图。有先见之明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打开了通向欧洲的窗口，凝视着未来，这是他留给子孙的遗嘱。我们对芬兰也过于慎重了。”

斯大林说：“芬兰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日丹诺夫说：“芬兰正在加强边防，他们在准备打仗。”

莫洛托夫说：“一个赤手空拳的小昆虫能把满身披挂，武装到牙齿的大象怎么样呢？”

贝利亚说：“希特勒准备同我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他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来评论苏联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

斯大林说：“谢谢你、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你已迅速适应了新的岗位。这就是真正忠实列宁事业的布尔什维克！”

莫洛托夫说：“阿道夫·希特勒和冯·里宾特洛甫这两个人还不坏，为安全起见，我们必须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

斯大林说：“因为我们已指派维利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我们就授命他同德国人进行谈判。拉扎尔，你不反对吧？”

冒汗的卡冈诺维奇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的全部决定是正确的。”

眼睛突出的麦赫利斯表示：

“我也可以参加对德谈判。”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客气地说：

“有李维诺夫就够了，没有爱哭鼻子的列宁主义者我们也凑合了。”

伏罗希洛夫吹牛说：

“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谁也不愿扫他的兴，而斯大林却记住了他的插话。

领袖们四散回自己的熊窝——世袭领地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问道：

“薇罗奇卡，您坦白说，您对惩罚列佩申斯卡娅满意吗？”

“她的行为和我无关。在剧院里她不再翘尾巴，暂时沉默下来了。”

“我也想叫其他美人规矩点。我听说“母鸡们”想找碴折磨您？薇罗奇卡，我仍然很需要您。如果我知道有人说您什么坏话，我就想用鞭子来惩罚她们，就像惩罚您的情敌——

样。”

他的眼睛无缘无故充满了血丝，嘴唇起了泡。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难道我什么地方败坏了您的名声了？我本想讲一讲肖洛霍夫，可您今天没有情绪听我讲吧？”

原来我是对的，餐桌上那种精神焕发和灵敏机智不见了。苏维埃国家的领袖显然开始衰老。经常的按摩治疗和特种药品使他的衰老延缓了一段时间。

“喂，你说吧，肖洛霍夫怎么了？”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对皮利尼亚克的手札、日记、记事本、手稿很感兴趣。”

“他要大特务的东西干什么？”

“我不知道。”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是个很狡猾的哥萨克，绞刑早就在等着他。他给我写信说，不要触犯富裕的哥萨克，他故意不把他们称作富农。这乡下老看样子挺单纯，其实并不然。我并没忘记他写的信，他在信中发牢骚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顿河流域遍地是饥饿。他要为这一切受到追究的时刻就要到了。”斯大林兴奋起来：“薇罗奇卡，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

“您坦白说，我使您讨厌吗？”

“别说蠢话了！傻丫头，你是我的宝贝儿！你生那个癞皮的哥萨克的气了？”

我默不作声。斯大林眼光十分敏锐，能猜透我的心思。这天夜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长时间地玩弄我，他疯狂抚摩我，用很重的喉音说，他爱我。

为了对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表示尊敬，莫洛托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人民委员、军事长官、联共（布）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州委和边区委书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区委书记、各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和年迈的科学院士。这些院士弄不明白，为什么要他们放下工作，强行把他们送到克里姆林宫来。每个餐桌前还坐着几位无忧无虑、养得肥肥胖胖、笑容可掬的作家和艺术家。

莫洛托夫和舒伦堡甘愿摆好姿势让照相师和电影摄影师们拍照。苏联的对外政策进入了新时代。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受到两次很排场的接见。希特勒的特使以本国政府的名义签署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也参加了谈判。里宾特洛甫邀请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访问德国，而斯大林也邀请了希特勒总理访问苏联。

欢迎冯·里宾特洛甫的大会上，赞美歌还没有唱完，德国军队已将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吞掉。这天晚上英明的李维诺夫敏锐地指出：“外交是历史的早产儿。”

特意从巴黎召回的《消息报》记者伊利亚·爱伦堡来到利普基的别墅去见斯大林。爱伦堡那易冲动、没有血色的脸显得紧张，他不停地吸着烟。

“我听您的，斯大林同志，”他说。

“近几年来您在欧州跑了许多地方吧？”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如果您和您的尊贵的客人们、政治局委员们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全部问题。”

莫洛托夫不满地，几乎恶狠狠地说：

“爱伦堡同志，您为什么不出席我为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先生举行的招待会？”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我在巴黎突然接到请帖，反正我也不可能同狡猾的草案的起草者们同桌进餐了。您很快就会确信，法西斯分子比吃人的野兽更坏。”

日丹诺夫说：“您不能把问题的实质说得更简明一些吗？”

“对不起，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不习惯别人对我这样讲话。我随时可以走。”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说：

“我邀请爱伦堡同志是要他来谈一谈，而不是要堵住他的口！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请继续谈吧，我们注意听您讲。”

“也许，浑浑噩噩的活着是很轻松的，但是人决不能那样生活。不管记忆有时会使人多么痛苦，但正是它把人与蝴蝶区别开来。把文明和原始的浑浑噩噩的生活区别开来。我不是来对你们讲演的，你们叫我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十分了解德国。冯·里宾特洛甫曾作过驻英国大使。英国人试图讽刺他，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当他需要推销假酒或者把动员当兵说成农民大喜事的时候，他会变得很可爱。1927年夏我在德国。使人感到稀罕的，那些对上次战争记忆犹新的人们，谁也不敢高声谈论未来。那些吃得肥肥胖胖、手指头都肥得显短了的小市民们对奢侈的生活感到很满足。咖啡厅、商店与国际博览会展厅很相似。一个偶然的机，我碰上希特勒的信徒们举行聚会。一个眼神呆滞、浅头发、浅眉毛爱喊叫的人喊道：要消灭资本家和共产党人，

消灭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法国人。1930年夏我再次来到德国。许多德国人读雷马克、路德维希·伦纳、阿诺尔德·茨韦伊格、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的热爱和平都读得着了迷。在大选时，社会民主党人获得800万张选票，共产党人获得大约5张选票。我沿着莱茵河航行。旅客们、姿态高傲、后脑勺剃得光光的人们看见巨大的，照他们的看法能表现出帝国强大的日尔曼塑像时，高呼：“万岁”。在法兰克福我看见法西斯分子举行第一次游行。1万人在大街上发疯：昔日的上士和小官吏们、大学生和商人们、失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们、善良的家长和依靠妓女生活的人们疯狂地拥护元首。1933年1月，我被领进一家啤酒馆，纳粹分子正在里面聚会。乌烟瘴气，很难看清他们的面孔。有个人叫嚷说：“我们应该打仗，这是光荣的事业、这是纳粹的事业！”一些人说：要消灭法国人，另一些人提议攻打“红色的俄国”。他们也不知道谁会被打死，但他们明白，不杀人他们就无法生活。这年秋天我看见几个法西斯分子在亚历山大练兵场附近枪杀犹太人的情景。1934年12月我来到萨尔地区。那里正在举行关于并入德国的公民投票。我再次看见了路面的血迹。1935年我在边境城市萨尔维耶碰见从集中营逃出的德国人，他们讲述了被拷问的状况。我在石勒苏益格听过法西斯分子唱为希特勒而战的歌曲。我还漏掉了许多事，一个月前我又到德国去了一趟。希特勒德国很快就要进行空前的大屠杀！

矮个子伏罗希洛夫皱着眉头说：

“爱伦堡同志，您看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要考虑新式武器，要加紧准备

打世界大战，很遗憾，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贝利亚说：“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您像一切小说家一样，把事情说得太过份了，太严重了。我们刚刚同德国缔结了十年友好条约。”

爱伦堡不愉快地、尖刻地讥讽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和平的捷克斯洛伐克又在哪儿呢？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都近在咫尺。我们还会看到下跪的法国和哭泣的英国。如果不预先进行大规模抗击，德国就会用虎钳夹住俄国。这就是务必加强边防的原因。”

斯大林沉重地说：

“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不能加剧局势。灰狼并不这么可怕。伟大的俄国人民是不屈服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当然看得更清楚，我不是战略家，而是作家。”

马林科夫说道：“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希望您写一个详细的报告。”

斯大林耸耸肩，说：

“不需要什么详细报告。两小时以后速记记录就整理出来了。”

爱伦堡问：“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能要一份吗？”

“要它干什么？”贝利亚冷冰冰地说。

斯大林说：“您可以得到一份。”

麦赫利斯说：“爱伦堡同志，德国对我国的军事潜力有什么看法吗？”

“列夫·扎哈罗维奇，问题并不在这里，”约瑟夫·维萨

里昂诺维奇激动地回答说：“您可以书面方式向希特勒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说：前两天我和苏联的外交官们进行过交谈，他们对苏德条约的态度相当严肃。

爱伦堡请求允许他离去。

“怎么，我们这伙人使您不耐烦了？”——斯大林不满意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原谅，我要到莫斯科去三天，《消息报》、《真理报》和《红星报》编辑部有些紧急的事要办，还要去看一部新闻影片和到广播电台去，基辅和列宁格勒也在等着我，校对员要校对几篇文章和几本书的清样，修改过的材料要送出版社，然后要返回巴黎。”

“是啊，您已经超负荷了。”斯大林说：“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您吩咐一下，安排一架政府的飞机归爱伦堡同志使用。”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非常感谢，您的关心和照顾使我十分感动。”

作家向大家亲切地告别。

斯大林：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您要为爱伦堡的安全负专门责任，他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人才。

贝利亚：请放心，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伊利亚·格里戈耶维奇不会出事，他随机应变、办事机灵。我们驻巴黎的商务代表企图跟踪他，结果是白费功夫，他好像钻入地缝里，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着说：

“就是说我们的代理人不大中用，他还不善于工作。”

莫洛托夫：我们对法国特别关注。

马林科夫：爱伦堡写了一部描写法国现代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

斯大林：在出版以前，我们应该看一看这部作品。

111

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斯大林和芭蕾舞女演员马林娜·季马费耶芙娜·谢苗诺娃正热烈地相爱，他每次都送给她贵重的礼物。他们见面是私人卫队长符拉西克安排的。

他有新欢根本没有触动我。我开始考虑如何度过夏天。音乐会的主办人建议到北方的城市巡回演出。在动身前二小时，斯大林打来一个电话。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讨厌莫斯科啦？”

“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说到哪去了，我去巡回演出。”

“到什么地方？”

“到列宁格勒、彼特罗扎沃茨克、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白海城、摩尔曼斯克、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

去多少日子？”

“27天。”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不是电话里能说的事。”

“既然如此，您立刻来一趟！”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亲爱的。如果我赶不上火车，巡回演出就会砸锅，我就得支付违约金。”

“第一场音乐会在什么时候开？”

“明天晚上，在列宁格勒音乐厅。”

“由我个人负责。波斯克列贝舍夫已去接您。”

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来的不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而是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符拉西克。他毫不客气地察看了住宅，未经允许就闯进了书房、卧室，检查了厨房，仔细检查了厕所和浴室。

“这哪行，您的房子得大修了！您休假回来，就认不出自己的家了，它将变得雅致、华丽、古朴。”

我吃惊地看了看他。

“我不在的时候不许修房子。家里的钥匙我要随身带走。”

符拉西克笑了起来：

“这是首长的指示！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只能执行。”

“我没有时间说闲话。”

“请上车吧，斯大林同志在等着您哪。”

“我们到哪去？”

“操心不禁老，松心活百岁。”

这是他的口头禅。

当我走进房间时，瓦列奇卡·伊斯托明娜亲切地说：

“让您到餐厅休息休息，看看新来的报纸和杂志，吃点水果、吃点糖……”

我等斯大林等了一个多钟头，看来他要考验考验我的耐性。

“达维多娃同志，你干嘛要独自行动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早就对您跃跃欲试了！我能默不作声吗？”

我再次觉得我好象是在同一个没有什么才能的 B 角演员打交道。我站起身来，走到安乐椅前，仗着胆子揪那粗鲁无礼的人的小胡子。一阵狂笑声，可怜的 B 角演员全身颤抖起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叫了一声符拉西克。

“把这个蠢货给我拿下！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还挺机灵？”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为什么不让我去巡回演出？”

“您违反了约定。”

“我感到您已不耐烦了，显然，我使您讨厌了。”

“是谁在怂恿？”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不想同您争吵。我没有任何权利同您争吵。我必须坚决忍受一切。”

斯大林弄不明白，我为什么闹情绪。我这种独立的性格使他心神不定。

“薇罗奇卡，您出什么事了？您怕什么？您才 34 岁。还未达到顶峰。”

“我赶不上火车了。”

“这我倒不着急。你忘了你在跟谁谈话？你也太任性了！”

快要吵起来了，波斯克列贝舍夫走了进来：

“从苏胡米打来的电话。”

“谁打来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看了看斯大林，又看了看我。

“谁找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兴奋地问。

廷臣的故意装作很冷淡地回答，但我从话音中听得出内

心的喜悦：

“我是马林娜·季莫菲耶芙娜·谢苗诺娃。”

“您有什么事吗？”斯大林对着话筒噓噓制止她，“废话说得够多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目光变得温和了。他又恢复了昔日的魅力，变得乐观而愉快。

“您又吃醋了？”

我哭了起来。斯大林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热心的了解全部情况的瓦列奇卡端来了晚饭。

“薇罗奇卡，我已对你说过，”他说，“你对那些娘们儿不必介意。我决不会把你甩了。你要履行约言，作个有魅力的女人，你如果可能的话，就爱我吧。”

早晨符拉西克把我送到飞机场。我乘军用飞机飞往列宁格勒。

在摩尔曼斯克举行了告别音乐会。晚上一个运动员模样的男青年来旅馆客房找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接到命令把您送到索契去。”

“我必须在莫斯科办完事情，以后我就不随身携带夏天的衣服了。您是谁，我根本不认识您？”

年轻人向我出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证件。

“晚上，大约 40 分钟后，莫斯科就可以证实你不必怕我。”

我想不等电话打过来，就要了政府的电话，找波斯克列贝舍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向我证实，我应当飞往索契。那只好从命了。新来的女管家佩拉吉娅·加夫里洛芙

娜·多洛托娃亲切地迎接我。她的丈夫是索契市党委第二书记。这个女人并不象波林娜·谢尔盖耶芙娜·特罗耶韦罗娃那样爱讲话。第一天她问我：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是您的近亲吗？”

“是的。”

“我真羡慕您呀！”这位官太太赞叹说。

“羡慕什么？”

“和这么卓越的人物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

“您需要什么吗？”

多洛托娃担心上当，忙挥手说：

“不，您说哪的话，我随便说说。”

晚上赫鲁晓夫来了。他身穿一套白色西装，头戴通常的便帽。我想到海边去。

“可以和您结伴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问。

“海边无人监督。”

虽然天色已晚，赫鲁晓夫还在海里忽上忽下地游着，手脚乱动，就象屠宰前的猪洗澡一样，发出哼哼的声音。

他问到：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为什么不到我们基辅来？”

“谁也没有发出邀请，而你们那里有相当多的歌唱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在乌克兰生活得怎么样？”

“乌克兰人是苦难的人民，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独立自主。”

“您从莫斯科来感到满意吗？”

“基辅比较安静。”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理想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幻想的共产主义何时才能在俄国实现呢？”

“毫无疑问，不会如想象的那么快。以后不是在俄国，而是在苏联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俄国现已不存在。它随同沙皇的遗体被埋葬了。”

白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来了。

他们态度冷淡地同赫鲁晓夫打了招呼。

午饭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

“乌克兰揭露出一个人数很多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的集团。被逮捕者中有在国家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我开了个名单。”

斯大林勃然大怒道：

“为什么我要您代行职务？”

“在 6971 人的名单中，许多是我们的熟人，我怕搞过头了。”

“宁肯搞过头。是谈独立思考的时候了，您不是小孩子了”

莫洛托夫插话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得对，坏蛋应该枪毙，决不能手软。”

赫鲁晓夫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您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我想得到书面指示。

斯大林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去吧，我累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长时间睡不着。他抽了两袋烟后，说：薇罗奇卡，十天来我总作同样一个梦，心里很不踏实。

“亲爱的，您为什么事苦恼呢？”

“青年时代我被流放过，在图鲁汉斯克边区认识了当地一位姑娘。除了她住的新乌达村外，她什么也没见过。她和母亲住在一起，姑娘小时候就酷爱读书。她常向移民流放犯借书看。她温柔、热情。一天晚上我们朗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童话。当时我感到很孤独，想得到温暖和女人的爱抚。于是我们就好起来了，并互相约定永不分离。但实际上事情要复杂得多。我卷入了革命的洪流，帕莎仍留在新乌达村。直到1926年她还音信皆无。突然间给我来了一封信。照俄罗斯的习惯，帕莎先询问了身体情况，接着谈到：她在我逃跑之后生了个男孩子，艰难地把孩子养大了，他们活不下去了，要饿死了。我没有回信，不想惹起别人对我的怀疑。十年以后帕莎的儿子来了第二封信，并寄来了死去的帕莎的照片，他在信中写道，他以狩猎为生，还没成家，请求让他和我见一面。我把信撕了。不久前从伊尔库次克监狱给我寄来了第三封信。帕莎的儿子恳请过问一下他的命运。波斯科列贝舍夫飞往伊尔库次克，原来他没有任何过错。根据我的建议，派他担任了旧居也就是我们流放时曾住过的那座房子的看守人。但仍然得不到安宁，每天夜里都作恶梦，出一身冷汗。

“您可怜帕莎和儿子吗？”

斯大林把凶狠的目光投向了我不。

“不要怜悯死人。”他残酷无情地回答说。

那个夏天我们经常到海边去长时间地逗留。斯大林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他变得爱争吵、易动怒、沉默寡言。

看完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邀请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作客，他很喜欢这部影

片。他看了10遍。斯大林热情地接见了艺术大师。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您拍了一部非常好的，有智慧的，最主要的是爱国主义的影片。听说您开始拍摄一部关于费尔干纳大运河的影片？讲的是这片广袤的地区，对吗？”

“完全正确，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和摄制组刚从乌兹别克斯坦长途旅行回来。”

“爱森斯坦同志，我打算交给您一项重要任务。”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我来说不管您交给什么任务，都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斯大林笑了笑，他喜欢听那机灵而巧妙的奉承并作评价。”

“苏联政府同德国签署了长期互不侵犯条约。今年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我们也邀请了德国内阁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正式访问苏联。他明年冬天来访。他喜欢的作曲家是里哈德·瓦格纳。我建议您安排大剧院上演歌剧《瓦尔基利亚女神》。最好的演员、音乐家、舞美设计、一切必要的演出技术问题全由您安排。在经费方面，这个戏不作规定。”

爱森斯坦兴奋地说：

“要我什么时候给您回话？”

“现在。”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不能演出这个戏。我不十分熟悉瓦格纳的创作，坦白地说，我对他的艺术中的许多东西还不完全理解。”

“一切科学方面的专家教授将给您帮助。演出的目的是让希特勒激动地走出剧院，歌剧应该充满日尔曼风格。”

“好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尽力而为吧。”

“除费尔干纳大运河外，您还有什么计划？”

“我正写关于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伊万雷帝生平和事业三部曲的电影剧本。”

“您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题材。关于伊万雷帝，我们以后专门谈一谈。”

伏罗希洛夫是坐飞机来的，他说，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战役”打得很漂亮。斯大林高兴地说：

“我们要教会这些人民按照苏联的法律生活和工作。我国宪法是一视同仁的！”

晚上散步时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问元帅：

“叶夫列莫维奇，听说你有两个妻子，一个犹太人，叫叶卡捷琳娜，是合法妻子，第二个妻子是东正教徒，芭蕾舞女演员列佩申斯卡娅？你说，你偏爱谁？”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得了，快别作孽了！”不好意思的伏罗希洛夫轻声说。

“上帝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劝诫说：“而你早把上帝甩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妻子叫到政治局，告诉她，国防人民委员在闲暇时间竟干哪些有伤风化的事体。如果一个女人你还嫌少，那你的确是个伟大的统帅。而你还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呢？你在道德方面给官兵树立什么榜样？”

斯大林公开挖苦他，而且是当着我的面。伏罗希洛夫的脸白一阵，红一阵，流着汗。

“我一定考虑您的意见，坚决改正。”

“我见过几张照片：赤身裸体的女芭蕾舞演员正和你这老东西……呢”

伏罗希洛夫神色慌张地叫喊道：

“决没有的事！”

从扎科夫斯基那里没收了几本影集。你还有什么疑问要向我提出吗？

元帅垂下了头。

形影不离的朋友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年迈、视力极差的加里宁都来了。丰盛的晚餐一直持续到清晨。贝利亚在这方面表现得很主动。他从一个地方的“罗伦”剧院搞来一个茨冈人。年轻美丽的利亚利娅·乔尔娜娅唱得美极了。卡冈诺维奇死死地盯着她。斯大林说：

“拉扎尔，当心，别噎死了！”

索契呆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提出在莫斯科郊外度过最后几天的假。

“让亲爱的人民委员们留下吧，薇罗奇卡，我和您溜掉，离开他们去莫斯科。”

112

6月上旬，在莫斯科演员之家召开了由全俄戏剧协会组织的全苏导演会议，维辛斯基主持了全部会议。

6月1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封锁了高尔基大街和普希金广场的一部分。除了入场卷以外，每个入场的人还必须出示通行证和身份证。大厅里有许多肃反工作人员。马林科夫、安德列耶夫、什基里亚托夫、麦赫利斯、戈利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在首长坐的第一排各就各。指挥队列的是加伦元帅的亲戚，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局长彼得·尼基托维奇·斯梅尔京。他个子不高、枯瘦、干瘪，灰白色的头

发梳成小平头，灰白色的眉毛如同两把短胡刷子，象大老鼠一样的在眉棱上，他白里泛红的脸刮得光光的，越发显得红。干瘪的薄嘴唇紧紧地闭着。他带了一副大框的角质眼镜，那双灰色的蛤蟆眼眯缝起来透过镜片留心地观察着。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害怕这位其貌不扬的人，都躲着他，连波斯克列贝舍夫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徒对他也得敬上几分：“彼佳·斯梅尔京——党的良心和眼睛，”他说。”

早晨八点钟，大厅里已座无虚席。熟识的导演、演员向我点头致意。为什么导演会议上出现这样的骚动？为什么要法律学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前检察长来主持会议？现在大家想急切地弄个明白。9点钟维辛斯基宣布：“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勋章获得者符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麦伊耶尔霍利讲话。”

朋友们和仇人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上了年纪，但精力依然很充沛的涅米罗维奇—丹琴柯、泰罗夫、亚历山德拉·亚布洛奇金娜、阿拉·塔拉索娃、索洛蒙·米霍埃尔斯、阿利萨·科宁、韦尼阿明·祖斯金、尤里·扎瓦茨基，赫麦廖夫、普罗夫·萨多夫斯基站着鼓掌，鼓掌的还有热泪盈眶的，被遗散到其他剧院的原麦伊耶尔霍利德剧院的人：伊戈尔·伊林斯基、玛丽娅·巴巴诺娃、埃拉斯特·加林、亚历山大·格拉德科夫、瓦西里·扎伊奇科夫、谢尔盖·爱森斯坦……我看见有些人既不鼓掌，也不敢站立起来，这些演员想表明对政权的忠诚。数年后萨沙·格拉德科夫写道：“所有这一切并不简单：热爱麦伊耶尔霍利德、同他一起工作，遭受他的冷遇，离去又返回，再离去，数十年后责怪自己不够忍耐、克制……”

身穿合体的灰色西装，雪白衬衣的麦伊耶尔霍利德走到讲台前。他请求关掉麦克风。大厅静下来了，静得象墓地一样。谁也不会想到伟大的艺术大师会登上讲台并发表讲话。勇敢的人并未悔过，也不想考虑后果……就是那天他被逮捕了……

113

剧院上演的新修改的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瓦斯基叛乱》取得了极大成功。三天后芬兰人越过了苏联边界。满蒙边界事件和芬兰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曲。

国内开始大摆酒宴，纵酒狂饮，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报刊杂志充斥着他的照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选举他为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5000多人。全国各地的代表送来了礼品。为了不延长庆典的时间，不使人们感到厌倦，加里宁讲了几句以后，便开始规模盛大的音乐会，最后大摆酒宴，狂饮作乐。而此时俄国的士兵正在卡累利阿的雪地里流血牺牲。战争未有尽头，战争并不象苏联报刊杂志所描写的那样轻松和凯歌高奏。

我被斯大林、被政府成员的阿谀奉承和满脸陪笑以及他们的妻子弄得很累，很想一个人安静安静，哪怕一会儿也好……

我和朋友们、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一起过了新年。

第二章

1940 年

1

走在前面你将是主人的
的奴仆，走在后面，你就
给他挖坟墓，那你就占居
他的位置。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在新年晚会上我认识作家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令我钦佩的是，他和布尔加科夫一家过从甚密，而我才刚刚认识，并很喜欢他们一家。在混乱时期，他在平凡的人群中能使人保持尊严、信念和拼搏的因素。他痛恨庸俗行为、狠毒、暴力行为和野蛮行动。我对语言大师帕乌斯托夫斯基怀有无限的敬意，因为他很有主见，过了些时候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心情沉重地来找我：

“咱们到尼基塔大街布尔加科夫家去吧？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病危了。”

身穿紧领黑色连衣裙的叶连娜·谢尔盖耶芙娜向我们点了点头。一套不大的舒适的住宅里，坐满了相识和不相识的人。莫斯科各剧院的演员和导演也来了。我高兴地见到了谢尔盖·爱森斯坦、亚历山大·泰罗夫、阿利萨·科宁。大寿

院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神甫们，布尔加科夫的朋友们都来了。面色苍白、没有表情的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马托娃站在角落里，不说话，没有眼泪。

布尔加科夫长期疾病缠身，痛苦不堪，1940 3 月 10 日因患高血压肾硬化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不到 50 岁，他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叶连娜·谢尔盖耶芙娜请求不要讲话。回到家里，帕乌斯托夫斯基走到长圆形的遗像前，重声说：“亲爱的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您瞧，您期望的时刻一定会到来！谢谢您真挚的友谊……”

布尔加科夫下葬之后，叶连娜·谢尔盖耶芙娜设宴酬劳客人。刚才发生的一切许多人一下子全忘了。演员们唱着、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插科打趣，笑着、讲述着平淡无味的轶闻。他们看到女主人略带责备的目光后，沉默片刻，然后又喧哗起来。

2

米哈伊洛夫上校邀我去看看新居。他因为参加了西班牙的国内战争，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不久前从芬兰前线回来。他在前线碰上了布琼尼和一个宽肩膀的夫人。动作敏捷的军人低声说，她是他的新婚妻子。喝得微微有点醉意的主人讲到，季莫申科元帅所指挥的苏军 30 个师在各个地段已突破“友好的”芬兰边界。在遭受十分巨大的伤亡之后，顺利地完成了密集突破。曼涅尔海姆装甲防线被摧毁。芬兰人向后退却了。芬兰将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北岸地区的一些城市，如维堡、凯克斯霍尔姆、索尔塔瓦拉以及雷巴奇岛……的一部分割让给苏联作为自愿赔偿。由于芬兰事件，全世

界都行动起来了。首先宣布“苏联是侵略者……”

坐在斯大林桌子前的贝利亚问我是怎样在米哈伊洛夫家度过那天晚上的，都有谁在场，谈了些什么，军事专家们对苏芬战争持何态度。

“我知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打断他的话说；军人同志爱喝酒、贪吃，爱饶舌。”

布琼尼原来是他们的情报员。

3

娜佳·图佐娃在伏罗希洛夫的秘书处工作。她懂英语、法语，会打字，精通速记。这位姑娘外语学院毕业后就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她漂亮、温文尔雅，是一位红军指挥员的女儿，给人留下愉快的印象。娜佳常来大剧院看戏。

一次伏罗希洛夫和娜佳·图佐娃来到谢缅诺夫斯科耶的斯大林住处吃晚饭。日渐衰老的元帅舍不得离开那年轻的女人。大家都清楚图佐娃不只是人民委员的秘书。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心情爽快。他拿出了希特勒祝贺他六十寿辰的电报让大家看。

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颂扬说：

“一个多么细心的人啊！”

4

大剧院举行了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的首演。我担任了阿姆内里斯的独唱部分。斯大林照例邀请吃晚饭。伏罗希洛夫占了上风，忠臣们频频举起酒杯敬酒。米高扬转摇唇鼓舌。莫洛托夫同往常一样闷闷不乐地随声附和。卡冈诺维奇

悦耳的男低音并没有参加拍马屁和能说会道者的合唱。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用阴沉不怀好意的目光默默地扫视着那些“亲爱的”当了领袖的战友们。

“你们比那些为了讨瓶伏特加而唱圣诗人的日子还要坏，你们要想出卖一切和一切人！”

大家静下来了。咀嚼声停息了。连平时总管一切的胖胖的瓦列奇卡也一声不响地躲在小菜间里不出来了。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斯大林用啾啾的细声恶狠狠地说：“你们都进入贵族阶层了，都成了达官贵人了？新生的老爷们，你们都忘了你们在流鼻涕的童年时代是怎样放牛，怎样闻牛粪味了？你们这帮恶棍都忘了：你们在臭气熏天的工厂车间里是怎样弯着瘦骨嶙峋的腰干活了？忘了你们象咬人的虱子一样挤在简漏的小屋子里？你们当了人民委员，很快就学会偷窃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喘了口气，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他一口气喝了两杯波尔荣米矿泉水。“伏罗希洛夫，你这癞皮狗，说，你从国家预算中注销了多少钱转到你的名下？”

人民委员象恶作剧的小学生一样，从座位上一下子站起来，“立正”姿势站着。斯大林一个人痛耍威风，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元帅哆哆嗦嗦，结结巴巴，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亲爱的父亲，我以信念和真理为苏维埃祖国服务。”

“安德列耶夫！”斯大林疯狂地叫喊说，“您向我报告，国防人民委员这位大人物花了多少钱！”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声音嘶哑地说：

“根据每月的统计，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

洛夫一年无须报销的“家庭用项”有七万卢布。”

“花这么多钱，真难以置信，”斯大林涨红了脸说，“你这个贫穷的卢甘斯克的穷手艺人成了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在命名日，我们这位元帅送给女秘书图佐娃一个钻石项链，据内行的首饰匠估价值二万卢布。伏罗希洛夫，你说，能相信你吗？我请财政人民委员给你算算欠的账，你必须立刻偿清。一个玷辱了名誉的人没有权利留在人民委员的位置上。明天早晨你向铁木辛哥交代工作。”斯大林眼看着气力不够了，他解开领口，觉得憋闷，喘不过气来。给他倒一杯葡萄酒，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把军用水壶的药水倒进杯子里。过了好一阵他又开始说：“我们建立了政府监察委员会，由最高苏维埃代表安德列耶夫、莫洛托夫、麦赫利斯、达维多娃组成。一些不痛快的事不能只交给男人们办！”

那些受到羞辱的领袖耷拉着脑袋，拖着步子走向了汽车。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检查持续了一个月了。一大批会计监察员突然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的债务已超过70万卢布。一周以后，安德列耶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前国防人民委员已偿清了欠国家的债务。这就预先从毁灭的道路上救了他一命。

委员会还检查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的财务情况。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恬不知耻地为美妞们花了数万卢布。他只好从数量不多的存款中提出185000千卢布交付国家。其他领袖欠的债务原来也很多，斯大林看了检查报告以后，撤了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又兼任了两个职务：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个人的权力从两个方面，即从马

林科夫一波斯克列舍贝夫方面和贝利亚及其走卒方面同时加强了。

5

我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走出了科学工作者之家，我举办的独唱音乐会刚刚结束。娜佳·图佐娃手持一束春天的鲜花在大门口等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真想和您在“民族”餐厅坐一坐吃顿饭，菜我都定好了。”

在演出或者举行音乐会的日子，规定要严格遵守饮食制度，因此，我欣然同意前往。吃饭时娜佳很快就醉了。不过她能控制住感情的冲动。现在我对娜佳已没有任何怀疑了，我很喜欢她。姑娘坦白地说：伏罗希洛夫老是打扰她。现在她给贝利亚当秘书。图佐娃态度谨慎，很想知道我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娜佳，”我轻声说：“如果您还想保持关系，那么您任何时候也不要打听这个世界上那些大人物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您是成年人了，一切情况您自己能看得清楚。您有脑子，分析分析，一切都会弄明白的。”

“我孤零零一个人，找不到人去倾诉衷肠。您是我决定第一个对之肝胆相照的人。”我从这句话中觉察到虚假的东西。我仍装作什么也未发现似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娜佳继续说：“只有您能够理解我。我对您怀有特殊的敬意。”

“娜久莎，我很感动，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我很想出席斯大林同志在晚上和夜里举行的招待会；帮帮忙，把我带去吧！”

“孩子，您怎么知道我要出席招待会？难道我是人民委员？”

图佐娃不好意思地说：

“我觉得您在克里姆林宫里是自己人。有一次我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到过克里姆林宫。”

“这个事您问问您的顶头上司吧。”

“我不久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

当车开到我家那栋楼时，娜佳突然叫喊一声：

“啊呀，真糟糕，我把钥匙忘在家里了，而我的父母到别墅去了，明天下午才能回来。怎么办呢？我没有地主过夜了！”

图佐娃非要往我家钻不可。

“娜坚卡，我家乱七八糟。显然，您有女友，我借给您钱去坐出租车。”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不骄气，我可以睡在地板上，我不会打扰您的。”

“对不起，亲爱的，我该休息了，明天任务很重，要排练，还要演出。”

娜佳·图佐娃失望地告别了。他甚至连坐出租车的钱也忘带走了。夜里我给波斯克列贝舍夫打了电话，告诉他全部情况。

“您要提防图佐娃！”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说。

6

一系列外交接见开始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热情地接见了英国大使斯塔福德爵士。随后他对战友们叫喊说：

“你们应该学学英国人在餐桌上的举止。用公款大吃大喝，你们象饿鬼一样往前冲。你们这种情况正象涅克拉索夫在叙事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所描写的一样。

赫鲁晓夫遇到的不愉快事要比大家多。斯大林对他一年比一年反感。

“回你的老家去吧，别让我看见你那德性样子，如果你没事往莫斯科跑，我就打断你的腿！你懂我的话吗，废物？”

赫鲁晓夫的脸变得煞白，一声未吭离开了斯大林的办公室。领袖们常常喜欢主人“开玩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特别殷勤地接见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先生。外相临走时，斯大林给他装了几瓶上等的伏特加和一箱白兰地。

杰卡诺佐夫也被从柏林召了回来。授命副外交人民委员去解决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即为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个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组建政府的问题。为此目的，维辛斯基已携带特命全权证书前往维尔纽斯。

7月加里宁签署了关于迟到的命令。被捕者开始遭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被判处服劳役，国家开始扣发职工百分之二十五的工资，要扣6个月。斯大林和财政人民委员提出的关于收入的条款在全力推行。我可举个典型事例。

苏联人民演员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雷若娃在小剧院颇有声望。一位过去有影响的党务工作者奉派到小剧院分院当院长。这位新提升的院长很积极主动。对政府的一切法令、规定都作出积极的反应。雷若娃70岁了。有一天，就是排练那天，她心脏病发作了，因为前一天演出了二场。老演员是个守纪律的人，她乘电车来到剧院。有人向院长报告说，女演员雷若娃迟到了二十分钟，没有假条。院长通过女

秘传下话去，要雷若娃到三楼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而这时候，老演员正在卸装。

“亲爱的，院长不会找我，我甚至还未来得及好好看看他。如果他要找我，让他一个小时以后来。我要休息一会，喝一杯柠檬汁，和姑娘们谈一谈。你走吧！美人！”

院长暴跳如雷，跑来找雷若娃：“亲爱的，”老演员端着小茶碟，喝了点茶，说，“你不要对我嚷，我不跟你谈话。我在小剧院生，我就在小剧院死。象你这样的白头翁我见得多了。亲爱的，你走好，你的话都把我的头搅乱了，我晚上还要演出。”

院长不知所措地说：

“雷若娃同志，虽然您不是党员，但为了维持秩序，我必须向您提严重警告，否则我只好离开剧院。”

“亲爱的，你还等什么？你走吧，越快越好。对你来说，在哪里当领导反正都一样，你走，你可以在斯皮里多诺夫卡的池塘洗澡，我听说那儿不常有热水，那儿的蒸气也不妙，公家买的洗澡用具也被偷跑了！”

两天后剧院把院长赶走了。

7

在加里宁主持下，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开幕了。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就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自愿加入苏联，就扩大摩尔达维亚，就北布科维纳并入乌克兰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问题作了详细报告。贝利亚大谈“间谍狂”。

“同志们，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应付“西欧主义者”，应付

我国的新公民。我们要把富农，也就是拥有土地和二三个雇工的富裕农民，把小铺老板、资本家、投机商、各种吸血鬼送到北方、哈萨克、西伯利亚去安家。我们要把最优秀的人，即布尔什维克和共青团员们派到年轻的共和国去。”

波斯克列贝舍夫来作客，他喝茶时说：

“负担太重了，我一直伏案工作。在俄国，贝利亚逐渐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人物。叶若夫当年把美人娜佳·图佐娃安插在伏罗希洛夫身边。她15岁的时候，叶若夫就强迫她和他姘居。伏罗希洛夫使这个母狗怀过两次孕，打过两次胎。薇罗奇卡，苏联的档案任何时候也不会过时！勤勤恳恳的娜佳为得到大笔的钱，每个星期都详细报告元帅的生活情况。她是一个收费很高的间谍，所以她出卖了伏罗希洛夫，他曾送给她非常贵重的礼物。贝利亚很喜欢图佐娃，你看这可是祖传的。第一天晚上娜佳就成了他的情妇，她开始忠诚地为他效力。她踏着亲人的尸体往上爬，也许，我自己也是这种人，但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我是时代的产物。贝利亚正在仔细地研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周围的人。他要千方百计使您疏远斯大林同志。他打算把斯大林和娜佳·图佐娃拉在一起。我和马林科夫也没有上当。过几天图佐娃打算去马蒙托夫卡看望亲人，她要坐电气火车前往那里……”

8

谢苗诺夫斯科耶。斯大林别墅。贝利亚忧郁的情绪传染给了大家。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你向窗外看看，阳光照耀我们天气多么好啊！”斯大林温情地说。“你为什么这么忧伤啊？”

有什么伤心事呢？我和乐观愉快的交谈者们竭力排遣你的忧伤。”

“贝利亚皱起眉头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还记得曾给伏罗希罗夫当过秘书的可爱的姑娘娜佳·图佐娃吗？

“谁能不记得那个漂亮的女人哪！只有傻瓜才会把她忘了。”

有几次她对斯大林的洞察力感到惊讶。

“你保护的美人出什么事了？”

“我现在就说。图佐娃给我当过秘书。我对她寄予很大希望。前两天在莫斯科近郊的马蒙托夫卡车站地区发现她的尸体。”

我惊叫了一声。贝利亚跑到我面前，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知道图佐娃的情况？”

“是的，知道点，娜佳常到大剧院观看我的演出。我们是好朋友，有一次还一起在餐厅吃过晚饭，饭后她把我送回家。”

“她当时情绪怎么样？”

“她是否向你抱怨过自己的生活？”

“没有，她对一切都感到很满足，她很幸福。”

斯大林：你的专家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贝利亚：他们认为犯罪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维辛斯基：我们已吸收最有经验的侦察员列夫·罗曼诺维奇·舍伊宁进行调查。

斯大林：谁需要你的那个卖淫的女人图佐娃呢？

贝利亚慎重地说：也许伏罗希洛夫对她的告密进行报

复？

日丹诺夫：也值得在这么一个女人身上花功夫！

贝利亚的眼睛透过夹鼻眼镜片冒出凶光：这个女人不是你们的，而是我的。

日丹诺夫尖酸刻薄地说：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开始您那下流的尝试吧了！您把自己的前辈都忘了？您不要作跳绳游戏了，内务人民委员同志！

斯大林吹起小胡子微笑说：朋友们，你们说说，你们彼此间为什么有这样的“手足之情”呢？你们一见面就象恶狼一样互相咬，我要弄清楚你们干嘛要进行愚蠢的争吵，或者我至少得作个见证吧。

贝利亚傲慢地说：日丹诺夫你不要教训我！

斯大林说：我们不能欺侮日丹诺夫同志。

贝利亚：请原谅。

马林科夫：贝利亚同志因无缘无故的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有才干的工作人员而焦急和忧虑，我很同情。必须找到罪犯，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

维辛斯基：只要罪犯在，我们会找到机会的！

斯大林：任何人也别想逃出我们热心的鸚鵡维辛斯基的手心。

贝利亚：乌克兰赫鲁晓夫的举止使我个人感到很难堪。他天生迟钝，不可能对那里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镇压。统计数字表明，近三个月来乌克兰根本没有发生政治犯罪。

波斯克列贝舍夫：难道说赫鲁晓夫同志能把别人的罪过全掩盖起来吗？

斯大林：贝利亚、维辛斯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

安德列耶夫、什基里亚托夫应当火速前往乌克兰。一切事情你们可就地作出决定。我们掌握着一切宣传工具：报刊、电台、电影。你们应该广泛吸收新闻记者、作家、漫画家参加工作。你们也把鲍里斯·叶菲莫夫带去，他在《真理报》和《鳄鱼》漫画旬刊干得很有成绩。我们提供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进行斗争所需要的一切经费。我批准马林科夫同志担任委员会主席。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也到乌克兰去吧？我不反对派您去帮忙。”

“过两天我开始休假了。”

“好象赫鲁晓夫曾邀请您去基辅？同志们？你们瞧这天真的女人，她要自愿放弃这种保护！”

“我不需要这种保护。”

“为什么？”

互相叫骂使斯大林感到很开心。“赫鲁晓夫从来就不是我崇敬的人物。”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可以把您的话转告他吗？”

“您主宰一切，转告谁由您决定。”

斯大林笑了起来。

“真行，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不慌张。”

“客人们坐了一段间后就都散去了。斯大林转身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赫鲁晓夫的全部履历呢？”

“我正在写，材料还不全。”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以审视的目光看了看忠诚的几乎没有头脑的秘书：

“图佐娃是贝利亚的情妇吗？”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她是怎么死的？”

她被推下电气火车。”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她知道得太多了。”

“有什么新情况吗？”

“每逢星期天加里宁都要在别墅举行芭蕾舞晚会。”

“您去组织拍照！这个老混帐，他不会死心的：很想知道他玩弄过多少个姑娘？！”

“维辛斯基一个劲地向奥丽加献殷勤。她和他在“麦特罗波利”餐厅的雅座吃过晚饭。搞到一张有伤大雅的照片。伏罗希洛夫常在一些僻静的地方同丰乳肥臀的保姆纽拉·沃尔奇科娃幽会。丫头才17岁，有人报告说，她怀孕了。”

“我绝对禁止打胎；您预先通知医疗部门；严密进行监视，让她生下孩子。”

“米高杨的别墅正在大修。他雇了建筑师、装饰师、雕塑家。正在进行全面改建。”

“费用由谁支付呢？”

“现在还未调查清楚。女演员瓦列里娅·巴尔索娃有几个年轻的情夫。这些跳芭蕾舞的小伙子们每天晚上都去看她。杰卡诺佐夫是给贝利亚干事的。他复制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的全部文件。莫洛托夫昨天买了法国画家的20幅画。他买版画花了17500百卢布。这笔交易是通过旧书店进行的。今天应当派人去复印单据。卡冈诺维奇和女秘书们住在一起。贝利亚企图招募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您谈谈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健康情况吧！我听说，他得了重病。”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一些名教授正对他的身体进行观察。他正在恢复。”

“谢谢，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没事了。薇罗奇卡，您看出了吧，我是相信你的。”

“是的，这一点今天我清楚了。”

“还有什么事使你感到不安呢？”

“贝利亚的行为使我害怕。”

斯大林警觉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把和图佐娃认识的经过讲了一遍。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他是个十分狡猾而又有远见的人。”

“我十分需要贝利亚同志，如果他图谋不轨，我会知道的，我会找机会收拾他的。”

“也许您是对的。”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什么时候开始休假？”

“从明天开始。”

“您打算在哪里度假？”

“还不知道。”

“今年医生禁止我到南方去。我要住在莫斯科近郊。也许我的女儿斯韦特兰娜会来的。她很想当家。”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谈到自己的孩子。

“我想去奥卡、波列诺沃和塔卢萨，那里有大剧院的休养所。”

“你又施什么奸计？你到索契去吧，你可以一个人住在别墅里。我可以派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你一起去。他怪可怜的，疲劳过度，数年来不休息地工作。他会保护你，以防恶魔捣乱！”

“谢谢，亲爱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听了我的话，脸上显出了的红晕。他感到自己象当年那样年轻，有活力了。”

“大剧院的那些蠢材们还纠缠你吗？”

“只有巴尔索娃还说些闲话。”

“看来，她也快闹到头了，闹得没劲了！薇罗奇卡，你需要什么吗？”

“我想换套房子。”

“你有几个房间？”

“三间。”

“对单身的人来说已十分不错了。一般人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呢。好吧，由于你行为端正我再给你补一间，你可以在莫斯科中心得到四间一套的房子。这是你休假回来后送给你的微不足道的礼物。”

我的手搂着他那松软的皱皱巴巴的脖子。

“薇罗奇卡，你变好了，这怎么解释呢？你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是谁使你心中的冰消融了呢？”

我没有回答，我担心他可能认为，我因又多了一个房间才向他表示亲热，博得他的欢心。斯大林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你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谢谢，没问题。”

9

我在安静地休养，谁也不来打扰我。斯大林也只是星期天才来电话。别墅的服务人员还是原班人马。每周演二次外国电影。小船、快艇、小汽车和司机、医生、市党委和市苏维埃执委会的全体官员听我的支配。他们还拍马屁，建议我举行几次独唱音乐会。我回绝了。我享受着大海的美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乘游艇和小汽车周游了整个高加索和克里木。令人神往的我战前最后一次休假过去了。

在莫斯科机场，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来欢迎我：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派我带您去看看新房。”

我把斯大林答应的事都忘了。我很喜欢这套房子，宽大舒适、方便。豪华的家具，精美的茶具，餐具、都运来了，连电话号码也是原来的。晚上我就搬去了。这一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都预见到了。夜里我和他通了电话。

“亲爱的，我现在从新居给您打电话，我真高兴，这一切要感谢您呀！”

10

大剧院正在紧张地准备瓦格纳的歌剧《瓦尔基利亚女神》的首演。

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已邀请维亚切斯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访问德国。莫洛托夫在柏林曾两次会见内阁总理希特勒，希特勒对他很亲切，并发誓永远相亲相爱，他被希特勒搞得神魂颠倒了。我见过一张莫洛托夫和希特勒亲吻的照片。

政府成员们聚集在孔采沃斯大林的别墅里。莫洛托夫的报告并不引起大家的兴趣，他这个人太不客观、太偏颇、太教条。希特勒使他陶醉了，他在评论希特勒时毕恭毕敬地说：“同志们，当你们认清了这位非凡的人物时，你们的观点就会改变。德国是最忠实、最可靠的盟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位能干的人物，我们必须同他打交道，并在各个方面相信他，不必观其行。我坚信德国渴望持久、稳定的和平”。

有心计而又审慎的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问莫洛托夫：

“您说德国渴望和平，把法西斯国家的魁首说成天使。既然如此，莫洛托夫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又跑到哪里去了呢？波兰又在哪儿呢？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狡猾的皮靴就开始践踏欧洲城市的马路了。请记住，军人是善于预测的。遗憾的是，我们的话常常是没有人听的。请想一想伊里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说的话吧。看一看红军总参谋部所收到的报告吧。”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你干嘛钻牛角尖啊？莫洛托夫是外交人民委员，苏联政府相信他。过几天冯·里宾特洛甫就要到莫斯科了。我们要竭力设法搞清楚希特勒先生的观点。”

没有人再提问题。斯大林象往常一样，为各种争执作结论。

克里姆林宫正在精心准备希特勒的到来。在沃罗夫斯基大街给他安排了单独的别墅。美丽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外语学院的姑娘们正在准备迎接“贵宾”。还通过外交途径查明

了他日常生活方面最微小的细节，诸如他有什么爱好、什么习惯、爱吃什么东西、喜欢喝什么酒，吸什么样的烟。使我惊奇的是，他是个吃素的人。主要大街的建筑在进行修缮。建筑物临街的一面和房顶在粉刷、油漆。首都的车站、机场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的监视之下。禁止外来的人进入莫斯科。

大剧院售票处歌剧《瓦尔基利亚女神》的票不卖了。在最后的时刻才清楚希特勒不能来访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吵了起来。斯大林把他赶出了办公室。乘专机飞来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冯·里宾特洛甫。他和斯大林、莫洛托夫并排坐在大剧院政府首脑的包厢里观着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非常兴奋的外长派人把花篮送上了舞台。总导演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和扮演西格蒙德的演员尼坎德尔·哈纳耶夫被请到了包厢。莫洛托夫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出席宴会的有700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交谈着。首先为苏德友谊，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健康而干杯，接着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健康而干杯。

11

11月转眼间就过去了。我接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封简短的信：“薇娜·达维多娃，亲爱的，我无与伦比的太阳，您怎么不露面了，为什么不打电话？我必须见到您。您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敬上。”

我拨通电话，一个女人接的。她含有妒意地问：找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你是谁？一分钟后我听见了他那激动缓慢的话语。他对着话筒低声含糊地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找我太好了。您来吧，我非常高兴。”

“我不影响您的工作吧？”

“您的到来可以帮我写完一首诗，这首诗对我十分重要。”

佩烈杰尔基诺换上了冬装，景色美丽迷人。无忧无虑的小松鼠在树上跳跃。诗人在他家附近迎接我。他连帽子也没戴。

“我不会冻坏的，”他说。“今天是黄道吉日，没人打扰我们。”

我们吃了煮熟的热土豆、鲱鱼、腌黄瓜，吃得很香，还喝了凉伏特加和浓郁的真正的英国香茶。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听过您演出的《卡门》、《阿依达》、《霍万斯基叛乱》，《沙皇的未婚妻》。您的演唱和别的不同，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您的眼神里充满了某种我不理解的魔力，某种特殊的光芒。您还记得我们在索科利尼基公园偶然的相识吗？”

“当然记得，我怎能忘记在叶娃·阿布拉莫芙娜·莫兹涅尔家的“美”餐哪。”

帕斯捷尔纳克沉默了片刻，脸红了，随后说：

“想起这座房子使人感到害怕。老人们被逮捕了，他们手拉手死在羁押站的监牢里，他们永垂不朽！”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向我介绍了他在1936年冬天和夏天写的几首诗。我听得入神了。他朗读了他翻译的歌德《浮士德》的草稿。他年龄将近半百，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步履轻盈，晒黑的脸膛，身体强健有力。

“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说，国家的领导人不喜欢，也不懂诗歌。马雅科夫斯基在惨死之后人们才认识他。叶赛宁的抒情诗多少年都不刊登。俄国的许多诗人，中小学生们都不知道。我不得不从事一些翻译工作，翻译民族诗人的诗。报刊上不定期地登载关于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边防战士的诗和长叙事诗。我赞成必须培养青年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也有其他问题。我好几次想见见斯大林同志，但是没有结果。马林科夫建议我把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但不能担保我能收到答复。”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竭力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谈一谈。”

“难道您能进克里姆林宫？”天真的帕斯捷尔纳克问。

“我也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呀，有时候得出席克里姆林宫的会议。”

“薇罗奇卡，我无限感激您。”

帕斯捷尔纳克垂下了头，他对我已没有兴致了。也许他害怕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斯大林。

他无精打采地说：

“亲爱的，您留下吃中饭吧！”

“不，您累了，我该回家了。”

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再挽留我。

12

马林科夫要我赶快到中央委员会去一趟。我在接待室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最后，才让我进他的办公室。他担心地问：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什么时候和贝利亚争吵过？”

“没有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对您怀有相当的敌意。他建议我们按刑事犯起诉您。他和维辛斯基掌握着足以败坏人名声的重要材料。”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这次谈话以后也许我要退出舞台了。今天大剧院内部演出歌剧《阿依达》。

马林科夫的助手报告说，维辛斯基来了。

“很好，我们马上就会把关系弄清楚。”

维辛斯基吻了我的手，还殷勤地询问了健康情况。

“安德列·亚努阿里耶维奇，你有两个部长职位，马林科夫疲倦地说，“一个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个是副外交人民委员。你的空闲时间很少吧。你年纪也不小了。前几天满六十八岁了。亲爱的朋友，你说说，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干那些卑鄙下流的勾当呢？”

“请您讲得再具体一些。亲爱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我也劝你转折时要慎审一些。”

“为此我才请你到中央委员会来。我同贝利亚谈过了。他暗示说，你还打算给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搞些不愉快的事。在我把我们的谈话转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办公室以前，我想知道你如何为自己辩解。”

斯辛斯基善于用不同的话说明一件事：

“我听说，女公民达维多娃是我们枪毙的人民敌人雅戈达、季诺维也夫、叶若夫、图哈切夫斯基、皮利尼亚克的情妇和亲密朋友。”

马林科夫象气球一样气得鼓鼓的。我很久没看见他这副

样子了。他明显地发胖了，浮肿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气得几乎窒息。他打开了窗户。冷得刺骨的空气使他平静了一些。我听了前总检查长的话也几乎失去了理智。厄运总是步步紧逼着我。

“证据在哪？”马林科夫叫喊说。

“我没有具体证据，但我的推测是有价值的”。

我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维辛斯基，你应该把书面说明交给我。”

“让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先写吧。”

斯大林打来电话。脸色苍白的维辛斯基恶狠狠地看了看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平静地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安德列·亚努阿里耶维奇都在我这儿。我们现在就到您那去。”

维辛斯基暴跳起来，他已控制不住自己，歇斯底里大发作：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我不怕你。我很快就会带着铃铛到你的追悼会上跳舞！”

“我准备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了，你要比我先跳进坟墓，如果给你竖碑的话，你那墓碑的周围长的不是鲜花，而是麻蕒和飞廉。

执拗的廷臣们破口对骂时，忘记了我还在他们的身边。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他自己的办公室接见我们。马林科夫向他报告了我们的谈话情况。

维辛斯基未经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允许不敢坐下，斯大林对他说：

“安德列·亚努阿里耶维奇，我看你对薇娜·亚历山德

罗芙娜怀有刻骨的仇恨，你完全失去了人的感情。你还在折磨她。你这恶棍，我已解除了你的检查长职务，你当了我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你这玩弄女人的家伙，你说，想干什么？你这壮实的乡巴佬，你需要娘们儿，你要明白，赤裸裸的恐怖手段是不能征服女人心的。你不要打扰达维多娃，否则就没有你的好，我叫你后脑勺吃颗子弹。你记住，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我的女人！此事到此为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慌不忙地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在我手里这份文件上写着被枪毙的罪犯们留下的孤儿寡母的名单，你总不让他们安宁。由于你们的隐秘关系，你曾答应她们特赦，不强迫她们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还可以在莫斯科生活。你不止一次滥用职权。”

这位前法制维护者失态了，认不出了。他坐立不安。汗珠从健康的脸上滚落到光滑的地板上，斯大林善于提出论证，攻击对方。我看了看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已注意到我焦急的目光。“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要着急，我已预先通知经理处，今天的内部演出晚开演一会儿。维辛斯基，你最后一次向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赔礼道歉，否则她将控告你对她进行恶意诽谤，而我和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出庭作证。”

维辛斯基走到我跟前。他垂下眼睛，没有血色的，发紫的嘴唇颤抖着，用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

“我给您带来了痛苦，您宽宏大量，请您原谅！”

他象半死不活的人，无力的手要伸又未伸过来，和第一次同雅戈达见面的姿势一模一样。

“你这臭狗屎，还想骑在娘们儿身上呢！”斯大林笑着

说，把这位俄国最大的廷臣撵了出去。

13

日历一天天去一页，已剩下12月的最后几天了。我打算履行我向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许下的诺言。

“要干什么？”斯大林高声说。“让他写诗去吧。我没有时间谈，也不想谈铃兰。和诗人在一起真是麻烦透了……”

我说，我打算在列宁格勒过新年。

“你想念切尔维亚科夫了？”他不满地说，“新年我在克里姆林宫过。”

1941 年

14

鹰在苍穹翱翔。

格里夫奔去追赶。

歌德《浮士德》

克里姆林宫的迎新晚会上人人尽情欢乐。为了让领导人们开心，贝利亚请来了大剧院舞蹈学校和戏剧学校的女学生，女电影演员和马戏团女演员。极为丰盛的美食令人目不暇给。最好的演员参加了大音乐会的演出。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非常高兴但又惴惴不安在看着这些仙女般的悲剧女神。许多人口惹悬河。斯大林发表了短小的祝酒词，建议为和平友谊而举杯，他挑衅性地同德国大使舒

伦堡公爵碰杯，马林科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步不离开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贝利亚走到小姑娘们坐的一张桌子旁。

“姑娘们，为什么干坐着？为什么杯子到现在还是满满的？发生了什么事吗？”

演员们很少同领袖们谈过话。可是眼下来了一个少有的机会，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每个人都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得到一套住房，安装电话，给亲人办户口。这些年青但没有住房的小姐，鲜艳的妙龄女郎使内务人民委员很感兴趣。比他与男人们说话要规矩得多。他答应给这些女孩子们帮忙。谈话时他流出淫欲的目光。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他看见我后说，“我想请您来做客！”

“星期五晚上我排练《霍万斯基叛乱》很忙，这场戏非常难演。”

“我们的日子就这样打发，只有夜间才忙！”贝利亚笑着说：“别着急，我的副官会来接您。”

我们挽着手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散步。我问他：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您怎么找上我了？”

贝利亚狡猾地皱了皱眉头：

“难道您反对我们的友谊吗？”

他的眼睛死盯着我，象伦琴射线，直窥我的内心。

“车在演员出入口等您。说实话，我吃不了您。此事绝不可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知道。我绝不饶恕出卖我的人。”

他用加重语气说最后一句话，听起来象是在威胁。我心中再次泛起恐惧感。我的安宁原只是暂时的，不可靠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在化妆室里找到了我，他环顾左右之后递给我一张便条，我在化妆室内读了：“过一个钟头我带您到孔采沃。在车上不要说话。司机换人了。把便条销毁。”我正准备走出克里姆林宫时，有人叫我，我于是迎着熟悉的声音转过身去。魁梧的帕斯捷尔纳克张着两手跑了过来。我对他已经没有过去的激情了。

“最迷人的您，为什么那天不留在我们那里吃饭？”他打招呼后问道。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不想让您生气，您记性不好。什么事全不记得了。”“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革命剧院正上演我翻译的莎士比亚的话剧《罗密欧与朱利叶》。”“我一定去看，听说巴巴诺娃很有魅力。”

“如果我们三人在一起，您不会感到难堪吧？”羞怯的帕斯捷尔纳克红着脸问。起初我慌了，后来回答他说，他和谁一块到剧院去对我都无所谓。

“一言为定，我会打电话给您。”

他潇洒地挥了挥纤细漂亮的手……

脸色阴沉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他的保镖瓦夏·乌戈尔罗夫穿着卡拉库乐尔羔皮大衣，把领子竖起来，冻得不时挪动着双脚站在乔治大厅门口。

“我们挨着冻等您好久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欺骗朋友可不好。快上车吧，司机叫安东。”

这个魁梧健壮满脸大胡子的人很客气地点了点头。乌戈

尔洛夫和司机坐到一起。

“为什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着呵欠问。

“帕斯捷尔纳克把我截住了，我很久没见到他了。”

我们一到检查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就想让车回莫斯科去。

“您怎么回家？”好心的大胡子安东问。

“我们坐另一部车。”

“让等着呢。”

新警卫比往常更加仔细地查验证件。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咱们散步吧！”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建议。

我贪婪地呼吸着深夜的寒气。纷纷扬扬的雪花照亮了我们面前的道路。

“贝利亚找您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我又担心我不得好死了。我怕他！他是个地道的禽兽！”

“花园里可以说话，不要提姓名。”

“他邀请我去做客，提醒我不得向任何人去走一点风声。怎么办？演出之后他的副官就要在剧院门口里车等我。”

“这事应该告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听说您结婚了？”

“消息确切。”

“您幸福吗？可以祝贺您了？”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为什么？”

“我的妻子很漂亮，她的美色引起所有人的注意。有人转告我贝利亚也注意到她。我相信我们家很快会有悲剧发生。您应该知道，我对您永远忠诚。”

“为什么您不想把这一切都讲给斯大林同志听？”

“薇罗奇卡，生活里有些事是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外的。”
我们进了屋。

“你们来了，太好了。”衣冠楚楚的斯大林说，“现在咱们吃饭，已定好了烤羊肉串，调味汁，青菜，水果。恰好今天不会有什么人来。”

胖乎乎笑眯眯的瓦列奇卡很麻利地摆放食具。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专注地盯了我一眼，讨好地问道：

“薇罗奇卡，您有什么心事？哪一阵风让您不得安宁？”
我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面面相觑。

“您得把事情全都告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他用教训的口吻说。

“贝利亚让我星期五到他那里去。”

“拉夫连季什么也捞不到。他的手太短了！他也开始翘尾巴了！人民委员的裤子还没穿好，就想攀别人的树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贝利亚惯会骗人，排演结束后他可能派自己的人白天来找。”

波斯克列贝舍夫：“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就不能同您联系了。”

斯大林：“他没有那么傻，不想这么早就丧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满意地品味每一道菜。“人们都说，人生在世就是要吃，”他笑着说：“我们在这片罪恶的土地上又过去一年了。该睡觉了。”他疲倦地打了个哈欠。快到凌晨4点钟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留在这里过夜吧，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这里有事。瓦列奇卡会给你安排好。”斯大林对着深夜的星幕凝视良久。我没敢打破沉寂。在卧室里他自己先说：“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没注意，他们就长成大人了。我们与他们格格不入，我根本不了解他们。雅科夫、瓦西里、斯维特兰娜都怕自己的生父，因为他是斯大林。于是就百依百顺，过份尊敬，都是家里人和学校老师不断教育的。”他深深叹了一口气。他喉咙里发出一种低沉咕咕鲁鲁的声。“如果孩子们根本不把父亲或母亲放在眼里，那还要孩子干什么？莫洛托夫的女儿也叫斯维特卡，是个风流种，维辛斯基的女儿，也是一个地道的骚女人，叫雅茄。米高杨的儿子们全象他老子，见利忘义。几乎所有人民委员的孩子们全都是无赖加上无才。薇罗奇卡，这样不分昼夜地把着舵，我感到疲乏了这条大船已是千疮百孔。心头有一种十分沉重的感觉。我只对好一个人说这些话。有时候我彻夜不眠，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心血用了去对付各种各样的败类。我知道，只有你一个人了解我，还有萨沙·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是个好人，很忠诚，不爱抓权。真心告诉你吧。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我身边的人全都是无情无义的东西，他们踩在我背上谋求各自的享乐。办不到！我要亲自想办法整治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而是**艺术性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伴奏下整他们。”

斯大林透不过气来，他怒火中烧。他躺到土耳其沙发上。我帮他脱了衣服，往脸上搽了香水，给他盖上驼毛被。这样过了约40分钟。

“薇罗奇卡，不要走！”他柔和地要求，“跟我在一起！不要怕拉夫连季。我知道他早就想把你弄到手。你要知道，玩

火者必自焚。给我读点什么听一听！”

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古老的书《俄国沙皇伊万雷帝生平》。

“多么杰出的武夫！”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快要入睡时说。他有时在睡觉中发抖，抽筋，喊叫。拂晓时我才入睡。一阵可怕的喊声把我惊醒，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叫人服侍。

“做了一个不好的梦，梦见沾着血浆的肉，希特勒和赫鲁晓夫用托盘端着送过来，面带笑容的莫洛托夫站在他们背后。血、战争，被杀的人，残疾人，没有脚的人，没有手的人，瘦得皮包骨的孩子，所有的人全都狂吼乱叫，周围一片大水。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神父狂怒地喊：“人们，住手吧！不要杀害同胞兄弟！记住，上帝会惩罚一切罪恶！死神的舞蹈太可怕，太难看！”

斯大林喘不过气来。我打了一个电话。波斯克列贝舍夫和瓦奇卡叫来了值班医生。

15

斯大林和德国大使冯·舒伦堡都坐在政府的包厢里。《阿伊达》演出结束后，有车来接我。

“为欢迎德国大使先生。”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我今天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晚宴。”

大使身体微弯，吻了我的手，然后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斯大林善意地点点头。我得到的礼品是：一件上好的褐狐皮大衣，几瓶香槟酒和两盒包装华丽的瑞士巧克力。

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我的化妆室附近遇上了贝利亚的副

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故意高声说：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请您务必不要耽搁，克里姆林宫的政府音乐会马上就开始了。”贝利亚年青的副官打断了他的话：“内务部部长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命令用我们的车把演员达维多娃送到克里姆林宫去。”

波斯克列贝舍夫用无情的目光把多尼泽打量了一遍：“您认识我吗？”

“不认识，也不想认识。趁你这副耗子脸还没烤熟，快滚一边去，乾巴猴。”

“我是斯大林同志秘书处的秘书长。”波斯克列贝舍夫不动声色地回答。“您现在还想明确同我的关系吗？”多尼泽收敛了，方才的自信劲头也没了。

“我应该执行人民委员的命令。”

幸好，亚历山大早有准备，他是带着警卫来的。激动的多尼泽威胁说：“白脸鬼，等着瞧吧，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从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装了子弹的手枪，特别卫兵密实地包围了固执的副官。马林科夫走了过来。多尼泽畏缩了，那股狂傲劲刹时间烟消云散原来他们认识。贝利亚一再推荐多尼泽到他马林科夫那里当警卫，可是马林科夫是不易上当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收起武器来！把多尼泽押到莫斯科军区的特别部队去，明天我们同他谈谈。把证件和武器拿下。仔细检查所有的口袋，为防万一，把裤子和上衣的衬里都翻开。”

马林科夫走到我跟前：“希望您再也见不到多尼泽了，他的命运决定了。”

招待会上高朋满座。冯·舒伦堡伯爵向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马林科夫行礼如仪，长时间地同每个人握手，恭维一番。贝利亚恶狠狠地死盯了我一眼。看得出他不再想玩把戏了，他决心报复。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为什么跟我们家的人过不去？”他朝着我们走过来说。“为什么这样不领我们的情？我们没想到您会做出这种事！”

“你想把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怎么样？”马林科夫不满意地问。

“没请你，你吃醋了？”

斯大林请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大家落座后，他的火气越来越大：“你们还要长期跟我演哑剧吗？”邀来的人不知该说什么，风往哪边吹。看得出来，起初他们全部糊涂了。“贝利亚，你说说看，你半夜要找共和国功勋演员，大剧院独唱演员，苏维埃代表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干什么？”约瑟去。维萨里昂诺维奇尖着嗓子假意逢承地问道。

“请原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女演员达维多娃难道是什么人的私有财产吗？”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如果我们得知有人动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根毫毛，那请您别怨我。绝不留情。我已经命令给多尼泽定刑事罪。在监狱里得好好给他洗洗脑子。你，拉夫连季，别想干预，否则我拿斧头把你的脑袋剁下来！”

贝利亚感觉到他自己有点“过火”了，必须立即悬崖勒马。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凭良心说，我没想到请人做客会带来……”

斯大林激烈地打断他的话：“没事了！”

贝利亚：“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说完我的想法可以吗？”

斯大林：“上一边说去吧，上床去找你的老婆！”

我问波斯克列贝舍夫：“难道你们不怕贝利亚报复吗？”

“早晚要收拾他。只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活着，我们两人就没什么可害怕的。”

在莫斯科近郊的谢苗诺夫斯科耶村还有座别墅。斯大林冷淡地几乎带敌意迎接我。饭后他精神好了。我发现近来他很爱吃饭。他点上烟，用毯子裹了脚。端上杯热茶和他爱喝的格罗格酒。

“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骗子！”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回到他爱谈的话题。“我从来没有象相信阿道夫·希特勒首相这样相信过任何人。我认为他比丘吉尔和罗斯福更正确。有一次在宴会上，马林科夫小声对我说，德国大使冯·舒伦堡公爵想同我单独谈话，如果没看错，他是您的又一个崇拜者，想瞒过外交家的眼睛是不可能的。装病是一种惯用手法。象往常一样，还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想了个办法：他打来了一个电话。恰好这时舒伦堡也说心区剧痛。外交官和爱打听的记者们什么也没闹懂。我们谈了35分钟。我至今都不明白德国大使搞的什么名堂。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一个不解之谜。”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吧唧吧唧喘着粗气喝茶。不时吸一口烟。然后就开始慢步走斜线，精力充沛的瓦列奇卡进来。她莞尔一笔，露出一口皓齿，风韵不减当年。“再倒些茶来，”斯大林吩咐。我认真地听他说话。“薇罗奇卡，我们和希特勒签定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舒伦堡大使告诉我们说希特勒及其总参谋部正在加紧备战，近期德国将不宣而战进攻苏联。我们不会中奸计。我建议把舒伦堡的情况告诉希特勒，因他出卖了顶头上司。”斯大林的眼睛射出了凶光。仇恨使他难以自持，仇恨好似灼热的岩浆挤压着他不健康的不平静的头脑。

那是一个没有雪的温暖的夜晚，我们下楼到花园去，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精神好了一些，“我很久没有爱抚你了！我们去休息吧，薇罗奇卡！你认为我已62岁，就没有本事了？也许，我使你厌烦了？”我仔细看了看这个人间神仙的瘦削的脸，看了看我无上权威的皇上。他老得太可怕了！就这幅模样还想让我说实话？可是，我们中间哪一个活人能够对他直言不讳呢？读者请不要指责我，我戏谑地回答他说：“不，亲爱的，您错了，我和您在一起向来都很幸福！”这番夸奖使他信心倍增。忽然间他提了一个可怕的问题：“薇罗奇卡，您想当我的妻子吗？”我低声问“这是您的强烈愿望吗？”

“对于我来说，你比妻子还重要。我该告诉你，据军事法庭判决，多尼泽这混蛋被判死刑了。可是对拉夫连季说的是这条走狗被送到劳改营去了。等他知道他的小兄弟不光采的死时，他就高兴了！”

这一席长谈使我浑身打战。斯大林的真理是带血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说，如果贝利亚把他的人派到我这里来，我该怎么办呢？”

斯大林脸色阴沉：“尽管贝利亚是颗硬核桃，我们也要设法把他打碎，锤头不行，就拿磨快了的斧头。”

17

有这么一天，我简直吓得灵魂出窍。3月7日夜里，我在家听到了紧急的敲门声。有人在砸门。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开门，是我，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我跑到电话前，用颤抖的手拨了马林科夫的电话。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他们想骗您。贝利亚刚离开我们这里回家不久，别挂电话，让线一直通着。别给任何人开门。我用另一部电话机和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与军区联系。”流氓们继续砸门。我一步不离电话。

马林科夫说，过15分钟我们的同志就到您家，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匪徒们扬言要把门拆下来。他们喊：

“我们要为谢尔戈·多尼泽复仇，反正要让你成残废！不要脸的东西。”

外面的门被砸，开始摇晃，我吓得要死。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听到驶近的汽车和鸣笛，双方开始射击。我的救命恩人来了。武装匪徒投降。10人被捕。尽管他们都还年青，但都有职衔，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居于高位。马林科夫心神不安地来了。

“我认为应把这次武装袭击告诉贝利亚同志，”共和

国重大案件总检察院侦讯长，身材修长的卢卡舍夫斯基说。

军事法庭的侦讯员沃兹维任斯基问犯人：

“谁派你们来的？”

米哈·埃利阿瓦替所有的人回答：

“我们是自己要来的，没有恶意，只是想吓唬吓唬维娜·亚历山德罗芙娜。”

马林科夫强硬地说：“用不着跟这些家伙磨蹭！不必和这些好汉废话。把犯人分开关押，不许走露消息，让他们吃不饱，给点水和面包。”

在严密警卫下，匪徒们被押走了。我委屈得哭了起来，浑身无力。马林科夫走近我：

“贝利亚暂时什么也不应知道。我亲自去向斯大林同志报告。”

卢卡舍夫斯基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装有什么液体的瓶子。

“这些混蛋想用硫酸烧坏演员达维多娃的眼睛。”

波斯克列贝舍夫命令在我家周围和楼上派人昼夜值班。

18

审讯被告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军事法庭判决，其中5人枪决，其他被判长期徒刑。

4月初，我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那里吃晚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祝酒：“为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的机智干杯！”

虚荣心很强的贝利亚高兴得满脸通红。约瑟夫·维萨里

昂诺维奇问他：“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你为什么不吭声，大白天里你那强大的机关有些好人失踪了吗？”

在场的领导人全都警觉起来，贝利亚的脸色比乌云还要阴沉。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显然是发生了一场误会。”

“能说确切些吗？”

“我们部的人都在岗位上。”

“您想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听你胡说八道吗？”

我从未想到这短暂的停顿竟变得如此可怕。斯大林让所有的领导人退出办公室，只留下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斯麦尔京和我。

“一身臭虱子的混蛋，你为什么派人去找达维多娃？你忘了，败类。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我的朋友，我的女人，我的妹妹？你让人往她身上洒硫酸是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把盛有残酒的酒杯朝贝利亚脸上扔去，顺着人民委员刚刮过的脸颊上流下了一道深红色血一样的水柱。

“滚开，该死的豺狼！”

斯大林手中的小手枪闪了闪……

德高望重的马林科夫为贝利亚求了情。他需要动摇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的地位，把他们排挤到第二线。

19

5月1日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红军的军事技术装备好象是首次展示。显然斯大林是指望那些多嘴多舌沉不住

气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帮忙，他以为希特勒看了照相报道和长篇文章之后就会害怕，从而改变……决定。

祖国俄罗斯继续平安无事。商店里各种物品琳琅满目。俄国劳动人民多少年来第一次稍微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6月10日我给斯大林打了一个电话。所有的电话全都没有人接。孔采沃接电话的是瓦列奇卡，她听出了我的声音：

“他没在，我们不知道他在那里。”

我拨了马林科夫的电话号码，先拨到中央委员会，后拨到家里。惊恐的女佣人回答说：

我两天没见到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了。

我给波斯克列贝舍夫打去电话。这位忠实的朋友很快就来了。我们彻夜长谈。

“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都不在莫斯科。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看在我们老交情的面上，恳求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是信得过的，我从来没有欺骗过您。我应该知道真情，即使他已不在人世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笑了：

“可庆幸的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还活着，很健康，大祸临头，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的，谁也没想到。很快就要开始对德战争。铁木辛哥元帅和斯大林谈了两个小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对谁都不相信，他呵斥人，说红军总参谋部故意虚张声势。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是他最亲近的人，请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把德国往我国边境调集部队的电影片放给他看。”

“这没有用，他立即会勃然大怒。他开口就会问，是谁出的主意。”

波斯克列贝舍夫不知所措：“那怎么办呢？”

“等！”

1941—1945 年

20

任何人没想到会发生战争。

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员尤里·列维坦激动地播出了“最新新闻”：“今天早晨4点钟，德国驻苏联大使冯·舒伦堡伯爵向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呈递了希特勒的宣战书……”

希特勒原以为对俄战争将是一场闪电战。170个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要到俄国土地上杀人放火，把俄国淹没在血泊中。

斯大林一不在，政府委员们就无神无主。谁也不想承担重任。好象鹰失去了翅膀。人们把斯大林称作锤和砧。最后，在人们等候很长时间之后，斯大林、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回到了莫斯科。6月30日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他的告人民和士兵书成了象征和旗帜。人们忘记了可怕的炎夏酷暑，疲惫不堪，仍然相信“自己的”斯大林。他们觉得，他，唯有他能为进水过半行将沉没的舰船掌舵。

政府，联共（布）中央机关和总参谋部都搬到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地下室里。最高指挥部大本营设在最僻静的基洛夫

车站。

大剧院人员撤退至古比雪夫(原萨马拉)市。我动身前几天斯大林打来电话：

“我们必须见见面！您哪里都不要去，会有人来接您。”

基洛夫车站刷成深绿色。军队和内务部的高级官员担任警卫。城市上空高悬着一些张开翅膀的大鸟——高空气球。我沿着自动升降梯下去，那地下室曾经是一个过道。别人领着我沿铺了地毯的小路走去，会客室里公务正忙。服装整洁，脸刮得发青的将军们按旧时的规矩吻手，用很大的丝手帕揩拭湿润光滑的秃顶。电话铃声不断。几个办公室里都设有斯大林的专线电话机。我进到马林科夫的办公室，他正在打电话：“最高统帅命令你们立即释放罗科索夫斯基、巴托夫、马林诺夫斯基、戈尔巴托夫、万尼科夫。12个小时之后他们应来最高统帅部报到。”

马林科夫看见我后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正在训斥不中用将领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这些军人还用上个世纪的方法工作。这么无能而马虎，我真想亲手毙了他们。”

送来了茶、咖啡、面包。我吃得很可口。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求您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说，请他允许我留在莫斯科吧。”

“剧院经理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波斯克列贝舍夫就来请我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去了。”

我有几个月没有见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了。斯大林脸色苍白，他坐在桌旁，手里拿着装得满满的烟斗。我一

进来，他就迎面走来。用一把小钥匙开了几道门。我们到了走廊里，又是厚重的大门，再现了窄窄的走廊，然后进了富丽堂皇的客厅。

“薇罗奇卡，”他疲倦地问，但已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气氛沉重，“您决定留在莫斯科了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这您还用问吗？”

他严肃的表情变得和善了。

“我同意，如果有必要，我们派专机送您到古比雪夫去。剧院经理一切情况都了解了。您的食品会有的。您不怕一个人呆着吗？”

“如果您不害怕，那我为什么就该害怕呢？”

斯大林笑了。

“跟我走！”

我们进了几道伪装成书橱里的门。两个将军和几个军人送我们到地铁的出口。我们上了遮掩起来的装甲汽车，里面坐着几个负责保卫的高级军官。

“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吩咐。

起初我们驶进飞机库，然后就到了阳光灿烂的地面。

“我们脚底下就是莫斯科地下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低声说，“这里有交通灯光控制系统。政治犯在地下工厂里干活。”

我们在一座不大的由高墙隔开的平房前停步。周围是武装警卫。瓦列奇卡打开门，请我们进餐厅。她用低沉宏亮的声音问：“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摆几套餐具？”

“没有别人了。”他转身对我说。“我不喜欢放人进这个房子，薇罗奇卡。我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从来没进过这里。不该

让孩子们什么事都知道。”

瓦列奇卡进屋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能报告吗？”

“说吧，你有什么事？”

“所有的房间都收拾好了，换了被罩，孔采沃、谢笛诺夫斯科耶和克里姆林宫的房子都整理过了。”

斯大林感谢她。由于对环境不习惯，我微微打了个寒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给马林科夫打电话：“我不同赫鲁晓夫谈话了。早晨以前请别打扰我。您不是小孩子了，自己学着处理国务吧。”

日益衰老的斯大林想道摇一下，脱离开可怕的现实，哪怕片刻躲避军事上的糟糕状况和俄罗斯的混乱。

21

7月底的一天我看见我名义上的丈夫——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姆利德利泽——九日内站在我的门口。我登时呆住了。

“薇娜，”他问，“可以进你的屋吗，还是我们两人站着面面相觑？”

既然他是我的客人，我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既然你不说话，那我只好先说了，”他很生气。“该结束这番胡闹了。分居这么久，够了，我已得到赴第比利斯歌剧院的调令，建议你和我一起去。等待我们的是很有趣味的创造性工作。你同时还可以到古比雪夫参加大剧院的演出。”

我惊奇地看了他一眼。姆利德利垂下眼皮说：“他不会反对的。”

“季马，今天我不想说这件事。”

“我什么时候打电话还是再来？”

“你到第比利斯去吧，我会写信给你。”

我乘飞机到第比利斯去过几趟。剧院要求我离开莫斯科，但是我要常常被召去参加政府音乐会和戏剧的演出。谁也不想同马林科夫争论，全都怕他怕得要命。斯大林十分繁忙。

马林科夫走到我身旁，我们一道用晚餐。他说“莫斯科被包围，斯大森同志建议您到第比利斯去。明天有人把通行证和票给您送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同意您和丈夫和解。”

我失手把茶碗和茶碟一下掉在地上。控制住自己后，我说：“让他对我说。我不准备离开莫斯科。”

“您不信我的话？难道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吗？”

我坚持说：“找个机会让我与他会面！”

“过一个钟头，我试试看能不能接上他的电话，尽管这非常困难。”

我不能专心做任何事。难道久已盼望的自由果然来了吗？我走到穿衣镜前，见身段窈窕，风韵犹存。从大衣柜里取出一个华丽的连衣裙，很快梳理好了头发。从衣柜的深处取出一瓶战前的法国香水，穿上一双时髦的鞋便开始……等待。直觉告诉我，刚离去的马林科，一定不会失约的。我一动不动地坐了五个小时，等着等着。马林科夫给我接通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电话，要求我不要耽误他太多的时间。

“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好！”斯大林象往常一样低

沉地说。“达维多娃同志，您心情好吗？”

“好极了！”

“需要面谈！”

“我准备好了，很高兴去看您。”

波斯克列贝舍夫开车来接我。在车上他对我说：“我不知道您的丈夫与贝利亚是好朋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介绍他认识了斯大林。今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精神抖擞，情报局转来胜利的消息。”

22

斯大林要求我参加音乐会，去为将军们和莫斯科卫戍区的高级军官演出。音乐会过后我们两人一起上楼到他的居室去。

“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什么事也不应瞒着您。”他并不特别热情地说。“对国家情况的了解，您并不比我差。前线失利，并非一切情况尽如人愿。我们的士兵已经不会射击了。一些分队整队整队地不战而降，一枪不发就去当法西斯的俘虏。我太累了。您最好是离开。我暂时允许您到丈夫身边去，您应想到未来。”

我走到他跟前，他吻了吻我的额头。

我在古比雪夫唱了十场，然后就到第比利斯去了。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答应什么都不打听。

1943年我被授予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功勋演员的称号。波斯克列贝舍夫拍来贺电，马林科夫打来电话祝贺：

“别难过，我们很快就會在莫斯科会面了，您的房子完

好。”

23

1945年9月大剧院迁回莫斯科。我又回到原先自己的住宅，战后的莫斯科变得更加亲切，更加可爱。我对它百看不厌。我又重新认识这座非凡的城市，怀着欢欣的心情在古老的大街小巷漫步。我相信，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梦寐以求的平静生活终于到来了。实际上，任何幸福都非常短暂，就象过眼烟云。我打算在莫斯科度过战后的第一个假期，想去逛大街，参观博物馆，到书店去找书。已经是9月了，太阳下山了，但是迟迟没有落到地平线之下，晚霞映着深红色的云，从另一方面，沉静的远方的圆月在缓缓升起，它那神奇的月光越来越明亮，草地涂上银色和轻纱。就在这个9月的日子里，电话铃划破了寂静。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听得出来是谁在讲话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什么时候都能听出您的声音。”

“您的日子过得怎样？”

“今天我在学者之家举行音乐会。”

“您那位尊贵的丈夫怎么样？”

“他很健康，谢谢。”

“明天您休息，早晨9点钟车去接您。再见！”

不平静的心又悸动了，难道他还没冷下来？尽管是战争年代，他大概总有女人相伴。为什么他又找上我了？我了解并能体谅，丈夫为过去的事吃醋。我不在的时候，他心情很坏，尽管有各种年龄的女人一直给他打来电话要求见面。

我们两人照旧分居，在外人眼里，我们是恩爱夫妻。这种双重人格能够持续多久？过去的生活好象显得没有尽头，但同时又不充实。在歌剧的舞台上我演过许多角色，扮过聪明、坚强、有意志力的女人。

我的生活里还有什么呢？斯大林；我爱过的图哈切夫斯基；败类中的败类，雅戈达；永不会被人遗忘的娜吉娅·图佐娃；爱斗的矮子没长成人样的叶若夫；他的马列太太科尼娅；白净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纠缠不休的维辛斯基；热情奔放的拉科巴；懦夫季诺维也夫；不幸福的婚姻；令人发指的审讯；剧院里为争演女主角的尔虞我诈；难忘的夜晚，蓝色的海洋，微荡的小舟，温柔又愚蠢、天才而又慌张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他的中短篇小说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高尔基和佩什科娃；阿·托尔斯泰和基拉·安德罗尼科娃；阿维洛娃和玛丽娅·帕夫洛夫娜·契诃娃……一天就这样在思索中过去了。我徒步走到学者之家。我入神地望着高楼大厦里灯光闪烁的窗户，心儿高兴得紧缩起来，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僵卧沙场，房间里灯火通明，主妇们在厨房忙碌，人们依然在欢欣地享受生活。

24

我很久没到孔采沃了！时间对于大自然没有什么威力！只是树木茂密了。在铺满砾石的小路上树叶沙沙作响，园丁还没来得及收拾。芳香的气息令人陶醉。半圆的月亮从树木掩映中射出光。瓦列奇卡扑过来抱着我脖子：“我真高兴，您又到我们这里来了！饿了吧？晚饭马上就好。”

脸色灰暗苍白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来了，他已微微有些驼

背。“您也终于光临寒舍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马上就
来，您在那里好吗？听说您还没有拿定主意！不知道在那里
度假，怎样度假？”

“我还没决定到什么地方去，想留在莫斯科。”

斯大林进来了。我和波斯克列贝舍夫站起来。

“您看，我们见面了。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当时
还想去呢？阳光明媚的格鲁吉亚使您保住了青春。”

我看了看他的脸。战争后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变
得认不出来了。他的脸日渐干瘪，有了皱纹。任何按摩也恢
复不了他的青春，岁月无情地催人衰老。

我们坐到沙发上。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的风采不减当年，严酷的
战争年代没有给您留下强烈的印记，太好了。但愿我非常喜
欢的您的玉体也完整无损吧！”斯大林笑着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不能去掉这些恭维话
吗？”

“您说的对，不过 60 多岁的人，很难改。还是说说您离
我们那么远过得怎么样吧？”

“工作，唱歌，举行音乐会，到各地和部队巡回演出，
辅导业余文艺爱好者，教书。”

“您的丈夫呢？”

“我曾打算与他离婚，他劝我留下，从来不为任何事指
责我。”

“他有资格指责您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要谈这些。”

“我老多了吗？”

“请吃饭!”瓦列奇卡声音宏亮地叫我们。

她这叫声救了我，让我不必再回答狡猾的问题，我太感谢她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两个不可分离的朋友来了。斯大林兴高采烈。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到底还是没去我们家做客!”贝利亚边握手边说。

“我不打算死，还有时间。”

“一言为定。”胖墩墩的人民委员加无帅笑呵呵地说。

开饭时间晚了，第一道菜是很浓的乌克兰肉汤，第二道是熬得很好的荞麦粥和许多煮烂了的肉。第三道是煮水果和新鲜水果。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心境甚佳，喝的是低度格鲁吉亚酒叫什么“赫万奇卡拉”，还请别人喝，但是在座的都更爱喝白兰地和伏特加。演员们来给斯大林助兴。

“找他们来干什么?”贝利亚不满意地嘟哝。

“可不能委屈演员。”斯大林说。

“谁先表演?”波斯克列贝舍夫俯下身去问。

“先听伊万·谢苗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唱吧。”斯大林点了节目。

“其他人可以回家吗?”

“他们有急事吗?”

25

半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走了。我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斯大林。

“怎么啦，薇罗奇卡，腻厌老头子斯大林吗?想回家了?想钻丈夫的被窝了?别担心，我还能用马刺给您再加

劲，我这个骑士还有的是劲，够您这一辈子使的。”

瞧他用的词！他把我比作供乘骑的马。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为什么侮辱我？”

“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你的身体了。脱了衣服！你忘了你的责任了？靠我近一点，让我摸摸您的乳房！”他又在侮辱我。“盖上被子，可别伤风了，再传染上我。”斯大林关了灯，他不想让我看见他那骨瘦如柴的身体。“是的，你的身上还和过去一样。”他点上烟斗。“我记得我们所有的会面。你知道吗，薇娜，我可真想你呀，没人可说话，周围全是些蠢驴。你走了以后，莫斯科很不稳定。希特勒想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淹没在血泊之中。我们把大小工厂、学校、剧院、电影制片厂都撤出了。城里几乎没有孩子。我命令做好准备把莫斯科炸毁，不让希特勒及其军队得到任何东西。中央机场的军用飞机随时准备起飞。1941年的10月至12月这3个月我是在办公室的军用地图旁边度过的。英勇的莫斯科城下之役决定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结局。伟大的俄国人民的刚毅顽强取得了胜利。我不想惊动你，有时候瓦列奇卡来，暖暖我这把老骨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睡意很浓了，他说，“你先到里察湖去，那里风景很好。我过一个星期就来。”

一切又恢复如初。波斯克列贝舍夫清早打来电话：“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准备好了吗，可以动身了吗？”

“为什么这么忙？”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马上来。”

他心神不安的样子让我十分吃惊。

“您怎么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战争这些年使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您信不过我吗？”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大家都老了，心里积了新仇旧恨，给我一杯伏特加！”

他的右手明显地在发抖，他又去拿第二杯。

“我这就摆桌子，我们一起吃早饭。”

“好吧，薇罗奇卡，直觉告诉我，您是信得过的。”

我拿来小吃，给他斟上第三杯酒，“请吃！别客气。”

“我的女儿越长越大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象是在自言自语，“可是她不象她母亲那样漂亮。”他又喝干了一杯。“我真倒霉。”波斯克列贝舍夫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说。“贝利亚这个蓬头散发的败类，总是纠缠我的妻子。政府委员们全都知道这件事，这些该死的豺狼，呲牙裂嘴，露一口黄牙悄悄地笑话我。马林科夫建议把他杀死或策画一次车祸。”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继续喝酒，他无力停杯，脸已变白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要去休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建议他带您去。贝利亚问：‘那你，约瑟夫，不会吃醋吗？’斯大林大笑，未说话。”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对我们的人民委员怕得要死。”

“是的，您的处境可不妙。斯大林把他当成最亲近的人。现在他已是国家第2号人物，甚至连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都不放在眼里。”

贝利亚打来电话：“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斯大林同志要求我在我的火车包厢里给您留下一个位子。如果您不反对，明天晚上我们动身。我派车来接您。”

“您脱不了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脸色阴沉地说。

“亲爱的，我必须马上去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谢谢您招待我吃早饭。我马上到克里姆林宫去，尽量想想办法，对于我来说，您不是外人。”

我抑制厌恶的心情吻了吻他满是皱纹的额头。分手时他说：“薇罗奇卡，我很幸福，您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漂亮文雅。上帝会降福于您！”

晚上他给我接通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电话：“明天您去索契，别太任性。”

“和贝利亚坐一个包厢，我哪儿也不去！您可以把我大卸八块！”

电话听筒传来笑声。

“为什么，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

“亲爱的，请问，女人有没有权力耍点小脾气？”

斯大林鼻子里哼了一声，叹了一口气：“你怕什么？拉夫因季·帕夫洛维奇是个很不错的人，我对他比对你还了解。他是高加索人，生性热情，他的热情非常高。”

圈套越拉越紧。我不敢违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意愿。他比过去粗鲁多了。我给马林科夫打了一个电话。有个不知内情的科员开始令人厌烦地打听，为什么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越过党组织和区党委硬是要同中央委员会书记面谈。

我只好说我是他的堂妹。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同意接见，但不在中央委员会大楼，而是在卡恰洛夫大街的别墅里。

我到那里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老者前来接迎。我立即认出他就是我见过一面的马林科夫的老伯。我沿着木头楼梯

上了二楼，进入一个椭圆形的摆设独具一格的房间。看到库斯托季耶夫、法利卡、康恰洛夫斯基、列维坦、德·施特森贝格的画我非常高兴。这里住过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刚开始时兴的弯腿低矮小柜子里摆着精美的瓷器。定做的落地灯增加了舒适感。书柜里有一些我从未读过的精装书投入眼帘。一个上年纪的女人默默地走进屋。她意味深长地扬起稀疏的眉毛。对这个老妪我并没有任何恶意，然而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令人不快。我好象觉得她端庄的仪表掩盖着一颗狠毒而充满敌意的心。她的头发几乎已脱光，头颅呈浅黄色，鼻子很尖，满脸皱纹，看起来象童话中凶神恶煞的怪物。青筋暴起的脖颈上带花边的领子把她打扮得象一只老山鹰。她缩起满含恶意的薄嘴唇不甚清楚地说：“您要咖啡吗？”胖得像球一样的马林科夫刚一进门，老妇人马上就吓得迈着小步回自己房去了。他按了铃，那个忧郁的老伯走进来。

“我们饿了，去吩咐开晚饭。”

训练有素的老伯快步离去。送上小香槟、水果、凉菜、新鲜蔬菜和鱼。马林科夫笑着说今晚有空。在我没小有见到他的这4年中他明显地发胖了，衰弱了。他聪明又狡猾的眼睛注意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又要大难临头了，帮助我解脱危险吧！救救我甩掉贝利亚的纠缠。斯大林同志吩咐让我和贝利亚同包厢去索契。”

“我尽力帮忙。”他把我全身打量了一遍。“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好象喜欢绘画，走，我给您看点东西。”

我们穿过走廊，来到阳光充足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

所房子另外单有一个门，可以穿过高围墙隔开的花园直接到街上。我见到的一切远出于我的想象，竟然是伟大的法国艺术泰斗的原作！

马林科夫砰的一声坐到安乐椅上。他粗鲁地抓住我。”

“薇罗奇卡，不管您怎么想，我再也忍不住啦！我要您！想想那个新年之夜，冬天明朗的寒夜！我不能再盼望了，请原谅，我等了这么多年，就等着这吉日良辰，不能再等了。”

他不客气地把我拉到卧室。又要做出抉择了：马林科夫还是贝利亚？马林科夫个子小，肥胖不堪，我没想到他如此敏捷。早晨他对我说：“薇罗奇卡，您给我一次无比欢快的美的享受。我们今后可以经常见面，在这座房子里谁也不会来妨碍我们。”

“那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呢？”

“我尽力去把一切安排好。”

“很难相信这一点。”

马林科夫沉思起来：“难道这老头子还有什么本事吗？”他讥笑地问。“他很快就 66 岁了。”我没有说话。

26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通知说他和我们一道去索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开车前 5 分钟来了。我单独有一个包厢，里面一切需用应有尽有：客厅、卧室、洗浴间、收音机、热水、电话、空调、很漂亮的厨房、厨师、服务员。我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就来请我去餐厅了。我没注意火车已

开动。殷勤的贝利亚让我不要客气。一道菜接着一道。一些非常有魅力的小姑娘在一旁侍奉。后来我听说他们的工资略高于医生、工程师和教师。晚上我们看了一个美国电影喜剧片：

“我们带了 50 部电影片备用。”贝利亚夸口。

早晨我洗了澡，精神清爽，走到花园里。他们已在等我了。拉夫连季·帕夫咯维奇总是离不开那些淫秽的笑话，这类东西他肚子里装了不少……

在索契，马林科夫把我领到斯大林的别墅去。贝利亚去探望亲戚了。我感谢他为我安排这次舒适的旅行。

“您不再怕我了吧？”他笑着说。

“再次感谢您做了这一切。”我沉下了脸。

“不要脸红，到索契我会去看您。”

这一天晴朗而温暖。我向海边走去。下午水面上阳光更加刺眼。9月的干热气息一直袭到山里。山鹰顺着炎热的气流向高空飞去。山里清新的风轻拂着树上的枝叶。我一个人在沙滩上漫步。波浪无精打采地舔着沙滩又发出轻微的声音流回大海。云朵在天空游动，一朵朵托着细长的尾巴，好象经过漫长旅途已感到疲倦了。

云朵不整齐的黑边象是旧帽子上的边缘。云朵鱼贯游动，似乎受到一种模糊思想的驱赶，一朵朵紊乱地纠缠着。可怕而野蛮的年代过去了，可大海依然那样给人激动，令人向往。我真想窥视深海的秘密。

晚上，马林科夫来接我。列昂尼德·乌乔索夫领着他自己的爵士乐队在苏胡米市立剧院演出。俄国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名字。乌乔索夫几乎没受什么教育。但他却是最有教养

的人之一。乌乔索夫当特技演员不必从杂技团的房顶吊什么保险绳，就能在一根很滑的钢丝上做各种绝妙的翻滚动作，他能演歌剧，在音乐厅演出，是他首先把阿尔卡基·阿维尔钦科，伊萨克·巴别利，米哈伊尔·佐辛科的小说搬上舞台。当列宁格勒话剧院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改成剧本上演时，他精采地扮演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拍一部愉快的喜剧片《快乐的孩子们》是他想出的主意，这部影片被罗斯福、斯托科夫斯基，卓别林、毕加索等人看中了。在阴霾满布生活最艰难的时刻，乌乔索夫的歌曲为我们压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这个没有加冕的“近卫军士兵”—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乌乔索夫走遍了各个战场。他忘我地热爱故土奥德萨，为童年居住的城市献上最美好的歌。

我梦见一座城市。
你们哪能知道，
里海边金合欢怒放的城市，
对我多么亲切。

乌乔索夫喜欢反复吟诵奥德萨诗人谢苗恩·基尔萨诺夫的这一段诗。

别人不止一次建议利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加入苏联共产党（布）。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给予下述回答：“我怕卷入政治，唱歌我绝不会犯错误。在舞台上唱歌我向来都很称职。”

在苏胡米的餐厅里，一个目光锐利的矮个子男人坐到我的桌子上。起初我以为他是外国人。

“我能打赌，”他说，“您是演员，歌唱家，住在莫斯科，是到这里来休养的。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您怎么能看出？显然，您也是莫斯科人，是科学界的？”

“您的眼力惊人，我是传心术家，精神病学家，催眠术医生，还多少懂得点心理学。请允许我做个介绍，我叫沃尔弗·格里戈里耶维奇·麦新。做心理学试验。”

这个罕见的人有一番很希奇的经历。麦新生在波兰，学的是精神病专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到了苏联，他是秘密越境过来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学术界最初把他当成闯江湖的。为了审查，设立一个“权威委员会”。就在那些日子里，沃尔弗·麦新有一天上了高尔基大街，他进了莫斯科最大的食品店，从前叫叶利谢耶夫斯基食品店，收款员给他打印了24张发票，找给了他314卢布和一些硬币。麦新问她是不是全都数对了。收款员火冒三丈，说是干了30年，还从来没有出过错，于是当着高级委员和食品店经理的面要求收款员把她刚刚放到钱箱里的纸币拿出来看看。这位失去理智的妇女拿出的竟是一张普通的白纸。

“您看，”麦新说。

如果有意的话，刹那间我就能成为富翁。”

沃尔弗·格里戈里耶维奇应邀到国家安全部去。贝利亚来预先告诉卫队不要放他出楼。沃尔弗·麦新走过屏护队和

特别警戒队，进了第一副部长中将伊万·谢罗夫的办公室。他们一起走出办公室，谢罗夫没注意到，她的女秘书正俯在桌子上熟睡呢。将军把客人请上车，载他沿莫斯科兜风一整天。

克里姆林宫正在决定天才学者的命运。这当儿客厅里电话铃响了，马林科夫拿起电话。

“您好，格里戈里·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对不起，打扰了，我是传心术家沃尔弗·麦新。我不是江湖骗子，您刚才已经相信了吧。”

麦新获准公开表演。

28

马林科夫为使我不致寂寞，尽了最大努力。用他们的话说，他郁闷的心中有一种高尚的感情，平生第一次更清醒了。他不敢在斯大林的行宫里过夜，怕人告密。

贝利亚来吃早饭，带着一大把鲜花和几瓶上等的卡赫齐亚酒。他穿着一身缝制合体的绸西装和乌克兰式绣花衬衫。我到阳台上，拿了一本书想坐躺椅上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低声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应该和您谈一谈，但不要别人在场。”

“今天天气好极了，我们到沙滩上去吧！”

“亲爱的，您这样躲着我没有用。这次谈话迟早总要进行的。我不打算象某些人那样，利用您女人力气小迫使同居。”

我惊恐万分地看着这个人面兽心的禽兽。他自然看出了我的慌张，但装作无事继续说：“备受尊敬的薇娜·亚历山德

罗芙娜，告诉您吧，我们对您的了解比您想象的还要多。我不会一一列举您放荡的生活！尽管您生活中的一幕幕场情实在值得由仲马父子加以描写。这有必要吗？我有话在先，如果我同您私下的谈话传到谁那里，那我们就立即毫不迟疑地割下您的脑袋，用您天鹅绒一样柔软的皮做一些小钱包，献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和您可爱的姘头们。”

贝利亚说话语气平和，不提高嗓音，好象在谈植树一类的事。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应该掌握您和斯大林同志以及其他党、国家领导人会面的全部情况。您做的一切我们都付现款。您也知道，钱没有味，钱总是需要的。不应该忽视同我的友谊。”

斯大林进来的时候，我昏倒了。应召前来的教授和医生寸步不离我的床。我醒过来以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求我说明情况。我把一切都说了。斯大林笑了。他哈哈大笑，声音很亮，眼睛里流出大颗的眼泪。他止不住地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喝一杯凉葡萄汁，接着又笑起来。

“薇罗奇卡，您没完没了地总觉得有人追逐。亲爱的，你告诉我，谁需要一个年华已过的娘儿们？贝利亚早就在兄弟的亚美尼亚和亲爱的阿勃哈兹亚山顶上安排好了，那里有的是活蹦乱跳的小美妞儿。”

我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蓄意要把我变成白痴吗？您进来的时候，难道我是一个人在阳台上吗。”

“当然是一个人。”

“也就是说我对您讲的都是我梦境中的事了？”

“当然是您做梦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害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请把我隔开，别让他碰我。可怜可怜我吧，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累了。别把我往自杀的路上推。神经已衰弱了，再也承受不了了。”

“那我会换得什么呢？”

“难道我对您还不是十分忠诚吗？”斯大林态度柔和了。他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那表情象圣诞节童话里的老猫。

“我又要和他好好谈谈了。”

29

在一个闷热的苏胡米的深夜，斯大林来找我了。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为什么管我叫年华已过的娘儿们儿？”

“别扯谈，还是给我暖暖身子，让我打起精神吧。我需要的是兴奋剂。”

早晨在沙滩上他第一个说：

“贝利亚保证以后不再找你麻烦。薇罗奇卡，您可有好事等着呢！明年您会去斯堪的纳维亚的挪威、丹麦、瑞典三国演出。”

我忘掉世界上的一切，高兴得吻了吻领袖。

30

尽管大雨滂沱，3点钟左右客人们还是陆续来了。老朋友，一贯当领袖的米高杨、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他们热情地同我握

手寒暄。瓦列奇卡忙着招待。整个晚上斯大林说笑不止。说笑话、讲轶事、下棋。象往常一样，米高杨、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又成了话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脸朝米高杨问：

“阿纳斯塔斯，亲爱的，你跟我们说真心话，是谁把巴库的人民委员出卖给英国人的？”米高杨生气地嘟嘟囔囔说：“我哪儿知道？”

“你看，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忘不了灭绝人性的罪恶和巴库同志们的牺牲。人家都说这事你有嫌疑？事情过去了，你如实招来，英国人给了你不小的一笔钱吧？”

赫鲁晓夫大笑：“有这种变节行为的人是该当受到惩罚的。”

“又来了一个说教者，还咧着嘴笑呢！”

斯大林不满意地慢吞吞地说。

“你们知道吗，同志们，还在战前，我们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就曾含着眼泪要求兼任一个重要职务！”

“什么职务？”

日丹诺夫吞了一片止喘的药片，问道：

“赫鲁晓夫建议在红场上过去设宣谕台的地方处死决叛，他表示愿意去当刽子手！”

赫鲁晓夫满脸通红，一双浮肿的小眼睛吓得溜溜转。他喉咙里哽住了，喘不过气，脖颈的肌肉抽紧了。贝利亚大声哼了一下。

“怎么，我说的不是真事吗？”

斯大林讪笑问道。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没想当刽子手。”赫鲁晓

夫说。

“这一来成了斯大林同志捏造的了？”

贝利亚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

“我们用不着仲裁人！”

斯大林反唇相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并不罢休，他打算彻底根除这个牺牲品。

“赫鲁晓夫同志，如果党和政府一致任命您当苏联国家的总执刑者，难道您能违背布尔什维克的良心而拒绝履行共产党的意志，工农的意志吗？我记得这个问题已向您提过一次了吧？那时您还是比较忠诚的。”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生气地回答：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这个建议提得晚了一点，我们已经有了总执刑者了。我听说他的公务完成得很不错呢。”

四座转脸看着贝利亚。

“赫鲁晓夫，你太过份了，奉劝你闭嘴！”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尖声叫道。

“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详细讲讲自己的童年吧！”米高杨插话了。

“可以上煮水果和冰激凌了吗？”瓦列奇卡·伊斯托敏娜天真地问。

斯大林代替所有的人回答：

“这些政府里的蠢货连舌头都不会动弹了。上吧！应该在他们的屁股眼里塞上一头大蒜，每人十根腌黄瓜。”

卡冈诺维奇笑得最响，他简直肆无忌惮。吃完甜食后，日丹诺夫第一个接着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芬兰要独立？芬兰共产党人早就想同兄弟的苏联合并。我们还保存着托伊沃·安季凯宁同志的遗书哪。列宁格勒州需要劳动力，我们的国界也该扩充了。”

“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你是苏联芬兰事务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地图也归你管。你去拟一个归并的方案，要用相应的理由。然后我们在下一次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会上审批。”斯大林说。

“谢尔巴科夫的遗孀致书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说，

“她要求增加退休金并让她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斯大林立即做出反应：“一个老寡妇为什么要那么大一套房子？她干嘛，要教跳舞吗？退休金应该给她加一些，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过去工作勤恳，他很可怜。”

“同志们，我们唱歌吧？”伏罗希洛夫擤着鼻子说。

“克利特·叶夫列莫维奇，你过去是学徒，当钳工，连小学都没有读完，那你侧身军界干什么？瞧你把胸前搞了多少勋章和奖章，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挂着元帅肩章，凭良心说，你这个将领可不怎么样。我要调你去皮亚特尼茨基合唱团当独唱演员，保留你的年资。那里一定欢迎你。只要海报上一登出你的姓名和衔级：俄罗斯民歌合唱团独唱演员，退役的元帅克利特·伏罗希洛夫，那观众打都打不走，都想看看你，你一定带上弯腿的骑兵元帅布琼尼。在俄国，耸人听闻的消息一向是最受欢迎的！”

“既然伏罗希洛夫同志懂得俄国民歌，”日丹诺夫说，“那就让他管文化吧！”

“我同意你的意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这个

建议很合理，可是今天我们更要紧的是要派一个人出使匈牙利。等克利特再老点，那我们就派他去管文化！”

31

鲍利沙科夫从莫斯科来了，带了一部新影片来审查，片名叫《集团军的将军》。不久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件就是这部片子的主要体裁。

“列宁格勒的同志搞了一部好电影，”斯大林看完后说。“可以推荐这部电影去领斯大林奖金。片名应该改一改，叫《伟大的转折》吧。有人反对吗？既然没人说话，那就一致通过了。应该特别嘉奖剧本作者契尔斯科夫，导演埃尔姆列尔，演员杰尔查文，其他的同志，你们酌情奖励吧。”

“不要奖励演员别尔江斯！”日丹诺夫慢慢地说。

“为什么？”鲍利沙科夫惊奇地问。

“因为我们搞的是俄罗斯艺术。”

“这样的话，您说对导演弗里德里希·马尔科维奇·埃尔姆列尔该怎么办，我记得是他导演了《伟大的公民》，还有，总的说，对犹太籍导演我们该怎么办呢？”

“电影制片厂里全是犹太人的天下。”

“我们没有干部。”鲍利沙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要善于培养干部。”日丹诺夫用教训的口气说。

“银幕上的字幕不时地总是重复同一些人的姓名：尤特凯维奇、特拉乌别尔格、罗姆、科津采夫、敦斯科伊、罗沙利、扎尔希、莱兹曼、海菲茨·罗穆。”

鲍利沙科夫：“可他们是古典影片的作者呀！”

斯大林：“日丹诺夫同志说得对。用不着把犹太人突出，

摆到最前面。我们国家是俄罗斯族的，苏维埃的，多民族国家，但不是犹太国家。同志们做了些工作，完成了任务，我们向他们表示了谢意，让其他人得到发挥才智的机会吧！”

鲍利沙科夫：“这是个原则性问题。您指示我辞去犹太导演吗？他们写电影脚本已经几十年了，获得了勋章，种种称号，国际奖，我能对他们说什么？我们还忘了，还有世界上的报刊呢，它们立即就会做出反应。”

“我们为什么要干预您管辖的教区呢？”斯大林疲倦地说，“您是神父，自己看好自己的教区吧。”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一定考虑您的建议。”

“近几天内你的第一副手康斯坦丁·斯地潘诺维奇·库扎科夫就去上任。”^①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难道他会写剧本吗？”

“这有什么意义？你是从办公室出来去管电影的，短时间之内就爬到最高领导。你当心，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不要委屈了库扎科夫。是我推荐他去任这个职务的。”

“他好象是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剧本处工作吧！”我提醒你想想苏沃洛夫的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你为什么抵触？”

①他短期内就飞黄腾达：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剧本处工作人员，该处第一副处长，剧本处处长，总编，电影剧本部部长。斯大林死后库扎科夫失宠，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派去做普通工作，又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60年代再度又出山，任艺术出版社社长，全苏广播电视委员会委员——戏剧广播总编。——作者

“我已经有副手，第一、第二、第三全都有了。”

“没关系，挤一挤吧。派一个出去搞制片或派到有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去，那里需要俄罗斯族的干部。”

波斯克列贝舍夫说了真情，库扎科夫是斯大林的私生子，但他不知道他母亲是谁。

32

我以为斯大林对我冷淡了，但我错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每天夜里都来，要求苛刻，嫉妒过去的事和我的丈夫，嫉妒酒友们。

“我器重你，薇罗奇卡，”他在情欲冲动时低语，

“因为你拒绝当我的妻子。所有的女人都想当。你说说看，哪个女人不想权？我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恨你，想让你失踪。她见过你几次，情况全都猜得出，我从来不和她谈这个敏感的题目。想改变我的主意，办不到，想征服我——又不可能。”

斯大林点着了烟斗，不时喝一口烫过的酒，是他喜爱的格罗格酒。他说：“贝利亚想把你骗到手，可是你真行，躲过了国家安全部部长本人的手掌，”

人与大海分离的时候总有一种忧郁的心情，这是不可言喻的。我拿了几个硬币攥在掌心，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在那里，在远离岸边的海里，硬币无声地落到海底去了。上帝保佑，它们给我带来了幸福……

33

1945年10月15日符拉西克突然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害怕地问。

“到那儿您就全都知道了！”

他透过牙缝咕咕噜噜地说。

愁眉不展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已在等我了。他让我跟他去。我们沿着狭窄的走廊，狭窄的罗旋状楼梯走进一间黑洞洞阴暗的房子。四面八方都是圣像，一个个象活人一样，似乎带着谴责的目光看着我。斯大林说话声音很低，他的每个词都注入我的心并痛苦地刺伤它。

“现在你要忏悔。如果发现你说谎，那就别想活着出去。你这个淫妇，知道的事太多了，应该把你这个坏东西活活地砌到墙里，让你慢慢死去。”

最后一句话他是尖着嗓子恶狠狠地说出来的。我一个人呆在这个石头监牢里。我的头顶上好象有一位老者低沉的声音。我吓得浑身发抖。斯大林随时都能想出伤天害理的事。

“我的女儿薇娜·达维多娃！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只有他一个有权安排我们的浮生。我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下来是为了听你的忏悔。忏悔你的罪恶吧。我会尽力净化你被恶魔玷污的软弱的灵魂。不要怕我。”

“在说话之前我得先看见您！”

“忏悔之后我就到你跟前来。”

“我没有什么可忏悔。”

电灯全部熄灭了。忏悔室里一片漆黑。令人毛发耸然的喊声清晰可闻。豺狼在号叫，恶狗狂吠，猫也在叫。这是暴徒们在放电唱机。我两条腿站不住了，便把大衣铺在地上，坐着微微入睡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把我唤醒了。我睁开眼，见波斯克列贝舍夫正俯身叫我。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您的表现很满意。他允许送您回家去。”

那个寒冷的夜里，我在莫斯科散步，走了很长时间。我在人的海洋里随波逐流，再次感到求告无门，没有尽头的忧伤，孤独。我在深海里，眼看就要窒息，可套在脖颈上的绞索又让我游不出来。我无力再为生的权力奋斗了。当无人可向之倾诉苦衷时，心情是非常恶劣的。我想起了僧侣纳法纳伊尔。也许他还活着？但是怎能找到他呢？他还记得我吗？已经过去多少个春秋了。他想不想开口呢？我们的生活竟落到这步田地，在困难时刻居然要向苍天寻求保护。我相信他——是有能力保护我化险为夷，遇难呈祥的。可是为什么就该帮助我呢？我不是已经多少次都把他遗忘了吗！

莫斯科东正教大牧首公署打来电话，秘书转告说，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要见我。他派来了汽车，很和蔼真挚地接待了我。一个文静、不太显眼，脸色忧郁的修女兼管家摆好了桌子。大牧首请我在新年之夜到叶洛霍夫大教堂去唱歌。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为您虔诚的劳动，我们一定会重谢，教会不喜欢欠人情。”喝茶的时候我问大牧首，他是否知道纳法纳伊尔僧侣住在什么地方。

“那怎么不知道？纳法纳伊尔完全病倒了。他住在扎戈尔斯克，在圣三一谢尔吉耶夫斯卡亚大修道院。俗人不许去。女人也不能进入男修道院所在的地区。”

“我们认识，这个人在我生活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能允许我看看他吗，哪怕几分钟也好？”

“如果纳法纳伊尔修道士还有力量说话，他们会尽快安排您去见他。您上午去。”

大修道院也同样金碧辉煌，非常华丽。我最后一次到扎戈尔斯克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凭大牧首阿列克西的手书，我叩开了严实的修道院大门。殷勤的修道院长是一派贵族风度，他送我上了二楼。在狭小的斗室里，这位疾病缠身虚弱不堪的老者盖着一条普通的灰色被子躺在简易木床上。他用几近失明患有炎症的泪眼看了我好久。“我认出您来了，我的孩子！您怎么到修道院来了？说吧，不要瞒着。”

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他看了说：

“这就好了。哭一哭就会轻松一些。要节制欲望。获得胜利之后心里会轻松一些，而伤透了的心里——会产生强有力的灵性。我看得出来，您心情沉重。引诱者不会长久嘲弄您，他的末日不远了。你每天祈祷的时候都要寻找自己的路。再见了，亲爱的，别忘了我们的上帝。只要我在世，我就会一直为您祈祷。”

我怀着净化了的灵魂回到家里。给沃尔弗·麦新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来听音乐会。

幕间休息时他给我带来一束丁香花。然后我们到饭店去了。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他说，“两个钟头之内我们把该说的都说了，但主要的却没说。我不能对您内心的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因为您不信任我，而我当然也怕您。”但是他还是可怜我。

“就这样了，请把双手伸给我，闭上眼睛。现在注意听我说并立即把我要告诉您的话忘掉。您会比他多活 30 多年。1953 年春他就会死去，我相信，他不得好死，他的仇人有千百万，他身边那些人是最可怕的人。”

34

我准备了七套从 18 世纪的歌曲开始，包括俄罗斯浪漫曲在内的音乐会节目，剧目中包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浪漫曲和拉赫马尼诺夫优秀的抒情歌曲；斯堪的纳维亚作曲家格里格、西比柳斯和辛丁的细腻而独特的作品。

演员兼导演阿列克谢·季基来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举行的音乐会上。他的妻子，最可爱的女性，原芭蕾舞演员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也和他一起来了。

“在您唱演的歌曲里，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季基说，“我最喜欢的是格里格的《沿着通往故乡的路》和辛丁的《严寒》。在您表达的最细微的感情中我听出了一个备受折磨的灵魂的呼喊。要想了解您的内心，只消听听这两支歌就够了。”

季基夫妇把我载到他们家去吃晚饭。听季基说话异常有趣。我们倾谈通宵达旦。

35

斯大林衰老了，但是试图做出精神抖擞的样子。他让我明白，他不会让我清闲，我只属于他一个人。当我想走的时候，斯大林要求我留下。

“你在身边的时候，我心情好些。”

他躺到长沙发上。

“薇罗奇卡，给我读托尔斯泰《彼得一世》里描写波尔塔瓦战役的那几章。”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欣喜若狂地听我读。他能背诵

出年代和俄国将领的姓名。然后他叫来了波斯科列贝舍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去给我们订《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一世》的电影票。不要叫任何人来看电影。我一直到死都将对俄国沙皇的天才和伟大崇拜得五体投地。”

我问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为什么至今没有一部描写伊万雷帝的艺术片。

“听说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在搞这个题目。我认为他能胜任这个工作。”

送来了酒和凉菜，他的两颊泛起了微红色。他不停地听烟斗，用“用爵之花”牌香烟的烟系装烟斗。长期摸烟叶，他的手指已成了黄褐色。

“薇罗奇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您应当讨贝利亚的欢欣。他象我一样，也很粗野。您应该与他找到共同语言。只要您与他交上朋友，别人就不会再提一些混账的要求来纠缠您了。所有的人都怕他。建议您不要越轨，否则他会糟蹋您，然后象一块没用的破布一样把您扔到污水池去。”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想说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了，喉咙里嘎嘎作响，他眼神指向门铃。我按了铃，波斯科列贝舍夫吓得魂不附体地跑进来。医生们诊断是心脏病发作。

1946 年

36

战争年代的影响。我有一个月没见到斯大林。

新年前夕贝利亚打来电话。他用一种盛气凌人的老爷式的语气说：“亲爱的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能躲我们多少时候？您答应过的，我怀着小孩子样焦急的心情等着您的诺言兑现。请您来过新年。不能拒绝。”

大卫·基克纳泽开车来接我，他是一个英俊的黑发男子。这年青人幼时曾想当歌剧演员。他通晓五种外语，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网球打得很好，善骑术。很有教养、文质彬彬的大卫处处引人注目。共青团动员他到机关去工作。于是他到了贝利亚的秘书处。

贝利亚的别墅如同仙境。房子的男主人和他美貌的妻子尼娜热情地迎接客人。尼娜浑身珠光宝气。

“我真高兴，您终于驾临寒舍”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微笑着说。

大腹便便身体肥胖的马林科夫夫妇，安得列耶夫夫妇，伏罗希洛夫夫妇、杰坎诺佐夫夫妇、谢罗夫夫妇，柳明夫妇，维辛斯基夫妇，麦赫利斯夫妇，科布洛夫夫妇，米高杨夫妇，卡冈诺维奇夫妇，什维尔尼克夫妇庄重地走过嵌花地板的客厅。

……11点45分时，客人们应邀入座。祝酒声此起彼伏。马林科夫先说“亲爱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他说，“我举起这杯香槟祝贺我们的友谊，愿我们的友谊日久天长坚不可摧。”

乐队奏起了迎宾曲。任何人也没想起斯大林。他们只是把他当成屏障，以便于藏身其后。我们很高兴地看了一部法国爱情影片，由贝利亚讲解。出现刺激性很强的场面时，高贵的观众们粗鲁地大喊并激动地喝采。快要散场时，到夜里

两点钟，布琼尼来了。贝利亚捧腹大笑，高声说“又一个马尾巴来了。人们常说，不速之客比丑八怪还坏？”

布琼尼元帅没有听到“衷心问候”。我富有表情地唱了几个俄罗斯浪漫曲。许多人在悄悄地揩拭湿润的眼睛。欣喜若狂的尼娜·贝利亚跑过来说：“谢谢您给我的艺术享受！欢迎您常来！您的演唱艺术高超，动人心扉。”

若干年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贝利亚领着一个肥胖大块头、眼睛突出的人到我跟前来。尼娜沉默了，畏缩了，眼里含着泪走了。为了不让任何人看见，她悄悄地在揩泪。

“请认识一下，”他高兴地说，“电影导演米哈伊尔·埃基舍罗维奇·契阿乌列利。”

我的新相识眼睛滴溜溜转，笑着说：“很高兴。在大剧院多次听过您演唱。现在我才知道，您是什么样！”

我好奇地问：“什么样？”

“甜蜜蜜的！”契阿乌列利眼睛都不眨地说，“比巧克力糖还好吃！”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件您想不到的好礼物。”贝利亚小声说，“今晚微薄的纪念；12件套的咖啡具。中国人造瓷器是内行！有人告诉我说这是17世纪制做的。”

契阿乌列利走开了。艺术剧院一个年青的女演员玛林娜·科瓦廖娃整个晚上围着他转。她是著名的俄国歌唱家，俄国民歌演唱家科瓦廖娃的女儿。玛林娜是契阿乌列利的情妇。

“我们听说您要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去做巡回演出是

吗”？贝利亚问。

“是的，这几天我就该拿到出国护照了。”

“您出国之前我们友好地谈一次。愿您的恐惧感已彻底消失了吧？”

我用演员的语气回答说：“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我多少有点抱歉。”

大卫·基克纳泽很不好意思地问：“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能不能每周给我上一次课？我会付学费的。”

我说我要想一想。除了咖啡器皿之外，基克纳泽又带来了不出名的画家的美妙图画。工笔古朴精美，色彩令人目眩。我赞不绝口，不胜惊诧，为什么古代画家能创作出童话般的奇妙杰作？它们领悟了色彩的秘密，但是过去的伟大画家把自己的秘密一道带到坟墓中去了。

37

我第一次见到波斯克列贝舍夫身穿富丽堂皇的中将军装，尽管他甚至没当过列兵。

“您这里没有人，太好了。您在贝利亚家过的新年，是吗，薇罗奇卡？”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求我这么办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我终于尽一切努力把对您的无耻追逐停止了。”

“您是大好人！为这件事我应该吻您！”

“薇罗奇卡，我再说一遍，贝利亚是个危险的人，他早就对您耿耿于怀了。他有一个帮凶，您的世仇——安德列·维辛斯基。您要提防这个张牙舞爪的野兽。拉夫连季一副铁

石心肠，他比其前任要狠得多，捷尔任斯基与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贝利亚的爪子锋利无比。”

在我领到出国护照那一天，贝利亚约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一番寒暄之后他言归“正传”。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尽管您的许多崇拜者早已在地底下腐烂了，可是他们的文字证据保存下来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糊里糊涂，一直还相信您是一匹贞洁的母马。这使您免于死。”

贝利亚咧开嘴，令人厌恶的大笑起来。我要反唇相讥，可他粗野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们不坚持要您写字据保证不宣扬，我们喜欢认真细致的工作。每一次与亲爱的斯大林同志会面之后，您都要把所有情况告诉我。您是演员，您什么都不用演、描绘。只要您说一次谎，那我不打招呼让您去见死了的图哈切夫斯基。您可以在坟墓里选择生还是死。我忘了说，我的朋友电影导演契阿乌列利真心钟情于您。”

“我太高兴了。”

“您注意到了吗，您的老情夫变化多大？不要很久他就什么能耐都没有了。医生们说他最多再活5年。到那时候您就会失掉唯一的靠山。我担心在您这个年纪再找一个合适的人将很困难。”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这事不用您操心。”

贝利亚站起来，伸手要同我握手。“希望我们还是好朋友。记住，这首先是为您好。”

38

斯大林请我到孔采沃去吃饭。他让我讲这回演出的情

况。我知道他不爱听别人赞扬西方文化。他喜欢用的字眼是“腐蚀性的”，然后由马林科夫开头我们又加上“西方”这个词。“腐蚀性的西方”这个词载入他的常用语。

除了危在旦夕的安德列耶夫之外，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场。脸色发红、虚胖的日丹诺夫说：“该把朱可夫元帅从柏林撤回来了，在军队里他几乎成了神一样的人物。”

马林科夫：“如果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同意，我们就派朱可夫去当军区司令。”

斯大林：“谁接替朱可夫？”

贝利亚：“我推荐索科洛夫斯基将军。”

斯大林：“瓦西里·达尼洛维奇是个勇敢的士兵。我不反对这个候选人。不过不能用将军换元帅。太不成体统。”

莫洛托夫：“让他在新的岗位上好好表现，那就可以授他元帅了。”

斯大林：“对，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有的时候还真行。”

贝利亚：“有消息说我们‘全苏联的大长老’加里宁爷爷不久人世了。”

在座的人全都大笑起来。

莫洛托夫：“他还欠国家一大笔债务呢。”

贝利亚：“这个机灵的小老头一时也离不开女人。直到弥留之日还有女人给他暖那把老骨头。”

斯大林：“犯不上扯别人的性欲。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接替加里宁。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来。给3天时间你们拟好索科洛夫的任命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站起来。这意味着逐客。他不辞而去。贝利亚让我坐他的

汽车。他坐在我和契阿乌列利中间。

“我有点饿了。”贝利亚说。

契阿乌列精神来了。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当然和我们一块儿去了？”

“上午要去排练合唱，和乐队，我该去整整装。”

“您的装束就这样已经很漂亮了。”贝利亚挖苦说。

“除了导演以外，我还搞雕塑，喜欢绘画”契阿乌列利说，“得空时我想画一张您的裸体像。您弯下腰在盆里洗头，记得吗，雷诺阿有这么一张？”

“我没有时间坐在那里摆姿势，可以介绍几个最好的模特儿，歌剧院独唱演员和芭蕾舞演员：巴尔索娃，兹拉托戈罗娃，列佩申斯卡娅，什皮列尔，谢苗诺娃。”

贝利亚大声笑：“为什么不介绍您奶奶？”

我一声不响。

39

不讲马基雅弗利不能
理解斯大林的罪恶，不讲
尼采——就不能理解斯大
林主义者的哲学，而不了
解“共产主义学派”——
就不理解斯大林的失败。

——阿夫托尔汉诺夫

莫斯科为加里宁举行了葬礼。悲痛的领导们为热情的元老之死号啕大哭。每个人都在想，他们中间谁是接班人。政府委员按照衔级在陵墓观礼台上。发言的人把这个老淫棍的

功德捧上了天。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听说您有几个新的情夫了？”晚间斯大林问。

“没有，您说的什么呀！”

“我指的是贝利亚和契阿乌列利，这两个人用烧红了的铁也分不开。”

我忘了还有什么高低之分，笑着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是我唯一的男人！”

“这我就高兴了。有一件奇特的事等着您哪！”

“怎么跟您说呢？主要的是这件意外的事很公平，而您比谁都能足够估量它的价值。要到一所古老的莫斯科的房子里去做一次不远的旅行，那地方您年轻的时候常去。”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按了按铃，波斯克列贝舍夫无声地走了进来。

“什么时候开演？”

“刚接到那里来的电话，可以出发了。”

40

一些掘墓人，他们卖的是从寡妇和母亲那里弄来的面包……

——别尔戈利茨

前来卢比安卡的有：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阿巴库莫夫、科布洛夫、符洛齐米尔斯基、捷坎诺夫、柳明、谢罗夫。

“我们大家，”贝利亚吐着烟圈说，“都愿意看看活生生的

吃人肉的人。——可以开始了，安德列·雅努阿里耶维奇。”他对维辛斯基说。

“科学上，吃人用的是专门术语。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着吃人的现象。原始公社制度的末期吃人的现象更加肆虐。这与一种奇怪的看法有关，当时认为吃了人肉的人好象就能具备被食者的力量 and 特点。在古俄罗斯，吃人也是祭祀的仪式之一。”

“吃人的人是列宁格勒本地人吗？”莫洛托夫打断了他的副手的话。

“是的，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一个个吊上来还是一下子全吊上来？”暴徒阿巴库莫夫问。

“按照做生意的规矩，最好把商品全都展示出来。”贝利亚开玩笑。

卫兵严密看管着把4男1女押进办公室。一看他们的样子，就连政府的大男子们都为之一怔。马林科夫想呕吐，日丹诺夫过敏性咳嗽严重发作透不过气来，莫洛托夫用一条大手帕揩拭额头和脸上的汗，面如土色。其他人在吸烟，喝水。

“把男犯押下去，女犯留下。”贝利亚命令。

“让坐下吗？”吃人的女人要求。

“站着，娼妇！”阿巴库莫夫吼叫了一声，他过去曾任作恶多端的除奸部部长。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现在用鞭子抽她吗？”科布洛夫问。

“不着急。”贝利亚平和地指出。

“说出你的姓名和父名。”维辛斯基开始审讯了，“出生年份、教育、社会地位、党派，向我们交代你的父母情况，什么动机促使你吃人肉？”

“我叫科尔捷涅娃·齐娜伊达·帕霍莫夫娜。1910年生。当过共青团员。1935年入党。法律系毕业生。当过侦讯员，起初在雷宾斯克检察院，后来在列宁格勒维堡区。父母都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1942年饿死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挨饿。我在草料市场认识了一群有饭吃很健康的人。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好：皮大衣、卡尔库尔羊皮帽，羊皮斗篷。伊戈尔·安德列耶维奇。波纳契夫内是这群人的魁首。我第一次到他家去做客时被他的财富惊呆了：几个钢琴、几个吉他、名画、银器、瓷器、铜器、食具、圣像、纯金的刀叉。我简直挪不动脚。伊戈尔请我吃了一顿实实在在的肉席。建议我搬到他那里去住。我们同居以后，他在冲动时刻向我讲了私房话，承认战前他是市党委的教员。通过一些认识的医生取得了一级残废人的证明，用所得的一大笔款搞到一个掘墓人的职位。我冷静下来以后便问波纳契夫内，他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鲜肉。

“傻瓜，什么也看不出来。你吃人肉已经吃了4个月了。既然你吃足了，就该干活还债了。”女犯冷静地继续说，“我在市场上卖人肉做的炸肉饼。慢慢地就同一些养得肥实的人认识了。我们感兴趣的是等待补充队伍的青年。我把他们领到家里来。城里有许多空房屋。我挑了一所原属于牙科医生的舒适的房子。给这些客人饱饱吃一顿，把汤里放上安眠药。波纳契夫内就来验货，他很少挑出不合格的。”

“你们也杀孩子吗？”

“当然，小孩肉最好吃，最有营养。”

科布洛夫抽了女犯一鞭子。我感觉不适，可是贝利亚不许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我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给了我几片镇静剂。

“你们这伙人一共有几个？日丹诺夫问”

“11个”

“谁动手杀，退皮、去内脏，剁馅，炸肉饼怎么分工？”
维辛斯基问。

“我们这群人里有几个经验丰富的屠夫，我们把地下室改装成肉加工厂。”

“设备是哪里来的？”“有一个一流的肉类加工厂是由我的一位熟人菲尔索夫中校看守的。我们给他一架钢琴他就把一切都交给我们了。”

“你交代屠夫的姓名。”

“尼古拉·沃罗尼科，罗斯季斯拉夫·塔布列维奇，尼康。克鲁季科夫，马特维·多尔季赫，亚历山大·巴拉尼契夫。”

“卫国战争之前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对他们的过去并不感兴趣。谁也不爱谈自己过去的事。我们这伙人的座右铭就是活下来，战胜饥饿。”

“你的党证呢？”

“烧了。”

“你认为你的行为正常吗？”

“公民维辛斯基，你告诉我，列宁格勒党组织在哪里？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宴会吗？党干什么去了，怎么能让列宁格勒陷入重围，让几十万人饿死？我诅咒斯大林的党……”

“您什么时候被捕的？”

“1946年3月8日”

“在什么情况下？”

“请给我一杯水，我站不住，让坐吗？我脚都站累了。”

“接着说，我们还要听。”

“波纳契夫内用平头铁锹打死他的屠夫朋友塔布列维奇，斯托雷金、巴拉尼契夫、格罗马金把他们埋到坟地以后，我就想离开他了。尼康·克鲁季科夫和卡特维·多尔季赫也逃走了。每个人都藏了几百万，几千张“黄金债券”，银子、宝石、金戒指、耳环，手镯、项链。我们把死者的财产平分了。波纳契夫内记了一笔细账，他甚至列了圣像、折叠小神像、画、雕刻的清单。吃过一次人肉的人就不想再吃别的肉了。我们不能吃素食。我按波纳契夫内的建议去偷过孩子。3月8日的清晨在黑河区的卡尔波夫卡，我见到两个五岁的女孩子，她们在空旷的大街上玩跳房子。我让她们坐汽车兜风，她们同意了。我一见左边开过来一个车便拦住了。我答应给司机一大笔钱。玛莎和阿廖努什卡哭了，要找妈妈。我给她们吃巧克力糖。怎么劝也不行。这个上年纪的司机问：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在哪儿？”

“在家里。”两人一块说。

“这个阿姨是谁？”

“我们不认识，她给我们巧克力，我们就吃了。这阿姨是个生人，她不让我们回家。”

她们又哭起来，我开始给司机一包一包地塞钱，央求他尽快送我们到要去的地方。司机把钱装到口袋里，女孩子们还在边哭边说，汽车开到宫前广场。我掏出装了子弹的手

枪，司机打了一个信号，他操起改锥使尽全身力气猛打了我的手一下，手枪掉了。海军和警察跑过来，领走了哭号不停浑身发抖的女孩子，把我押解到军队的警备司令部。当天搜查了我的住宅。拆了地下室的木板，在那里找出盛珠宝的几个箱子和装备，然后逮捕了波纳契夫内、克鲁季科夫、沃罗尼科……”

“交代你们杀死和吃掉的人数！”

“我没数过。我们每天卖 10000 到 15000 个炸肉饼。”

“再说一遍，交代你们杀死和吃掉的人数！”

“500 个人。”

“带波纳契夫内！”

一个彪形大汉走进来。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令人毛骨悚然。他扁平的脸上那白色的松皮肤一缕一缕地下垂。

“波纳契夫内，交代你们杀死和吃掉的人数！”

“1456 人！”原列宁格勒市党委的教员，劳动红旗勋章获得者，荣誉奖章获得者用军人的口气清清楚楚地回答。

“在多长时间里你们吞噬了这么多人？”

“56 个月。”

“你们只用人肉做炸肉饼吗？”

“不，您说什么呀？”波纳契夫内大笑。我们用老鼠肉、大老鼠肉、猫肉、狗肉、鸽子肉，全搅在一起，人们吃我们做的炸肉饼可开心啦。”

“你们悔罪吗？”

维辛斯基公民，我看不出来吃人有什么区别！您枪毙了几百万，可我们延长人的寿命。”

“多尔基赫藏在哪里？”

“他坐机器船逃到瑞士去了。”

“你明白你们的下场吗？”

“遗憾的是，判死刑。”

“你们把被杀人的尸体放在什么地方？”

“在城根挖了一个大坑，到晚上在那里烧掉。”

贝利亚满意地手舞足蹈。

“现在进行第二项活动！”

柳明和阿尔托别科夫走到波纳契夫内的面前。

“拿着这根长针，”柳明说，“这是定做的，拿这根针扎你的女同犯。”

日丹诺夫站了起来。

“同志们，让我走吧，我不能再呆下去了。”

莫洛托夫恶狠狠地透过夹鼻眼睛投出逼人的目光：“您想让我们单独吞食在您的姑息下酿制的苦酒吗？我们是在工作。继续进行，同志们。”

“扎这个杂种的乳房！”贝利亚喊，“最好扎奶头。”

科尔捷涅娃被捆到椅子上。这披着女人皮的食人者狂吼起来。波纳契夫内用坚韧的目光盯着柳明看了一阵低声说：

“我不是杀人犯。科尔捷涅娃与我夫妻好几年，是我忠实的朋友。”

彪形大汉阿巴库莫夫那大手掌狠狠地打了他的下腮一拳。然后从地上拣起那根针就扎科尔捷涅娃，直到她失去知觉。

“今天审讯以后，”贝利亚说，“把这个娘儿们儿的牙齿钻掉，然后把这个没牙的臭货放到男犯号子里，预先告诉他们，她吃人肉。把克鲁季科夫和沃罗尼科押上来。”

科布洛夫递给进来的这两个人每人一条用很结实的皮革做的带铁头的鞭子。波纳契夫内奉命坐在方才科尔捷涅娃坐的那张椅子上。

“往死里抽。”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笑着说。

食人者摇了摇头。

“为什么我们要打一个好人？他——养活我们。”

“克鲁季科夫，战前你在哪里工作？”维辛斯基问。

“地理教师”。

“你哪，沃罗尼科？”

被问的人摇了摇头，阿巴库莫夫替他回答说：“侦讯的时候，沃罗尼科的舌头被割掉了。我们查实了，他的本名叫马尔穆洛夫。他负责买卖赃物，所有的贼“头”都认识快活的达格斯坦人采购站的主任若尔日克·马尔穆洛夫。”

贝利亚厉声叫道：“阿巴库莫夫，柳明、谢罗夫、捷坎诺佐夫、阿尔塔列科夫，既然这些被侦讯的人下不了手打自己血肉相连的朋友，你们就做个示范吧！”

审讯和肉刑一直持续到晚上。

“必须立即收拾这些食人者。”莫洛托夫说，“否则他们会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腐蚀犯人。”

“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不用您费心，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贝利亚斩钉截铁地说。

41

在孔采沃，到吃午饭时，领导人就心情舒畅了。我什么也吃不下去。

喝茶的时候。斯大林问他的宠儿日丹诺夫：

“你怎么能让列宁格勒发生吃人的事呢？”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面面相觑。他们打算不惜任何卑劣的手段，一定要挖掉通向克里姆林宫宝座之路的最危险的竞争者——不共戴天的日丹诺夫。

“列宁格勒血流成河，1200人饿死。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不可什么事都预见到。”

“说后悔话总是轻松得多。”马林科夫怒气冲冲地说。

日丹诺夫哮喘得透不过气来：

“对叛国者符拉索夫中尉的侦讯快结束了。如果我没记错，是您马林科夫推荐他到沃尔霍夫方面军当司令的吧？”

斯大林慢条斯理地说：“军事法庭会搞清楚谁往什么地方推荐过什么人。法官们——都是知书识理的人，由他们去定吧。我想再看一眼这个无赖。”

一番友好的打趣之后我们两个留在那里。

“薇罗奇卡，这件新鲜事给你留下什么印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笑着说。

“难道就在几天前您还想娶她为妻的心爱的女人就该这样去陪绑吗？”

“每个人都应有自知之明。我已经说过了，你太了解我们的内情啦。”

“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你离死只有一步远。拉夫连季央求我把你让出去。”

“那您为什么迟迟不动？”

“我早就看出你不是胆小的人。”

“是您教会我这样的。”

“别扯淡了，咱们还是重温老情分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我垂头丧气地跟他走了。夜里他对我说：

“你要小心，可别上贝利亚和肿眼泡契阿乌列利的圈套。对他们要谨慎。卡冈诺维奇想把他的妹妹小玫瑰花罗佐奇卡塞到我床上来。她还行，就是鼻子扁平，象我的睡鞋。你谁都不要怕，只是不得同任何人睡觉。”

42

斯大林到茨哈尔图堡去洗海水澡了，他患神经根炎。

我到里加的海滩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有多么惬意，欣赏隆起的沙丘，冰凉的海水，孤寂的桤树林和千年古松。我酷爱月夜，那时弯月透过云朵把海水映成白色，象是冲淡的牛奶。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高加索呆了3个月。最令我高兴的是他对我冷淡了。可是我继续受到监视，步步有人盯梢。由于这个原因我拒绝给大卫·基克纳泽上课。

尼娜·贝利亚请我去给她过生日。我和她相吻，送她一个水晶水果盘和一个银糖盒。生性愉快无忧无虑的契阿乌列利跳到我们跟前来：“时间过得多快！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忙着拍《宣誓》。您看过我这部片子吗？”

“遗憾的是我没见过您的《宣誓》。”

“我一定帮您忙，最近您哪天有空？”贝利亚走了过来：“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满意您的行为。您做得对，

没有主动给他打电话。只是咱们自己说，他现在有一个女人陪着消磨时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钟情于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妹妹罗莎·莫伊谢耶娃。这是日丹诺夫和拉扎里·卡冈诺维奇的功劳。不过，您别失望，我们不会让您寂寞的。据我所知，米沙·契阿乌列利有能耐代替任何一个男人！”

1947 年

43

乌云密布，
朝霞血红。

——c·爱森斯坦电影
“伊万雷帝”序曲

莫斯科的 2 月 17 日，暴风雪肆虐。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开始排演。我扮演玛里娜·姆尼谢克这个角色。心烦意乱、看起来瘦了一些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来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简直认不出您来了，出了什么事吗？”

“有人不经我同意，指定两个同志负责照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这件事是贝利亚干的。一旦我们弄到能搞掉他们的材料，我们就把他们连五脏六腑都吃掉，一把骨头也不留给他们的后代。”

“也许他们是好人呢？”

波斯克列贝舍夫咯咯地笑起来。

“您记住吧，薇罗奇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好人是没有的，我们比老狼还要坏。我不止一次对您讲过这个话。”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眯缝着眼睛，满意地喝了一杯泡红辣椒的伏特加。

去孔采沃时，我们一路上默不作声。到达的时候，又白又胖的瓦列奇卡低声说道：

“他们刚刚走进放映室，听说今天要玩玩，准备看一部关于沙皇伊万雷帝的影片。吩咐您们到那里去。”

斯大林笑脸相迎地对我说：

“嘿，迟到的旅行家，您过得好吗？您简直是藏得无影无踪了！”

“谢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巡回演出完全成功，莫斯科、剧院和朋友们都烦人极了。”

“我们的电影部长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流着泪请求对电影《伊万雷帝》下集发表意见。为了作出客观评价，让我们重温一下，从上集看起。”

看电影的人有：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亚历山德罗夫、莫洛托夫、塔尔列院士(关于拿破仑和塔列兰等书的作者)；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和沙皇伊万的扮演者尼古拉·切尔卡索夫。

我弄不清这部电影对斯大林产生了什么印象。我们都迫不及待地等着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谈论他的这个宠儿。殷勤的瓦列奇卡送来了饮料、火腿面包、糖果、卷烟、咖啡、茶和水果。

爱森斯坦疲倦的脸神经质地抽搐着。那些领导人紧张地

保持沉默，静待斯大林说出他的意见。那时他们拟定“正确行动方针”就比较容易了。万事开头难。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从那些战友和铁哥们儿躲闪不安的眼神中，看出他们的犹豫心情。这个沉默的场面使他觉得好笑。日丹诺夫气喘吁吁的咳嗽打破了这一伙“快活”人的呆滞局面。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说，他看出他的错误是把片子拉得太长，并且把下集人为地分成了两部分。因此整个片子的主要事件（粉碎利沃尼亚骑士团和俄国获得出海口）没有放进下集。影片各部分不成比例。过渡性的情节显得过长了。

由于心情激动，爱森斯坦口吃起来。切尔卡索夫继续作说明。他说，把影片改好是可能的，但为此必须剪去很多拍下来的素材，把远征利沃尼亚那几场戏删掉。

“您把禁卫军写得不对，”斯大林对导演说。“禁卫军是皇帝的军队。它和封建主的军队不同，它可以随时卷起旗帜脱离战斗，组成进步的正规军。您把禁卫军指写得象三K党一样。您把沙皇写成哈姆雷特那样优柔寡断。人人都在提醒他应该怎么办，而不是由他自己作出决策。说伊万雷帝的英明在于他为了防止外国的渗透而坚持民族性的观点，不许外国人进入俄国家，这样写伊万雷帝就有偏差，就不对了。彼得一世是一位伟大君主，他大开国门，让外国的影响进入俄国。叶卡捷琳娜还要更开放些。

“爱森斯坦的伊万雷帝弄成了神经衰弱病患者，”日丹诺夫一边咳嗽，一边说道。

莫洛托夫补充说：

“总的说影片紧紧抓住了心理描写，最着重描写内心矛

盾和个人的心境。

“应该正确表现历史人物的风格。”斯大林说，“上集中伊万雷帝和妻子亲吻那样久，在那个时候这是不可能的。”

“下集中塞满了拱门和地窖，没有新鲜空气，没有莫斯科的原野，没有反映人民的活动。不能只是一个劲地描写密谋。”莫洛托夫说道。

“伊万雷帝是很残忍的，”斯大林接着说。“可以表现他的残忍，但是应该指明为什么必须这样残忍。伊万雷帝的一个错误，就在于他没有消灭保留下来的五个大家族，没有把反对封建主的斗争进行到底。要是他这样做了，恐怕古代罗斯就不会出现混乱年代了。这是上帝碍了伊万的事：伊万雷帝消灭了一个封建主家庭，以后他却整整一年流着泪忏悔，求主赦“罪”，然而那正是他应当更坚决行动的时候！我们当然并不虔信基督教，但是也不必否认基督数在特定时期的进步作用。这个事件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俄国同西方紧密结合，而不面向东方的转折点。伊万雷帝刚从鞑靼桎梏下获得解放，就赶忙把罗斯统一了起来。

爱森斯坦疲倦地说道：

“我们创作有关俄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影片，并不是要向观众揭示十七世纪俄国的生活习惯，而是要揭示伊万的国家观念——君主专制的实际情况。我们想使伊万这个人物高于他的偶然的日常性格特征，首先是力图从这个人身上抓住其历史作用的伟大悲剧的特点。”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沉甸甸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伊万雷帝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他消灭的贵族太少了。像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和费奥多尔·巴斯马诺夫那样忠

于他的人寥寥无几，对您们来说，这是英勇精神和为祖国献身的榜样。”斯大林瞧着贝利亚说。在座的人缩头缩脑，领会了这个眼神的意义。

“现在我们想听听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塔尔列的意见。”

这个获得政府奖赏的年高望重的院士张惶失措地看着斯大林，不久以前他才从集中营放出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他赞赏地点了点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就我对伊万雷帝这个错综复杂时代的历史的看法，这个观点绝对正确。有许多证据证实伊万四世统治的初斯是盛世，说明16世纪中叶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年代，而这种希望是完全有现实基础的。这是文化和社会政治思想繁荣的时期。国家和重大改革实现了，印刷术开始发展，俄罗斯建筑的杰作瓦西里·布拉任内大教堂建成了。喀山（1552）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的归并开辟了发展同东方各国贸易的可能性。许多事实证明，作为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人民对同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的斗争是理解的。所有的人都明白，在俄国东部和南部边界的斗争和牺牲不可避免，而光辉的胜利又使烈士的血并没有白流，大大提高了年轻的沙皇伊万的威信。

切尔卡索夫知道斯大林欣赏他的天才，试图把谈话拉回来，多说一些电影的事，这样做是为了获准让他继续演电影。

“批评是有效的，”他深信不疑地说道，“批评以后，普多夫金拍了‘纳西莫夫’这部好片子。我相信我们干得不坏，因为我不只是在电影里扮演伊万雷帝的形象，在戏剧中也扮

演，我喜欢这个形象，我认为我们改编的电影脚本能够做到正确和真实。”

爱森斯坦默默地哭了起来。他不明白他的好朋友为什么要拯救他的心爱之作，使之免遭焚毁。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站起来说道：

“要是让我们修改影片，我们将以这里所说的一切为改片的宗旨。”

斯大林一字千钧地说道：

“要了解伊万雷帝成年以后的时代，得仔细阅读他写给安德列·库尔布斯基公爵的信件，研究他给别佐泽尔斯基修道院的西米昂·别克布拉托维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瑞典国王约翰三世和波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的书简。”

日丹诺夫说道：

“我提议让才能并不比爱森斯坦同志差的电影导演伊万·佩里耶夫来替换他。”

贝利亚打断他的话说：

“为什么要用佩里耶夫？大家早就看腻了他笔下的拖拉机手、养猪人和牧人了。我们有现成的史诗风格的大师米哈伊尔·契阿乌列利呢。”

每个人都推荐自己的宠儿作候选人。马林科夫参与了讨论，他说：

“喜剧和悲剧只有一步之差。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创作了杰出作品“快乐的孩子们”、“大马戏团”和其它影片。我们委托他试一试改拍“伊万雷帝”，好不好？要知道。让他当“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艺术指导不是偶然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斜瞟了他一眼，说道：

“达维多娃同志，您来说说。您是大剧院的主要独唱演员，您创造过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妇女形象。不用拘束，您不要管这里说了些什么，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我还记得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在大剧院里多么热情、奋发地创作瓦格纳的歌剧《女武士》的。他的影片《伊万雷帝》给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我敢说，只有天才的艺术家、艺术思想家和艺术创造家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我不是历史分析家，导演可能会犯一些历史学上的错误，但是除了创作者本人，谁还能改正这些错误呢？佩里耶夫也好，契阿乌列利也好，亚历山德罗夫也好，虽然谁也不否认他们有才能，但是他们都写不出能和我们的同时代人谢尔盖·爱森斯坦的才能相比美的杰作。”

斯大林高兴地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是一位好同志！我们把影片“伊万雷帝”下集的修改工作委托给爱森斯坦同志。”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问，对影片是否有什么专门指示。

“我不是给您发指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安详地说道，“而是说说一个观众的意见。必须正确有力地表现历史形象。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拍得极好。导演在历史时代风格方面可以变换手法。可以越过历史范围。上集中的库尔布斯基就演得顶好。斯塔里茨基公爵也演得很好。当了沙皇还用手去捉苍蝇！这样的细节是需要的。这就揭示了这个人的本质的东西。对演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会再现人物形象。他夸奖切尔卡索夫道，“您就会再现人物形象。”

气氛缓和了，变得友好了，我为此感到幸福。

44

多年的紧张工作终于使这位艺术家精疲力竭。伊万雷帝、处死、恐怖、背叛、拷问等题材对于我们的混乱年代来说是最现实的。谢尔盖·爱森斯坦写了一个新的电影脚本。他忍着心脏病的发作，继续创作。这位大师为了执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领袖指示，把伊万雷帝的形象塑造得和斯大林一样。爱森斯坦一面导演影片，一面想拍摄莎士比亚的剧本。1948年2月10日夜里，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人群涌向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足足有两天之久。交响乐队奏着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斯基福人”。参加拍摄《伊万雷帝》的音乐家们都哭了。然后把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的遗体运到音乐宫。那些不久前还故意诋毁他的佩里耶夫、契阿乌列利、格拉西莫夫和嘶哑着嗓子狂叫的米斯科伊，丧尽天良地参加了守灵队。经过解剖，医生们发现这位艺术家的心脏破坏了。由于脑力和体力上持续不断的紧张，心力衰竭了。我对发表那么多的演说感到惊讶，难道死者需要这些吗？演说并不能使他们复活。

45

……弃绝部落、家族，忘却亲爱的父母、忠实的朋友和兄弟骨肉……

——谢·爱森斯坦

《伊万雷帝》影片中

费奥多尔·巴斯马诺夫的

誓词。

把凶手恶棍用牙齿撕得粉

碎！

——谢·爱森斯坦：

《伊万雷帝》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布尔加宁坐上了国防部长的交椅。仍然对我热恋着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说道：

“你要知道，薇罗奇卡，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也没有过火行为，但是由于他一帆风顺，他比其余的人都怕事。他父亲是一个富有的贵族和世袭地主。母亲也是贵族出身，外祖母在沙皇时代是殿下的宫廷女官。布尔加宁 1895 年出生，1917 年加入共产党。他当过五年侦查员。捷尔任斯基称赞他，对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感到满意，并常常说道：

“我不明白，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哪里来的这一手？您天生是做机关工作的材料！”

布尔加宁总是笑容可掬，谦和，安静，不作声。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不提高嗓门。他判处人家死刑的时候，就像请求原谅似的，难过地垂下目光，对轮到头的牺牲品说：

“您请求我宽大，可是判处您死刑的不是我，而是布尔什维克党，是工农政权。”

“他极不善战，”波斯克列贝谢夫嘿嘿地笑道，“他这个部长能当成个啥样子，等着瞧吧。他也难免有些不好的小嗜好。每天要来点伏特加，大概不止喝一次。周六和星期天他

要打牌，而且这头肥马还专门偏爱少女。他喜欢高乳房的漂亮娘儿们，要牙齿长得整齐的。我们要同他打很多交道的，我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马上就会把那群畜牲结果了，机构必须更新。”微有醉意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踱来踱去，说道：

“有一回我们在他家里查出一个姘妇，她是茨冈人：“罗门”剧院的女艺人。似乎这个年轻姑娘早就替我们做事了，而且还在向我们要钱。他当时还在我们这里坐着呢！”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露了露长着火红色汗毛的拳头，然后又慢慢地松开，“布尔加宁不会反对我们的，可要是这个娼妇变成了毒蛇，转向另一方，忘记了大家对她的亲切态度的话，那时我们就命令那个茨冈美女把这位国防部长勒死在床上，还可以不费力地把甜蜜蜜的药粉倒进茶里或者咖啡里去。有几个年高望重受人爱戴的老药学院士考虑到一种药片，把一粒很小的东西放进汤里或是甜煮水果里，人就……·完了。死人……·解剖尸体也不会发生问题。病理解剖学者将写上：‘心脏病致死……’”

我心惊胆战地听了这位克林姆林宫副总管的闲谈，不知不觉地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

“告诉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非常迷恋卡冈诺维奇的妹妹吗？”

“我怎么对您说呢，薇罗奇卡？”

客人又把一瓶伏特加挪到自己跟前，用杯子喝，拿冷肉和腌黄瓜佐酒。

“为了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莫洛托夫依照贝利亚的建议，向拉扎尔提出给斯大林保媒，娶他的妹妹为妻。他

们相信阴谋能够得逞，到那时，这个肮脏的小集团就能最终支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了。这个三套马车说服了罗莎。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宴会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注意到了她。我们和马林科夫把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在住宅里的一次狡猾的谈话用速记记了下来。罗莎每星期拜访一次斯大林同志。那三套马车盼着让她怀孕，可是我们盯住这个大鼻子丑八怪，要是搞出了问题，就强行拉她去做流产，那时就有理由干掉那个该死的犹太佬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知道我会守口如瓶，便继续说道：“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个狡猾的犹太人。他在斯大林身边好多年了。他自认为明哲保身，但是从旁看，他不是一条变色龙吗？他们都是钻人工农阶层的寄生虫，他父亲莫伊谢·卡冈成了犹太亲戚，头戴老式犹太圆小帽，拉扎尔从小就服侍他，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您瞧，他倒钻营到当上大部长了！薇罗奇卡，你耐心点，我把那些坏蛋全讲给您听。这伙肮脏东西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喜欢得到奖赏。削尖脑袋钻的布尔加宁当上了元帅，多么可笑！他喝伏特加把鼻子弄得总是灰褐中带点红色。大眼鬼贝利亚当上了元帅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扎尔也是劳动英雄！而我，我不是抱怨，总是拚命地干，什么都得不到，这就是你的公道……”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到共产主义？”

“我们在阴曹地府会看见的。在那里，刽子手和牺牲品一律平等……”

大卫·基克纳泽来到我家。这个小伙子乐于去做每一件交给他办的事情哪，怕是最鸡毛蒜皮的事。他什么报答也不要，只是长时间默默地看着我。大卫从来什么事都不打听。

我们开着小汽车逛莫斯科。天色向晚，远处出现莫斯科郊外的特罗伊茨科耶村。月光照着教堂。白发苍苍的老看守发觉了我们。

“上帝的殿堂禁止入内！”他深皱着褪了色的眉毛，用假声说道，匆匆地碎步跟在我们后面。“我知道您们不是一般人，好吧”他摇着满是银发的头，就这样，我带您们参观教堂，要不然一两天工夫人家就把他给拆了，或者把它变成库房。现在大家在许多教堂里检劈柴呢。”

因年久而破裂的墙上的红橙色灯光，把白石头的装饰照得一清二楚。教堂内保存着鎏金雕刻的圣像壁残片，从前有个时候这个圣像壁和拱门一样高。特罗伊茨—雷科沃的教堂是古罗斯留下的最后一批古迹之一，是它的最后杰作。这个爱说话的老人说，他年轻时是一名教士，就在这个教堂供职，那些兵荒马乱的年代和他毫无关系。

“好同志，请别嫌弃，顺便到小木房去喝点蜂蜜茶吧！”这位教堂看门教士邀请我们说。

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矮小整洁的老人对我们的到来有说不出的高兴。看得出，这里很少有人光顾。他在油污的围裙上仔细地擦了手。桌上放着一瓶4分之1公升的伏特加和装有腌黄瓜的大木碗，还有香喷喷的家庭烤面包、蜂蜜和一瓦罐刚挤出来的牛奶。老人得意洋洋地把用木炭烧开水的茶

炊端了进来。我陷入沉思，为什么在这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低矮的半童话式小木屋里，一切是这样好，这样安静呢？要是能永远这样下去多好！偶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化一下，多么惬意啊！

老人拿一把大钥匙打开生了锈的挂锁，然后向手上吐了口唾沫，把一口旧的包着铁皮的箱盖打开，那里面装满了古老的圣像和折叠的神像。“我们是罗科沃洛圣像画画匠。”

他自豪地说道。“曾祖父、祖父、父亲都画圣像。我保存它们已经好多年了。现在我谁也不让看这些圣像。有时人们对圣像不太好，甚至是不好。我有一个朋友是僧侣，在佩乔尔斯基修道院度过了一生。大公爵惩罚他，把他从札哥尔斯克赶到普斯科夫。他是个可尊敬的人。他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常到我们这里来作客，他把所有的圣像打开，看个没完没了。那以前，这个聪明人还能正确无误鉴定是谁的字体，拿出画着圣像的板子来，他还知道作者姓甚名谁呢。”

我低声问道：

纳法纳伊尔修道士还活着吗？”

老人警觉起来，说道：

“您从哪里知道他的？您这个俗界的小姐，同上帝的人有什么关系？”

“我们和修道士纳法纳伊尔很少见面；相信吧，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您有什么关于他的消息吗？”

“一个月以前，从那里来了几个人，是虔诚的敬神者，他们说他的情况很糟，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人家能让我去修道院看望修道士纳法纳伊尔吗？”

老人滑头地微微眯缝着眼睛说：

“修道院里住着修道士哈尔拉姆皮，他是修道院长的左右手。请对他悄悄说，为了不让人听见什么，就说特洛伊茨科耶村的格里戈里老爹和阿格里皮娜·谢苗诺夫娜大娘向他问好。我们和他就像亲戚一般。小姐，上帝保佑我们吧，要是你对修道院长，尤其是对旁人说了什么，马上就要遭到痛打的。”

我们想酬谢这位善良的老人，但是不行。

“原谅我吧，小姐，和您这位好同志先生，难道我们像卖艺的？我们不需要施舍。欢迎来，善良的人我总是喜欢的。”

大卫·基克纳泽和我告别时说道：

“谢谢，为了这个不寻常的夜晚。我渴望着再来一次。”

我沿着小树林前往我的住宅时，记起了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的初次会见。我的心砰砰跳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过了这许多年，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47

斯大林召我到克里姆林宫去。他心烦意乱。他得了一种怪病。我一进门，他就恶狠狠地叫起来：

“您自高自大，不知道为什么骄傲了，开始回避我了！”我没有打断他的话，静听着这位导师兼沙皇的讲话。“你不但来看望我，倒是去图书馆闲逛，跑到博物馆和马戏团去了！”

“亲爱的，您别发火，戏院正在排练您喜欢的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我演玛丽娅·克尼舍克这

个角色。为了真实地扮演这个狡猾的波兰女人，必须研究那个时代。”

斯大林变得温和起来，他那张松弛的麻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

“我还以为您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呢！谁也不要斯大林老头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在门口探头。他抱歉地眨了眨眼睛，说道：

“大牧首阿列克西在接待室等着。”

“把他带到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去，我们马上就来。”

我们经过灯光明亮的地道进入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以符拉西克为首的体格健壮的军官们护送我们，不远处，胖得像皮球的将军们吃力地拖着步子。

“必要的仪式到此为止，带到地方了，滚开”斯大林刺耳地说道。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走到大牧首跟前，紧紧地偎着他。老人祝福了斯大林，一面安详地说道：

“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还没忘记上帝啊！”

我为了不打搅他们谈话，走开了，但是共鸣声盖不住他们的谈话。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我耳朵里。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必须休息一下”全俄大牧首像对小孩子那样温存地说道。

斯大林从胸膛里冒出一阵嘶哑的叫声：

“我们同残暴者战斗，感到疲倦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向阿列克西诉苦道。“您知道，俄罗斯其大无比，而我只有一个人。”

“现在谁也别相信”，这个外表如此安详的东正教徒用教训的口吻低声说道，“别忘了上帝，经常做祈祷，就能体验到伟大的天恩。”

“请常到我们这里来吧！”斯大林恳求道，“我们总是欢迎您的。”

“您看我还没有说呢，越是老，行动就越困难，两只腿沉得很。”

“我们会给您一辆新汽车。俄罗斯的大牧首无论如何不应该受穷困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有力地说道。

敏锐的斯大林看出大牧首阿列克西有什么话还没有说出来。

“至圣的大牧首，您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是有什么要求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俄国是否需要开放一些新的教堂？没有我主，俄国人民难以生活下去。”

“我们将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还有什么吗？”斯大林疲惫地问道。

大牧首到克里姆林宫来见斯大林，显然是为了提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可是他踌躇不决。

“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镇札哥尔斯克，有一个拉夫拉·特罗伊茨·谢尔盖耶娃修道院。拉夫拉已建造 600 年了，直到今天吸引游人。沙皇伊万雷帝和鲍里斯·戈都诺夫去过那里，国王彼得一世也到拉夫拉祭祀过，祈求上帝宽恕他那懒散多病的儿子——王子阿列克塞。”

“大牧首，不要费时间了，你说，需要什么？”斯大林打断至圣的话说。

“拉夫拉是俄罗斯土地的骄傲，而札哥尔斯克全都破烂不堪了。”

斯大林生气说：

“至圣阿列克西大牧首，你来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您应该祈祷，开导人，但是这是建设什么国家的事，在哪里建设，我们决定不要东正教会参加。”

俄国东正教士快快不快。他起身向门口走去，不告而别。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挡住他的去路。

“阿列克西，请原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强硬地说道，“教会不应该干预俄国城市建设的事。我们吗，也不教你们学做教会仪式。”

“再见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大牧首说。

斯大林把我叫来。

“他是个很好的聪明老头！”他说道，“这样可敬，年事又高，应该发给他一枚列宁勋章。”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坐到沙皇的宝座上。把饰有宝石和十字架貂皮制的沙皇金冠戴在头上，手执沉甸甸的镶满珠宝的沙皇权杖。我是头一次见他穿上这种服装。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这种服装对您很合适！您穿上就成了真正的沙皇了！”

“到我这儿来，薇罗奇卡！”他低声说道。

我慢慢地向斯大林走去。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听您的！”

“你并排坐下，这里是皇后的座位。”

我不能听他的。

“戴上皇冠吧，那你就会把玛丽娜·姆尼舍克演活了。

你瞧，我们没有导演也能排演。”

晚上我们去他心爱的孔采沃。他不吃晚饭。我从他声音中听出一种诉苦的调子。

“我糟了，心里憋得很。夜里简直睡不着，做恶梦，这是凶兆。五个血斑日夜跟着我。薇罗奇卡，同你在一起痛苦还好受些。靠近点，我挨着你睡……”

48

大卫·基克纳泽送来一个十分精美的花篮。为这件事我抱怨他道：

“我接受您的花不合适呀！”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过一小时您要去会贝利亚同志。我送您到他别墅去。”

“这不可能。剧院规定有夜间排演，休息一会以后，电台要录音。还给我叫来了交响乐队。”

“好吧，我给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挂个电话。”打完电话后他说道：“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不满意地说，要是我和您说不通，那就说明我能。他令我寸步不离地跟着您。夜间排演以后，我们还得上他那里去。”

我弄不清大卫对贝利亚更忠诚些呢，还是对我更忠诚些。问题是够微秒的，我只得相信自己的朋友了。“大卫，您为什么要和我相好？”我天真地问道。

基克纳泽走到我身边，吻着我的手说：“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看了您的很多歌剧，您的表演、声音和新的演员形象，我不由自主地想了许多。过去我无所事事地过日子，今天过了不想明天。我就像玩具不倒翁似的，在人的漩涡中

打转，碰碎脑袋。请让我默默地像神一样地崇拜您吧。”

“大卫，您的纯洁态度使我受到感动，可是您太冒险了！在您生活里还会有弯路、暗礁和不可预测的陷阱需要越过呀！”

“在最困难的决斗中我也会捍卫我们之间可以叫做圣洁的友谊，”这个年轻人忿激地说道。

“可是除了寒冷刺骨的大风外，还有一些凶恶、嫉妒和残暴和人哪！他们会想方设法妨害您的。为了战胜他们，就应当成为机敏的外交家和随机应变的政治家。”

“我尽量照您的忠告办。”

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下面几句话：“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我的一个亲戚，我父亲的兄弟契阿乌列利想要见您。要是您不太反对的话，他会顺便去看您的。”

我不能这样快就相信大卫·基克纳泽，至今我还不了解他呢。

49

贝利亚邀请我去和他吃晚饭。有年轻漂亮的姑娘们侍膳。

“我喜欢艳丽的处女”贝利亚微笑着，一面从高脚水晶玻璃杯里慢吞吞地品尝亚美尼亚白兰地，“您来了我很高兴。您不用脸红，我不是恭维您。他把门关得严严的，吩咐副官谁也不让进来，又说道，“自食其言，这不好。”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您整夜同革命统帅在一起，一个字都不给我们说吗？我们不是和您约定过吗？”

贝利亚开始翻白眼了，我害怕得脸色发青，我的恐怖使他感到满足。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最最英明的斯大林同志和您说了些什么？他跪在那里，怎么和您××的，是在地毯上或是被窝里，他是怎么干的，坦白地说，难道他还有本事吗？我们是自己人，不用不好意思。”

“我拒绝回答这种问题，我可以走了吗？”

他恬不知耻地从牙缝里说道：

“您别装假正经了。”

我慌张地看着这个折磨我的人。贝利亚按一下电铃，萨尔基索夫走了进来。

“米哈伊尔·埃季谢罗维奇在哪里？”

“他在办通行证。”

契阿乌列利身穿一套优雅的外国西装走进来。他和贝利亚握手问好。然后他用格鲁吉亚语说了些什么，转身对我说道：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今天是我的命名日。别墅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有茨冈人、小夜曲、吉它、焰火，还有半裸体的女神让我们开心。对这件事您有什么意见？”

“明天我的事很杂，有两个排演和一次演出。”

“真是毫无办法，艺术是需要作牺牲的，”贝利亚执拗地说道。

50

身穿轻薄透明服装的年轻人送来饮料、食品、水果和糖

果。从她们的脸孔、长睫毛的眼睛和做作的微笑，可以看出她们处于宫女的地位。

贝利亚、契阿乌列利、大卫、基克纳泽和科布洛夫穿着东方的丝绸长袍。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鼓一下掌。厅里出现一个满头银发、面部枯瘦的人，他是司仪。

“叫茨冈人来！打发老头，老太太滚蛋！”

一群年轻而热情奔放的茨冈人大声叫喊着、打起土匪般的口哨冲了进来。

“他们的长裙子有什么好看？”这位斯大林《宣誓》的创作者摇着头，喃喃地说道。“裙子和连衣裙我们在家里都看厌了。”

歌和舞结束了。高个子黑眼睛的美人奥莉加走到贝利亚跟前，说：

“宴请演员开始要这样做，先给他们手里放上钱，然后开始跳舞，一直跳到全身湿透为止。”

人们把茨冈人带进餐厅，那里给他们摆好了桌子。贝利亚递给基克纳泽一叠钞票。茨冈人开始吵起架来，人人都想得一份。这些不幸的人不明白他们进了什么样的黑窝子。

茨冈人转着圈飞快地狂舞。酒气使他们热烈的心温暖起来。一个灵巧的十六岁的茨冈女孩跑到大厅中央。吉它和曼陀铃的琴弦叮当响起，唱起了尖声的旧曲子。这个一丝不挂的茨冈女郎飞跑着去拣钱。少女的乳房高高隆起。她微微撅起的樱唇红艳艳的。贝利亚毫不掩饰地看着这位妙龄美女。跳完舞后，他把她叫到跟前来说：

“跟我来，美人儿，我要送你一件想不到的礼物！你的

女伴和男伴会嫉妒你的。”

少女信赖地看着这位富有而亲切的主人，一点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权力。

“我穿上衣服就来，不穿上衣服不合适，跳舞是另一回事。”

贝利亚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说：

“为什么要穿衣服呢？我们走吧，这样更好些！”

他紧紧抓住茨冈女郎的手。刚一关上门，吓得魂不附体的、披头散发的莉莎就跑进了大厅：

“我妹妹在哪里？”她异常紧张地尖叫道。那个戴眼镜的人带她到哪里去了？”

死一般的寂静。契阿乌列利下令跳舞唱歌。这个苏联人民演员十分明白，他的朋友贝利亚元帅把那位十六岁的茨冈女郎带到哪里去了。

过了 40 分钟，那位茨冈少女出现了，她一脸苍白，身上打颤，泪流满面。一个钻石金项链在她脖子上闪闪发光。金子上的红宝石闪烁着血一般的斑点。茨冈人把少女团团围住，他们对她绝望的样子不感兴趣，用贪婪嫉妒的目光看着那件宝贵礼物，在他们看来这礼物就是因为她热烈的舞蹈才得到的。

身上洒满香水的贝利亚从旁门走进来。那位茨冈女孩跑到他跟前，咽下泪水，用变了调的声音高声嚷道：

“你这头该死的狼，我爸爸反正要除掉你的！你活不长了，恶棍！”

基克纳泽想用手堵住女孩的嘴，没来得及。贝利亚大声叫道：

“把茨冈人都关进牢房！把婊子们的牙拔掉，拿鞭子抽，让女人们尝尝挨饿的滋味，然后全送到集中营去！”

为了取悦这位器量狭小的领导人，往大厅里送来几名芭蕾舞女演员，我知道这几个女孩是舞蹈学校的高年级学生。

契阿乌列利贪婪的目光死盯住那个十六岁的腿足有力的金发女郎。拉夫加季·帕夫洛维奇遮住他的视线，笑着说：

“米沙，让我们抽签，看谁先来，好不好？”

契阿乌列利同意了。他那毛茸茸的沉重有力的拳头握住一根火柴。应该猜出火柴捏在那只手里。传来胜利的狂吼声！贝利亚赌赢了。

“要说服那个美人同意，太困难了。”契阿乌列利说道。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把女孩叫到跟前来。

“你叫什么名字，美人？”

“玛莎·拉金娜。”

“你住在哪里？”

“住公共宿舍。”

“要是过一个星期你搬进一个设备齐全的两居室套间去住，那会怎么样呢？”

“那我就热烈地吻您。”

“你会接吻吗？”

女孩脸红了，红晕从脸部扩散到耳朵，这样一来她变得更美了。

“脸一红，就说明你说的是真话。我们一定相信你的话是能兑现的！”贝利亚追问道。

腼腆的玛莎并没有惊慌失措，她说：

“房子还没有，您就想提前接吻吗？”

贝利亚、契阿乌列利、基克纳大声笑了起来。

“您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写封信，”拉夫加季·帕夫洛维奇对大卫说道：“要他在一周内给玛申卡·拉金娜找一套房子，并且装上电话，由我们付钱。”

女孩飞跑到贝利亚面前，用雪白美丽的双臂搂住他的公牛脖子，用成熟多汗的樱唇和长时间诱人的亲吻掩住他的嘴，然后说道：

“我希望，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您说的都是真话？”

51

为了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大剧院准备演出瓦诺·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剧中的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北高加索，说的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事绩，正是他，这位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2月18日在他的莫斯科住宅里自杀了。谢尔戈同志这位斯大林的好朋友，知道他头上早已浓云密布。自杀后一天，叶若夫拿着拘票和给奥尔忠尼启则的备用手枪，冲进了故去的人民委员的住宅。

谢尔戈在煤气炉的烤箱里留下一个字条，上面写道：“再也不能相信斯大林了。他在扼杀布尔什维克党。这个人丧尽天良。列宁死得不是时候。要是不撤掉斯大林，俄国就要灭亡，他会把俄国淹没在血海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1937年2月18日于莫斯科。”

有人告诉我，这位“铁人民委员”谢尔戈同志在北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烧杀劫掠。在他土匪般的劫掠后，

留下的是烧毁的房屋、号哭的鳏夫寡妇和饥饿不幸的孤儿。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把整个整个村庄斩尽杀绝。难怪父老们把奥塞梯叫做“流不完泪的地方”。

到现在我们才认识这个专打儿童和妇女的人，我们国家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我们诅咒所有这种小人。

我把奥尔忠尼启则用枪自杀的事告诉我一位奥塞梯同志时，全胸挂满勋章的著名艺术家英明地说道：

“他自杀是对的。这个举动涵义深刻。我们家乡的城市符拉基卡符卡兹改名“奥尔忠尼启则”的时候，人们整整一个星期拒绝工作。从整个高加索调来了军队。对抗武装力量是困难的……”

歌剧留下的印象令人难堪。第一幕演完后，大厅空了一半。斯大林委托日丹诺夫起草了一份例行公事的决议。

52

我到普斯科夫去参加两次音乐演出，我坐出租汽车到了佩乔尔斯基修道院。我来晚了，我的朋友纳法纳伊尔修道士故去了。殷勤的修道士们带我去看了他的墓，墓上竖了一个检朴的木头十字架。我请教士们念了“安魂祭文”。为了酬答他们的效劳，我赠给修道士们一些礼品，在纪念碑上留下了钱。

人人都知道，歌唱演员在音乐会上不能说话，更不能发表未经批准的讲话。我自作主张破坏了这个规定。我走到灯火辉煌的舞台上，说道：

——我把我在普斯科夫举行的音乐会献给我的把兄弟纳法纳伊尔，作为复活节的纪念……

阴郁浮肿的哮喘病患者日丹诺夫把我叫去。他唾沫横飞地说道：

“达维多娃同志，您违犯了我们正当的规范。谁允许您在舞台上谈一个叫纳法纳伊尔的修道士的？而且您还把他叫做把兄弟？我们不得不严禁您这种自作主张的行为！”

“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纳法纳伊尔是俄国最纯洁英明的人中的一个。就连您，我也不许您去玷污对他的悼念。”

日丹诺夫生气得咳嗽起来。他的脸气得胀鼓鼓的，似乎要炸裂了。他清醒过来以后便震耳欲聋地咆哮道：

“您并没有白去普斯科夫一趟！达维多娃，我们要取消您的资格。”

我在走廊里遇见马林科夫，他请我顺便到他那里去。我谈到了纳法纳伊尔，谈到普斯科夫的音乐会和同日丹诺夫的谈话。

他微微眯缝着眼睛，笑道：

“您什么也别怕，遗憾的是他注定会死的，他活不久了。”然后他问道：“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望您呢？”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我高兴和您见面。”

生活仍在继续。

渐渐衰老的领导人牢牢地抓住救命的权力不放。要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也不会的，是从来不工作的。他们用“镰刀和锤子”互相痛打。我每过一天，都愈加深信他们是渺小、污秽和卑鄙的。

1948

53

谁伟大，谁渺小，
都是命中注定。
人世间，
有两扇大门。
一扇大门里是——死，
另一扇里是——生。
——尤谢夫·哈斯
——哈吉布·巴拉
萨贡斯基

马林科夫约定在沃罗夫斯基大街的一座“不错的房子”里见我，我去过那个地方。我有一段时间没见他了，他更加肥胖了。对不起，我变得烦人了！”

“亲爱的，您又让我难堪了。我不能摆脱那个封闭的圈子。一个崇拜我的著名领导人或准领导人死了，就会有两个新的冒出来接替他，像雨后春笋一般。您该知道，年老体衰的斯大林到现在还没有忘记我呀。”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连说带笑地欢迎我前来。

“停在大门口的汽车里有点小礼品等着您呢：花篮、糖果、高级法国酒和各式各样的美味食品。要是我没说错的话，您，薇罗奇卡，好像喜欢吃鲑鱼、鱼子、干卤鱼脊肉和星鲉似的。

“谢谢，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很感动，我相信这些礼品是您的一片心意。”

“是一片心意，真心的。薇罗奇卡，我们好久不见面了！有一个问题老是使我揪心，您的心难道就这样向我封闭了，不能更改了吗？对不起，我变得烦人了！”

“亲爱的，您又让我难堪了。我不能摆脱那个封闭的圈子。一个崇拜我的著名领导人或准领导人死了，就会有两个新的冒出来接替他，像雨后春笋一般。您该知道，年老体衰的斯大林到现在还没有忘记我呀。”

马林科夫愤怒地咆哮道：

“到时候算账吧！我比您还要恨他！”

“维辛斯基每周都挂电话来，这头猪还在纠缠；死乞白赖的骑兵布琼尼在公开场合向我送飞吻；不久前在一次招待会上伏罗希洛夫邀请我上他的别墅作客，我同他发生了冲突；布尔加宁元帅用甜蜜的恭维话来纠缠我；莫洛托夫书生气十足地向我调情；卡冈诺维奇说他妻子到疗养所休养两个月，劝说我到他家去，昨天烦人的赫鲁晓夫又想起我来了。您说，发生了这些事以后，我还能活吗？怎样摆脱男人们这种鳃褻打算呢？我并没有忘记贝利亚、梅尔库洛夫、杰坎诺佐夫、谢洛夫、契阿乌列利正挡着我的路。”

“您说得对，薇罗奇卡！管住政府里这些公马是不容易的。把他们赶进马厩更不容易。好难对付的一帮人！日丹诺夫很碍我们的事，很快就会摆脱的。不过要收拾贝利亚不那么容易。契阿乌列利是他的臭走狗。等着吧，他们马上会遇到残酷无情的下场。我要亲手在他们肥脖子上套上绞索。其他趋炎附势的食客起的作用不大。”马林科夫喝了一杯浓茶后

继续说道：“我们两人稀有的会面使我心神不安。我仍然有一种掺着病态的幻觉，觉得一切都完了，应该重新培养耐心，等待着您的垂青。我盼望每天能见到您，每夜能爱抚您的身躯……您对我永远是新鲜的，未曾一亲芳泽的，腼腆羞涩的和最美好的。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有爱情，要是感情深沉真挚的话，它会帮助你克服一切痛苦。”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亲爱的，我怎么能同意呢，您有家庭，妻子，几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有丈夫，也不能那么简单地和他离婚了事，而且还有斯大林呢！”

“我知道您说“同意”有难处，可是我可以期待吗？”

“9月份我满42岁了，难道您还需要我吗？”

“是的，薇罗奇卡，需要的！”马林科夫异常激动地低声说道。

“这样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期待总是不嫌迟的！”

幸福的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紧紧地向我依偎过来。”

在大剧院设宴祝贺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主要演员。斯大林一直很满意。他在演出结束后说道：

“这出戏应该得斯大林奖金……”

我到斯大林那里去的次数少了。他有其它一些事情要办。他开始经常生病。孩子们也长大成人了，我几乎不认识他们。那些领导人和“人民”筹备了七十寿辰的盛典，场面很盛大，到会的人很多。8月31日，日丹诺夫“猝然”死去，在他死的前三天我在一次招待会上还见过他。还记得马林科夫当时说过的一句话。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这三套马车没有主要对手了。现在他们中间又出现了二者必需择一

即谁战胜谁的窘境，斯大林感到悲伤；他喜欢日丹诺夫。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嫁给了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贝利亚忙于内讧，离开我了。马林科夫干掉了他的朋友契阿乌列利。

我去伊朗和匈牙利访问演出，从波斯给斯大林捎回两件漂亮的长袍。他接下了礼物，但没有显出特别的热情。他第一次表现出对出国演出情况的冷漠，露出一种不关痛痒、全然无所谓的眼神。

1949 年

54

他开始步入生活，头几步就表现显露了他终身不变的主要特点。21岁的时候他的道德和他84岁时全然一样，丝毫不差。那种严酷无情、铁石心肠，与他个人利益无关的一切事情的决不关心，那种全然绝对的否认道德，那种对待周围人的态度：制服笨人并加以利用，力求与智者和强者为友，但是要记住，如果你比他们聪明

的话，所有那些人都应该成为你的工具，——永远站在凶恶的强盗一边，别站在受害者一边，鄙视失败者，但要崇拜胜利！

——引自塔尔列：

《塔列朗传》。

斯大林的性格的确多变。谁也不知道一分钟后他要干什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使部长们张惶失措。他谁也不相信，认为人人都想骗他。莫洛托夫曾经局部失利，维辛斯基坐上了他的外交部长的交椅。斯大林的秘书处里出现了切斯诺科夫和安德里亚罗夫这两个阴险毒辣的新人，他们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走卒。大家在背后把体质很弱的安德里亚诺夫叫做“锡纸小房”。贝利亚的人给波斯克列贝舍夫“安排”了两次险情，他莫名其妙地活下来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下令把这两个失败的恐怖分子枪决了。

我因扮演玛丽娜，姆尼舍克这个角色得了斯大林奖金。我给斯大林打电话，想对他表示感谢，等了半小时才打通。我终于听见他那衰老无力的声音。

“你需要什么？为什么要感到不安？”

我不需要口是心非的感谢。你得了奖，又说声谢谢，住嘴，别再装相了，你这个荡妇！”

马林科夫给我送来参加他七十寿辰庆祝会的请柬。12月20日，在大剧院开了盛大的会议。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有一万来宾的大型宴会。我在宴席上见到斯大林，我觉得他好

像和庆祝会无关似的，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什么都不会忘记，他特意吩咐把那些遭到冷落的宠妇都请来。一张桌子旁围坐着“一伙友人”，有罗莎·卡冈诺维奇、瓦列里娅·巴尔索娃、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玛丽娜·谢苗诺娃、瓦列奇卡·伊斯托来娜、布罗尼斯拉瓦·兹拉托戈罗娃、纳塔莉娅·什皮列尔，她们和睦地交谈。我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坐在一起。他为失去爱妻而啜泣着。他的妻子之所以遭不幸是因为她是托洛茨基之妻娜杰日达·谢多娃的妹妹。用贝利亚的话说她是被“错”杀了。

从全俄国各大小城市、各工厂、各研究所、各民警分局、商业企业、学校、幼儿园、集中营管理机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托拉斯、总管理处、博物馆、监狱、剧院和部队，从作家和艺术家们那里，人们通过火车、飞机、轮船和潜水艇、给“自己的”领袖和一切被压迫者的导师送来了价值难以估计的成千上万件礼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也对这个“伟大的独裁者”感恩戴德。毛泽东从中国来给斯大林祝寿。他们久久地握手亲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讨好“敬爱慈祥的”斯大林，比谁都卖劲。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斯大林决定把他永远留在莫斯科。

“你是个好人，不要再奔波了。让你当个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吧。”

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心怀感激，喜欢滥用感情的尼基塔，由于过分高兴，是怎样吻了那双“不朽的”手，然后又吻了那张麻脸。

把革命博物馆大楼腾了出来陈列送给斯大林的“礼物”。我国臣民为了观看最华贵的贡品，遵命排几个小时的队等候。

1950年

4月13日大剧院演出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叛乱》，名声大振。这个歌剧是作曲家在一生的最后八年写的，没来得及改编成乐队合奏曲，最后出版和改编的工作是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做的。穆索尔斯基的朋友及崇拜者、著名音乐评论家和艺术理论家斯塔索夫向他提出了创作这个歌剧的想法。

斯大林邀请演主角的演员到政府专用包厢去。他慢条斯理，选词造句困难。。我突然受到他的恭维：

“达维多娃同志，我认识您好多年了，您还是这样漂亮、热情、……不同寻常……”

我高兴得眼泪夺眶而出。我感谢他的恭维，要知道他还是领袖呀，包厢里有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维辛斯基、布尔加宁、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不在场。

斯大林站起来，回到奴颜婢膝的导演们那里去，叫每一个人说出自己的名字，由赫鲁晓夫记录。

“我们要好好地奖赏您们，”他非常平静地说道，“指挥戈洛瓦诺夫、导演巴拉托夫、舞台艺术家费奥多罗夫斯基、芭蕾舞导演科尔尼、合唱队指挥绍林，我为《霍万斯基叛乱》的演出谢谢您们！”今天我和我热爱的、在这里度过那么多美

好时光的大剧院永别了……”

斯大林走出包厢。我们全都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这个古怪人物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大。

1951 年

被肢解的德国沸腾起来了。马林科夫火速飞往柏林去解决冲突。

争夺克里姆林宫王位的“大战”开始了，人人都想争先。契阿乌列利的最受欢迎的影片《攻克柏林》上演了，这是我有机会看过的最骗人的影片之一。

人们不再请我去克里姆林宫。我想我很快会得到解脱了。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了两个陌生人——伊利切夫和谢皮洛夫。他们建议我去政府别墅会见赫鲁晓夫。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虽然长得肥胖，但却矫健有力，他的气色好极了。阔气的小房间里除了我们以外什么人也没有。

“瞧，期待已久的会面实现了，”乐观的赫鲁晓夫高兴地说道。“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您当然知道我们的谈话是不能声张的。”

“谢谢您事先提醒我。”

“您知道斯大林同志病重吗？”

“我不是医生，但是我猜到这一点。”

“您注意到他在大剧院是怎样对您们说的吗？”

“是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您相信我吗？”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一点也不了解您，怎么谈得上信任呢。”

“革命严厉地惩罚过您。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但是想知道的更多一些有关您的遭遇和横逆使您受到的痛苦，苏共中央需要一个文件，就像需要空气一般。”

“可以向您提问题吗？”

“我听着。”

“您是有势力的人吗？”

赫鲁晓夫依旧那样自负地答道：

“当然是的。”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当莫斯科市党委书记的时候，为什么不伸手拉我一把？为什么您在 1933 年，1937 年，1945 年和 1948 年躲着我走？现在斯大林快死了，您就变的聪明，有洞察力了，是不是？您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呢？”

“我民主，忠诚。”

“我还要看一看。”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我们曾经提出为《霍万斯基叛乱》的演出发给您斯大林奖金。”

“谢谢。”

“您知道吗，斯大林同志在最后时刻勾掉了您的名字？亲手用红铅笔批道：‘不发给薇·亚·达维多娃奖金’，我和马林科夫对他说道：

“难道这是真的吗？”

“我从来不说谎。”

由于马林科夫坚持，我加入了共产党。对我来说，这一

年是丰收年。除了斯大林奖金外，我还得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并且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

1952 年

1 月 8 日马林科夫满 50 周岁。所有报刊都在头版刊登他的巨幅照片。我给他发了贺电。夜里他来电话说：

“我每时每刻都想着您，薇罗奇卡。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高兴。我感到幸福的是我没有弄错。我妻子病得很重……事态进展出乎意料地快。我们不必久等了。”

许多人头上浓云密布。安德列也夫被免去一切职务，他是斯大林时代最可怕的凶犯之一，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部的保护人……我从大剧院党组织那里收到一次参加第 19 次党的代表大会多种会议的请帖。这次代表大会将于 10 月 5 日在克里姆林宫开幕。在主席团桌旁，和病弱的斯大林并肩坐着的，是他的宠儿，心腹，忠实学生和追随者马林科夫。那位老朽的领袖指定他来作总结报告。斯大林就像一个消瘦不堪的佛教老僧。10 月 14 日他在讲台上出现。我觉得这似乎不是他。我相信是把一个好演员乔装打扮成斯大林的样子。我听出了那矫揉造作的伪装的声调。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费力地总共说了几分钟话。然后他举起手挥了挥，这个伪装的领袖便和教区告别，和世袭的奴隶们永别了。

10 月 20 日一大早，萨尔基索夫、大卫·基克纳泽、波

斯克列贝舍夫来找我。人们在孔采沃等着我们。检查证件后，中央委员切斯诺科夫严厉地先打招呼说：

“劳驾，请别和斯大林同志多说话，以免使他疲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舒服。”

我进去的时候，斯大林正盖着被子躺着。他房间的墙上满是孩子们的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这些复制品是从报刊上剪下来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低声问道：

“谁叫你来的？来干什么？这里又不是剧院！”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您想见我呀！”

他用枯黄的手按了按电铃的钮。马尔科夫教授、切斯诺科夫、安德里亚诺夫、马林科夫跑了进来。

“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来，”斯大林微微挪了下身子，“让达维多娃留下。”您们这些坏蛋，都走开！要我久候，是不是，滚开，你们这些恶棍，贱货！”

所有的人全出去以后，热情的老仆人波斯克列贝舍夫俯身向垂死的领袖。

“萨沙，你……别生我的气……我早已不像个人样了……早就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用餐刀蘸着镇静滴剂，送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哆嗦着的唇边。

“萨沙，”这位原先的领导人喃喃地说道，“你转告……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婊子达维多娃……罪该死……”

他喘不上气来。发出呼哧呼哧的闷声，浓稠的涎液流到枕头上。

“把她、薇娜·达维多娃这个娼妇……”奄奄一息的斯大

林用非常可怕的嘶哑声继续说道“交给拉夫连季……，要让薇娜破相，然后……把她扔进兽笼子喂饿狼…要知道，萨沙，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漂亮妻子的，她在克里姆林宫兵营里被一伙人强奸以后你就是这样做的…萨尔基索夫和卡布洛夫那时指挥着阅兵式……也应该处死他们…答应我，…你……这件事……”

斯大林再也说不出话来。幸运的是，他又一次可怕地中风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把我送回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和我告别时说道：

“我毫不怜悯地把很多人扔进了监狱，薇罗奇卡。约·维·斯大林的话对我来说永远是最高法律。谁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他最后的几句话我至死不会说的。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永远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品性。您答应我全心全意做您最忠实的朋友吗？薇罗奇卡，搬到我这里来住吧，也许那时您就安宁了……

我此后再也没见过斯大林。他死于 1953 年 3 月 5 日……

结 束 语

人们不再唱我们的颂歌，
不再赞颂
那不祥的时刻，
法律被嘲弄，撕破，
他能以来自上天的
狂怒，

摧毁各族人民。

——特瓦尔多夫斯基

斯大林死的那一天，全俄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一些人被带上脚镣手铐，在加强护卫队的押送下，被投入莫斯科军区的装甲混凝土地下室，他们是：斯大林秘书处首长、监视苏共中央委员的特别局局长、中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19次代表大会上一致推选为苏共中央委员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中将、苏共中央后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斯皮里多诺夫；莫斯科警备司令、中将西尼诺夫；莫斯科军区司令、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上将阿尔捷米耶夫；斯大林私人卫队长、中将符拉西克；斯大林的私人秘书、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安德里亚诺夫和切斯诺科夫；卫生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特列季亚科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大剧院独唱演员薇娜·达维多娃。所有的人都关进了单人牢房。一个经过贝利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批准的专门侦察组实行昼夜交叉审讯，有朱可夫元帅、检察官鲁登科和马利亚罗夫参加。

过5个星期，他们把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释放了，命令她永远离开莫斯科。她选了第比里斯城作为住所。亚·尼·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潮湿的地牢里蹲了几个月。他们要他交出记有姓名的照片和日记。这个机敏的外交家和老练的政客巧妙地骗过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苏联总检察长鲁登科。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搜查时所有的文件都被没收了。

纳沃伊城（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弗兰茨·约瑟夫地和瓦尼诺港的铀矿得到相当不错的补充劳动力。过去那些达官贵人第一次不得不为了神圣的祖国规规矩矩地干活……

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报道了“医生案”。被捕者中间有国内最著名的医生М·В沃夫西、b·b·科甘、А·N·费尔德曼、А·М·格林施泰因、Г·Я·埃廷格尔、Г·И·马约罗夫、В·В维诺格拉多夫、М·Б科甘和Г·И·叶戈罗夫。

1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内称：

“为了表彰医生莉季娅·费多谢耶夫娜·季马休克在揭发医生一破坏分子一案中给予政府的帮助，特授与她列宁勋章”。

2月20日“真理报”发表特约记者奥莉加·切乔特金娜和叶连娜·科诺年科撰写的文章《莉季娅·季马休克的信件》。

2月28日，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实行政府大改组。

3月7日，“真理报”发表康士坦丁·西蒙诺夫的一首诗：

任何语言，也不能表达
难忍的痛苦哀伤，
任何语言，也说不出
为您，斯大林同志而感到的悲
凉！

您离开我们而去，人民愁断肠，
连大地也愁得白发苍苍……

3月11日“真理报”刊载的伊·爱伦堡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更加了解斯大林，我们看见他走在田野的路上，在我们严酷的时刻巍然屹立在那里……任何人，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当他知道这位伟大的和平捍卫者死去的消息时，当然会感到痛苦的！但是谁都知道，斯大林是不会死的。他不仅活在人们的劳动中……他活在亿万人——俄国人和中国人、波兰人和德国人、法国人和越南人、意大利人和巴西人、朝鲜人和美国人的心间。当斯大林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全人类的心脏在痛苦中更加有力地跳动着……只要普通老百姓活着，斯大林就活在他们中间。”

1953年4月28日半夜，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斯大林中将被捕。他被关在弗基圣米尔劳改监狱好几年，然后又送他到精神病监狱“治疗”。斯大林的儿子尝到了最残酷的制度的滋味。

6月26日，贝利亚被捕。

1953年7月10日，《真理报》发表一项政府通告，内称：

“前几天举行了苏共中共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格·马·马林科夫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拉·巴·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报告，这些罪行旨在为了国际资本的利益颠覆苏维埃国家，其表现是阴谋把内务部凌驾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兹决定将拉·巴·贝利亚

开除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作为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开除他的苏联共产党党籍。”

这个案件的侦讯持续了6个月之久。1953年12月18—23日军事法庭开庭。此案的受审者有贝利亚、梅尔库罗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戈格利泽、梅什克、弗洛兹米尔斯基。他们都被判处死刑，据苏联报刊报道，他们于12月23日被枪决了。

1961年10月31日，《真理报》在头版发表第22次代表大会关于列宁陵墓的决定，内称：

“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决定：

1·位于红场上克里姆林宫宫墙边的陵墓是为了永远纪念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不朽的创立者、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导师和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今后命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陵墓。”

2·由于在个人迷信时期斯大林严重违反列宁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了正真的苏联人，以及他的其他行径，不可能再让他的棺材和遗体留在弗·列宁的陵墓内，我们认为继续将约·维·斯大林的棺木留在陵墓内是不恰当的。”

尼·谢·赫鲁晓夫就这样报复了他最凶恶的敌人。

他伪善达到极点。为了不致遗忘，我建议将历史书翻回几页：

1934年2月，赫鲁夫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上宣称：

“我们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进行了清洗，这更加巩固了我们队伍的战斗力……”

1936年12月，举行了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下面是赫

鲁夫发言中的一段话：

“无产阶级法律的铁拳粉碎了这个杀人犯匪帮，并在我国全体劳动者的一致赞同下把这堆垃圾从地球表面扫除干净”。（《党的建设》）杂志，1936年第12期。）

在莫斯科党和经济工作者积极分子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所作出的决议中写道：

“会议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所做的关于反革命特务在莫斯科组织内的恐怖活动的报告后，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坚决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布尔什维克和劳动者的要求——对这个卑鄙的杀人匪帮执行枪决。”（《真理报》）1936年8月23日）

下面是赫鲁晓夫1937年1月30日在红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演说的片断：

“他们举手反对斯大林同志，就是反对人类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就是希望，是人类一切先进和进步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真理报》），1937年1月31日）

阿·伊·米高扬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斯大林同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斯大林同志就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同志是社会主义的天才！斯大林同志是共产主义的建筑师！”

亚·尼·科西金的文章也有一段话：

“斯大林同志领导我国沿着列宁指出的道路、沿着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他捍卫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和我们的国家，使之免遭一切敌人的侵害。”

格·马·马林科夫的文章写道：

“地球上没有人能比得上斯大林。他是全人类美好理想的化身。斯大林是我们的指路明星，斯大林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拉·莫·卡冈诺维奇的文章写道：

“斯大林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父亲！斯大林是人类的旗帜！”

二十世纪的人道主义者、“活着的”古典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竟然这样说道：

“我们失去了父亲，多么出乎意外，多么可怕！党、苏联人民、全世界劳动人民失去了父亲……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人类还没有遭受过如此沉重的损失。我们失去了全体劳动人民的父亲……”引述得够多了。我了解读者的好奇心，他们理所当然地要问：

本书回忆者的女主人公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后来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格·马·马林科夫和尼·谢·赫鲁晓夫“提议”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在苏共中央全会和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作揭露性的声明。达维多娃坚决拒绝了。于是赫鲁晓夫进行报复来威胁她……

薇·亚·达维多娃离开了大剧院，偕丈夫姆切德利泽一尤日内前往第比里斯。她在音乐学院教书，1964年获教授衔。

1976年，薇·亚·达维多娃隆重庆祝了她的七十寿辰。她在大剧院演唱了她喜爱的角色《卡门》，获得巨大成功……

大家按照惯例把这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和国人

民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请进了政府专用包厢。在满面笑容的政府成员中，那些横行一时的领导人的熟悉面孔连一张也看不见了。被毒死和打死的麦赫利斯、自杀毙命的维辛斯基、年迈的安德列也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什基里亚托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波斯科列贝舍夫、布琼尼、米高扬和朱可夫都进了坟墓。那些失宠的领导人，现在已是垂暮老人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得以回首往事，终其天年。只有“不倒翁”米高扬一个人走运。他比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活得长，比他的爱妻阿什亨、几个弟弟和几个儿子都活得长，他写完满篇谎言的回忆录以后，也走向坟墓去，追赶他的仇人和朋友们……

薇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的情况如何呢？他依然住在第比利斯的一所豪华住宅里，为私人授课，并且在不断地回首往事……

1956——1982 年

(列昂纳德·亨德林记)